福尔賽世家

第二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 尔 赛 世 家

第 二 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In Chancery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二部

骑　虎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5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10188·15　定价：0.96 元

第二部

騎　　虎

有两家門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爭。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二 卷

第 三 卷

插　曲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在悌摩西家里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不前的。福尔賽家人总認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便是在福尔賽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蕚，結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項規律；它而且脫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馬鈴薯的好坏不能脫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形容这一个相当急剧的变迁为：从一个心安理得、自我約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約束的帝国侵略主义——換一句話說，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賽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象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家族內部也在同样发展着。

一八九五年，福尔賽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曼在七十四岁的低龄——簡直低得滑稽——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輩福尔賽中，簡直沒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乔里恩在一八九二年过世时，几乎沒有怎么声張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賽族中是第一个拒絕归葬高門山

祖坟的人。一年前斯悦辛的葬礼举行得那样十分得体，因此，老乔里恩的这次葬礼在倫敦灣水路悌摩西·福尔賽家中更引得議論紛紜；在这个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族中的閑是閑非仍旧在集中傳播。各种意見都有：裘丽姑太表示惋惜，佛兰茜贊成；而且直言不諱地說："把高門山那些烏烟瘴气的玩意一古脑儿丢掉，眞痛快。"的确，自从那一次乔里恩大伯的孙女琼和小波辛尼訂了婚，后来小波辛尼又和索米斯的妻子伊琳发生一件离奇而可怜的恋爱之后，乔里恩大伯显然在存心和族中人作对；他一生向来一意孤行，現在，在他們看来，未免有点越出常軌了。当然，他那一点点哲学味儿本来就很容易从福尔賽主义的层层束縛中挣脫出来，因此，他們多少也料到他会葬在一个陌生地方。可是，这事整个說来有点突兀，而且等到他的遺囑內容在福尔賽交易所里成为流通的貨币时，更使这个部落的人全都大吃一惊。从他的全部財产中（一共是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镑，負債三十五镑七先令四辨士），有一万五千镑，"亲爱的，你想想看，他当眞的留給了哪一个？留給伊琳！"就是索米斯出走的老婆；这个女人簡直沾辱了福尔賽的家声，而且——尤其令人不解的——和他沒有一点血統关系。当然，并不全部給她；只是动利不动本——終她的天年！虽說如此，总是不象話；老乔里恩本来在族中是被尊为完人的，这一来可完蛋了。苏珊·海曼在俄金[①]举行葬礼所以沒有在族中引起什么震动，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整个說来比較普遍，也比較冠冕。原来苏珊除掉坎普頓山住宅之外，还有一块空地（是海曼临死时留給她的），就在倫敦边界过去不远的汉斯[②]那边；据大家知道，海曼家的男

① 塞萊的一个小鎮，火葬場所在地。

② 即汉普州。

孩子所以能够成为那样好的騎手和枪手，都是由于这块地的緣故；这在他們当然很好，而且也是大家信得过的。既然在眞正的乡下有那么一块地，好象連她遺体的分散多少也說得过去了——不过，她怎么想得到举行火葬的，他們可弄不懂！訃文照例发出，索米斯和小尼古拉都下去送殯，而且遺囑按說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苏珊本来只能动利，不能动本，所以財产毫无周折地就归几个儿女平均分配了。

苏珊的安葬所以沒有引起震动的第三个理由是最最普遍的。那个臉色蒼白、身体瘦小的尤菲米雅說过一句大胆的話，可以概括大家的意見：她說："我覺得人就是死了，也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遺体。"以尼古拉那样一个老牌自由党，[1]而且是最最专制的，他的女儿竟会說出这样的話来，眞是駭人。自从一八八八年安姑太逝世之后——那正是索米斯做丈夫的权利在搖搖欲墜的时候，終于鬧得那样不可收拾——世情的变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当然，尤菲米雅說的是孩子話，也沒有見过世面；原来她虽则是将近三十开外的人了，仍旧姓福尔賽。可是，种种理由除外，她这句話无疑地表現了自由原則的扩張，也表現了要把占有的中心从别人那里分散并且轉移到自己身上来。当尼古拉从海絲特姑太嘴里听到自己女儿这句話时，他破口大駡起来："这些老婆跟女儿！她們的自由永远鬧不完的。我早就知道那个'杰克逊'的訴訟事件，会搞出事情来——那样乱引用人身保护权。"当然，他对于已婚女子財产法案[2]到現在还沒有能

---

① 英国自由党一八八五年因爱尔兰自治問題而发生分裂，一部分参加保守党內閣的称做保守自由党人，尼古拉即属于这一派。

② 英国于一八七二和一八八〇年才通过女子財产法案；在这以前，女子結婚后其所有財产即归丈夫所有。

完全释然；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結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煩。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輩的福尔賽中間，那种对别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認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不可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驅。那些小輩現在多数都結婚了，沒有結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釘着德孚酒店和伊昔姆俱乐部；佛兰茜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带他的"情人們"上跳舞会；尤菲米雅住在家里，終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俩"，海曼家的加尔斯和吉賽。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乔里恩家三个，維妮佛梨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瑪丽安·狄威第曼有一个；圣·約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結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米斯，萊茜尔和茜席丽，四房罗杰家的欧斯代司和湯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亚其；海曼家的奧古斯特和安娜蓓儿·斯宾德——这些房分这么多年来都沒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輩的十个福尔賽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輩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現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自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統計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資的利息成比例的。十九世紀初期的杜薩特大老板福尔賽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錢，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沒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席普第来斯·史木尔几乎才結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計在內），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錢到五厘錢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們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現在只淨拿三厘錢了，因为他們父亲把产业留給他們时，为了逃避遺产税起見，

大都把来捆在公債上；这些儿女里有六个生了儿女，一共是十七个，每一房恰好是二厘又六分之五。

生殖率这样低也还有别的原因。他們都不大信得过自己賺錢的能力，这从維持开銷上說也是自然的；同时，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父亲一时不会死；这些都使他們謹愼起来。一个人有了儿女可是沒有进項，生活起居的标准就必然要降低；两个人的飯是不够四个人吃的，如是类推——还是等一等，看看老头子的情形再說。还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度假期就度假期，沒有任何妨碍，也是好的。所以他們宁可全部享有自己，而不愿意享有孩子，这正合得上当时新兴的所謂“世紀末”风气。这样做法，不但毫无后顧之忧，而且还可以买一部汽車。事实上，欧斯代司已經买了一部，可是車子顚得厉害，而且軋掉了他一只上犬齿；所以还是等这些車子走得安全些再說吧。目前，孩子可不要再有了！連尼古拉都在收篷了，原来的六个孩子不算，整整三年来就沒有生过。

这一切都是征兆，表明了福尔賽家族的衰頹，或者說，这个家族的解体；不过情形还沒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当罗杰·福尔賽在一八九九年逝世时，这一家人并不因此而沒有重新集合。那一年的夏天非常明媚，福尔賽家人有的到国外去，有的上海边去度夏；当他們差不多全都回到倫敦的时候，罗杰突然在他王子园自家的房子里断气了；这种死法也頗有点他在世时那种独出心裁的派头。在悌摩西家里，就有人悲哀地說：認为罗杰在飲食上一直就是放任自己——举个例子，他不是什么牌子的羊肉都不吃，只肯吃德国羊肉嗎？

虽說如此，他在高門公墓举行的殯礼仍旧是尽善尽美；送完殯之后，索米斯几乎不由自主地向灣水路他的叔父悌摩西家走

来。那些“老骨董”——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谈谈出殯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經八十八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殯的劳頓；悌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則如此，送殯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腸里面，索米斯显然也还夹有一些别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賽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米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悌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八十六岁，人已經神志不清，沒有爱米丽照应就不能出門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带了爱米丽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談得了話？索米斯来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談談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慣；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間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經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沒有問題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許多他認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張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誕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捞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經改收馬里斯昆季、[1]伊斯拉尔斯[2]和毛甫[3]了，而且希望捞得更多些。在他現在住的靠近买波杜倫[4]那所沿河的房子里，就有一間画廊，挂的眞是漂亮，而且光綫也非常充足；倫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客

---

① 指十九世紀荷兰画家馬里斯三弟兄。

② 約瑟夫·伊斯拉尔斯(一八二四——一九一一)，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一八三八——一八八八)，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鎮，在泰晤士河上游。

人——那是他的妹妹替他張罗的，有时候是維妮佛梨德，有时候是萊茜尔——这間画廊在星期天下午也很可带領客人看得。他虽则卖弄自己的收藏时，不大多說話，可是大都能使那些客人非常佩服他在收藏上那种不声不响的毅力；他們能看出他的声望并不仅仅基于艺术上的好恶取舍，而且还有一种本領，能够預測市价漲落。每次他上悌摩西家里来，他和古董商打交道上几乎总有点小小的胜利可以告訴大家；他的两个姑母就会来上一大套恭維，替他得意，这个他也非常爱听。今天下午他的兴致也很好，不过是为了别的原因。他穿了一件参加罗杰殯礼回来的深顏色衣服，非常整洁；衣服的顏色并不是純黑，說实在話，叔父总不过是叔父，他从心里面討厌表現得过分哀痛。他坐在一張鑲花的椅子上，头高高抬起，凝望着用灰泥鑲了金边的天青色墙壁，看得出很沉默。不管是不是因为送殯回来的緣故，总之，今天下午，他臉上那种特有的福尔賽相貌看上去非常順眼，一張长长的臉，凹臉心，下巴如果不是长了肉的緣故，就会显得特别大；整个看上去，就是下巴，然而，一点不难看。他比平时更加感到悌摩西庸碌到不可救葯，感到这两位姑母还是維多利亚中期的灵魂，簡直可怜。今天他只有一个題目要談，就是他在法律上还沒有离婚的問題；但是說不出口。然而这个問題在他的脑子里显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种情形只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的；从那时候起，他就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是这个愿望慫恿着他采取行动，而他滿知道，以一个四十五岁的福尔賽来做这种事情，簡直近于荒唐。近年来，他愈来愈感覺到自己"发"了。那一年，他想到在罗宾山造房子时，他的財产已經很有可观；不幸的是他和伊琳的婚姻最后就毁在这所房子上。在这十二年孤独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心放在盘財上面，此外什么事都不管，因此

财产的增加达到惊人的速度。他現在的身价足足在十万鎊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財却沒有一个人可以托付——这一来，他那种近似宗教式的孳孳营求就变得漫无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劲，錢也是会賺錢的；敢說他还沒有怎么样时，就会有十五万鎊的財产。在索米斯的性格里，家庭观念、儿孙观念本来一直就很强烈；过去由于受到挫折而潜藏起来，可是現在到了这个所謂“壮年”的时期，这些思想又蠕动了。近来更由于受到一个女子的絕色吸引，嗣續观念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强烈，簡直使他一脑門子都只有这一件事了。

而且这个女子又是个法国人，不大会昏了头脑，或者接受任何非法的結合。而且，索米斯自己也不愿意考虑这种情形。他在多年被迫的独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試过那些下流勾当，而且事后总引起反感，因为他本来就很挑剔，而且生来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决不干。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館来个証婚，加上几个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耐特带回来，和她过去的身世絕緣；說实在話，她的身世并不太出色，她不过是在自己母亲的苏荷区飯店里管帳；安耐特回来之后，以她的法国眼光和端庄的风度，在靠近买波杜倫的“栖园”坐鎮，一定使人覚得非常新穎。福尔賽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带的交游一定会傳遍他在旅行的时候碰見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又和她結了婚的消息。娶一个法国老婆听上去很有点浪漫气息，而且神气。不！这些他一点也不担心；可詛咒的是他現在还沒有离婚，还有就是安耐特会不会要他的問題；这件事，在他还沒有能給她提供一个明确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尝試的。

在他姑母的客厅里，他对那些照例的問候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見：他亲爱的父亲可好？不出門嗎？当然嘍，眼前天气正要轉

凉了。索米斯可得記着告訴他，說海絲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胁下痛很受用；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紅法兰絨貼上。他能不能尝一下她們做的蜜餞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眞鮮呀，而且吃了非常之补。哦！談到达尔第他們——索米斯可曾听說亲爱的維妮佛梨德跟蒙达古鬧得很不开心？悌摩西認为应当有人給她撑撑腰才是，据說——不过索米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达古拿了維妮佛梨德的一部分首飾送給一个烏七八糟的跳舞女人。亲爱的法尔現在剛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多坏。索米斯沒有听說嗎？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子，馬上查点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 会不会眞的抵抗呢？悌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公债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債上的錢又是那样多。依索米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債会不会跌下来？索米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結束的。要是不結束的話，悌摩西可眞糟了。索米斯的父亲这样大的年紀听見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不必担惊受怕。談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絹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頰那块永恒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臉頰已經十分蒼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独出心裁的玩意儿，以至于

---

① 波尔人是十七世紀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好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十九世紀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一八九七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張，英国当即派遣軍队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統克魯格要求軍队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謂波尔战爭，或南非战爭（一八八九——一九〇二）。英軍死伤甚众，但結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

两人做孩子时罗杰常拿针刺在她脸上的事情。海絲特姑太天生就害怕听丧气話，这时候插了进来：索米斯看，他們会不会立刻命張伯倫[①]当首相呢？他会迅速奠定大局的，那个老克魯格最好能放逐到圣海倫島[②]去。她始終記得当初拿破侖逝世消息傳来时的情景，索米斯的祖父听到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那时候她跟裘丽并沒有覺得怎样——我們那时候还穿长褲子[③]呢，"亲爱的。"

索米斯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赶快喝掉，吃了三块悌摩西家著名的杏仁餅。他脸上微带傲慢的笑容，仅仅加重了那么一点点。的确，他的族人始終就是淺陋到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不管他們之間在倫敦的基业有多大。在这些剧进的日子里，这些人的淺陋比平时更显得触眼了。怎么，老尼古拉現在仍旧是个自由貿易主义者，仍旧是那个自由主义的頑固堡垒——除旧俱乐部——的一个会員，不过当然嘍，那里面的会員現在已經几几乎全部是保守党了，否則，他自己也不会加入；还有悌摩西，据說，現在还戴着帽子睡覺呢。裘丽姑太又开口了。亲爱的索米斯气色眞好，比亲爱的安姑过世时簡直一点沒有老；那时候，亲爱的乔里恩，亲爱的斯悅辛，亲爱的罗杰，他們全都团聚在一起呢。她停了一下，一滴正要爬上她右頰肉球的眼泪剛好被她截住。索米斯可曾——近来可曾听到伊琳的消息？海絲特姑太肩膀看得出聳了一下。糟糕，裘丽总是要講些滑边的話！索米斯脸上的

---

① 約瑟夫·張伯倫（一八三六——一九一四），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卖勁地执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張政策。所以海絲特姑太問到他会不会出任首相的話。

② 圣海倫島是拿破侖战败后被放逐的地方，后来就死在島上。

③ 維多利亚朝初期妇女与儿童穿的一种齐脚踝的长褲。

笑容消失了，把手里茶杯放下来。他自己的这个問題现在被人家給他提出来了，然而尽管他滿心想要細談，他可沒法搭上話。

裘丽姑太相当匆急地往下說：

“他們說亲爱的乔里恩本来把那笔一万五千鎊无条件赠給她的；后来当然是看出这样不妥，才改为只終她天年使用。”

索米斯可听說过沒有？

索米斯点点头。

“你的堂兄小乔的妻子已經故去了。他是伊琳的委托人；你当然知道嘍，是嗎？”

索米斯搖搖头。他其实知道，可是故意要显得冷淡，自从波辛尼噩耗傳来那一天起，小乔里恩和他一直就沒有見过面。①

“他現在总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裘丽姑太接下去說，一面出神，“我算算看，他是在你亲爱的大伯住在蒙特街时生的；比他們搬到斯丹奴普門要早好多年——是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里，就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② 他五十多了！可想得到！那样一个漂亮娃娃，我們全都把他当个宝；是你們一輩子的老大呢。”裘丽姑太叹口气，一綹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头发散了下来，急得海絲特姑太微微打了一个寒噤。索米斯站起来，他发現自己有种地方眞怪：这次跑来，他原以为可以在这方面談談，甚至还想談談自己沒法擺脫的处境，可是——看哪，这位出名的顚三倒四的裘丽姑太才一提起，他就畏縮了。

---

① 这句話是作为索米斯的口气說的。第一部末尾小乔里恩到索米斯那里去通知伊琳波辛尼死耗时，和索米斯頂面碰到的事实，索米斯在这里故意不提。

② 巴黎公社成立于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裘丽姑太却把来和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淆了。

哎呀，索米斯难道就要走了！

索米斯微带辩护意味地笑笑說：

“走了。再見。替我問候悌摩西叔叔！”他在每人的前額上淡淡地吻了一下——那些額上的皺紋象在竭力拥抱他的嘴唇，指望被吻掉似的——就丢下她們走了。两位姑太兴孜孜地望着他的后影——亲爱的索米斯，今天眞难为他跑来，剛巧碰到她們的心情是这样的——

索米斯一面心里感到有点不过意，一面走下楼梯——这里樟脑和波得酒的味道总是那样好聞——又走下那所終年不透风的房子的石阶。可怜的老东西——他并不是故意要使她們难受啊！到了街上，他立刻忘掉她們，脑子里又充满了安耐特的美貌，一面盘算自己可恨的处境。当初那个混蛋的波辛尼被車子撞死时，为什么不把事情彻底解决，办好离婚手續呢？那时候証据要多少有多少！① 这样想着，他轉弯向他妹妹維妮佛梨德·达尔第在美非尔区格林街的寓所走去。

① 根据英国的法律，离婚的理由是(一)通奸，(二)遺弃，(三)虐待，(四)精神失常；双方意見不合或分居多年都不能成为离婚理由。索米斯要提出和伊琳离婚，只能援引第一条，但是她在十二年前和波辛尼的爱情事件已經事过境迁，法院不会受理了。

第二章

一个名流的下台

蒙达古·达尔第在这所房子里至少住了有二十年；以他这样一个受命运播弄的名流，如果不是他岳父把房租、捐税、修理費等一古脑儿包下来，恐怕早就要現底了。用这样簡单而籠統的方法，詹姆士·福尔賽总算使自己女儿和几个外孙过点安稳日子。說到底，以达尔第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賭徒，能有一个容身之处，那好处是数不尽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安份，一直到最近几天都是如此。原来乔治·福尔賽也是个跑馬迷，迷得簡直不可开交，老罗杰为这件事弄得很不开心，現在总算得到安息了。前些时乔治和达尔第合伙养了一头牝駒；它的母亲是殉道者，① 父亲是火衫儿，火衫儿的母亲是背带儿，他們給它起名叫袖鈕儿；虽說是系出名門，这四三岁的栗色駒却因种种原因从沒有显过身手。达尔第既然在这匹大有可为的动物身上有一半主权，他就和无数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理想，原来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一时都露了头角，而且几个月来都使他不声不响地滿怀着热望。奇怪的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点好事情可以指望时，平日也不会吃得那样醉醺醺的了。而且达尔第手里的这匹馬的确是件好貨色——秋季讓点賽的机会是三对一，外面公开的

估价是二十五对一。旧式的天堂哪里敌得上这个，所以他連衬衫都捆在火衫儿的女儿身上了。可是究竟能够比他的衬衫多出多少，那就全要看这个背带儿的孙女了。四十五岁是一个浪蕩时期，福尔賽家人熬不了，甚至达尔第家人也熬不了，不过也許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并不那么显著罢了；所以，达尔第近来对一个跳舞女子忽然鍾情起来。按說也是眞情眞意，可是沒有錢，光是那么热，这种爱情很可能到头来和她的舞裙一样飄忽；而且达尔第一直就沒有錢，平时仅靠从維妮佛梨德手里討一点或者借一点在那里苦捱；維妮佛梨德又是个坚强女子，养活他全为了他是孩子的父亲，和一点可以留恋的旧情——那些在青年时期吸引她的华杜尔街面孔② 現在已經在消失了。她，以及其他可以借点錢給他的人，和他在打牌跑馬上輸掉的（奇怪的是，有些人輸錢也能作为一种借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来源；因为詹姆士現在年紀太大了，煩不了神，索米斯总是严詞拒絕，这两个人都沒法找。所以說好多月来，达尔第都是靠空想过日子，并不是过甚其辞。他对于錢本身从来就不感覺兴趣；象福尔賽家人那种盘錢的习惯，他一向就看不起，不过却安心利用他們这个弱点。他喜欢錢的是錢能够买到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受用。

“一个眞正爱好运动的人决不爱錢，”他总說，一面向乔治借了二十五鎊，满知道五百鎊休想启口。蒙达古·达尔第有种地方非常可爱。照乔治·福尔賽說来，是头块牌子。

讓点赛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正是九月的最后一天。达尔第

① 殉道者，火衫儿，背带儿都是名馬的名字，欧洲人养馬最着重追溯馬的世系。

② 倫敦的一条以卖旧家具和假古董出名的街道，經营的多数是意大利人，这里就借用来形容达尔第的面貌，有华而不实的意味。

头一天夜里就赶到紐馬开，穿了一身整洁的格子呢衣服，走上一个土堆子，看他的半只牝駒最后一次溜腿。如果它跑赢了，他就可以稳拿三千鎊——总算勉强；这許多星期来，他們伺候着它参加这次比賽，他也滿怀希望地克制着自己，耐着性子，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他沒有能够加碼。現在它已經升到八对一了，要不要趁此割掉呢？云雀儿高高在他头上唱着，高原上青草发出清香，那匹漂亮的牝駒在他面前馳过，昂着头，渾身亮得象一匹緞子；这时候，他一心就在盘算着这件事情。反正輸了也不要他付錢，現在割掉会使他的賺头減掉一半——一千五百鎊哪里买得到一个跳舞女人死心塌地跟你。更加强烈的是达尔第家人的血液里都渴想豪賭一下。所以他轉身向乔治說："它是匹好馬。跑起来准沒有回手。我要干到底。"乔治早已把馬票全部割掉，另外还押上一点，所以不管胜負如何，他总是胜算在握。听到达尔第这几句話，他的魁梧身材低下来把达尔第看看，咧开大嘴笑了，一面說："呵呵，好汉子！"原来乔治付学費时期早已过去了；他很遭过些风險，全亏老罗杰的錢使他安然渡过，而那些錢又是听了老罗杰不少言語才得来的；現在他的福尔賽性格已經开始取他的馬主人地位而代之了。

人們的一生中往往碰到許多幻灭的时刻，連敏感的作者都有些怕提。毋庸說，这件好事情垮了。袖鈕儿連个末奖都沒有跑上。达尔第連衬衫都輸掉了。

在这些事情和索米斯向格林街走来的一段时間里面，怎么会不出事情！

象蒙达古·达尔第这样性格的人，几个月来抱着宗教一样的虔誠克制着自己，最后仍旧得不到酬报时，他并不詛咒上帝而去死掉，他一面詛咒上帝一面照旧活着，并且鬧得一家人很不

开心。

維妮佛梨德虽则时髦得过分一点，却是个坚强女子。她受了他整整二十一年的折磨，可是从来不相信他会做出現在做的这种事情来。她和許多做妻子的人一样，認为自己已經尝足他的滋味，可是她并没有看出四十五岁的他——在这种年紀，他和許多男人一样，都有那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理。十月二日那一天，維妮佛梨德查点了一下自己的首飾盒，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她的一件最出色的珠項圈不見了。这串珠項圈是一八八五年維妮佛梨德生下小班尼狄特时蒙达古买給她的；而且是一八八七年春天詹姆士为了怕把事情声張出去，逼着付的錢。当时維妮佛梨德立刻找达尔第想办法。达尔第嗤了两声，說項圈总会找到的。維妮佛梨德后来发急了，厉声說："好吧，蒙第，那么我就亲自上苏格兰場[1]去！"达尔第这才答应去追。可惜的是，这种迅疾的措施要能收效，少不了要有稳謀深算，然而偏偏受到貪杯的影响，把事情耽擱下来。那天晚上，达尔第回到家里时，什么心事都抛在九霄云外，呱呱講个不停。在平常日子，維妮佛梨德只要把自己房門鎖上，讓他睡过一夜就行了，可是今天因为放心不下項圈的下落，弄得只好守着他。达尔第从口袋里取出一枝小手枪，举到餐桌上，直接告訴她說，她的死活他全不管，可不要她再嚕苏；他自己是活得腻味透了，維妮佛梨德抵着餐桌的另一面，回答說：

"不要神头鬼臉的，蒙第。你去过苏格兰場沒有？"

达尔第拿手枪抵着自己胸口，連扳了几下。手枪沒有上子彈。他罵了一声，丢下手枪，說："看在孩子的面上吧，"就倒在一

---

① 倫敦警察局所在地。

張椅子上。維妮佛梨德先拾起手枪，然后給他一点苏打水搀白兰地喝。这杯酒非常神效。他这一生受尽了折磨；維妮佛梨德从不"老解"他。項圈是他給她的，除了他，还有哪个有資格拿？把了那个西班牙小雌儿了。維妮佛梨德要是反对的話，他就割——她的——脖子。这算做什么？（这句出名的"割脖子"說不定就是这样第一次用出来的，便是些最古典的語言也往往这样来源不明。）

維妮佛梨德，早在一个严格学校里学会了自我約束，这时抬起头来，向他說："西班牙小雌儿！你是指我們那次在龐地梦尼姆巴蕾舞团看見的那个跳舞女孩子嗎？那么，你是个賊，同时是个混蛋！"这句話对于一顆創痛已深的心太吃不消了；达尔第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把抓着妻子的胳臂，想到自己儿时的得意杰作，就把胳臂扭了起来。維妮佛梨德含着眼泪，忍着痛，可是一声不哼。她等待达尔第有这么一下松劲时，把胳臂掙脫；接着和他隔着餐桌，咬牙切齿地說："蒙第，你是个'癟三'。"（毫无疑問，这两个字就是这样用起来的，——英語就是在这种紧張状态下形成的。）她丟下胡須上滿是吐沫的达尔第，上了楼，鎖上房門，拿热水洗了胳臂，一夜都沒有合眼，总在盘算自己的珠項圈戴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盘算自己的丈夫送了項圈可能受到的优待。

名流醒来时覚得自己已經名誉扫地，同时迷迷糊糊記得被人罵做"癟三"。晨曦中他在自己睡覚的圈椅上坐了半小时——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不快乐的半小时，因为便在一个达尔第的眼中，一件事情的收尾总是有点悲伤的。而且他自己明白已經到了收尾了。餐室里挂的窗帘是維妮佛梨德从梟根斯买飞斯公司买来的，詹姆士付的錢；从此以后，他再不会在这間餐室里睡覚，再不会看見晨光从这些窗帘里透进来了。他再不会在

被窩里打个滚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在这張玫瑰木餐桌上吃芥末炒腰子了。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把皮夹子掏出来。四百鎊錢，全是五鎊和十鎊的票子——这是他半只袖鈕儿卖剩的一点錢，昨天当場和乔治·福尔賽成交的；乔治因为在这次賽馬获胜，并不象他現在这样突然对这匹馬厌恶起来。后天，那个巴蕾舞团就要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他也要去。这串珠子的全部价值还沒有收回来；一頓酒席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他悄悄上了楼；也不敢洗澡或者刮胡子（而且水也是冷的），只是换了衣服，偸偸地把自己能够收拾的东西收拾起来。这双多油光刷亮的靴子眞舍不得丢下，可是有些东西只好牺牲掉。收拾停当后，他一手提了一只提箱，向楼梯口走去。屋子里很靜——他的四个儿女就是在这所屋子里生的。站在他妻子臥室外面这短短片刻內，他的心理很古怪——这个女子过去他也許沒有爱过，可是总欣賞过，而現在却罵他是"癟三"。他用这句話使自己狠一狠心，蹑着脚走了过去；可是第二道門却不大容易过得去。这是他两个女儿的房間。毛第进学校去了，可是伊麼根准在房內睡着；达尔第一双清晨的眼睛湿了。伊麼根深色头发，棕色的媚眼，在四个孩子中最最象他。刚才成年，一个美人儿！他把两只手提箱放下来。这样正式放弃做父亲的資格使他很不好受。晨光落在他的臉上，照出他的眞情激动。打动他的絕不是什么虛伪的忏悔，而是眞正的慈爱和一种黯然"永别"的滋味。他舐一下嘴唇；有这么一会儿完全拿不出主意来，格子呢褲子里的两条腿就象痲木了一样。眞吃不消——这样逼得要离开自己的家！"他——的！"他咕嚕着，"沒想到会是这种情形。"楼上傳来的声响警告他女佣們已經开始起身了。他抓起两只提箱，蹑着脚下了楼。他覚得頰上湿了，这种感覚使他很安慰，就象是証明

他的牺牲是真实似的。他在楼下房間里停留了一会，把自己所有的雪茄、一些文件、一頂折帽、一只銀烟盒、一本«罗夫賽馬指南»① 全部装好。然后給自己搀了一杯濃濃的威士忌苏打，点起一支香烟，站在两个女孩子的照片面前躊躇起来。照片装在銀框子里，是維妮佛梨德的东西。"沒有关系，"他想："她可以再拍一張，我可不能了！"他把照片塞在皮箱里。接着，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另外又拿了两件东西，雨伞和他那根最好的棕櫚手杖，就去开前門。他把前門輕輕带上，到了屋子外面，有生以来从沒有携带过这么重的东西；他繞过街角去等待清早过路的馬車……

蒙达古·达尔第就这样在四十五岁时从他叫做自己的房子里消失了……

維妮佛梨德下楼时，发覺他不在屋子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无名的憤怒；她一夜沒有閉眼睛，自己安心准备好的那些責备話就这样輕輕被他滑掉了。他是上紐馬开，或者白馬登去了，敢說带上了那个女人。下流！当着伊摩根和女佣，她只好一声不响；她也知道沒法告訴詹姆士，他决計受不了这种刺激；当天下午她忍不住跑到悌摩西家里，把失掉項圈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并且要她們严守秘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发覺照片不見了。这是什么意思？她把自己丈夫剩下来的东西仔細查点一下，这才使她恍悟他是一去不返了。当这个結論变得愈来愈有力时，她一点不动地站在他的更衣室的中間，所有的抽屜都抽开了，竭力在揣摩自己的心情。这很不容易！虽则他是个"癟三"，可仍旧是她的財产，不管她怎么想，总沒法

---

① 一种賽馬年鉴，一八四二年罗夫創刊。

不感到自己的损失。四十二岁就守活寡；带着四个孩子；引得人人注目，成为怜憫的对象！被一个西班牙女人勾走了！过去她認为早已死去的那些往事和旧情，全都涌上心来，又痛苦，又怨恨，又纏綿。她机械地把一个一个抽屜关上，上了床，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并沒有哭。哭有什么用处？当她下床到楼下吃午飯时，她覚得好象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安慰自己，那就是把法尔找回来。法尔是她的大孩子，下月就要拿詹姆士的錢去上牛津大学；这时候正在小汉普登跟他的"教練"准备初次考試最后一次試跑，这是法尔学他父亲的口气說的。她命人打一个电报給他。

"我得查点一下他的衣服，"她向伊摩根說；"不能讓他随随便便就上牛津去。那些男孩子非常挑剔。"

"法尔的衣服多着呢，"伊摩根回答。

"我知道；可是需要收拾一下。我希望他会回来。"

"他会飞一样地回来，媽。可是他可能要錯过考試呢。"

"沒有办法，"維妮佛梨德說。"我要他。"

伊摩根天真而机警地把母亲脸色看一下，就不响了。当然是父亲的事情！六点鐘，法尔飞一般地回来了。

你想象一个半頑童、半福尔賽的混合品，这个人就是小蒲柏里斯·法尔利斯·达尔第。一个小伙子取了这样的名字，还能够变成別的样子嗎？他生下来时，維妮佛梨德正在得意之秋，凡事都要出人头地；她打定主意要使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得与众不同（总算好——她現在覚得——她差一点給伊摩根取名叫第絲比）。①

---

① 彼拉摩斯与第絲比为古巴比倫傳說中的一对情人。两人从墙隙通情，并擇定在尼諾坟幽会。第絲比先到，見一母獅吞噬一牛，弃衣而遁。彼拉摩斯后至，見第絲比衣染牛血，以为情人已死，遂自杀。第絲比复返，見彼拉摩斯已死，亦自杀殉情。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有此戏。

可是法尔的这个名字还要怪乔治·福尔賽那个老捉狹鬼。那天达尔第和他碰巧在一起吃晚飯——就在他的儿子和接代人生下来一星期之后——他和乔治談起維妮佛梨德的这个心愿。

“叫他伽图好了,”乔治說,“多么俏皮!”原来他賽馬剛赢得十鎊錢,那匹馬就叫伽图。

“伽图!”达尔第当时回答——两个人的酒都有点“上劲”了,当时就有这种說法——“不象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

“你来!”乔治把那个穿短褲的侍役叫来。“把图書室里的《大英百科全書》拿来,C字的一本。”

侍役把百科全書取来。

“你看!”乔治說,用手里的雪茄指指:“伽图——蒲柏里斯·法勒里,[1] 維吉尔与丽第亚所生。[2] 这不是你要的嗎?蒲柏里斯·法勒里总够得上一个基督徒了吧?”

达尔第回到家里,把乔治的話告訴了維妮佛梨德。她听了很中意。“趣”得很。蒲柏里斯·法勒里就这样做了孩子的名字,虽則后来发覺他們选中的却是那个无名的伽图。[3] 可是到了一八九〇年,小蒲柏里斯快长到十岁时,“趣”已經不时髦,反而講究庄重了。維妮佛梨德这时才开始惶惑起来。小蒲柏里斯亲身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进学校才进了一个学期,回来就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同学都赶他叫“宝貝”。維妮佛梨德眞是一个

---

① 罗馬詩人兼文法家,生于公元前一世紀。

② 乔治在这里用賽馬者口吻和达尔第开玩笑;英国人养馬最重馬的世系,賽馬时必須交代清楚。乔治信手从百科全書中給伽图拈来一对父母,其实丽第亚是伽图写的一首詩,这首詩曾經被人誤認为是維吉尔写的。

③ 罗馬史上两个有名的伽图,一是檢查官伽图(公元前二三四——一四九),政治家兼作家;一为小伽图,即前者之曾孙,为哲学家兼政治家。

有决断的女人；立刻换了一个学校，并且把他的名字改做法尔，那个蒲柏里斯不但不叫，連縮写也不写了。

十九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活潑的青年，脸上长些雀斑，闊嘴，淡眼珠，睫毛又烏又长，笑起来相当討人喜欢，对于不应当知道的事情相当熟悉，对于应当做的事情却毫无經驗。在学校里，象他这样差一点儿被开除掉的男孩子可以說絕无仅有——这个騙人的坏蛋。他吻一下母亲，擰一下伊摩根的嘴巴，就三层一跨上了楼，又四层一跨下了楼，穿好吃晚飯的礼服。他很抱歉，可是他的“教練”也上来了，邀他上牛津-劍桥俱乐部去吃晚飯；不去是不好的，老头儿会生气。維妮佛梨德一面不开心，一面替他得意，答应了他。她原要他待在家里，可是他的补习先生这样喜欢他，倒也使人听了高兴。他出去时向伊摩根挤挤眼睛，同时說：

“哦，媽，能不能給我留两只千鳥蛋回来吃？——厨子那里还有呢。当宵夜太好了。哦，想起来了——你有錢沒有？——我逼得向老斯諾貝借了五鎊錢。”

維妮佛梨德带着溺爱的精明神气，回答說：

“亲爱的，你在錢上眞是闊气。可是不管怎样，你今天晚上总不能还他；你是他的客人呢。”他穿着白背心多漂亮，身材修长，睫毛是那样烏又那样濃！

“哦，可是你知道，我們也許要去看戏呢；戏票我覺得总应当由我来买；他手里一直不寬裕，你知道。”

維妮佛梨德掏出五鎊錢，一面說：

“那么，你还是把五鎊錢还他吧，不过戏票你不要再会东了。”

法尔把五鎊錢塞在口袋里。

“我还他錢，就沒法会东了，”他說。“再見，媽！”

他昂头走出来，兴孜孜歪戴着帽子，就象一只放到林地里来的年轻猎狗，嗅着毕卡第里大街的空气。眞是开心的事！在那个发霉的狗地方登了那么久。

他找到"补习先生"，原来并不在牛津-劍桥俱乐部，而是在山羊俱乐部。这个"补习先生"只比他大一岁，是一个漂亮青年，美丽的褐色眼睛，光滑的黑头发，小嘴，椭圓臉，懶洋洋的神气，渾身上下穿得无懈可击，相当的冷靜，这种青年往往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他的同伴中間显得高人一等。一年前他和法尔一样，差一点被学校开除出去，这一年他进了牛津，因此在法尔眼中簡直近似天神了。他的名字叫克倫姆，在打发銀錢上更沒有人比他打发得更快的了。这好象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把小法尔看得眼花撩乱，因为他的一半福尔賽性格有时候也会站在一旁观看，弄不清这些錢究竟为什么花的。

法尔和克倫姆一起靜靜地吃晚飯，吃得又神气又考究；两人抽着雪茄出了俱乐部，各人口袋里只放一瓶酒，就上自由剧場去看戏，坐在前排。法尔怀着鬼胎，覺得象克倫姆这样閑靜的公子哥儿派头，自己是永远赶不上的，所以連滑稽歌曲的声音和美丽的大腿有时候都变得模糊，甚至于听不見、看不見了。他的理想被激发起来；碰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决不会十分自在的。肯定說，他自己的嘴太大了，背心的式样也不頂好，褲子上沒有辮子花边，淡紫色手套的背面也沒用黑綫縫上两道細綫。而且，他笑得太厉害了——克倫姆从不笑出声来，只是微笑，同时两道修整而烏黑的眉毛稍許抬一点起来，剛好在他下垂的眼皮中間形成一道鋒棱。的确！他永远赶不上克倫姆。不过反正戏倒是出色的，辛茜雅·达克簡直叫人笑痛肚皮。在换幕中間，克倫姆搬出辛茜雅私生活的事情吊他的口味，而且最使法尔駭异的是他还有法

子到后台去。法尔恨不得說:"你带我去呢!"可是自慚形秽不敢开口;这一来，那最后的一两幕戏看得很不开心。出了戏园，克倫姆說:"我們再上龐地梦尼姆去看看，离散戏还有半小时呢。"两人坐上馬車走了一百碼下車，买了两張七先令六辨士的座位，为的只打算站一会儿，就走进站池。[1] 克倫姆就在这种小事情上显得落落大方，叫人羡慕;他花錢全不在乎。巴蕾舞正演着最后一晚的最后一幕，当时站池里挤得走都不好走。三排男人和女人全挤在那道栏杆前面。舞台上旋轉得叫人眼花，灯光半明半暗，烟草味和女人身上的香味混杂在一起，一切在站池里常見的男女混杂的奇特情調，开始把法尔从他的理想里释放出来。他艳羡地望一望一个年輕女子的臉，看出她并不年輕，又赶快看开去。辛茜雅·达克的阴魂啊！年輕女子的胳臂不自覺地碰了他一下;一股麝香和木犀的香味，法尔用眼角瞄了一下。也許她毕竟是年輕的。她的脚踩到他了，向他道歉。他說:

"沒有关系;巴蕾舞很好，可不是?"

"哼，我看得厌气了;你厌气不厌气?"

小法尔笑了——一張大嘴笑得相当惹疼;除此以外，并沒有其他表示——他还不大相信，他的一半福尔賽性格坚持要更加有把握些。舞台上的巴蕾舞象万花筒一样旋轉着，雪白的、淺紅的、翠綠的、淡紫的，突然間凝聚成一座五色繽紛的金字塔。掌声爆发出来，戏完了！深紫色的帘幕把金字塔隔开。栏杆前面的半圈男人和女人散了，年輕女子的胳臂和他的胳臂紧抵着。离他們不远，好象有人在鬧事，全都圍着一个襟上插粉紅石竹花的男子;法尔偷眼瞧一下那个年輕女子，女子正望着前面的那群

---

[1] 在楼下厅座后面，男女混杂，所以合克倫姆的口胃。

人，人群里挤出三个人来，挽着胳臂走着，都有点立足不定。当中一个人插了一枝粉紅石竹花，穿一件白背心，留了一撮深褐色上髭；这个人走路时有点晃。克倫姆的声音說得又慢又平，“你看那个‘流氓’，他醉了！”法尔掉头望去。那个“流氓”已經把胳臂抽出来，笔直地指着他們。克倫姆的声音越发冷静了，他說：

“他好象認識你呢！”“流氓”說話了：

“喂！”他說。“你們大家来看！这就是我的混蛋儿子！”

法尔看出了。原来是他的父亲！他眞可以一头鉆进大紅地毯里去。倒不是因为在这里撞見他父亲，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吃醉了；而是克倫姆的那句“流氓”，就象上天的启示一样，使他当时看出来这是眞情。象他父亲那样一張漂亮的黃黃的臉，插一枝粉紅石竹花，大搖大摆走着，的确象个“流氓”。他一句話不說，低下头躲在年輕女子后面，就溜出站池；耳朵里听見后面喊法尔！他順着鋪了厚厚地毯的台阶跑下去，穿过几个彈压的人就到了方場上面。

覚得自己的父亲丢人，也許是一个年輕人所能經历到的最伤心的事情了。在法尔的心里，当他匆匆溜走时，好象自己的錦綉前程还沒有开头就已經完結了似的。他現在怎么能上牛津去跟那班人——跟克倫姆的那些漂亮朋友混呢？因为这些人都会知道他父亲是个“流氓”！忽然間，他恨起克倫姆来。克倫姆是他媽的什么东西，敢說出这种話来？这时候，如果克倫姆在他身边，他准会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亲生父亲——亲父亲呵！他的喉嚨里堵塞起来，两只手深深插在大衣口袋里。他媽的克倫姆！他忽发奇想，打算赶回去找自己父亲，挽着他的胳臂，跟他走在一起，就走在克倫姆的前面；可是这念头立刻就打消掉，他仍旧沿着毕卡第里大街走去。一个年輕女子擋着他的去路。

“不要这么发火呀，心肝！”他吓了一跳，躲过女子，忽然間变得冷静下来。只要克倫姆吐出半句話来，他就給他的头死鍾一頓，事情不是完了嗎？他又走了一百碼光景，覺得这个打算很不坏，接着又整个儿不安起来。并不是这样簡单！他記得在学校时，有些不大体面的家长下来看孩子，后来的嘲笑簡直永远鬧不完。这种耻辱是沒法磨去的。为什么她母亲要嫁他的父亲呢，既然他是个“流氓”？太岂有此理了——給人一个“流氓”的父亲，簡直跟自己过不去。頂糟糕的是，这两个字才从克倫姆嘴里說出来之后，他就明白自己在潜意識里老早就認为自己父亲并不是什么上流人了。这是他碰上的最最殘酷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最最殘酷的事情！他一生中从来沒有感到这样灰心丧气过，就这样到了格林街，用一把偸来的鑰匙开門进去。餐室里，两只千鳥蛋已經摆好，看上去很好吃，还放了几片面包和牛油，酒壶里留了有一点威士忌——不多不少，这是維妮佛梨德的主意，为了使他覺得自己象个大人。他看了看这些东西，非常倒胃口，就上了楼。

維妮佛梨德听見他經过自己房門口，心里想：“乖乖回来了。謝天謝地！他要是学他父亲的样子，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可是他不会——他象我。亲爱的法尔！”

第 三 章

索米斯打算解决

維妮佛梨德的小客厅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陈設，有一个小小的凉台，夏天永远挂些綉球花，現在則是放了几盆天香百合；索米斯走进妹子的客厅时，他感到的并不是人事无常，而是人事不变。二十一年前，維妮佛梨德和达尔第新結婚，他第一次上門时，客厅的布置就是这样子。家具当时是他亲手挑选的，而且挑得非常齐全，因此尽管随后又添置了些，却沒有能改变这間屋子的情調。他給自己妹妹安排得的确非常妥貼，而且她也需要有这样的照应。老实說，跟达尔第混了这么多年，始終还保持这样排場，在她可煞費苦心呢。他自己从一开头就觉察达尔第这个人不对头，可是他表面上那一套花言巧語和籠絡手段，以及那張漂亮面孔，把維妮佛梨德、她母亲，甚至于詹姆士都搞昏了，連一点生前贈与都不要就讓那个家伙娶了自己的女儿——做得糟糕透了。

他先看見家具，后看見妹子；維妮佛梨德这时正靠着那張布尔式的書桌① 坐着，手里拿了一封信；她起身向他走来。她跟他一样高，大顴骨，衣服很講究，臉上神情使他看了惻然。她把手里的信团掉，可是又改变了主意，把信递了給他。他是她的哥哥，

也是她的律师啊！

索米斯在伊昔姆俱乐部的信紙上讀到下面这些話：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領要完了。我被你也侮辱得够了。都是你自作自受，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忍受不了。从此我决不再要你一文。再見。两个女孩子的照片我拿去了。替我吻她們。你家里人不管說什么話我都不在乎。这全是他們造成的。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

蒙·达。

这封信是酒醉飯飽后写的，信上面有一滴泪漬，还沒有完全干。他望望維妮佛梨德——摆明这泪漬是她的；他才要說"走掉好！"又止住自己；接着想到維妮佛梨德收到这封信的处境，正和自己的处境一式一样——同是福尔賽，同是沒有离婚，所不同的是一个剛开始，一个正在竭力想摆脫罢了。

維妮佛梨德已經背过身去，正拿一只小金头瓶子用劲在嗅。索米斯心里引起一陣迟鈍的怜惘，同时还隐隐夹有一点伤心。他本来是想跟她談談自己的处境，想获得一点同情，可是她却和他的处境一样，当然也希望跟他談談，想获得同情。总是这样！好象从沒有人想到他自己也有苦处、也有打算似的。——他把那封带有泪漬的信折好，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維妮佛梨德把失去珠串的經过平心靜气重說一遍。

---

① 一种嵌銅和玳瑁的書桌。

"你看他是眞的走了嗎，索米斯？你可以看出这封信是吃醉酒写的。"

索米斯碰到自己有某种希冀时，总要假装認为事情不大会成功，借此和緩上蒼，所以回答說：

"我看不会。我到他的俱乐部里可以打听出来。"

"乔治如果在那儿，"維妮佛梨德說，"或許他会知道。"

"乔治嗎？"索米斯說；"他父亲今天出殯我还看見他的。"

"那么他一定上俱乐部了。"

索米斯看見妹妹看事这样清楚，暗暗喝采，带着怨气說："好吧，我去轉轉。你在公园巷提起过沒有？"

"我告訴了爱米丽，"維妮佛梨德回答，她称呼自己母亲时仍旧保留那种"趣"味儿。"爹听了一定会暈倒。"

的确，現在一切不順心的事情都小心瞞着詹姆士，不告訴他了。索米斯把家具又环視一下，象是衡量一下他妹妹的眞实境遇似的，就出門向毕卡第里大街走去。夜色已經降临——十月暮靄里微带一絲寒意。他走得很快，一副悶悶不乐、心思集中的神气。他一定要赶快对付掉这件事，因为他要上苏荷区吃晚飯。穿堂里的侍役告訴他达尔第先生今天沒有来过；他听了把那个可靠家伙看看，决定只問乔治·福尔賽先生在不在俱乐部里。他在。这位堂弟平时总喜欢拿他寻开心，所以索米斯一直对他有点側目而視，今天跟在侍役后面心里倒相当舒坦，因为乔治新近才死了父亲。他一定到手有三万鎊，那些为了逃避遺产税被罗杰生前过在他名下的还不算在內。他看見乔治坐在一扇拱窗前面，瞠眼望着，面前放的一盆甜餅才吃掉一半。魁梧的身材穿了一身黑，迎着光簡直显得怕人，不过仍旧保持跑馬迷的那种超凡的整洁。一張多肉的脸微微带笑說：

"你好，索米斯！来一块甜餅。"

"不吃，謝謝，"索米斯咕了一句；他一面抹着帽子，想到应当說几句得体而同情的話，又接上一句：

"五嬸好嗎？"

"多謝，"乔治說；"就这样。好多日子不看見你了。你从来不跑馬。城里生意怎么样？"

索米斯覺察出有点調侃的味儿来了，赶快把話打断，回答說：

"我想問問你达尔第的情形。听說他——"

"跑了，跟漂亮的罗拉[1]溜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对于維妮佛梨德和几个孩子倒好。眞是个活宝。"

索米斯点头。这两个堂弟兄虽則天生合不来，在对达尔第的看法上却是一致。

"詹姆士伯伯現在可以睡得着覺了，"乔治又說；"我想他累你也累够了。"

索米斯微笑。

"啊！你还不清楚他呢。"乔治亲切地說："他是个十足的流氓。小法尔要稍微管束管束才是。我一直都替維妮佛梨德抱屈。她是个硬掙女人。"

索米斯又点头。"我得回到她那里去，"他說；"她只想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們也許要打官司，这里沒有搞錯吧，我想？"

---

① 借用以指舞女；罗拉·蒙太兹（一八一八——一八六一），原名吉尔勃特，母为西班牙人。二十岁时与人私奔，五年后离异，以舞女身份出演于英国皇家剧院和欧洲各大城市。一八四六年巴維利亚国王路易一世封她为郎得菲尔公爵夫人；封后一年中在政治上贊助自由主义，反对耶穌会派；一八四八革命后流亡以死。

"完全保險，"乔治說——很多这样的怪話都被人家当做别方面来的，其实是他发明的。"昨晚上他醉得就象个大亨，可是今天早上仍旧安然走了。他坐的船叫杜斯卡罗拉；"掏出一張名片来，他嘲笑地讀道：

"'蒙达古·达尔第先生，布宜諾斯艾利斯邮局留交，'我是你的話，一定赶快打官司。昨晚上簡直把我嘔死了。"

"是啊，"索米斯說；"可是并不总是那样便当。"随即他从乔治的眼色里看出这句話提醒他想到自己的事情，就站起来，伸出手。乔治也站起来。

"替我問候維妮佛梨德。你要問我的話，我就劝你立刻替她直截了当'押上离婚'。"①

索米斯走到門口，又回头斜視了一眼。乔治又坐下来，瞠着一双眼睛望；穿了一身黑孝服，那样子又偉岸又寂寞。索米斯从沒有見他这样神色沮丧过。"我想他多少总感到一点难受，"他肚里說。"他們每一个人总拿到五万鎊光景，什么都包括在里面。那些房地产最好大家放在一起，不要分掉。如果有战事的話，房产就要跌。不过，罗杰叔叔眼光很不錯呢。"街上天快黑了，安耐特一張臉却在他面前亮了起来：褐色头发、藍眼睛、褐色睫毛，尽管倫敦的天气这样坏，嘴唇和香腮仍旧紅潤潤的，还有那种法国女人的身腰。"一定要解决！"他肚子里說。回到維妮佛梨德的房子門口时，他碰見法尔，两人一同进去。索米斯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他的堂兄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第一步該是到罗宾山去看他。罗宾山！这三个字引起的感受多么特别——眞正特别。罗宾山——那所波辛尼替他和伊琳造的房子——那所

① 乔治說話总脫离不了賽馬术語。

他們从来沒有住进去过的房子——那所不祥的房子！現在乔里恩住在里面了！哼！忽然他想起来：人家說他有个孩子在牛津上学！何不把小法尔带下去給他們介紹一下！作为借口！不至于显得太突兀——好得多！主意想定，就在上楼时向法尔說：

"你有个表哥在牛津；你跟他从来没有見过。我想明天带你到他住的地方去給你介紹介紹。你可以有个照应。"

法尔虽則答应，可是对这个建議，同样并不太起劲。索米斯赶快和他敲定。

"我午飯后来接你。他住在乡下——不太远；你去了一定覚得很有意思。"

在客厅門口时，他好容易才想起目前所要考虑的是維妮佛梨德的問題，而不是他自己的問題。

維妮佛梨德仍旧坐在那張布尔式書桌面前。

"是眞的，"他說；"他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今天早上动的身——我們最好在他登陆之前就把他看着。我立刻去打电报。不这样，以后也許要花上很大一笔錢呢。这些事情做得越快越好。我一直懊恼当初没有——"他停下来，从側面望望沉默的維妮佛梨德。"还有，"他又說下去，"你能証明有虐待嗎？"

維妮佛梨德不起劲的声音說：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虐待？"

"噢，他打过你没有，或者其他什么？"

維妮佛梨德摇摇头，下巴变得坚强起来。

"他扭过我的胳臂。还有用手枪指着算不算？还有醉得連衣服自己都不会脱，还有——不行，我不能把孩子也牵涉进来。"

"不要，"索米斯說；"不要。我不懂！当然，有一种法律上的分居——这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分居！哼！"

“分居是什么意思？”維妮佛梨德沮丧地問。

“就是他不能碰你，你也不能碰他；你們两个人又算是結婚，又不算結婚。”他又哼了一声。事实上，这就是使他自己可恨的处境在法律上合理化！不行，他不能把她也拖进去！

“一定要离婚，”他决然說；“沒有虐待行为，还可以控告他遺弃。現在有办法把两年的期限縮短了。我們可以向法院請求恢复夫妇关系。那样时，如果他不服从的話，六个月后，我們就可以提出离婚。当然，你是不想他回来的。可是法院的人不会知道。不过他仍旧有回来的可能，不妥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宁可告他虐待。”

維妮佛梨德摇摇头。“太难看相了。”

“那么，”索米斯咕噜說，“也許要他回来也沒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只要他迷在那上面，而且手边有錢，他是决不会回来的。你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他欠的债你也不要还。”

維妮佛梨德叹口气。尽管她吃过达尔第那么多苦头，她从心里还是不舍得他。現在叫她不要再替他还债，越发使她深深感覺到如此。好象人生丧失了某种乐趣似的。丈夫沒有了，珠子沒有了，連过去覺得自己在家庭漩渦之上的勇敢表現感也沒有了，現在她只好自己单独去对付。她眞正覺得象死了亲人一样。

索米斯在妹妹前額上吻了一下，比他平日冷冷的一吻多加进一点热气。

“我明天得上罗宾山去，”他說，“找小乔里恩商量事情。他有个孩子在牛津讀書。我想把法尔带去給他介紹一下。星期六到‘栖园’来玩，把孩子也带来。哦！想起来了，不要吧，不成了；我还請了别的客人呢。”說完，他就别了妹子上苏荷区去了。

第 四 章

苏 荷 区

在倫敦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令人莫測的怪地方，苏荷区恐怕是最最不适合福尔賽精神的了。如果乔治看見他堂兄上这种地方去，他准会說："呵呵，有种啊！"地方那样汚秽，到处充塞着騙子、社会渣滓、猫、意大利人、番茄、飯館子、手搖风琴、花花綠綠的衣料、怪姓氏、从楼上高窗子里窺望的人；它就象个离群索居的人，和英国这个国家不相往来。然而它却有它自己一套夹七夹八的經营本領，和它自己的某种繁荣，因此别区里的房租下跌，它这里的房租却在上漲。拿索米斯来說，多年来他熟悉的部分都只限于它的西面堡垒——华杜尔街。① 这里被他撿到了不少的便宜貨；便在波辛尼身死和伊琳出走之后，他在白里登住的七年中，偶尔在这里也还买到珍貴的东西，不过沒有地方放罢了。当时的經过是这样的：他一經断定自己的妻子已經一去不返时，就在蒙特貝里方場自己那所房子外面挂上一个牌子：

精美住宅出售

接洽处：貝尔格拉維亚，考特街，列生-杜克斯公司。

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卖掉了——那所精美的住宅——而过去在它无疵可击的阴影里，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經不声不响地痛苦得要死。

那一天是一月里一个霧蒙蒙的傍晚，就在那块牌子取下之后不久，索米斯又到房子那边去看了一次，倚着方場的栏杆站着，眺望那些沒有点灯的窗子，一面細細回味那些痛苦的往事，为什么她从来不爱他呢？为什么？她要什么他都給了她，而且在那长长的三年中，他要的她也都給了他——老实說，不給的只是她的心。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呻吟，一个过路的警察带着疑心把他望望：那扇有雕花門鈕的綠門，現在挂着"出售的牌子"，他已經沒有权利进去了！他的喉管突然象堵塞着一样，三脚两步在霧里走掉。当天晚上，他就住到白里登去了……

苏荷区的馬尔达街快到了，布里达尼飯店也快到了；安耐特将会傴着香肩在店里管帳呢。索米斯一面走，一面盘算着自己在白里登度过的那七年。眞奇怪，在那样一个連香豆花的香气都聞不見的小鎮上，連个放画的地方都沒有，他怎么会住得下去，而且住得那样久呢？的确，那些年头里就沒有一点时間看画——这一段时間全在死命搞錢；有更多的有限公司都聘請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顧問，多得簡直照应不过来。每天早上坐在普尔曼車厢[2]里进城，每天傍晚从城里坐普尔曼火車下去。吃完晚飯，仍旧是埋头在法律文件里，弄得筋疲力竭才去睡覺，第二天一早又爬起来。古怪的是星期六

---

① 华杜尔街——見15頁注②。

② 普尔曼火車是美国人普尔曼发明的，一节火車分为若干隔离的車厢，对坐的座位可以兼作臥鋪。

到星期一都是在倫敦自己的俱乐部过的——和习惯的做法恰好相反，[1] 因为他牢固的、謹愼小心的本能使他覺得一个人工作紧張时需要每天两次上火車站呼吸海空气，休息时非得享受一下天倫之乐不可。星期天去公园巷看他的父母，去悌摩西家，去格林街，或者偶尔到别的人家去，对他的健康来說，就如同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海空气一样少不了。便在移居买波杜倫之后，他还是保持这种习慣———直到認識了安耐特才有所改变。是安耐特在他的看法上引起了革命，还是他的看法的革命使他看中了安耐特，索米斯跟我們一样不知道，就如同一个圓圈沒有人說得出哪里是起点一样。总之，有財产而沒有一个人可以付托，就等于否定眞正的福尔賽主义；这一点心理非常复杂，而且他愈来愈感到是如此了。最近一年来，他为这一件事情着实摆布不下：究竟要不要一个繼承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自己生命的延續，在他放下的地方开始——事实上是保証不放弃自己那些放不下的东西。那天是四月里一个傍晚，他买了一件維基伍德的陶器，后来就上馬尔达街去看看；在那条街上他父亲有座房产被人改装成飯店——这样做法很不妥当，而且和租賃条件也不合。他先把飯店外表看了看——漆得很漂亮的奶油色，进門的地方凹了进去，放两只孔雀藍的木箱子，里面栽了些小桂树——門上面是一行金字"布里达尼飯店"；索米斯看見了金字，倒还中意。进了門，他看見已經有几个客人坐在那里，一張張綠色小圓台子，上面都摆了小盆鮮花和布里达尼瓷的盆子。索米斯向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侍役說要見她們的老板。她們引他到一間后房里去，房里一个女孩子靠一張簡陋的書桌坐着，桌上摊了些文件，一張小圓桌摆

---

[1] 一般生意人大都平时上俱乐部，周末和家人相聚。

了两个人的餐具。女孩子站了起来，說:“先生，你要找媽嬷嗎?”音調很特别;这一来，索米斯原来的整洁雅致的印象就更加得到証明了。

“是的，”索米斯回答，“我代表这里的房东;我就是房东的儿子。”

“你請坐，好嗎? 先生，告訴媽嬷来見这位先生。”

他很高兴，女孩子对他很亲热，說明这也是生意眼;忽然間，他发現她非常之美——美得簡直使他的眼睛沒法不盯着她的臉看。她移步搬一張椅子給他坐时，身体有一种奇妙的輕微的搖摆，就好象被人运用一种特殊的秘密技巧湊成的一样;一張臉和微微露出来的頸子看上去就象洒上花露水一样。也許就在这个时候，索米斯下了并沒有違反租約的結論;不过从他自己和他父亲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結論所根据的原则是这些違法装修的效果并不差，飯館的生意兴隆，而且拉摩特太太的經营本領显然也很不坏。不过，有些事情还要等看了再說，这一点他并沒有忽略掉;有这个緣故，他就不得不一趟一趟地跑来，因而在那間后房里，他的消瘦，但不是瘦弱而仅仅是不碍眼的身材，他的蒼白和方下巴的臉，修得整齐的小胡子和两鬢还沒有花白的深褐色头发，也就成为很熟悉的了。

拉摩特太太覺得他是“一位很神气的先生”;① 而且——不久以后——“很和气，很妙”，一面冷眼看着他盯着自己的女儿望。

拉摩特太太就是那种身体发福、眉目清秀、深褐色头发的法国女人;她們的每一动作、每一个声音笑貌都使人对她們的能

① 原著常在拉摩特太太和安耐特嘴里插进一些法文，以衬出說話人的身份，現在只給譯文加上重点表示区别。

力，不論在她們管理家务方面，在烹飪知識方面，和小心积累銀行存款方面，都感到百分之百的放心。

自从拜訪了布里达尼飯店之后，索米斯其他的拜訪都停止了——当然，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决定，因为索米斯和所有的福尔賽家人一样，也和他的絕大多数的国人一样，天生就是个經驗主义者。然而，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逐漸具体地意識到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需要从一个沒有結婚的已婚男子改变为已婚男子重又結婚。

在这个一八九九年十月上旬的傍晚，当他轉身向馬尔达街走来的时候，他买了一份报紙，看看那个德萊佛斯案[1]有沒有什么下文——因为拉摩特太太和她的女儿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都是反对德萊佛斯的，为了要和她們母女混得更亲热些，跟她們談談德萊佛斯的案子一直都很收效。

索米斯把新聞版浏覽了一下，并沒有找到什么法国新聞，可是看到証券交易所債劵普遍下跌，和一篇关于德兰士瓦的其兆不祥的社論。他进門时心里想："战争是肯定了。我要把公債卖掉。"这并不是說他私人的公債很多，利錢太低了；可是他应当忠告他的那些公司——公債肯定要跌。当他穿过飯店走往里房时，一眼就看出生意还是和平时一样好；这一点，如果在四月里的話，他看了就会高兴，可是現在却使他感到相当不舒服。如果他不得不提出离婚的結果，最后能娶到安耐特，那么她母亲还是以回法国去为上，而飯店生意兴隆很可能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因为法国人到英国来都是为了賺錢，他当然只有出錢把飯店盘下

---

[1] 犹太人德萊佛斯是法国炮兵上校，被誣告泄露国防秘密，判处流放徒刑。此事曾引起法国作家左拉很大憤懣，写了著名的《我控訴》一文。

来的一法，这一来，价錢就会要得很高。究竟要多少錢呢？这时，他已經走到小房間的門口，平时那种心儿微跳、喉嚨管里隐隐发甜的味儿又来了，他也就沒有想下去。

走进小房間时，他好象看見一条寬大的黑裙子在門口消失掉，溜进飯店里去，同时看見安耐特两只手举起来摸头发。这是他最最喜欢看的姿势——那样的秀挺，那样的柔和，眞美。他說：

"我不过是来跟你母亲談拆掉那扇隔板的。不，不要叫她。"

"先生跟我們吃晚飯，好嗎？十分鐘就开了。"索米斯这时还握着她的手，忽然情不自禁起来，連自己都有点詫异。

"你今天晚上很美，"他說，"非常美。你可知道你长得多美呀，安耐特？"

安耐特手縮回来，臉紅了。"先生眞好。"

"一点儿不好，"索米斯說，廢然坐下来。

安耐特做了微带表情的手势；沒有搽口紅的樱唇浮出一点微笑。

索米斯一面望着樱唇，一面說：

"你在这儿快乐嗎，还是愿意回法国去？"

"哦，我喜欢倫敦，巴黎当然也喜欢。可是倫敦比奥里昂好，而且英国的乡下眞美。上星期天我去里希蒙玩过呢。"

索米斯心里掙扎了一下，盘算要不要提出买波杜倫来。他敢嗎？他毕竟敢邀她們下去，并且指給她看可以指望到些什么嚒！可是！那边你可以談話。在这間房間里什么都不可能談。

"我想約你和你母亲，"他忽然說，"下星期天下午上我那儿去玩。我的房子就在河边上，現在的天气还不太冷，我还可以給你們看些名画。你說怎么样？"

安耐特拍起手来。

"太好了。河上眞美啊。"

"那么，就說定了，我来跟你母亲說。"

今天晚上，他用不着跟她再說什么了，免得露出痕迹。可是他的話不是已經說得太多了嗎？約一个开飯店的女人和她的漂亮女儿上自己乡間别墅去玩，会沒有用意嗎？就算安耐特看不出，拉摩特太太总会看得出。好吧！反正拉摩特太太也很少有什么事情看不出来的。况且，这是他第二次耽下来跟她們吃晚飯了；他本来欠她們的人情呢……

一路走回公园巷时——他現在住在父亲家里了——他还回味着安耐特的柔荑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覺，心情很愉快，有一点心旌搖蕩，弄得人迷迷惑惑的。提出来解决！解决什么！怎样解决！把丑事傳开来？眞是可恨！哪个不知道他精明强干，看事情看得远，替人家排难解紛办法很多！他这个一向代表私有利益的人，法律的柱石，現在偏偏受到法律的播弄！一想到这里，簡直叫人冒火！維妮佛梨德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一个人家鬧出两件事情来，怎么成！还是弄一个情妇的好——一个情妇，生一个儿子过繼在自己名下，好不好呢？可是那个黑皮肤、肥碩、尖利的拉摩特太太擋着他的視綫。不行！这做不到。那样想，就好象是安耐特会眞正地爱他似的；在他这样年紀，不可能指望做到。如果她母亲愿意，如果摆明的有大利可图，——也許可能！否則的話，肯定会碰釘子。而且，他心里想："我也不是个坏蛋。我并不想坑她；也不想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不过我的确要她，还要个儿子！除了离婚沒有别的办法——不管怎样——反正——要离婚！"他沿着格林公园栏杆，在篠悬木的影子和灯光下面，慢步走去。在灯光照不到的那些蒼茫的树身中間，暮靄

凝聚着。当他年紀还很輕的时候，他从他父亲公园巷的房子里出来，或者在那四年的婚后生活中，他从自己蒙特貝里尔方場的房子里出来，都要走过这些树木，总有几百次了！今天晚上，当他正在打主意想法子摆脱自己長期无益的婚姻束縛时，他忽然兴起，一路从海德公园三角場走进公园，再从武士桥門出来，就跟过去日子里伊琳还和他在一起、他回家时那样走法。伊琳，不知道她現在怎么样了？——这些年不見面，她是怎样过的呢？算来已是十二年，乔里恩大伯留給她那笔錢也有了七年了！她还美嗎？不知道碰見时会不会还認識她？"我还沒有怎么老，"他心里想；"我想她老了。她使我太痛苦了。"他忽然想起一天晚上、他第一次一个人出去吃晚飯的情形来——馬尔堡校友聚餐——就在他們結婚的头一年。他多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啊；进門时，脚步輕得象只猫，这时候，他听見她正在彈琴。他开了客厅的門，一点声音沒有，站在那里，注視她臉上的表情，那种神情和他平日看見的完全不同，坦率得多，而且那样的誠实无欺，就好象把一顆他从来沒有看見的心交給她彈的音乐似的。他又想起当时她停止下来，轉身看見他，臉上又回到他平时看見的那种神气，使他周身打了一个寒噤，尽管接着他就过去撫摸她的肩头。的确，她使他太痛苦了！离婚！这多年完全不在一起，現在提出来好象有点荒唐！可是非得如此不可。沒有别的法子！"問題是——"他忽然接触实际起来，"由哪一个提出呢？她，还是我？是她丢掉我的。她欠的債她还！我想，总会有个人的。"他不自覺地獰笑一声，轉身回公园巷去了。

第 五 章

詹姆士疑神見鬼

管家亲自来开門，把門輕輕地关上，留着索米斯站在門內脚毯上。

“少爷，老爷不很好呢，”他咕噜說。“他不去睡覚，非要等你回来；現在还在餐厅里。”

索米斯小着声气回答，在这所房子里現在已經习惯这样了。

“他是什么緣故，瓦姆生？”

“煩神，我想是。也許是出殯的事情；也許是达尔第太太今天下午来过。我看他耳朵里总刮到什么話了。我給他送了一杯冲糖酒进去。太太剛才上楼。”

索米斯把帽子挂在一根桃花心木做的鹿角上。

“好吧，瓦姆生，你可以去睡了；我自己搀他上楼；”說了就走进餐厅……

詹姆士坐在一張大圈椅上，向着火，穿了大禮服的肩头裹了一条駝毛披肩，又輕又暖，长长的白下須垂在上面。灯光下映出一头还不算稀的白发；一双淡灰眼睛瞪得笔直，两頰依然相当紅潤，上面粘粘的有些泪痕，又深又长的皺紋，一直拖到蠕动着的刮得精光的嘴角，象在喃喃自語。两条长腿，瘦得象鷺鷥，穿着

黑白格子呢的褲子，弯成比直角还小一些的角度，一只瘦长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个不停，指头張开，长指甲閃閃放光。在他身边一張矮凳上放了一杯冲糖酒，喝了一半，杯子外面凝聚些水珠。一整天中間，除掉吃飯的时間，他就坐在这里。虽則八十八岁了，他的身体还很健好，可是总覺得人家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弄得非常苦恼。他怎么会知道罗杰今天下葬的，眞叫人弄不明白，因为爱米丽始終都瞞着他。爱米丽总是把事情瞞着不告訴他。爱米丽才七十岁！詹姆士很不痛快自己的妻子这样年輕。有时候想到自己已經沒有多少年好活，而她却还可以活上好多年，他眞懊悔；早知如此，就不該娶她。这是不合情理的。他死了之后，她还可以活上十五年到二十年，說不定要用上一大笔錢；她总是喜欢胡花。据他知道的，那些汽車她說不定就想买下一部。茜席丽和萊茜尔和伊摩根和所有那些年輕人——現在全都騎那些自行車了，什么地方都去乱闖。現在罗杰又故去了。他眞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家要垮了。索米斯总会知道自己的叔子留下多少錢。奇怪的是，罗杰在他的脑子里只是索米斯的叔父，而不是他的亲兄弟。索米斯！他愈来愈感覺到，在这样一个什么都在消灭的世界里，索米斯是唯一的一块踏脚石。索米斯为人謹愼；好心腸；可是沒有一个可以繼承他产业的人。就是这样！他眞弄不懂！还有張伯倫那个家伙！原来詹姆士的政治主張在一八七零年到一八八五年之間已經定了型；在那些年头里，那个"混蛋的过激派"簡直是財产的死对头，尽管他后来投誠，他到今天还是不相信他；这个人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非要把錢貶得不值錢决不罢休；是个坏星宿！索米斯上哪儿去了？当然他是去送殯的，这件事他們想瞞着不告訴他。他完完全全知道；他看見儿子的褲子就知道了。罗杰！罗杰也进棺材了！他还記得

两个人在西部上学，一八二四年一同坐在那部旧式的慢邮車的駕駛座上回来，罗杰溜进下面行李厢，睡着了。詹姆士发出一声无力的干笑。一个可笑的家伙——罗杰——专会独出心裁！他可不懂得！比他年紀輕，可是进了棺材！这个家要垮了。还有法尔要讀大学；現在从不来看他了。他在大学里可要花很大一笔錢呢。这是个浪費的时代。他的四个外孙要花他的这笔很大的錢在他的眼前活跃起来。并不是給他們錢花他不痛快，他不痛快的是花了这么多錢，将会給他們带来多大的危險，这一点他非常着急；他不痛快的是怕会弄得保不住家业。現在茜席丽嫁了；她說不定也会有孩子。他不知道——也說不出来！这个年头，人都是什么事不想，只想花錢，到处乱闖，照他們的說法来“快活一下”。一部汽車在窗外开过去。頂討厌的东西，轟隆轟隆鬧得这样厉害！可是話又說回来，国家也是鬧得稀里嘩啦的！人都是那样匆匆忙忙的，連个派头都不顧了——象他的四輪馬車和栗色馬，那种漂亮的排場足可以抵得上所有这些新里新气的东西。还有公債到了一百十六！国内的錢一定着实不少。还有这个老克魯格！她們想把老克魯格的事情瞒着他。可是他比她們清楚；南非洲的事情一定弄得很棘手！当初格兰斯頓那个家伙——感謝上帝，現在总算死了——在馬裘巴[①]那次糟糕事件之后，就弄得一塌糊涂，那时候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敢說总要把这个大英帝国鬧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才算完。整整有一刻鐘的工夫，他眼睛看見的只是这个帝国鬧得不可收拾的情形，

---

① 馬裘巴山在德兰士瓦共和国边境八哩以内。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英国入侵时，英国的乔治·考萊率領六百人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夜占领这座山；但次日淸晨即被波尔人扫蕩淨尽，考萊陣亡。当时格兰斯頓任英国首相，所以詹姆士归罪于他。

簡直紧張到了极頂。就因为这样，他連午飯也沒有吃好。可是，他的眞正的精神灾难是在午飯后才发生的。他正在打瞌睡，忽然听見講話的声音——声音很低。啊，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是維妮佛梨德和她母亲的声音。"蒙第！"那个达尔第家伙——永远是那个达尔第家伙！声音去远了；剩下詹姆士一个人，耳朵竪得象只兎子，五脏六腑都吓得直打抖。她們为什么撇开他呢？为什么不来告訴他？一个可怕的念头，多年来一直盘据在他脑子里的事情，迅速地变得眞实了。达尔第破产了——騙人家錢弄得破产了；为了挽救維妮佛梨德和几个孩子，他——詹姆士——只好出錢了結！他——或者索米斯——有什么法子把达尔第变做个有限公司呢？不成，他也沒有办法！就是这样糟糕！在爱米丽回来之前，每一分鐘都使他的疑心增加得更厉害。呀，說不定是假签字呢？詹姆士眼睛盯着墙壁中間那張看不准的竇納油画望，就象受着刑罰一样。他看見达尔第关进监牢，几个外孙流浪街头，自己睡在床上。他看見这張看不准的竇納在乔布生行里拍卖，看見自己所有的产业的华厦搞得七零八落。他幻想維妮佛梨德穿着过时的衣裳，幻想爱米丽的声音說："哎，詹姆士，不要鬧了！"她总是說："不要鬧了！"她就象是沒有知覚似的。他就不該娶一个比他年輕十八岁的女子。接着是爱米丽眞正的声音：

"你睡得好嗎，詹姆士？"

睡覚！他在这里受活罪，她却問他这种話！

"达尔第是什么事情？"他問，目光閃閃望着她。

爱米丽永远是那样鎮靜的派头。

"你听到什么呢？"她溫和地問他。

"达尔第是什么事情？"詹姆士重复一句。"他破产了。"

"胡說！"

詹姆士大力掙扎一下站起来，挺起木柴似的身体。

"你什么事都不告訴我，"他說；"他破产了。"

爱米丽看出这时候只有打破他死心眼儿的一法，别的事都只好不管。

"他沒有破产，" 她毅然决然回答。"他去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如果爱米丽說"他上了火星"，她給詹姆士的震动也不会比这句話更厉害些；他的想象完全局限在英国的财产里，这一个地方和那一个地方同样搞不清楚。

"他上那儿做什么！"他說，"他沒有錢，他带了什么呢？"

爱米丽本来为着維妮佛梨德的事情着恼，而且詹姆士这样經常的哭丧着吵鬧已經不止一次了，人也激动起来，就泰然說：

"他带了維妮佛梨德的珠子和一个跳舞女人。"

"什么！"詹姆士說，坐了下来。

看見他忽然瘫了，爱米丽着了慌；她摸摸他的額头，就說：

"現在，不要鬧了，詹姆士！"

詹姆士的双頰和額头頓时抹上一层猪肝色。

"那珠子还是我付的錢呢，"他抖着說；"他是个强盜！我——我早知道会是这样。他要我的老命；他——"他找不出話来駡，坐着一动不动。爱米丽自命很了解他，这时倒慌了起来，就向放揮发盐的橱柜走去。她可沒有看出，在那个抖抖的瘦身軀里，福尔賽的頑强精神正在发动，抗拒着这种因福尔賽主义受到破坏而引起的过分刺激，那里面蟄伏的福尔賽精神在說："你切不能难过，切切不行。你吃的午飯要不消化的。你要暈过去！" 爱米丽

的眼睛看不見，可是这个声音对于詹姆士要比揮发盐有效得多。

“把这个喝掉，”她說。

詹姆士揮开。

“維妮佛梨德管的什么事呢，”他說，“讓他把珠子給偷了去？”爱米丽看出危机过去了。

“她可以拿我的珠子，”她泰然說。“我从来不戴的。她还是离婚的好。”

“你又来了！”詹姆士說。“离婚！我們家从来沒有人离过婚。索米斯哪里去了？”

“他就要回来了。”

“不会，他不会就回来，”詹姆士說，簡直其势汹汹，“他去送殯了。你以为我一点不知道。”

“那么，”爱米丽平心静气說，“我們把事情告訴你了，你就不应当这样鬧。”她給他把靠背墊拍拍松，把盐汽水放在他旁边，就出去了。

可是詹姆士坐在那里，眼前出現了种种幻象——維妮佛梨德向法院提出离婚，报紙上把福尔賽家的名字揎了出来；黄土盖上罗杰的棺材；法尔学他父亲的样；想到他付錢买的而永远再不能看見的珠子；想到利息又跌到四厘錢，国家鬧得不可收拾；从下午捱到黄昏，吃完了茶，吃完了晚飯，这些幻想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惊心动魄——他想到她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他，最后弄到自己家財蕩尽，一文不名，她們还是一点不告訴他。索米斯哪里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一只手抓着那杯冲糖酒，举起来正要喝时，才看見儿子站在那里看他。他唇間发出一声叹息，如释重負；他把杯子放下来，說：

“你来了！达尔第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索米斯点点头。“沒有关系，”他說；“走掉好。”

詹姆士脑子里感到一陣安慰。索米斯已經知道了。索米斯在这些人里面是唯一有見識的人。为什么他不能住到家里来呢？他自己又沒有一个儿子。他凄然說：

“我这样年紀容易煩神。我希望你家里能多来来，孩子。”

索米斯又点点头；一張面具似的臉一点显不出他已經懂得詹姆士的意思，可是他走近点，就象很随便的样子碰了碰父亲的肩膀。

“悌摩西家里的人問候你，”他說。“丧事很順当。我去看了維妮佛梨德来的。我預备打官司。”他心里想：“对了，可是不能讓你知道。”

詹姆士抬起头来；长白胡子抖着，瘦喉頸夹在硬領的尖角中間，望上去就象一片赤裸裸的軟骨。

“我整天都非常不好，”他說；“他們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索米斯心里掙扎了一下。

“不要紧。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現在上楼好嗎？”他一只手来搀父亲的胳臂。

詹姆士順从地顫顫抖抖站起来；父子两个緩緩走出那間被灯光照得很华丽的房間，到了楼梯口，非常之慢地上了楼。

“晚安，孩子，”詹姆士在臥房門口說。

“晚安，爹，”索米斯回答。他一只手拍拍披肩下面的袖管，里面的胳臂瘦得就象沒有东西似的；臥房門口射出的灯光照見索米斯轉过身去，走上額外一节楼梯，进了自己的臥房。

“我要个儿子，”他坐在床边上想；“我要个儿子。”

第 六 章

不再年輕的乔里恩

树是不理会时間的；当年波辛尼来到罗宾山坡子上面草地上，四仰八叉躺在这棵橡树下面，向索米斯說：“福尔賽，我給你找到房子的理想地点了，”現在这棵树看上去还是一点不老。自从那次下来，斯悅辛曾經在它的枝柯下做过梦，老乔里恩曾在这下面死去。現在，靠近那个秋千架，这位不再年輕的乔里恩时常就在这里作画。把世界上所有的名胜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在他眼中恐怕是最最神圣的了，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感情很好。

他时常望着这棵合抱的大树——树身已經皺裂，而且长了苔藓，可是还沒有蛀空——遐想着时光的飞逝。这棵树可能目睹过整个英国的眞实历史；敢說，从伊里莎白王朝起就有了。他自己这短短的五十年和它的木头比起来簡直比不上。等到树后面这座房子——現在是他的房子——上了三百年而不是十二年的时候，这棵树說不定还在这里，长得又大又空——說实在話，哪一个胆敢砍下这个有神物护持的东西呢？那时候房子里說不定还住着一个福尔賽，气势汹汹地保卫着它。想到这里，乔里恩又盘算这所房子上了三百年的时候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房子墙上現在已經长满了藤蘿——全沒有新房子的气象了。三百年后，

它会不会仍旧安然无恙，并且保持着波辛尼赋予它的庄严呢？会不会已經被这个倫敦巨人包圍起来，兀立在一片荒野似的破烂房屋中間，象一个避难所呢？不論在室內或者在室外时，他都时常想起当年波辛尼造这所房子，是如有神助似的。他真的把心交給了这座房子。将来說不定会成为那些“英国之家”里面的一个——在这种江河日下的建筑年代里，一座房子造成这样是稀有的成就。这时候爱美的精神和他的繼續占有的福尔賽意識联合起来，他覺得自己能有这样一座房子很快意，而且很值得驕傲。他打算把这房子子子孙孙傳下去；这里很有点虔敬和祖先崇拜的味儿（便是一个祖先也沒有关系）。他父亲曾經喜爱过这所房子，喜爱这片风景，这些园地和这棵树；他的余年便是在这里快乐地度过的，而且在他以前并沒有人在这里住过。作为一个画家来說，过去在罗宾山住的这十一年是乔里恩一生中最最成功的时期。他在水彩画方面現在已經很出名，到处都出风头。他的画卖上很大的价錢。他以自己血統的頑强专門研究运用这一种媒介，現在終于“发”了——迟是迟了一点，可是这个人家的人，都是自認为必定不死的，那也就不算太迟。他的艺术的确变得深藴了，提高了。为了配得上他的身份起見，他特地留了短短一簇美髯，現在正开始花白，而且遮起他那个福尔賽的下巴；一張深黃的臉上已經看不見他在放逐时期那种牵强的神情——他的容貌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話，那就是看上去反而年輕了些。一八九四年他的妻子故去；虽說是一件家庭間的痛事，但是到头来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他其实自始至終都爱自己的妻子，原因是他这人本来多情，可是她却变得愈来愈难纏了；她妒忌他前妻的女儿琼，甚至于妒忌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丽，而且不絕地抱怨乔里恩不爱她，因为她病成这个样子，“对什么人都沒有用，还是死掉

好。”她逝世之后，他哭得很伤心，可是人倒看上去年輕了些。如果她在世时能够相信自己使他幸福，那么这二十年夫妇之間就要快乐得多！

琼跟她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眞正搞得好过，她总是恨她代替了自己的母亲；自从老乔里恩逝世之后，她就在倫敦租下一間画室之类的房子住下来。可是她的繼母一死，她就回到罗宾山，事无大小一把抓在她坚决的小手里。乔里那时候讀哈罗中学；好丽还跟布斯小姐讀書。家里旣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乔里恩就携着自己的画箱和悲痛上国外去了。他在国外到处跑，大部分时間消磨在布里达尼，最后才在巴黎定居下来。他在巴黎住了七个月，回来时就带了一副年輕相和那簇短短的美髯。他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所以由琼来統管罗宾山对他倒是十分合适；这样他就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带着画具，什么地方好就上什么地方去。固然，琼总是想把这所房子看作她那些可怜虫的收容所；可是乔里恩自己也經过那些不容于社会的日子，所以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擯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满了同情，因此琼的那些“可怜虫”跑来并不使他生气。只管讓她找他們下来，請他們飽吠一頓好了；而且虽則他微微带着譏諷的幽默，看出这些人不但打动了他女儿的仁慈心腸，也同时奉承了她的大爷脾气，他却始終佩服她能找到这么多的可怜虫。說实在話，近年他对待子女已經愈来愈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友善态度，把他們看作就象自己的平輩一样，簡直出了格。有时候他到哈罗中学去看儿子乔里，他簡直分不清究竟哪一个大，跟儿子坐在一起，从一个紙袋子里掏樱桃吃，臉上带着亲热而諷刺的微笑，一道眉毛皺了抬起来，嘴唇微曲。他袋子里总記得放些錢，而且衣服总要穿得时新些，免得儿子的臉上不光彩。两个人頂要好，可是从来没有一个

机会談談体己話，因为双方都有那种福尔賽的过敏感，而且不相上下。双方都知道碰到困难时两个人会站在一起，可是不需要講出来。乔里恩最最吃不消的就是一副道学面孔——一半是因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另一半也是因为自己早年有过那些“离經背道”的行为。他跟儿子如果有什么話要講的話，那就頂多只能这样：

“你听我說，孩子，不要忘記你是个有身份的人，”接着又会想入非非，怀疑这样講話究竟算不算势利眼。最叫人吃不消，而且尴尬的是两个人一同去看那一年一度的板球大比賽，因为乔里恩的中学时代是在伊頓讀的。[①] 在比賽的时間中，两个人总是特别当心，碰到对方的学校失手，自己高兴时，就会叫“好啊！啊呀，倒霉，孩子！”或者“好啊！啊呀，糟糕，爹！”这样地相互不絕打招呼。碰到这样場合，乔里恩为了顧全儿子的面子起見，总是舍去平日的硬呢帽不戴，換上一頂灰色大禮帽，黑大禮帽他可受不了。儿子进牛津大学时，乔里恩也陪了他一同去，自己又好笑，又謙卑，外加上一点点耽心，不要使这个孩子在同学中間被人看不起，因为那些年輕人看上去好象比他还要老扎，还要大得多。他时常想，“好在我是个画家，”——他早已放弃在劳爱公司的保险員职务了——“完全与人无爭。你沒法瞧不起一个画家——你也沒法眞正把他当作一回事。”原来乔里天生成有一种高貴派头，一来就加进一个小圈子，使他的父亲看了暗暗好笑。这个孩子头发的顏色很淡，稍微有点鬈，眼睛是他祖父的深鉄灰色眼睛；高高大大的身材，腰杆笔挺，很投合乔里恩的审美观念；就象画家們羡慕自己同性的健康美时总有点畏惧似的，他

---

① 伊頓和哈罗是英国两个有名的中学，每年必定要举行体育比賽。

对儿子也有那么一点点畏惧。可是那次去牛津，他眞个鼓起勇气来劝誡了儿子，下面就是他的話：

"我說，孩子，你一定会弄得欠債；你記着，欠了債馬上就来找我。当然，我是会付的。不过一个人花錢有个打算，将来就会更加看得起自己，这句話你不妨記着。而且切切不要向人家借錢，除掉向我借，行嗎？"

当时乔里說：

"好的，爹，我决不借錢，"他果然从此沒有借过錢。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不过有一点：永远在你做一件事情之前，想一想是不是万不得已才伤犯一个人的，这样想很有好处。"

乔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点点头，随即抓着父亲的手紧紧勒了一下。乔里恩接着想："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講这种話？"他一直耽心父子之間的那种相互的默契和信任会一旦丧失；他記得自己曾經有好多年丧失了父亲的信任，因此两个人之間感情虽则很好，却从来不形之辞色。不用說，他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他不知道自从他一八六六年进了劍桥之后，时代已經变了；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儿子的理解力，因为在乔里的眼中看来，他这人簡直是随和到了极頂了。就由于这样随和——可能和他的怀疑主义也有关系——他对琼总是那样莫明其妙地怀有戒心。琼就是那种性格坚强的人；心思极其篤定；想一样东西或者做一件事，不达到目的决不干休——后来又会来不及地摔掉，往往如此。她母亲过去就是这样，所以流了那一大堆眼泪。这幷不是說他跟女儿的关系和过去跟她母亲的关系处得一样坏。在女儿的事情上，一个人可以一笑置之；跟老婆你可沒法一笑置之。看見琼那样下巴鼓起来，一門心思地做一件事情，对他幷无所

謂、因为基本上她并不妨碍到乔里恩的自由——一談到自由，他自己的下巴也会鼓出来，而且那个装在花白胡須下面的下巴也很坚强。两个人沒有什么知心話要說，一点沒有必要。自我解嘲一下就完了——事实上他时常就是这样。琼最大的毛病是从来够不上他的审美观念，虽則就她的金紅头发、海藍色眼睛和那一点赤膊上陣的奋斗精神来說，本来也还是看得过的；好丽就完全不同了，人溫柔嫻靜，怯弱而且多情，在某些地方又带一点淘气味儿。他对这个小女儿特别感覚兴趣，从她孩提时起就一直留心看着。她会不会长成个美人儿呢？长了那样一副鵝蛋臉，灰色的深思的眼睛，褐色的长睫毛，她說不定会是个美人，也說不定不会。一直到去年他才算看出一点。对了，她会长成个美人——皮肤稍嫌黑一点，永远是那样羞答答的，可确实是个美人。她現在是十八岁，布斯小姐已經告退；在这十一年中，那位出色的女人脑子里一直就想着"那些有教育的小泰洛"，現在，換了一个人家，她的心里又会激动地想起那些"有教养的小福尔賽"了。她教好丽講法文跟她自己講得一样好。

乔里恩虽則并不长于画象，可是替小女儿已經画了三幅。这一天是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乔里恩正給好丽画着第四幅象时，佣人送上来一張名片，使他看了把眉都抬了起来：

> 索米斯·福尔賽
>
> 鉴賞家俱乐部，
> 圣詹姆士街。
>
> 买波杜倫

可是写到这里，这部世家又得离开正题一下……

那一年乔里恩上西班牙旅行了几个月，回来时看見房子的窗帘全拉了下来，小女儿茫然哭泣，自己的爱父安靜地長眠着；他本来是那样一个容易感受而且心地慈祥的人，这些情景他从来沒有能够忘怀，而且看上去永远也不会忘怀。还有，他每想到这个慘痛的日子，想到自己的老父一生行事都是那样有条不紊，那样冷靜，那样光明磊落，会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心里总不免怀着疑竇。他簡直信不过自己的老父会不說出自己的打算，不給儿子留下遺言，不正式和家人訣別，就这样突然撒手。小好丽有一搭沒一搭地提到一个"淺灰衣服的女子"，布斯小姐提到一位"爱倫"①太太，使他就象墮入五里雾中，一直等到他讀了父亲的遺囑和遺囑后面附項，才算清楚一点起来。他是遺囑和附項的执行人，有責任去通知伊琳——他堂弟索米斯的妻子——这笔一万五千鎊的遺贈，只是动利不能动本，終她的天年。他曾經去看过伊琳，告訴她这笔指定撥在她名下的款子全部是印度股票，每年除去所得稅外，淨利将是四百三十鎊多一点。他看見索米斯妻子这还是第三次——不过她現在究竟是不是索米斯的妻子，他也說不准。他記得第一次看見她坐在植物园里等候波辛尼——一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儿，使他想起齐珊的《天堂之爱》；第二次是在获悉波辛尼死耗的那一天下午，他父亲派他上蒙特貝里尔方場去向她报信。他还記得那时候她突然在客厅門口站出来——一張美丽的臉上从狂热的希望轉为冰冷的絕望；他还記得自己心里起一种怜惜，記得索米斯发出一声獰笑，同时說"我們不見客"，就砰的把門关上。

① 是布斯把海隆的姓照法文讀的。

現在第三次見面，她的容貌和身条显得更加美了——那些狂热的希望和失望全消失了。乔里恩看着她时，心里想："对了，你恰恰就是爹喜欢的那种女子呢！"他父亲那段离奇的殘夏逐漸在他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她談到老乔里恩时带着尊敬，并且含着眼泪，"他待我太好了，我眞不懂是什么緣故。他坐在树底下那張椅子上，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安靜；你知道，我是第一个跑来看見他睡在那張椅子上的。天气是那样好。恐怕沒有比这样一个結局更幸福的了。我想我們都愿意这样子死去。"

"很对！"他当时想。"我們全都愿意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同时有一个美人从草地上向我們走来时死去呢。"

他把那間几乎是环堵蕭然的小客厅稍稍扫視一下，就問她現在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稍微享受一下，乔里恩大哥。一个人自己能有点錢眞不錯。我从来就沒有过錢。我想，这个公寓还是住下去；已經住习慣了；可是我現在能够上意大利去走动走动了。"

"一点不錯！"乔里恩咕嚕了一句，眼睛望着她微带笑意的嘴唇；离开时，他心里想："眞是个迷人的女子！太可惜了！我很贊成爹留給她这笔錢。"后来就沒有見过她，可是每一季他都要給她开一張支票，解进她在銀行里的戶头，同时給她住的采尔西公寓写个便条，說款子已經解进銀行；每次他都收到一封簡短的复信，告訴他款子收到，一般是从公寓那边寄出，但有时候是从意大利寄来的；接触到那張微微有点香味的淺灰色信紙，一手娟秀的直体字，和那句"亲爱的乔里恩大哥"，使他时常覺得如見其人。他現在也是有产业的人了，当签发那張为数不大的支票时，他时常会想起："恐怕她不过勉强够用罢了，"接着又会涉想，如果不是有这一笔錢，不知道她怎么混下去呢，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那些男人哪个会随便放过美色的。开头，好丽还不时講到她，可是“淺灰女子”不久便在儿童的記忆里消失了；还有琼，在她祖父逝世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只要有人提到她过去密友的名字时，她总是悶声不响，这样也就不便多提。只有一次，琼算是明白表示了意見：“我已經原諒她。我非常高兴她現在不求人了……”

乔里恩接到索米斯的名片，就对女佣說——男管家他最吃不消——“請他在書房里坐，說我即刻就来；”接着他望望好丽，說：

“你記得那个常来教你彈琴的‘淺灰女子’嗎？”

“当然，怎么！她来了嗎？”

乔里恩搖搖头，沒有开口，一面脫掉粗麻布的套衫，換了一件上褂；这些旧事，他忽然看出，跟年輕人还是不說的好。当他向書房走去时，他一張臉上活活是一副古怪而迷惑的神情。

站在落地窗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人，正从走廊向那棵橡树望出去；他盘算：“那个男孩子是誰？他們自己沒有生过孩子啊。”

年长的一个轉过身来。这两个第二代的福尔賽比起第一代来还要虛情假意得多；在这所为第一个造的，而現在为第二个所有而且居住着的房子里，两个人見面时特別显得有点勉强，同时表面上却看出要装得亲热。“他来是为他妻子的事情嗎？”乔里恩盘算着；索米斯心里想：“我怎么开口呢；”法尔——本来带他来是打破僵局的——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在深濃的睫毛下面打量着这个“山羊胡子”。

“这是法尔·达尔第，”索米斯說，“我的外甥。他正要进牛津大学。我想到倒可以給他介紹跟你的孩子認識。”

"哦！可惜乔里不在家。上哪个学院？"

"布莱斯奴斯学院，"法尔回答。

"乔里是在基督教会学院。他一定很高兴来看你的"。

"多謝。"

"好丽在家——你要是不怕和女姊妹接近的話，可以叫她带你去逛逛。你到厅堂里穿过那些窗帘就可以找到她。我剛才还給她画象呢！"

法尔又說了一声"多謝"，就跑掉了，剩下两弟兄仍然僵着。

"我在水彩画俱乐部里看見你几張画，"索米斯說。

乔里恩眼睛眨了眨。他跟福尔賽家人总有二十六年沒有什么接触，可是在他的脑子里，这些人都使他想到佛里士①的《跑馬日》和兰德西尔的那些鏤刻画。② 他听見琼說索米斯是个賞鉴家，这就更使他討厌。他而且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厌恶心情。

"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他說。

"好久沒有見了，"索米斯含糊回答一下，"还是——老实說，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听人說，她的事情是你管的。"

乔里恩点点头。

"十二年不是一个短时間，"索米斯迅速說："我——我是厌了。"

乔里恩找不出适当的話回答，只好說：

"你抽烟嗎？"

"不抽，謝謝你，"

---

① 威廉·包威尔·佛里士（一八一九——一九〇九），英国画家，作品以《跑馬日》这張画最出名。

② 爱德文·亨利·兰德西尔（一八〇二——一八七三），英国的名动物画家，作品由其父約翰·兰德西尔和其兄湯姆·兰德西尔鏤刻行世。

乔里恩自己点起一支香烟。

“我要解除我們的关系，”索米斯沒头沒脑地說。

“我并不跟她碰面，”乔里恩在烟气里咕嚕了一句。

“可是你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想？”

乔里恩点点头。他并不預备告訴他，那要先得到伊琳同意。索米斯好象看出他想的什么。

“我不要知道她的住址，”他說；“我早就知道了。”

“你究竟打算怎样呢？”

“她遺弃了我。我要离婚。”

“有点明日黃花，是不是？”

“是啊，”索米斯說。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这些事情我不大清楚——至少，我已經忘記了，”乔里恩說时勉强笑了一下。他自己就是一直等到自己前妻死了之后才获得离婚的。“你要我找她談談嗎？”

索米斯眼睛抬起来望着堂兄的脸。

“我想她总有个人，”他說。

乔里恩的肩膀聳了一聳。

“我一点不清楚。我覺得你們两个人都可以当作对方死掉了一样。这种情形很普通。”

索米斯轉身望着窗外。散落在走廊上是一些早雕的橡树叶子，正在风中卷着走。乔里恩望着好丽和法尔的后形，正穿过草地向馬厩走去。“要我两面做好人可不来，”他心里想，“我要給她撑腰。爹如果活着，一定贊成我这样。”有这么一剎那，他好象看見自己的老父坐在那張旧圈椅里，就在索米斯身后，蹺着腿，手里拿着《泰晤士报》。一会儿就不見了。

“我父亲很喜欢她，”他泰然說。

“他为什么要喜欢她，我眞不懂，”索米斯答，头也不回过来。“她害了你的女儿琼。她害了每一个人。她要的我都給了她。我甚至于愿意——饒恕她——可是她宁可离开我。”

乔里恩心里很可怜他，可是听到这种严峻口吻，連可怜也可怜不起来。这个家伙是什么緣故使人沒法同情呢！

“你愿意的話，我可以去找她談談。”他說。“我想她說不定愿意离婚，不过我什么都不清楚。”

索米斯点点头。

“好的，务必請你去一趟。我說的，她的住址我知道；可是我不想見她。”他的舌头尽在舐嘴唇，就好象嘴唇很干似的。

“你喝杯茶好嗎？”乔里恩說，把一句“同时看看房子”的話咽了下去。他領前走进厅堂。拉鈴喊人預备茶时，他走到画架前面把自己作的画翻过来向着墙。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索米斯看見。索米斯这时正站在这間大屋子中間；当初打样时，就准备特地在墙上留出足够的地方給索米斯挂他自己那些藏画的。乔里恩望着自己堂弟的脸，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那副福尔賽家的相貌，下巴鼓出来，狹狹的輪廓，凝神的派头；他心里想，“这个家伙永远不会忘掉什么事情——也决計不会有一句眞心話的。这个人眞是可悲！”

第 七 章

少 男 少 女

小法尔离开两个福尔赛第二代时，心里在想："这趟下来真沒意思！索米斯舅舅上算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他預計不会跟她玩得开心，忽然間他看見她站在那里望他。怎么，她很美呢！眞运气！

"恐怕你不認識我吧？"他說。"我叫法尔·达尔第——我們是堂房表兄妹，你知道。我母亲是你姑姑。"

好丽的一只纖手还讓他握着，不好意思抽开；她說：

"我們的亲戚我一个都不認識。人多嗎？"

"一大堆。討厌得很——多数的人，至少，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如此。亲戚大都这样，可不是？"

"我想他們也会覚得别人討厌，"好丽說。

"我不懂得他們为什么要覚得。当然，他們不会覚得你討厌的。"

好丽看看他——一双淺灰的眼睛带有幽怨和天眞，小法尔看見时，忽然覚得自己一定要保护她。

"我的意思是說人与人之間各有不同，"他机警地接上一句。"譬如說，你父亲看上去就非常正派。"

“哦，当然啦！”好丽热烈地說，“他是正派。”

法尔两頰紅起来，想起在龐地梦尼姆剧院里那幕情景——一个插粉紅石竹花的黑汉子忽然变做自己的父亲！“可是你不知道那些福尔賽家人的滋味，”他簡直带有恶意地說。“哦！我忘了；你不認識他們。”

“他們怎么样呢？”

“哦！小心翼翼到了极頂。談不上一点义气。你看看索米斯舅舅那个样子！”

“我倒想看看，”好丽說。

法尔想挽起她的胳臂，又抑制住自己。“不必了，”他說。“我們到外面去走走。你一会儿就会看見他的。你哥哥怎么样？”

好丽領他上了走廊，到了草地上，并不答話。她沒法形容乔里；从她有記忆时起，乔里在她的心目中一直就是她的領袖，她的主人和理想。

“他欺負你嗎？”法尔狡獪地問。“我們在牛津会碰头的。你們养馬嗎？”

好丽点点头。“你要不要看看馬房去？”

“也好！”

两个人經过橡树下面，穿过一片稀疏的小树丛，进了馬厩的院子。鐘楼下面躺着一头蓬松的棕白二色的狗，已經老得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輕微地摆动着反貼在背上的尾巴。

“这是伯沙撒，”好丽說；“很老了——老得不成样子，跟我差不多大。可怜的老东西！它对爹頂忠心。”

“伯沙撒！怪名字！它不是純种，你看得出嗎？”

“不是純种！可是頂惹疼的，”她說时弯下身去把狗拍拍。她又温和又柔順，深顏色的头发沒有戴帽子，纖柔的頸子和手晒得

黄黄的；在法尔的眼中，她是又陌生又可爱，和他已往的經驗全然不同，然而又那么亲切。

“爷爷去世时，”她說，“它两天都不肯吃东西。你知道，它看見他死的。”

“是老乔里恩爷爷嗎？媽总說他是个好人。”

“当然，”好丽簡簡单单地回答，把馬厩的門打开。

一匹五呎来高的栗色馬，身上一块块銀灰色的斑点，站在散厩里，鬃毛和长尾巴都是黑的。“这是我的馬——叫仙女。”

“呀！”法尔說，“一匹很不錯的小馬。可是你应当把尾巴剪短。看上去要漂亮得多。”随即看見她茫然的神气，他忽然想：我一点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他深深嗅一下馬厩里的空气。“馬眞是有趣得紧，可不是？我父亲——”他停止不說。

“怎么？”好丽說。

他几乎忍不住要把心里話傾吐出来，不过总算被他忍着。“嗅！我不知道——他时常在馬身上糟掉不少的錢。我也很迷——騎馬啊，打猎啊。跑馬我也非常喜欢；我很想做一个业余的跑馬手。”他忽然忘記自己只能在倫敦再耽一天，而且已經有两个約会，就冲口而出說：

“我說，明天我去租一匹馬，一同上里希蒙公园去溜一趟，你說好不好？”

好丽拍手贊成。

“当然好呀！我就喜欢騎馬。可是乔里有匹馬，你何不就騎他的？就在这里。我吃了茶就去。”

法尔迟疑地望望自己穿长褲子的腿。他想象这双腿，要穿上棕色长統靴和貝德福呢馬褲，在她眼睛里一点沒有瑕疵才行。

“我不大想騎他的馬，”他說。“他也許不高兴。而且索米斯

舅舅恐怕就要回去了。倒不是我甘心受他挟制，你知道。你恐怕从来沒有过一个舅舅吧？这个畜生倒还不錯，”他接上一句，一面打量乔里的那匹枣騮馬；那馬正朝他眨眼睛。“我想，你們这里恐怕不大打猎吧？”

“不打，打猎我倒不想。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殘忍，你說对不对？琼就这样說。”

“殘忍？”法尔脫口而出。“哦，那全是狗屁。琼是哪一个？”

“我姊姊——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我大得多。”她举起两只手捧着馬的两頰，用鼻子去擦馬鼻子，輕輕哼着；馬就象受了催眠一样。法尔打量着她倚在馬鼻子的臉頰，她的眼睛对他閃閃发光。“她眞是个小鳥，”他心里想。

回到大房子去时，两人之間的談話少下来；老狗伯沙撒随在后面，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走得慢，而且显然指望他們不要走得使它赶不上。

两人已經走到橡树下面，停下来等伯沙撒跟上。“这地方眞不錯，”法尔說。

“是啊，”好丽說，叹了口气。“当然我想各处去跑跑，我愿意我是个吉普賽女人。”

“对了，吉普賽女人最快活，”法尔回答，这个見解是他剛才有的；“你知道，你就有点象吉普賽女人。”

好丽臉上突然泛上紅霞，就象深暗的叶子被太阳照成金黄一样。

“沒头沒脑到处乱闖，把什么都見識到，而且吃飯睡覚就在露天底下——呀！这多么够味儿？”

“我們也来！”

“对了，我們也来！”

"一定有意思透顶了,就是我跟你两个。"

好丽随即看出不对头,脸紅了。

"对了,我們一定要做,"法尔頑固地說,可是脸也紅起来。"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認为都可以做。那边是什么?"

"是菜园、池子和小树林,还有农場。"

"我們下去看看!"

好丽回头朝房子望一下。

"吃茶了,我想是;爹在招手呢。"

法尔象只狗哼了一声,随着她向大房子走去。

两人重新走进那間有回廊的厅堂;看見两个中年的福尔賽正在一起喝茶,两人就象受了禁止似的,立刻沉默下来。眼前这幕情景的确給人的印象很深刻。一对堂弟兄并排坐在一張嵌花的长椅上,形状就象三張銀紅色的椅子拼起来的,前面放了一張矮茶几。两个人都坐得远远的,好象故意挑选了这个位置,避免面向着对方;两个人都只顧喝茶吃点心,不大講話——索米斯的吃相就象是瞧不起那些点心,乔里恩的神情象在暗笑自己。不留心的人会当作他們并不怎样貪嘴,其实两个人都装了不少营养下肚。两个年青人由人送上茶点,也都不声不响地进行吸收。一直等到抽烟阶段,乔里恩才問索米斯:

"詹姆士二叔好嗎?"

"多謝,很龙鍾了。"

"我們家的人眞了不起,可不是?那一天我从我父亲的家傳«圣經»上查了一下十个老輩子的年紀。平均是八十四岁,还有五个活着。他們一定会打破紀录。"說时他古怪相地把索米斯看看,又接上一句:

"你曉得,我們可不是他們那样了。"

索米斯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当眞認为我会承認自己比不上他們；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尤其是生命，会随随便便放手么？”

“我們也許会活到他們的年紀，”乔里恩又說下去，“可是你知道总是吃亏在过敏性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們失掉了信念。这种过敏性几时有的，怎样有的，我从来就弄不明白。我父亲有一点，可是福尔賽家其他的人，我知道就从来不曾有过。他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是絕妙的延年术。这一个世紀的全部历史就表現在我們两代的差别上。还有，在我們和你們之間，”他接下去說，从烟圈里滑稽地盯着法尔和好丽看看，弄得两个很不好受，“还有另外一种差别。我也不知是什么。”

索米斯掏出表一看。

“我們再不走，”他說，“要赶不上火車了。”

“索米斯舅舅从来不肯誤掉火車的，”法尔咕了一句，嘴里塞满了点心。

“为什么要誤掉？”索米斯簡短地回答。

“噢，我不知道，”法尔咕噥着，“别的人可誤掉。”

在門口时，他悄悄地把好丽的瘦削的黃手使劲勒了好一会。

“明天我候你，”他低声說；“三点鐘。我在路口等你；省得找。我們痛快地溜一下。”他到了园門口，回头望望她；如果不是有碍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就会向她招手。这时候，他舅舅找他談話，他可沒有心思理睬。可是他不用害怕。索米斯一直都保持着十足的沉默，心里充满了辽远的思緒。

甥舅两个一路走去时，黃叶紛紛在他們身边落下来；在多年前那些日子里，这一哩半的路程索米斯是时常走的；每次下来看

房子造得怎样，心里都暗暗得意。造这所房子原是預备他和那个女子住的，而現在却要解除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約束。他一度回头望望夹在半黄籬落中間的那条无穷尽的秋色小徑。眞是如同隔世！“我不想見她，”他剛才跟乔里恩說。这是眞的嗎？“我也許还得見她一下，”他在想；他打了一个寒噤，突然覺得沒来由地毛骨悚然，就象人家說的听見自己坟墓上的脚步声一样。世界多冷酷啊！多怪啊！他从側面把自己外甥瞄了一眼，心里想：“我最好象他这样年紀！不知道她現在怎么个样子了！”

第八章

乔里恩当起委托人

索米斯甥舅走后，天已經快黑了，所以乔里恩并沒有重去作画；他走进書房；适才在一刹那間看見他父亲坐在那張褐色的大皮圈椅上，蹺起腿，从圓圓的大額头下面抬起一双笔直的眼睛凝望着；現在他有意无意地很想能再看見一下。这間小書房是全幢房屋里最舒适的一間；乔里恩时常在这里和他的亡父有那么片刻的心灵相通。并不是他眞正相信什么精神不死——这种感覺不大合邏輯——毋宁說是一种气氛的感染，就象香味，或者象画家的眼睛特別容易从形体或者光綫效果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精神印象。还有，只有在这間他父亲生前消磨时間最多的小屋子里——屋內的陈設一点沒有变——只有在这里能够使他重新感到自己的父亲并沒有全然离开人世，感到自己父亲的老謀深算和坚强而仁慈性格的力量仍旧繼續存在着。

眼看着这出老悲剧象旧病一样又要复发，他父亲会有怎样的指示呢——这个在他一生最后几个星期中最最受他賞識的女子，現在遭到这样的威胁，他会有怎样的忠告呢？“我一定要为她出一把力，”乔里恩想：“他在遺囑上把她托付給我的。可是究竟出什么力呢？”

就象是想要重新获得那个老福尔賽生前的冲和、机智和世故似的，他在那張旧圈椅上坐下，蹺起腿来；可是只覚得自己象个影子坐在那里；心头沒有涌起一絲灵感。外面的风象手指一样敲着落地窗，窗格子上的光綫已經暗了下来。

“去看她一次？”他想，“还是約她下来呢？她前些时怎么过的呢？現在不知道又是怎么情形？在这种时候攪这种臭毛坑，眞是可恨。”他堂弟当年那副嘴臉又突現在他眼前了：一只手搭着漂亮的橄綠漆大門，形象非常鮮明，就象老式时辰鐘报点时出現的那些人儿一样；而且他当时講的那些話在乔里恩耳朵里也比任何鐘声清晰：“我的事情不要人管。我已經跟你說过，現在再对你說一遍：我們今天不見客。”他当时对索米斯极端厌恶——瘦削的两頰，胡子剃得光光的，神气完全象只叭喇狗；腰杆微傴，就象是望着一根自己消化不了的骨头似的；这些当时都引起他极端的厌恶。現在这种厌恶又引起来，跟过去一样强烈，甚至于还要强烈些，連他自己都覚得奇怪。“我討厌这个人，”他想，“从心里討厌他。这样也好；反而更容易支持他的妻子。”乔里恩本来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福尔賽，生性就不喜欢“吵吵鬧鬧的”——照他自己的說法；只要不触怒起来，他非常符合那句形容母狗的老話：“它宁愿逃走，不愿打架。”他的胡子挂上一絲微笑。眞够諷刺的，想不到索米斯会跑到这儿来——跑到这所他替自己造的房子里来！張口結舌地望着这片自己过去心愿的廢墟；偸偸地就着那些墻壁和楼梯，聞聞嗅嗅，估量着一切！乔里恩忽然来了个直覚：“我敢說这个家伙到現在还想住在这里。他对自己曾經一度占有过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忘情的！我一定要对付他，且不管怎样对付法；可是多么头痛啊——头痛透了。”

当晚他給采尔西公寓去了一封信，問伊琳可肯見面一談。

这个老大的世紀，过去曾經亲眼看見个人主义的花朵开得如日中天，現在正面临着一个风暴将临的黃昏。倫敦在暑假末尾本来就是鬧烘烘的，現在战爭的謠言使它看上去更加活跃了。乔里恩虽則不大进城，这些街道在他眼中看来簡直有点瘋狂的神气；都怪这些新兴的汽車和出租汽車，因为和他的审美眼光格格不入。他从自己的馬車里数了数这些車子，发現每二十部車子里就有一部。“一年前还是三十部里有一部呢。”他心里說，“已經站住脚跟了。这一来，車輪的声音就要骨碌骨碌吵得更加厉害，臭气更加四溢呢。”原来乔里恩对任何新兴事物，只要具备物质形式，他都是反对的，在自由党里少看見有这种人，而他恰恰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緣故，所以他告訴車夫赶快避开拥挤的街道，到了河边，打算从秋老的篠悬木帘幕里凭眺一下河流。那座小公寓就在离河边五十碼的地方；馬車开到时，他告訴車夫等着，自己走上二楼。

是的，海隆太太在家！

他还記得八年前上这小公寓来給她送好音时，那种墙堵蕭然的情形，現在有了固定的收入，虽則为数甚微，那气派一眼就看出和过去大大不同。屋內一切陈設都清雅絕俗，而且隐隐聞得出花香。整个的色調是銀灰色，偶尔一两处点綴些黑色、藍色和金黃。“眞是一个风雅女子，”乔里恩对自己說。岁月对于乔里恩很留情，因为他是个福尔賽。可是岁月对于伊琳好象連碰都沒有碰一下——至少乔里恩的印象是如此。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絲絨上衫，深褐色的眼睛和深金黃的头发，站在那里，看上去一点也沒有老。她伸出手来，带着微笑說：

“請坐好嗎？”

他坐在椅子上大概从来沒有感覺这样局促过。

"你的样子一点沒有变,"他說。

"你看上去更年輕了,乔里恩大哥。"

乔里恩两只手搔搔头发,他对自己的头发这样多感到一种快慰。

"我是老了,可是自己不感覺老。繪画就有这点好处,能替你保持青春。提香活到九十九岁,如果不是瘟疫,还不会送命呢。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見你时就想到他的一張画?"

"你第一次看見我是在什么时候?"

"在植物园里。"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以前又沒有見过我?"

"我看見一个人上来找你,才知道的。"他大胆望着她,可是她臉上神色不变,平静地說道:

"是的;隔了几世了。"

"你的駐顏术是什么呢,伊琳?"

"心如死灰的人都保养得非常之好。"

哼!心如死灰的人!伤心語!可正是一个开头,他就凑上去。"你記得我的堂弟索米斯嗎?"

这句話問得有点突兀,他看出她微微好笑,立刻接下去說:"他前天跑来看我!要离婚。你愿意嗎?"

"我?"这个字好象从心坎里叫了出来。"事隔十二年?未免太迟了一点。会不会有困难呢?"

乔里恩死命盯着她的臉看。"除非——"他說。

"除非目前我有个情人。可是那事之后,我从来就沒有过。"

这些簡短而坦率的話他听了究竟有什么感覺呢?是寬心,詫异,还是怜憫?維納絲十二年沒有一个情人!

"不过,"他說,"我想你也巴不得能够自由呢,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現在还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你万一爱起来呢?”

“我当然愿意。”她这句簡单的回答好象把一个不容于世的人的全部哲学都概括了。

“好吧！你有什么話要我轉达給他呢?”

“你只說，他沒有能够自由，我很抱歉，他有过这样的机会。我不懂得他为什么沒有利用。”

“因为他是个福尔賽；你知道，我們是从来不放弃什么的；除非指望有别的东西可得的时候，那自然又当別論；不过就是那样，也不一定就放弃。”

伊琳笑了。“你呢，乔里恩大哥?——我覺得你就肯放弃。”

“当然，我有点象混合种——不是純粹的福尔賽。我开支票从来不把半辨士扣掉。总是添半个辨士上去，”乔里恩不安地說。

“那么，索米斯現在放弃我，他指望的什么呢?”

“我也不懂；也許是儿子吧?”

她半晌默然，头低下去。

“对了，”她低声說；“是苦痛的。我如果做得到时，倒愿意帮助他得到自由。”

乔里恩瞠目看着自己的帽子，愈来愈覺得窘；同时对这个女子也愈来愈佩服，愈奇怪，愈怜惜。这样嬌艳，又这样孤单；这事完全是活鬧鬼。

“好吧，”他說，“我反正得去看索米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話，你只管吩咐。我虽然不行，也还可以象先父那样照应一下，所以你不要見外。不管怎样，我和索米斯談話之后，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告訴你的，說不定他自己会拿出些事实来。”

她搖搖头。

“你知道，他不会的。他是有名誉地位的人；我什么也沒有。我很愿意他能够自由；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帮助他。”

“眼前我也想不出，”乔里恩說，随即起身告辞。他下楼上了馬車。三点半鐘！索米斯总还在他的事务所呢。

“去鷄鴨街，”他向窗洞里喊一声。在議院前面和白厦大道上，卖报人喊着“德兰士瓦局势严重！”可是那些叫嚷簡直不引起他的注意；他正在出神，回想着那个美丽的身条，那副温柔而忧郁的目光和那句“那次之后，我从来就沒有过”。这样一个心如古井的女子，她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孤孤单单一个人，沒有一点儿保护，所有男人的手都指着她，或者毋宁說，都伸手向着她，只要稍許有一点暗示，就会一把将她抓着。然而年复一年她却这样活下去了！

凌駕在来往行人上面的一声“鷄鴨街”，把他喚回到現实世界中来。

青豆色底子上漆了一行黑字：“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他看了招牌，劲头鼓了一点起来，一面走上石級楼梯，一面咕噜着：“腐臭透頂的占有权！哎，我們还是少不了它！”

“我找索米斯·福尔賽先生，”他对开門的小伙子說。

“您貴姓？”

“乔里恩·福尔賽。”

小伙子看看他，覺得奇怪，从来沒有看見过一个福尔賽留下須的，就溜了进去。

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律师事务所已經逐漸把屠丁-保尔斯律师事务所合并，占据了整个二楼楼面。事务所里現在只剩下索米斯和一些管理員和練习生。詹姆士約莫在六年前完全退

休了，生意因此反而好起来；勃斯达洗手不干之后，生意更是百尺竿头再进一尺；許多人都認为勃斯达的精力是在佛萊雅控告福尔賽的案子上消耗光的；这个官司愈来愈打得难解难分，而且看上去对于过去那些受惠的人也沒有什么可貪图的了。索米斯在实际問題上比較头脑清楚，所以从不肯在这件案子上动脑筋；相反地，他早已看出老天已經在这件案子上不折不扣长年送給他二百鎊，所以——又何必不拿呢？

乔里恩走进事务所时，看見这位堂弟正在抄一張公債数字表；这些他預备向他的那些公司建議，要搶在別家公司前面立刻拿到市上抛出，他側过臉来看了一下，就說：

“你好？等一下。請坐，好嗎？”他抄下三个数目字，用一根尺压着原来的地方，就轉身望着乔里恩，一面啃着自己扁食指的边子。

“怎么样？”他說。

“我去看过她。”

索米斯眉头一皺。

“那么？”

“她始終念念不忘旧情。”

說了这話，乔里恩心里頓时不过意起来。他的堂弟一張臉漲成暗紅，紅里泛黃。这个倒霉鬼，他怎么想到来开他的玩笑！“我的意思是說，她对你沒有自由很抱歉。十二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間。法律是你的本行，你懂得比我清楚，有沒有办法可想，你应該知道。”索米斯发出一声古怪的短嘯，两个人整整有一分鐘沒有說話。乔里恩望着那張紅暈迅速消退的窄臉，心里想，“就象蜡做的！他心里想的什么，或者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决不会在我面前露出一点来。就象蜡做的！”他把視綫移到墻上挂的小鎮地

图上，这个新兴的小鎮叫做“海上小街”，地图上画的是它的未来景象，引誘着那些到事务所来的当事人的占有欲。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刹那的怪想：“不知道我这次跑来会不会給我开張帳单——与乔里恩·福尔賽商談我的离婚事件，听取他訪問我妻子的經过，并且指示他再去看她，十六先令八辨士。”

索米斯猛然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对你說，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两只眼睛向左右張望，就象走投无路的野兽似的。“他的确痛苦，”乔里恩想；“不能因为我不欢喜他，就忘掉这个，也不应該。”

“当然，”他溫和地說，“事情全在你自己。一个男人認眞要解决时，往往能找到路子。”

索米斯轉身正面向着他，那声音就象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

“我为什么还要吃苦呢？我已經吃了不少苦了，为什么还要吃呢？”

乔里恩无話可答，只好聳聳肩膀。他的理智同意这种說法，他的本能却起反感；是什么緣故他也說不出。

“你父亲，”索米斯繼續說下去，“对她很关切——天曉得是什么緣故！我想你也关切吧？”他狠狠看了乔里恩一眼。“看上去好象一个人只要能够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同情。我不懂得我究竟錯在什么地方——从来不懂得。我一直待她很好。不管她想什么东西，我都給她。我幷沒有不要她。”

乔里恩的理智又点点头；他的本能又搖搖头。“这是什么道理？”他心里想；“我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是如果这样的話，我宁可不对头，不愿意对头。”

“归根結蒂，”索米斯一臉阴狠的样子，“她过去总是我的妻

子。”

倾听的对方脑子里掠过一种想法：“占有权来了！的确，我們都占有东西。可是——人！呸！”

“你得看事实說話，”他淡淡地說，“或者說，看有沒有事实。”

索米斯带着疑心迅速地看他一眼。

“有沒有事实？”他說。“是啊，可是我就不大相信。”

“請你原諒，”乔里恩說；“她的話我已經告訴你了。一点不含糊。”

“根据我的經驗，我从来就不肯盲目听信她的話。将来看好了。”

乔里恩站起来。

“再見，”他簡短地說。

“再見，”索米斯回答；乔里恩走出事务所，一面竭力想捉摸他堂弟臉上那种一半惊异、一半威胁的神情。他向着滑鉄卢車站走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就象自己的道德面具被揭下来一样；坐在火車里，他一路上都想着伊琳在她的冷清公寓里，想着索米斯在他的冷清事务所里，想着两个人的生命同样沒来由地被冻結着。“这叫騎虎难下！”他心里想。“两个人都下不了台，两个人都要砸扁头——而其中一个的头却是那样的美！”

第九章

法尔知道了

踐約在小法尔·达尔第的生活里还沒有成为怎样的大事；因此，两个約会沒有去在他全不放在心上；倒是跟好丽騎馬出游之后，从罗宾山颠着回城里来的时候，使他更加感到出乎意料。好丽騎着她那匹栗色銀灰斑、长尾巴的小駒，在他看来，比昨天愈加美丽了；而且，在他們两小时的偕游中，从头到尾好象只有他的馬靴发出亮光；这是他在雾沉沉十月黃昏和倫敦外圍自我檢查出来的。他掏出自己的新“猎人”金表① —— 詹姆士的礼物——并不看上面的时間，而是察看打开表壳子里面发亮部分映出来的自己一部分脸。自己一道眉毛上面有个临时的瘰癧，这使他很不高兴，因为好丽剛才一定看了不喜欢。克倫姆脸上从来就沒有什么斑記。想到克倫姆，联带就想起在麗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一幕情景。今天他絲毫沒有打算向好丽傾吐他父亲的事情。他父亲缺乏詩意，而且十九年来在他还是第一次感到詩意在心里洋溢着。自由剧院以及那个几乎象是神話的欢乐化身辛茜雅·达克；麗地梦尼姆以及那个年紀說不上来的女子——在法尔剛和这个羞怯的深色头发的新表妹亲近之后，这两者好象已經完全不在心上了。她騎馬騎得很不錯，所以在里希蒙公园

那一段长长的馳道上，讓他領前随便地带着她跑，就愈加使人覚得受用，其实她在这上面比他好得多呢。回顧一下全部的經过，他对自己那样訥訥不能出口的情形簡直迷惑不解；他覚得只要再碰上这种机会，他一定能够講出一大堆"逗人"的話来；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小汉普登去，而且十二日要去牛津——而且参加那个狗蛋的考試——走之前連和她見个面的机会都沒有，他的心情就暗下来，甚至比夜色黑的还要快。不过，他应当写信給她，而且她也答应写回信。也許，她也会上牛津来看他哥哥。当他騎馬走进史龙方場边子上的巴狄克馬房时，这个希望就象黄昏时第一顆星照了出来。他下了馬，舒舒服服伸了个懶腰，因为足足騎了有二十五哩路了。他的达尔第天性使他和小巴狄克啦呱了有这么五分鐘，談的是劍桥州賽馬哪匹馬最有希望；后来說了声"把馬錢記在我的帳上"，就走了，膝盖有点合不攏来，一面用自己有节的小馬鞭輕敲着馬靴子。"我一点不想出去，"他心里說。"这是最后一晚，不知道媽肯不肯給我来点香檳！"有了香檳和脑子里的回忆，他总还可以在家里消磨一个夜晚。

他洗了个澡，下楼来穿得洁无纖尘；看見自己母亲穿了一件低領子的晚禮服，神情詭秘，而且使他着恼的是在座的还有索米斯舅舅。他进来时，两个人中止了談話；后来他舅舅說：

"还是告訴他好。"

这句話当然是指他父亲的一切事情，可是他听見时，第一个想起的却是好丽。会不会是什么下流事情？他的母亲开口了。

"你父亲，"她說，那声音仍旧做作得很时髦，一面手指扯着那块海綠色的綉花，相当可怜相，"你父亲，我亲爱的孩子，已

---

① 表面有盖子的一种怀表。

經——他并不在紐馬开；他上南美洲去了。他——他离开我們了。”

法尔看看她，又看看索米斯。离开他們！他难受嗎？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呢？好象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猛然間——就好象吸进一口栀子花香味和雪茄烟似的——他的心在里面扭了一下，他眞的难受起来了。自己的父亲总是自己的，不能这样就走掉——这是不行的！他也不总是麗地梦尼姆站池里的那样一个“流氓”。关于他，也还有些可貴的回忆，縫衣店里，賽馬，上学校时一点零錢，有时运气好时，一般在他身上也肯大花其錢。

“可是为什么？”他說；随即就懊悔自己这样問，理由是他也算个漂亮人物，他母亲那張面具似的臉显得非常痛苦；他脫口而出說：

“好吧，媽，不必告訴我了！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要离婚，法尔。”

法尔微微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迅速把自己舅舅看上一眼——这个舅舅，过去他一直都認为是对于他有这样一个父亲的一种保險，这是从小就灌輸的；甚至于对于他自己血液里的达尔第性格是一种保險。那張两頰瘦削的臉好象在背开去，这使他慌起来。

“不会鬧出去吧，会不会？”

他想起过去报紙上許許多多的离婚案件，他自己眼睛盯着那些不大得体的細节看的情形，簡直活現在眼前。

“有沒有法子偸偸地离掉呢？太丢臉了——对于——对媽——对大家。”

“一切都会尽量地不宣揚出去，你可以放心。”

“对了——可是，为什么非要离婚不可呢？媽又不要重新嫁

人。”

她自己，家里的女孩子，他們的姓氏，弄得多么不光彩——在他的同学和克倫姆，和牛津的那班人，和——好丽的眼中。太吃不消了！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要嫁人嗎？媽？”他厉声問。

这一来弄得維妮佛梨德沒法再諱言自己的想法了，而問話的又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鍾爱的人；維妮佛梨德从自己坐着的帝国时代大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看出，如果不把事情全部說出，她儿子就会恨她；可是怎么能告訴他呢？就这样，一面仍旧扯着那块錦緞，她向索米斯盯着看。法尔也盯着索米斯看。肯定說，这个上流人士和財产意識的代表决不会希望自己的亲妹子受到这样的責难！

索米斯用一把裁紙刀緩緩地划着一張嵌花桌子的光滑桌面；后来，眼睛也不看着自己外甥，开始說：

“你不知道你母亲二十年受的什么罪。这不过是一点尾声罢了，法尔。”他斜睨了維妮佛梨德一眼，又說：

“要不要我告訴他？”

維妮佛梨德不做声。如果不告訴法尔，他就会恨她！然而，听到他的亲生父亲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将使他多么难受呵！她紧閉着嘴唇，点点头。

索米斯說得很快，声音一点沒有高低：

“他一直就是挂在你母亲脖子上的一个累贅。你母亲屡次替他还債；他时常吃醉酒，威胁你母亲；这一次他跟一个跳舞女人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了。”就象是不大信得过这些話对这孩子产生应有的效果似的，他很快地又說：

“他把你母亲的珠項圈偷了送給那个女人了。”

法尔听到这句話，手甩了一下。維妮佛梨德看見这个痛苦的姿势，叫出来：

“得了，索米斯——不要講了！”

在法尔的心里，达尔第血液和福尔賽血液在斗爭着。欠債，喝酒，玩跳舞女人，他还有相当的同情；可是偷珠子——不行！这太过头了！忽然間，他覺得自己母亲的手紧握着自己的手。

“你看出嗎，”他听見索米斯說，“我們沒法子把事情圓起来了。事情总要有个限度；要打鉄就得趁热。”

法尔掙脫自己的手。

“可是——你决不能——决不能把珠子的事情揎出来！我受不了——簡直受不了！”

維妮佛梨德大声叫出来：

“不，不，法尔——不啊！这不过是叫你看出你父亲多么地不堪！”他舅舅听了这話点点头。法尔稍稍平靜下来，取出一支香烟。这只弯弯的扁香烟盒子还是他父亲买給他的。唉！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且正在他要上牛津的时候！

“能不能不离婚使母亲得到保障呢？”他說。“我可以照应得了她。将来眞正非离婚不可时再离，反正随时都可以提出的。”

索米斯嘴边浮出一剎那的微笑，接着气憤起来。

“你不懂得你說的什么話；在这种事情上，再沒有比拖延最坏事了。”

“为什么？”

“我告訴你，孩子，最坏事就是拖延。我是亲身体驗来的。”

他的声音带有着恼。法尔眼睛睜得多大地望着他，他就从来不知道他舅舅流露什么情緒过。哦！对了——他現在想起来了——从前有过一个伊琳舅母，出了什么事情——关于这件事，

人人都諱莫如深；他听見他父亲談到她时用过一个不能出口的字眼。

“我不想說你父亲的坏話，”索米斯坚决地說下去，“可是我对他太熟悉了，有把握說，一年不到的时間他就会回到你母亲的身边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次事情之后，他回来对于你母亲以及对于你們全家是怎样的一个滋味。唯一的办法是把关系断掉。”

法尔虽則不以为然，可是动容了；这时他碰巧看看自己母亲，这才眞正体会到自己的好恶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在他也許可以說还是第一次。

“好吧，媽，”他說；“我們愿意支持你。不过，我愿意知道几时提出来。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个学期。我不想事情鬧出来的时候还留在那边。”

“哦！乖儿子，”維妮佛梨德咕嚕了一句，“对你眞是个麻煩。”从她臉上的表情看来，她就是以这样的措辞表示她最最深切的遺憾；这在她已經成为习惯了。“几时呢，索米斯？”

“沒法說——总还要好几个月。我們先得要求批准复合。”

“这搗的什么鬼？”法尔心里說。“律师眞是些蠢东西！还要好几个月！有一件事情我是肯定了；晚飯决不在家里吃！”他說：

“眞对不起，媽，我現在可得出去吃晚飯了。”

虽則这是他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維妮佛梨德簡直感激地点点头；双方都覚得在情感流露上两个人都做得有点过头了。

法尔向格林街走去，想在霧蒙蒙的空气里舒散一下心情，一直走到毕卡第里大街时，他才发現身上只有一个半先令。一个半先令可吃不了什么晚飯，而他又很餓。他企盼地望望伊昔姆俱乐部的窗子，想到过去时常跟自己父亲在那里吃得非常考究！

那些珠子！这是沒法子說得过去的！可是他心里越盘算，而且越是走得远，肚子自然越餓。回家当然談不上，除此以外，他就只有两处可以去，公园巷他外祖父家里，和灣水路悌摩西家里。这两处，哪一处比較不討厌些呢？在他外祖父家里，他大概当場就可以吃到一頓比較好的晚飯。在悌摩西家，他們盼望你去时会請你大啖一頓，不盼望时就休想吃得到。他决定上公园巷去，同时也还被另一个念头打动了，那就是他上牛津而不給他外祖父一个机会給他一点零用錢，对于双方都不大說得过去。当然，他母亲会知道他上了公园巷，可能会覺得蹊蹺；可是他也沒法想了。他按一下鈴。

"哈罗，瓦姆生，你說，有我的晚飯吃嗎？"

"他們剛才进去，法尔少爷。福尔賽先生看見你一定很高兴。午飯的时候他还說近来簡直看不見你的人呢。"

"那么，我現在来了。你把肥牛犢宰了，① 瓦姆生，来点香檳。"

瓦姆生微笑——在他的眼睛里，法尔是个"小捉狹鬼"。

"我要問問福尔賽太太，法尔少爷。"

"我告訴你，"法尔咕嚕一句，一面脫下大衣，"我現在已經不是中学生了，你知道。"

瓦姆生幷不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他打开那只鹿角衣架后面的門，說道：

"太太，法利勒斯先生。"

"混蛋！"法尔想，一面走了进去。

爱米丽給他一个热烈的拥抱，"怎么，法尔呀！"詹姆士微带

---

① 暗用《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家的故事。

顫声說，“你这总算来了；”他的自尊心又恢复了。

“你为什么不預先通知我們？現在只剩羊胛肉了。”爱米丽說。“香檳，瓦姆生，”两个人就接着談下去。

那張可以伸縮的大餐桌子已經縮得最短了；在这張桌子下面，多少条时髦的腿都曾經休息过；这时詹姆士坐在桌子的一头，爱米丽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法尔就坐在他們中間；他們的四个孩子現在都已羽毛丰满飞走了，两个老人显得非常寂寞，这一点連法尔也多少感覚到。“我希望不要老得象外公这样就死掉。”法尔想。“可怜的老东西，他瘦得就象根鉄条呢！”他外祖父正跟瓦姆生談論着湯里放糖的事，所以法尔把声音放低下来，向爱米丽說：

“家里眞吃不消，外婆。我想你知道了。”

“知道的，乖乖。”

“我出来时，索米斯舅舅还在那里。我說，不离婚难道就沒有办法可想嗎？为什么他急得那样非离婚不可呢？”

“喔！乖乖！”爱米丽咕嚕着；“我們瞞着你外祖父呢。”

桌子那一头来了詹姆士的声音。

“什么？你們講的什么？”

“講的法尔的学校，”爱米丽回答。“小巴里塞也上那个学校，詹姆士；你記得嗎——他后来几乎把蒙地卡罗① 的銀行都挤倒了。”

詹姆士喃喃地說他不知道——法尔在学校一定要自己当心，不要染上坏习气。他带着忧郁把自己外孙看看，在忧郁中隐隐露出不信任的慈爱。

① 蒙地卡罗是法国南部的休养地，也是賭場最出名的地方。

“你知道，我耽心的，”法尔眼睛看着盆子說，“是錢接济不上。”

他靠本能觉察到这个老头儿的弱点，就是耽心自己的男女外孙生活沒有保障。

“哦，”詹姆士說，他湯匙里的湯經这一来全淌掉了，“你可以有一笔很可观的津貼，不过你可不能超出。”

“当然，”法尔喃喃地說，“如果是可观的話。有多少呢，外公？”

“三百五十鎊；眞是不少。我在你这样年紀时，簡直什么錢也沒有。”

法尔叹口气。他本来希望四百鎊，同时又害怕只有三百鎊。“不知道你那个表哥拿多少，”詹姆士說；“他也上牛津。他父亲很有錢呢。”

“你沒有錢嗎？”法尔大胆地問。

“我嗎？”詹姆士回答，慌了起来。“我有这么多的开銷。你父亲——”他不响了。

“乔里恩表哥家里的地方眞不坏。我跟索米斯舅舅下去过——馬房太好了。”

“啊！”詹姆士带有深意地咕嚕一声。“那座房子——我早知道会是怎样‘結果’！”他一面啃着魚骨头，一面陷入忧郁的深思。他儿子的悲剧，和这出悲剧在福尔賽家族中造成的深刻裂痕，仍旧有股力量把他拖进疑虑和惶惑的漩渦里。法尔渴望談談罗宾山，因为談罗宾山就等于談好丽，他轉身向爱米丽說：

“那座房子当初是不是就是替索米斯舅舅造的？”看見爱米丽点一下头，又繼續說：“我眞想你能跟我談談他的事情，外婆。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她还在嗎？”他今天晚間对于某些事情非常

兴奋。

爱米丽用一只指头抵着嘴，可是，伊琳两个字已經傳进詹姆士的耳朵。

“講的什么？”他說，一块羊肉就停在嘴边。“哪个看見过她嗎？我知道自从那次之后，我們就沒有听見过她的消息。”

“沒有，詹姆士，”爱米丽說，“你吃你的飯。誰也沒有看見过誰。”

詹姆士放下叉子。

“你又来了，”他說，“也許非要等我死掉，你才肯告訴我。索米斯是不是要离婚？”

“胡說，”爱米丽带着无比的鎮靜說。“索米斯是极其懂事的。”

詹姆士伸手去摸自己的頸子，把一部长白胡子和頸皮、頸骨全都抓在手里。

“她——她一直都是——”他說，只有这一句悶葫蘆，談話就中止了，因为瓦姆生这时已經回来。羊胛肉下面是点心、咸菜和水果、甜食，再下面是到手的一張二十鎊的支票和他外祖父的一吻——跟世界上任何接吻都不同，就好象抑制不了自己似的，嘴唇猛然向前这么一戳；可是到了穿堂里，他又恢复进攻了。

“跟我談談索米斯舅舅的事情，外婆。为什么他这样急于要媽离婚呢？”

“你索米斯舅舅，”爱米丽說，声音故意显得若无其事的派头，“是个律师，乖儿子。他当然懂得怎么样做最好。”

“是嗎？”法尔咕嚕着。“可是伊琳舅母后来怎样呢？我記得她长得非常之漂亮。”

“她——嗯——”爱米丽說，“行为很不好。我們都不談它。”

"对了，我也不要弄得牛津那边人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法尔猛然說；"这种办法太野蛮了。为什么不能够私下把父亲約束住，非要揎出来不可呢？"

爱米丽叹口气。她过去一直就生活在离婚的气氛里，原因是她自己就有那种赶时髦的习气——那些曾經把腿擱在她桌子下的人，有許多都已經弄得臭名昭著了。可是碰到自己家里人时，她跟别的人一样不喜欢。不过她出名的講究实际，而且是一个敢說敢为的女人，放着实际不管，去追求一个影子，决不是她的为人。

"你母亲，"她說，"如果能够完全自由的話，她就会快乐一点，法尔。晚安，乖乖；到了牛津不要穿花花綠綠的衣服，目前不大时兴这样。这是給你的。"

手里又弄到一張五鎊鈔票，心里感到一点点温暖——他原是喜欢外婆的——法尔出了公园巷。雾气已經被风吹散了，秋天的树叶子沙沙作响，星儿在照耀着。口袋里有这么多錢，他那个"看看生活"的冲动又在心里作怪了；可是向毕卡第里大街的方向走了还不到四十碼远时，好丽的一張羞答答的脸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双眼睛严肃之中夹着頑皮劲儿；他的手好象握在她温暖的戴手套的手里，有点发抖，"他媽的，不来，"他心里想，"我要回家！"

第　十　章

索米斯迎新……

河上已經是秋深了，可是天气仍旧很好；黄叶下面，夏天依旧逗留着。那天星期天早晨，索米斯在他靠近买波杜倫的河濱花园里，有好多次眺望天气。他亲手拿鮮花在自己的碇船① 上到处插起来，把那只平底船也收拾好，預备吃过午飯，提議带她們到河上去逛。他把那些中国式的靠垫放在游船上，自己也弄不清是不是巴望带安耐特单独去坐船。她太美了——他能保得了自己不識輕重地講些收不回来的話嗎？走廊上的玫瑰还在开着，那些籬笆还是青枝綠叶的；眼前这片景色可以說沒有一点点秋深的情調扫人兴致；然而，他仍旧感到心神不宁，左不是，右不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恰如其份，簡直不放心得有点古怪。这一次邀她們下来是打算讓安耐特和她母亲对他的財产有个正确的認識，这样往后碰到他要向她們有所建議时，她們也就不会不放在眼里了。他衣服穿得极其愼重，使自己看上去既不太年輕，又不太老，可喜的是他的头发仍旧又密又光，而且一点沒有花白。他有三次上去看看自己的画廊。如果她們稍微在行一点的話，一定一眼就会看出他的收藏至少値上三万鎊。他把那間俯眺河流的臥房也仔仔細細察看了一下，因为她們要在

这間房里卸下帽子。如果——如果事成，安耐特做了他的妻子，这就是她的卧房了。他走到梳妆台面前，用手摸摸那只淡紫色的針囊，上面插了各式各样的針；一盆什景香料，发出一股香气，使他聞到时头微微偏了过来。他的妻子！如果这事能够就手解决多好，免得心心念念丢不下。先要办好离婚手續，他抑然蹙着额头，向玫瑰花和那片草地外面的明亮河流望出去。拉摩特太太决計不会拒絕自己女儿的这种机会；安耐特也决計不会拒絕她的母亲。只要他获得自由就行！他坐馬車上車站来接她們。法国女人眞懂得穿戴！拉摩特太太穿的黑衣服，加上一点淡紫的点綴。安耐特穿一件淡紫灰的麻紗，乳白色的手套和帽子；臉上带点蒼白，而且十足倫敦派头；藍眼睛显得很端庄。索米斯站在客室一扇敞开的落地窗那儿，等她們下来吃午飯；窗外的太阳、花草、树林使他感覚五官非常受用；这种快乐只有青春和美陪伴着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充分享受到。这頓午飯是他費了好大心思吩咐的；酒是一种特别的紹登酒，②所有的菜都点得尽善尽美；在走廊上喝的咖啡可以叫絕。拉摩特太太喝了薄荷酒，安耐特不肯喝。她的风度非常迷人，只是无形中带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以为美”的味儿，“对啊，”索米斯盘算着，“在倫敦再住一年，过着这种生活，她就会糟掉。”

拉摩特太太完全是法国式的兴高采烈，高兴之中带有沉静。“太可爱了！太阳眞好！样样都是这样的漂亮，可不是，安耐特？先生眞正是个基度山公爵③呢。”安耐特咕嚕些附和的話，不时

---

① 靠河边的大船，并不开动，仅作为凭眺风景之用。

② 一种甜味的淡白葡萄酒。

③ 法国小説家大仲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記》中富敌連城的主角。

看索米斯一眼，使他猜不出她是什么用意。他提議坐船到河上去轉一轉。可是，面对着两个人划船，而其中一个倚在那些中国式的靠墊上是那样的令人心醉，只使人起一种坐失时机的苦痛感；因此他們只朝着龐本的方向划了一小段路，就慢慢順着河流蕩回来，不时看見一片秋叶落到安耐特或者她母亲的肥碩的黑身軀上。索米斯并不开心，尽在盘算："怎么說——几时說——什么場合說——說什么呢？"这些思緒弄得他很苦恼。她們还不知道他結过婚。告訴她們自己結过婚，說不定会毁掉他的所有机会；可是如果不讓她們确实知道他愿意娶安耐特，这朵鮮花說不定在他获得自由之前就会被别人摘去了。

吃茶时，母女两个都只放檸檬。① 索米斯談起德兰士瓦的局势。

"要打仗了，"他說。

拉摩特太太很不以为然。

"那些可怜的牧羊人啊！"② 为什么一定要干涉他們的事情呢？

索米斯笑了——在他看来，这話問得非常荒唐。

太太是商界中人，当然懂得英国人总不能够放弃自己合法的貿易利益。

"哦！是这个！"可是拉摩特太太覺得英国人有点虛伪。他們总是講正义，講"外地人"，不講做生意。先生还是第一个跟她講起做生意呢。

"这些波尔人不过是半开化的，"索米斯說；"他們阻碍着进

① 茶里放牛奶是法国人的习慣。

② 指波尔人。

步。决計不能放弃我們的宗主权。”

“这句話是什么意思？宗主权！多奇怪的字眼！”这些对私有法則的威胁使索米斯激动起来，同时安耐特的眼睛盯着他望也刺激了他；他振振有辞地講起来。很高兴的是安耐特不久就說：

“我覚得先生对的。这些波尔人应当給他們一頓教訓。”她很懂事呢。

“当然，”他說，“我們应当适可而止。我并不是主張侵略的。我們行动一定要坚决，可是决不卤莽。上楼看看我的画去，好嗎？”在他这些宝物前面一張張走过去，他不久就看出她們一点儿不懂。他的最后一張毛甫，那張«稻草車回家»的精品，她們就象看一張石印那样随便就看过去了。这張伊斯里尔是他藏画中的珍珠；伊斯里尔的价錢他留意到一直都在漲，現在他差不多肯定說已經漲到头，所以还是再拿来送出去吧。他几乎是拎着心等着看她們对这張画怎么看法。她們連看都沒有看。这使他駭然；可是象安耐特这样一張白紙也好，可以慢慢养成她的眼力，比起那些愚蠢的、半生不熟的英国中产阶級的爱好反而吃得消些。在画廊的尽头是一張米松尼艾；[1]这張画他覚得有点丟脸——米松尼艾的价錢一直在跌。拉摩特太太在这張画前面站住了。

“米松尼艾！呀！眞是个宝！”这个名字她从前听到过的；索米斯抓着这片刻的机会，輕輕碰一下安耐特的胳臂說：

“我这个地方你喜欢不喜欢，安耐特？”

---

① 約翰·路易·歐奈斯特·米松尼艾（一八一五——一八九一），法国画家，所以拉摩特太太知道。

她沒有退縮，也沒有反应；她頂面看着他，眼睛垂下去，低声說：

“哪个不喜欢呢？这样的美！”

“也許有一天——”索米斯說，就不响了。

她是这样美，又这样神态自如——使他害怕。一双淡綠的藍眼睛，那个乳白脖子的姿态，修长的綫条——对于人們的邪念永远是个誘惑！不！不！一个人一定要站稳自己的脚步——这要有把握得多！“我如果拖下去，”他想，“就会饞死她了。”他过去到了拉摩特太太身边；她仍旧站在那張米松尼艾前面。

“对了，这是他晚年作品里相当好的一張。你下次一定还要来，太太，在灯光下面看这些画。你一定要下来在这里住一晚。”

太妙了，这些画在灯光下面看上去一定很美呢。而且这条河在月光下面，一定也很爱人！

安耐特低声說：

“你眞多情啊，媽媽！”

多情！这个穿黑衣服的、长得順眼的、世故极深的胖法国女人，多情！猛然間他变得非常有把握肯定这两个人都談不上多情。这样更好！多情有什么用？然而——！

他陪着她們坐馬車上車站，送她們上火車。安耐特的指头在他紧紧握着的手里好象有那么一点点反应，一張臉在夜色中向他微笑。

他回到馬車那儿，一面沉思。“你回去吧，約旦，”他跟馬車夫說：“我要走走。”他大步走上那些光綫暗下来的小街，警戒和占有欲在他心里反复着。“再見，先生！”她这句法国話說得多温柔。要想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这些法国人——她們都是狐

狸——你什么都說不出来！可是——多美啊！把这样一个年輕的美人儿抱在怀里，多妙！給自己的繼承人弄这样一个母亲！他想到自己的家里人，和他們看見自己討一个法国妻子时的惊异，想到他們的好奇心，以及自己将会怎样玩弄，怎样打击这种好奇心，不禁微微一笑——这些人都是混蛋！白楊树在黑暗中叹息着；一只猫头鷹嗚嗚叫；水上的影子更濃了。“我一定要得到自由，”他心里想，“我不能再这样宕着了。我要去看伊琳。要事情成功，就得亲自动手；我一定重新生活——生活、动作、而且存留。”① 就象是回答这句古怪的《圣經》句子似的，教堂的鐘声响起晚禱的召喚了。

① 見《新約》《使徒行傳》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

第十一章

……又訪旧

星期二那一天傍晚，索米斯在俱乐部里吃过晚飯，就出去干那件需要更多的勇气，而且不需要过分把細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除掉出世和另外一次行动外，① 恐怕还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选擇了晚上，一部分理由是，伊琳晚上在家的可能性比較大，另一部分理由是他在白天就沒法下得了十足的决心，需要一杯酒壮壮自己的胆子。

他在采尔西河濱道下了馬車，自己一直步行到老教堂；他記得伊琳住的是一幢公寓房子，可是拿不准是哪一幢。后来在一幢大得多的房子后面被他找到了；他看看楼下門牌上的姓名："伊琳·海隆太太"——海隆，果然是她！她的娘家姓；原来又用起这个名字了，气人嗎？——他退后两步到了街上，望望二楼的窗子。角上那幢公寓映出灯光，他能听得見有人在彈鋼琴。他从来就不喜欢音乐，在已往那些日子里，还对音乐暗恨，因为那时候伊琳每每把鋼琴当作避难所，明知道这一行他是进不来的。可恨啊！多年来，原来被他克制着的、暗藏的憤恨終于揭开了！随着音乐带来了苦痛的回忆。一定是她在彈琴；这一来他几乎有十足把握能見到她，却使他站在那里更加迟疑不决起来。預

感引起他一陣陣的顫栗；他覺得舌头发干，心跳得很快。“我沒有理由害怕，”他心里想。接着他的律师头脑在开动了。这件事他是不是做得太蠢呢？恐怕还是应当約好她的代理人一起正式談一次好吧？不！乔里恩那个家伙，他就同情她，不能当着他談！决不！他又走进大門，为了使自己的心跳得好些，緩緩走上那一串楼梯，按了門鈴。門开时，一陣远远从已往岁月里傳来的香气，控制住他的感官。那股香味！就是他时常进去的那間客厅，他自己的那所房子的香味——是干玫瑰叶子和蜂蜜的香味啊！

“就說福尔賽先生，”他說，“你太太肯見的，我知道。”这是他早已想好的；她会当作是乔里恩呢！

女佣进去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間狹小的穿堂里；墙上一盞珠灰罩子的烛杆射出暗淡的灯光，墙壁、地毯、一切东西都很灰，使得墙壁中間的空間显得十分阴慘；他只能够可笑地想着：“我穿着大衣进去呢，还是脫掉进去？”音乐停了，女佣在客厅門口說：

“請进来，先生。”

索米斯走了进去。他木然注意到一切仍旧是銀灰色，小鋼琴是緞木的。她已經站起身来，斜靠着鋼琴；一只手放在琴鍵上，就象是靠它撑着身体；忽然間按了一下，鋼琴发出一陣不調和的声音，停留有这么一刹那，方才放掉。鋼琴上有灯罩的烛架，照見她的頸子，衬得臉上相当阴暗，她穿一件黑色晚禮服，肩头上披了一点薄紗之类的东西——他記不起曾經看見她穿过黑衣服，这时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她一个人在家都要穿禮服

① 指第一部《有产业的人》里面控告波辛尼的行动。

呢。”

“是你！”他听見她低声說。

这一幕戏在索米斯幻想里已經排演过好多次。可是排演对他毫无帮助。他簡直說不出話来。这个他过去曾經那样热烈地要过、完全占有过的女子，十二年不見，沒料到一見之下竟然仍旧使他动心得这样厉害。他曾經想象自己，一面說，一面做着，半象生意人，半象法官那样。現在看来，就好象他面对着的幷不是一个平常女子，一个行为不檢的妻子，而是一种来自自己里面和外面的力量，就象空气一样虛空，一样不可捉摸。他心里涌起一陣防御性的自我嘲笑。

“对了，这是一次古怪的拜訪，你身体好嗎？”

“謝謝。你請坐。”

她已經离开鋼琴，走到一張靠窗的椅子面前，深深坐进去，两只手放在膝上紧紧勒在一起。这里光綫能够照得到她，所以索米斯这才看見她的臉、眼睛和头发，奇怪的是就跟他記得的一样，也同样异常的美。

他在靠近自己站的地方一張緞木椅子上坐下，椅子墊的是銀色料子。

“你沒有变，”他說。

“沒有嗎？你来有什么事？”

“談事情。”

“你的要求你哥哥已經告訴我了。”

“那么怎样呢？”

“我愿意。我一直就愿意。”

她講話的声音旣矜持又严峻，身体摆出一种防范的、保卫性的姿势，这些在这时候反而帮了他的忙。千千万万对她的回忆，

那些一直在防备着他的，这时候伸动了。他恨恨地說：

“那么你不見怪的話，能不能告訴我一点事实，使我可以着手呢？总得照法律做事。”

“我能够告訴你的，你都知道了。”

“十二年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話嗎？”

“我想我說的話你一句也不会相信；不过那都是事实。”

索米斯恶狠狠看着她。剛才說她沒有变；現在看出她是变了。并不是变在臉上，臉上是变得更美了；也不在身腰上，身腰只是变得丰滿了一点——不是的！她是精神上变了；她有一种地方看上去又活跃又勇敢，而在过去仅仅是消极的抵抗。“哼！”他心里想，“这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收入的緣故。可恶的乔里恩大伯！”

“我想你現在过得很舒服了吧？”他說。

“謝謝你，是的。”

“为什么你不讓我負担一点？尽管有那些事情，我也会肯的。”

她嘴边淡淡地一笑；可是沒有回答。

“你总之仍旧是我的妻子，”索米斯說。他为什么要說这句話，說这句話是什么意思，他在当时以及事后始終搞不懂。說这种廢話，簡直近乎荒唐，可是引起的后果却叫人意想不到。她从窗座上站起来，有这么半晌站着一动不动，盯着他看。他能看出她的胸口起伏着；接着轉过身去把窗子打开。

“开窗子做什么？”他厉声說。“你穿着这种衣服要着凉的。我并不可怕啊。”他发出一陣短促的笑声。

她也回答他一陣笑——輕微的笑声——輕微地，恨恨地。

“这是——习惯。”

"相当老的习惯!"索米斯同样恨恨地說。"把窗子关上!"

她关上窗子,又坐下来。这个女人——这个——他的妻子!已經有了一股力量了!她坐在那里时,他覺得这股力量从她身上发出来,就象一层鎧甲似的。他几乎是不自覺地站起来,向她走近一点;他想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她的眼睛毫不畏縮地和他对看着。天哪!这双眼睛多么清徹,被那白皮肤衬得多么的深褐,还有那一头火一样的琥珀头发!还有,肩头多么白晰!眞是怪感覺!他应当恨她啊!

"你还是告訴我的好,"他說;"离掉了对于我好,对于你也好。当初那件事情太过时了。"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难道指望我相信你一点事情沒有——沒有人?"

"沒有人。你得在你自己身上去找。"

这一頂,頂得他很不好受,索米斯向鋼琴走了几步,又回到火爐面前,这样来回走着,就象旧日在他們的客厅里自己的心情受不了时常常做的那样。

"这不行,"他說。"你丢掉我的。按照一般道理,应当由你——"

他看見她的白肩膀聳了一下,听見她低低地說:

"是的。为什么那时候你不跟我离婚呢?当时我会在乎嗎?"

他停下来,带着一种好奇心凝望着她。如果她眞正是一个人过的話,她平日究竟怎样消磨呢?而且当初他为什么不跟她离婚呢?他一面瞪眼看着她,一面重又感到她一直不了解他,一直就对不起他。

"为什么你不能給我做个好妻子呢?"他說。

"对了;嫁給你是个罪恶。我已經受过懲罰了。也許你会想

出什么办法来。你用不着怕我丢脸，横竖沒有什么可丢的。现在我看你还是走吧。”

索米斯感到一陣失敗感，就象一股襲人的寒霧；他覺得連自己的正当辯护都被人剝夺了似的，覺得另外有种东西連自己也解释不了。他木然抬起手来，从火爐架上取下一只小瓷碗，翻过来看。

“罗威斯托夫特瓷，”他說。“你哪儿得来的。我在乔布生拍卖行买到一只跟它完全一样。”猛然間，他想起好多年前他曾經跟她一同买过瓷器；他一面忍受着回忆的痛苦，一面尽盯着那只瓷碗看，就象碗里盛着过去的一切似的。她的声音使他惊醒过来。

“你拿去吧。我不要这个东西。”

索米斯把碗放回原处。

“拉拉手好嗎？”他說。

她的唇边浮出一点微笑，把手伸出来，在他相当热烈的心情下，手碰上去很冷。“她是冰做的，”他心里想——“她永远是冰做的！”可是便在脑子里掠过这种念头时，她衣服和身上的香味仍旧使他的心神把持不住，就好象她心里面的溫情——从来不是給他的——在掙扎着表現它的存在。他轉身走了；出了房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揮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連馬車都不叫一部，看見空蕩蕩的河濱道，寒冷的河流和篠悬木叶子密层层鋪在地上的影子，反而好受——他心緒非常之乱，慌慌張張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象自己造成什么大錯，而这些錯誤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忽然他脑子里来了一个怪念头：她如果不說，“我看你还是去吧，”而是說的，“我看你还是住下罢！”他会是怎样的感想，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呢？經过这么

多年的分居和怀恨，她那可詛咒的魅力便在现在还是等着他。等在那儿，随时随地只要有那么一个手势，或者碰这么一下，就会騎到他的头上来。“我跑去眞是个傻瓜！”他喃喃說着。“一点进展沒有。哪个想象得到？我从沒有想到——”記忆飞回到他結婚的头几年里，和他开起殘酷的玩笑来。她不配保留她的美——他曾經占有过的而且那样熟悉的美。他对自己倾慕的頑强涌起一陣憤恨。多数的男子会見都不要見她，这正是她自己找的。她毁掉他的一生，伤透了他的自尊心，害得他連个儿子都沒有。然而仅仅見她一面，和从前一样的冷，一样的頑抗，却有力量使他完全顚倒！她眞有这样的魔力，他媽的！无怪她这十二年来，如她自己說的，一直守身如玉呢。原来波辛尼——想起这个家伙眞是可恨——这么多年来仍旧活在她的心里！索米斯說不出自己知道这种情形时的心理，究竟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快到他的俱乐部时，他終于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紙。一条头号标題印着：“波尔人不承認宗主权！”宗主权！“就跟她一样！”他想：“她一直就这样不承認。宗主权！我在法律上仍旧有。她住在那所破烂的小公寓里一定极其寂寞呢！”

第十二章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

索米斯加入了两个俱乐部做会員；鉴賞家俱乐部被他印在名片上，但是很少去，除旧俱乐部他不肯印在名片上，但是常去。这原是一个自由党的組織，但是五年前，他先弄清楚了这里面的会員，即使在政治主張上不是保守党人，但在思想感情上和財力上差不多全是十足的保守党人；这样弄清之后方才加入。拉他进去的是尼古拉叔叔。那間漂亮的閱覽室是亚丹姆① 式的装修。

那天晚上走进俱乐部时，他先看一下电报牌子上有什么德兰士瓦的新聞，看到公债从今天早上就跌到七十六。他正在轉身向閱覽室走去时，听見身后一个声音說：

“怎么样，索米斯，那天丧事办得不錯。”

原来是尼古拉叔叔，穿了一件大礼服，領子是自己特别縫制的，一根黑領带上面穿了一只圈子。天哪！八十二岁了，看上去多么年輕，又多么整洁！

“我想罗杰活着一定会高兴的，”他的叔父又說下去。“事情办得眞正不錯。布列克萊嗎？② 讓我記下来。布克斯登③ 我去了毫无用处。那些波尔人鬧得我心煩意乱——張伯倫这家伙簡直在逼着国家打仗。你怎么看法？”

“准要打，”索米斯咕嚕一句。

尼古拉一只手摸摸自己剃得很光的下巴，夏季休养之后臉色是那样紅紅的；他的嘴唇微微撅了出来。这件事情使他所有的自由党人的主張又复活了。

“我不放心这个家伙；他是个坏星宿。如果打仗的話，房产就要跌价。罗杰的財产就会弄得你很棘手。我时常跟他說有些房子应当卖掉。他啊完全是个頑固不化的呆鳥。”

“你們两个是一对！”索米斯心里想。可是他从来不跟一个叔父頂嘴，他就是这样使他們始終覺得他是个“精明家伙”，而且請他担任自己財产方面的法律顧問。

“悌摩西家里的人告訴我，”尼古拉說，声音低下来，“达尔第終究逃走了。对于你父亲倒是放下千斤担子。这个人是不堪救药的。”

索米斯又点点头。如果說有什么問題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会意見一致的話，那就是关于蒙达古·达尔第的人格了。

“你要当心，”尼古拉說，“否則他又会出头露面。維妮佛梨德最好把坏牙拔掉，我要說。东西已經坏了犯不着再留下来。”

索米斯斜睨了一眼。經过剛才一番会見的激怒之后，他在这些話里面很容易感到是涉及他自己。

“我是劝她这样，”他簡短地說。

“哎，”尼古拉說，“我的轎車在伺候着；我得回家了。我身体很不好。替我問候你父亲。”

---

① 劳勃特·亚丹姆(一七二八——一七九二)，英国名建筑家。

② 意不明，或是指一种补药。

③ 达比州一个休养地。

这样把血統关系神而明之一下之后，他就以年輕的步伐走下石阶，由那个小侍役給他把皮大衣裹上。

“我看見的尼古拉叔叔永远在說‘身体很不好’，”索米斯沉吟着，“也永远是这副活到一百岁的样子，我們这家人眞怪！照他的样子，我还有三十八年的健康呢，哼！我可不打算拿来白活。”他走到一面鏡子前面，站在那里打量自己的容貌。臉上除掉一两条皺紋，两撇小黑上須有三四根白的外，他比起伊琳来又老到哪里去呢？都在壮年——他和伊琳确确实实都在壮年。他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荒唐！蠢透！可是同样的念头又来了。这样一再引起来使他当眞着了慌，就象要发寒热之前第二次打寒战一样。他在秤体重的机器上坐下。十一司东。①二十年来，他的体重增加了还不到两磅。她几岁了？快要三十七了——这样的年紀，还不算太老，还来得及生个孩子——一点不算老！下月九号才三十七岁。她的生日他記得很清楚——过去他一直都象奉行宗教仪式一样地給她庆祝生辰；便是最后那次她没有多久便离开他出走的生日，他那时几乎已經肯定她对他不忠实了，但仍旧照样庆祝。四个生日在他家里过掉。过去他总是盼望这个日子，因为他送礼物的用意，表面上好象是感謝，实际上是企图多少以此获得她的欢心。只有最后那个生日，的确是个例外——那一次他因为有私心，弄得宗教味儿太重了！想到这里，他就避免再想下去。記忆是一堆枯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象是复在枯叶下面的死尸，隐隐傳出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来。接着他忽然想起，“她过生日我可以送她一样礼物。反正我們都还是基督徒啊！能不能——能不能我們又复合呢？”他

---

① 英国重量单位，一司东合十四磅。

坐在体重机上深深吸口气。安耐特！唉！可是在他和安耐特之間的一个最大阻碍就是这个混蛋的离婚！怎么离法呢？

“男人只要自己肯承担的話，离婚总是离得掉的。”这是乔里恩的話。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己出丑，出这次丑呢？他的整个事业就是保障法律，这一来連他的前程都有断送的危险。这不公平！这是傻瓜做的事情！分居了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从来沒有提出离婚过，这使他在法庭上不可能拿她和波辛尼的过从作为离婚理由。他既然始終沒有提出离异，这就是說他已經不予追究了；現在即使能搜集到当年她和波辛尼交往的証据，也无济于事，而且証据未見得搜集得到。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身份，决不容許自己旧事重提。他受的痛苦太深了。不行！只有她那一方面有把柄才离得掉——可是她却否認了；而且——几乎可以說——他也相信她。沒办法！简直的沒办法！

他从坐得凹进去的紅絲絨座子上站起来，觉得五脏六腑都不受用。这样下去，他断断睡不了觉。他拿起大衣和帽子，走出俱乐部，向东走去。到了特拉法尔加方場时，他发觉一陣騷动的人声从河濱道口子上向他迎过来；原来发現是許多报販在大声叫喚，简直听不出叫的什么，他駐足傾听，正好一个报販走过来。

“卖报啊！号外！克魯格提出最后通牒！宣战！”索米斯买了报紙。是报館的最后消息！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波尔人在自杀！”他的第二个念头是“我还有什么股票应当卖掉的？”如果有的話，他就是錯过机会——明天城里的行情一定会大跌。他輕蔑地頷一下首，算是接受了这种想法。这个最后通牒是大不敬。他宁愿蝕本决不放它过身，波尔人要給他們一点苦头吃吃，而且一定会吃到苦头；可是要他們就范至少得三个月，那边的軍队还

不够，永远落在时間后面，这个政府。这些报贩子真可恶！把大家吵醒了有什么用处？明天早飯的时候知道满来得及。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怕了起来。这些报贩子一定会一路嚷到公园巷。他招呼了一部馬車，上了車，他就叫車夫上公园巷去。

詹姆士和爱米丽才上楼去睡觉。索米斯先把消息告訴瓦姆生，就預备随瓦姆生上楼。后来一想，又站下来說："你是怎么想法，瓦姆生？"

管家原在拿一把帽刷子刷着索米斯的絲絨帽子，这时停下来，臉向前微傾，低声說：

"哦，少爷，当然，他們一点希望沒有。可是听人說，他們枪打得很准。我有个儿子就在英尼斯吉林騎兵旅① 服役。"

"你，瓦姆生，我还不知道你結了婚呢？"

"是啊，少爷。我沒有講过。我想他是会开出去的。"

索米斯自以为对瓦姆生一直很熟悉，現在才发現自己知道他的身世很少，不覚有点震动，可是及至发現这次战爭說不定会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方面时，这点些微震动却被战爭給他的小小震动盖下去了。他是在克里米亚战爭那一年生的，等到他能够記事时，印度叛变② 已經結束了；从那时候起，英帝国的許多小战爭全都是职业性質的，③ 跟福尔賽家人以及他們在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不发生关系。这一次战爭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他的心思很快的就想到自己的一家人。海曼家的两个孩子听說在什么騎兵义勇队里 —— 这件事一直都使他覚得高兴，

---

① 英国的名騎兵旅。

② 指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的印度士兵起义，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一次起义。

③ 即只动用了正规部队，并不招募平民参軍。

在騎兵义勇队里相当神气；他們总是，或者經常是，穿一套藍軍服，上面鑲些銀边，騎着馬。还有亚其保尔德，他記得也参加过一个时期的民兵团，可是他父亲尼古拉生了很大的气，說他游手好閑，穿着軍服到处招搖，弄得亚其只好不干了。最近他在那儿听到，小尼古拉的长子，小小尼古拉参加了义勇兵。“不，”索米斯心里想，一面慢慢上楼，“这算不了什么！”

他站在自己父母的臥室和更衣室外面上楼的地方，盘算着要不要闖进去說两句安慰的話。他打开楼梯口的窗子，傾听着。他只听見从毕卡第里大街那边傳来一片隆隆声，心里想，“这些汽車再增加的話，房产可要受影响了。”他正准备上楼到那間經常替他留的房間去，就在这时候傳来了一声报贩粗嗄而匆促的叫喚，虽則人离开还有一段路。来了！而且要經过这所房子！他敲敲自己母亲的房門，走了进去。

他父亲正坐在床上，在一头被爱米丽經常剪得很漂亮的白发下面，两只耳朵正竪着听；白被单、白枕头，衬得他臉色紅紅的，而且极端整洁；高領的薄睡衣下面聳出两块肩胛骨，就象山峰一样。詹姆士的头幷不动，只有枯皺的眼皮下面一双灰眼睛，带着猜忌的目光，正从窗口移向爱米丽这边来。爱米丽裹着一件长服，在室内来回走着，一面按着一只香水瓶的橡皮球。室內微微聞得出她洒的花露水味道。

“不要紧！”索米斯說，“不是火警。波尔人宣战——罢了。”

爱米丽停下来。

“哦！”她只說了一个字，眼睛看看詹姆士。

索米斯也看看自己父亲，詹姆士有点出乎他們的意外，就好象有什么他們不熟悉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作怪似的。

“哼！”他忽然說，“我可看不到战爭結束了。”

"胡說，詹姆士！不到圣誕节就会完的。"

"你懂什么？"他厉声回答她。"事情很精糕——而且在这样深夜里！"他沉默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就象受到催眠一样，等待他說："我說不了——我也不知道；我早知道会是这样！"可是这些話他并沒有說。一双灰色眼珠移动着，默默地，在室內找不到什么。接着被单下面动起来，两只膝盖突然聳得很高。

"他們应当派罗伯兹① 去。这全是格兰斯頓那个家伙和他的馬裘巴事件② 搞出来的。"

两个听的人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跟平日有点两样，含有一种眞正的焦灼。那意思好象是說："我将永远看不見这个老国家太平了。在我还沒有来得及知道她打胜的时候，我就得死了。"母子两个虽則同样感到不能鼓励詹姆士这样鬧下去，可是都有点感触。索米斯走到床前，摩摩他从被底下伸出来的一只滿是青筋的、又长又皺的手。

"記着我的話！"詹姆士說，"公債要跌到票面。我敢說，法尔說不定会去报名参軍。"

"哦，不要，詹姆士，"爱米丽叫道，"你講話好象有什么大禍临头似的。"

她安慰的声音好象使詹姆士总算平靜下来。

"嗯，"他說，"我是告訴你会是什么情形。敢說，我也不知道——从来也不告訴我什么。你睡在这儿嗎，孩子？"

危机过去了，他现在会平靜下来，回到他正常的焦灼程度

---

① 菲得列·罗伯兹，英国侵略印度的将軍，所以詹姆士認为应当派他去；后来波尔战爭失利，英国仍旧派了罗伯兹去挽回局势。

② 見45頁注。

了；索米斯告訴父亲說他今晚睡在家里，把父亲的手按一下，就上楼进自己的房間去了。

第二天下午索米斯到悌摩西家去；这么多年来从来沒有看見这么多的人过。在这种国家出了大事的时刻，一个人簡直是沒法避免不上这儿来的。并不是因为事情有什么不妙，也不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儿不妙而需要互相肯定一下并沒有什么不妙才跑来的。

尼古拉早就到了。他头一天碰見过索米斯——索米斯說准要打起来。这个克魯格老家伙眞是昏了头——可不是，他不是足足七十五岁了嗎？（尼古拉是八十二）悌摩西講了什么？那次馬裘巴事件之后，就使他很不好受。波尔人全是貪得无饜的！黑头发的佛兰茜紧接着尼古拉就到了，她的抬杠子口气眞不愧一个罗杰女儿的自由精神；她插嘴說：

“沒有一个好的！尼古拉叔叔。外地人① 值几个大錢？”几个大錢，什么話！新說法，大家認为都是她哥哥乔治造出来的。

裘丽姑太認为佛兰茜不应当講出这种話来。亲爱的馬坎德太太的儿子查理·馬坎德就是个外地人，可是沒有人能說他貪得无饜啊。佛兰茜听到这里，就来了一句自己的俏皮話，听得大家非常震駭，而且后来常常被人拿来重复：

“哼，他父亲是个苏格兰人，② 她母亲是个毒蛇。”

裘丽姑太赶快把耳朵堵起来，已經迟了，海絲特反而笑起来；至于尼古拉，本来沒有說俏皮話的本領，因而对俏皮話也沒

---

① 波尔人虽是荷兰人血統，但在南非已經根生土长了二百年，所以称十九世紀殖民到南非来的英国人为“外地人”。

② 意为吝啬鬼，是英格兰看不起苏格兰人的口头禪。

有口味。正在这时，馬琳·狄威第曼来了，几乎接着就是小尼古拉。尼古拉看見儿子，站起身来。

“我得走了，”他說，“尼克現在可以告訴你們这次賽馬哪个赢。”他給自己的大儿子来这么一下，就走了；这个大儿子在会計上大名鼎鼎，而且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跟他父亲一样从来就不是个跑馬迷。亲爱的尼古拉！他指的什么賽馬呢？还是他講的一句笑話呢？这么大的年紀眞精神！亲爱的馬琳要放几块糖？加尔斯和吉賽好嗎？裘丽姑太認为他們的騎兵义勇队目前一定忙着巡邏海岸呢，不过，当然波尔人是沒有軍艦的。不过法国人一有机会，可說不准会来点花头，①尤其在那次可怕的伐苏达恐慌②之后，悌摩西弄得极端不安，事后有好几个月都沒有买进什么。可恨的是那些波尔人，待他們那么好，还要忘恩負义——把詹梅生博士关了起来，③而馬坎德太太一直就講他是那样的一个好人。国家还派了米尔勒爵士④那样一个才智之士去和他們談判！她眞不知道波尔人究竟要些什么？

可是，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悌摩西家里眞是难得——这都是出了大事情时才会偶尔带来的。

---

① 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輿論都同情波尔人，不贊成英国的举动，法国尤其明显。

② 一八九八年九月法軍两路进軍侵入埃及尼罗河上游，占領尼罗河边的伐苏达城，企图将法属剛果和紅海出口打通，后为吉青納的英埃联軍逼退。悌摩西大約因为持有苏伊士河股票，所以很吓了一下。

③ 詹梅生任英国南非公司的經理，企图将自己的軍队和亲英的威特侖杰支人联合起来，在德兰士瓦推翻波尔人。他的軍队被击潰，自己也做了俘虏。

④ 阿尔佛里德·米尔勒爵士是英国当时新任命的南非总督；他去了不久，就爆发了波尔战爭。

“琼·福尔赛小姐。”

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立刻站了起来，一面克制住旧怨，一面旧感情又在翻上来，一面又对这个“浪子回家”的琼感到得意，几种复杂心情使两个人抖了起来。呀，这眞是难得！亲爱的琼——这么多年——她气色多好呀！一点沒有变。她們几乎到了嘴边要說：“你亲爱的祖父好嗎？”在这冲昏头脑的一刹那，两个老姊妹已經忘掉那个可怜的、亲爱的老乔里恩已經在地下长眠七年了。

在福尔賽家人中間，琼一直是最勇敢、最爽快的人；坚定的下巴，奕奕的眼睛，头发紅得象火，身个又小又矮；她在一張釘了有水鉆垫子的金边椅子上坐下，就好象自从上次来看望过两位祖姑之后，根本沒有隔开十年似的——十年的旅行、独立生活和照顧可怜虫的岁月啊。那些可怜虫近来全都是一个类型的画家、鏤刻家和雕刻家了，因此她对福尔賽家人和他們不可救葯的艺术見解就更加感到不耐煩。的确，她差不多已經忘掉她的族人还活在世上，現在带着挑战式的坦率向周圍巡視一下，使屋内的人全都感到极端的不舒服。她只是来看望一下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并沒有指望会見别人，而且为什么她要跑来看望这两个可怜的老东西，她也簡直弄不懂；要末是这个原因，在她从牛津街往拉狄麦路一家画室的途中，忽然想起这两个被她不睬不睬了好多年的老可怜虫，感到不过意起来。

又是裘丽姑太打破这种沉寂的局面：“我們剛才还說，亲爱的，这些波尔人多么可恶！那个克魯格老家伙又是多么无耻！”

“无耻！”琼說。“我覺得他完全做得对。我們干什么要干涉他們？那些混蛋的外地人如果被克魯格全赶走了，那才眞叫活該。他們只是要錢。”

由于惊异而引起的沉默总算被佛兰茜打破了，她說：

“怎么？你是个亲波尔派嗎？”（无疑地这个名詞还是她第一次用）

“这个！为什么我們要管他們的事情呢？”琼說，就在这时候，女佣在門口說：“索米斯·福尔賽先生。”破天荒加上破天荒！室内的人全都要看琼跟索米斯会面时怎样一副嘴脸，因为大家都有一个鬼心眼，尽管并不知道，可总是疑惑自从琼的未婚夫波辛尼和索米斯的妻子演了那次不幸的事件之后，这两个人就沒有碰过面；就因为大家全抱有这样的好奇心，連問候一时都几乎打断了。这时只看見两人的手微微碰一碰，而且只把对方的左眼瞄了一下。裘丽立刻出来挽救这种局面。

“亲爱的琼眞是独出心裁。你想，索米斯，她認为不能怪波尔人。”

“他們不过是要独立，”琼說；“为什么他們不能独立呢？”

“因为，”索米斯回答，他嘴边的微笑稍稍偏了过来，“他們碰巧承認了我們的宗主权。”

“宗主权！”琼鄙夷地重复一句：“我們就不会喜欢别人对我們有宗主权。”

“他們有錢进項，这总是便宜的，”索米斯回答；“合同总是合同。”

“合同并不全是公平合理的，”琼冒火了。“如果不公平合理的話，那就要取消。波尔人比我們弱得多。我們大方一点沒有关系。”

索米斯冷笑一声。“这只是感情用事。”他說

海絲特姑太最怕抬杠子，这时候身子向前聳起，毅然說：

“在这个节季，这些时的天气会这么好。”

可是琼并不容她打断。

"我不懂得为什么感情用事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这是世界上顶好的事情。"她恶狠狠向四周环视一下，裘丽姑太不得不再来拦阻。

"你最近买了什么画沒有，索米斯？"

她眞不愧是一个天生会說話的第一流能手。索米斯脸紅了。要他宣布最近买了些什么画，等于把自己送进輕蔑的虎口。因为不知怎么的，大家都知道琼就是偏袒那些还沒有成名的"天才"，而且最最鄙視"发迹"，除非是有她的一把力在里面。

"买了两張，"他說。

可是琼的臉色变温和了；她的福尔賽性格使她看出这是一个机会。为什么索米斯不能买点伊立克·考伯莱的画呢——伊立克是她最近的一个可怜虫？她立刻展开攻势："索米斯可知道这个人的作品嗎？眞是了不起。这人是要起来的。"

哦，是的，索米斯看过他的画。据他看来，簡直是乱搨，永远不会受到欢迎。

琼冒火了。

"当然不会；受欢迎死也不来。我还当做你是个鉴賞家，不是画商呢？"

"索米斯当然是个鉴賞家啊，"裘丽姑太赶快說；"他的眼光眞是了不起——哪个人的画要起来他事先总能够知道。"

"哦，"琼抽进一口气，从水鈷垫子的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我就恨这种成名的标准。为什么买画不找自己喜欢的买呢？"

"你的意思是，"佛兰茜說，"因为你喜欢那些。"

在这刹那的停頓中，可以听得見小尼古拉輕着声气談維娥莱（他的第四个）正在請人教粉笔画，他就不懂得这有什么用。

“再見，太姑，”琼說；“我得走了，”她吻了两位祖姑，恶狠狠地把室内环視一下，又說了声“再見”，就走了。一陣风好象随着她刮了出去，就象是大家都叹了气似的。

“詹姆士·福尔賽先生。”

詹姆士輕輕拄着一根手杖走进来，穿一件皮大衣，使他的样子看起来大得有点离奇。

室內的人全站起来。詹姆士眞老了；而且快有两年不上悌摩西家来了。

“这儿很热，”他說。

索米斯帮他脫掉大衣，在脫大衣时，看見自己父亲穿得那样利落，不由得暗暗喝采。詹姆士坐了下来，人家只看見他的膝盖、肘弯、大礼服和一部长胡須。

“这是什么意思？”他說。

这句話虽然沒有什么显明意义，可是，他們全知道是指的琼。他的眼睛搜索着儿子的臉。

“我想还是亲自来看看，他們給克魯格什么回答呢？”

索米斯取出一份晚报，念出上面的标題。

“我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宣布战爭状态！”

“啊！”詹姆士說，叹口气。“我就怕他們会象老格兰斯頓那样拉起脚来就跑呢。① 这一次我們可要干掉他們了。”

大家全盯着他望。这个詹姆士！永远是嘮嘮叨叨。永远是心神不宁，永远在煩神！这个詹姆士老是說，“我早就告訴你会这样的！”还有他的悲观主义和他的小心謹愼的投資。一个福尔

---

① 一八七七年英国侵占德兰士瓦，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波尔人起义，迫使格兰斯頓承認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独立。

賽家年紀最大的人而有这样坚强的意志，簡直有点怪誕。

"悌摩西哪里去了？"詹姆士說；"他应当注意这件事情。"

裘丽姑太說她不知道；悌摩西今天午飯的时候沒有說什么。海絲特姑太站起来挨了出去，佛兰茜有点不怀好意地說：

"波尔人不容易对付呢，詹姆士伯伯。"

"哼！你这个情报哪里来的？从沒有人告訴过我。"

小尼古拉平和的声音說，尼克（他的最大的）現在經常要去操練了。

"啊！"詹姆士說，瞠着一双眼睛望着——他的脑子里想着法尔。"他得照应他的母亲，"他說，"他沒有工夫去操練，那样一个父亲。"这些隐秘的吐露使得大家全都沉默下来，后来还是他开口。

"琼上这儿来做什么？"他带着怀疑的目光把室內人挨次地看了过来。"他父亲現在是个闊人了。"談話轉到乔里恩身上去，他还是什么时候看見过他的。現在他的妻子去世了，想来他会到国外去走走，会見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呢；他的水彩画說不上来，可是倒出了名了。佛兰茜甚至于說：

"我們很想再碰見他；他相当的討喜。"

裘丽姑太想起有一次乔里恩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就在詹姆士坐的地方。他总是那样的和藹可亲；索米斯怎么看？

大家知道乔里恩是伊琳的委托人，都覺得这个問題有点微妙，全带着兴趣望着索米斯。索米斯頰上微微有点紅了。

"他的头发花白了，"他說。

眞的嗎？索米斯見过了他嗎？索米斯点点头，臉上紅暈消失了。

詹姆士忽然說："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得。"

这两句話恰恰說出了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情，好象什么事情后面都有点鬼似的，所以沒有人答腔。可是就在这时候，海絲特姑太回来了。

“悌摩西，”她低声說，“悌摩西买了一張地图，而且插上了三面国旗。”①

悌摩西插了——一声叹息在举座間傳开来。

如果悌摩西的确已經在地图上插上三面国旗的話，那么——这就說明国家在奋起之后是能有所作为的。这个战爭等于已經結束了。

---

① 这是因为当时的波尔人分三路进攻英属納塔尔。

第十三章

乔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乔里恩站在好丽的旧卧室窗口；这房間現在已經改为画室，并不是因为有朝北的光綫，而是因为窗外的景色可以一直望見爱普索姆跑馬場的大看台。他移到旁边面临馬厩院子的窗口，向成天躺在鐘楼下面的伯沙撒吹吹口哨。那只老狗仰起头把尾巴搖搖。“可怜的老东西！”乔里恩想，又移到北窗那边去了。

自从他打算执行委托人义务以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靜不下来；他的良心一直是敏銳的，現在覺得很不舒服了，他的怜憫本来容易激动，現在弄得更加煩乱了；此外还有一种怪感覺，仿佛自己的爱美感找到了什么具体的着落似的。秋意已經侵上那棵老橡树，树叶已經轉黃。今年夏天的太阳又大、又热，树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应当活得久，”乔里恩想着；“因为缺少热的緣故，我也变黃了。如果我不能作画的話，就上巴黎去。”可是，他記忆中的巴黎并不給他什么快感。还有，他怎么走得了呢？他得留在这儿看索米斯搞出什么事来。“我是她的委托人。不能丟下她沒有人照应，”他想。他还能够清楚看見伊琳在她那間小客厅里，而这間小客厅他总共只进去过两次，这使他覺得很奇怪。她的美貌一定有一种強烈的和諧！任何維妙維肖的画象

决計画不出她那种神态来；她的本質就是——呀！对了，是什么呢？……馬蹄声把他又喚回那扇窗子口。好丽正騎着她的长尾小駒进了馬厩院子。她抬起头来，乔里恩向她招一下手。好丽近来相当沉默；年紀大了，他認为是，开始要为她的未来着想了——全都是这样，这些年輕人！时間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坏蛋！走得多快呀！忽然感到自己这样浪費时間簡直是不可饒恕的愚蠢，他又提起画笔来。可是沒有用；他的眼睛就沒法集中——而且，光綫也暗下来了。“我要进城去一趟，”他想。在厅堂里，一个佣人和他碰上。

“一位女太太要見你，叫海隆太太。”

“太巧了！”他走进画廊——这間房現在还叫这名字——看見伊琳就站在窗口。

她向他走过来，一面說：

“我是闖进来的；穿过那边小树林和花园，从前总是这样跑来看乔里恩大伯的。”

“你来这儿不算是闖，”乔里恩回答；“这是历史安排好的。我剛才还想起你。”

伊琳笑了。那样子就象有什么东西使人眼睛一亮；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質地——比这还要安詳，还要完美，还要魅人。

“历史！”她低声說。“我有一次告訴乔里恩大伯爱情是不死的。唉，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是厌恶永远存在。”

乔里恩眼看着她。难道她对波辛尼的心終于淡了嗎？

“对了！”他說，“厌恶比爱和恨还要深些，因为厌恶是神經的自然作用，是我們改变不了的。”

“我是来告訴你，索米斯来看过我。他說了一句話使我害怕起来。他說：‘你还是我的妻子！’”

"怎么?"乔里恩冲口而出。"你不应当一个人住。"他仍旧瞪眼望着她，心里痛苦地想着，只要哪儿有美色，那儿就不会风平浪静；有那么多人認为美色不道德，敢說就是这个緣故。

"还有呢?"

"他要和我握手。"

"你握了嗎?"

"握了。他进来时，我敢說他并沒有要握手的意思；可是在屋子里他变了。"

"啊！你决不能再一个人在采尔西住下去了。"

"我又不認識什么女人可以邀来同住的，而且我也沒法定制一个情人，乔里恩大哥。"

"不成話說!"乔里恩說。"这事情眞是尷尬；你在这儿吃晚飯好嗎？不吃？那么，我送你进城去；今天晚上我本来要进城的。"

"眞的嗎?"

"眞的。你等五分鐘我就来。"

在往車站的途中，两人談到繪画和音乐，談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对比，和他們对艺术見解的分歧；可是在乔里恩眼中，那条直而长的小徑上篱落間的秋色，一路上随着他們啁啾的積鵝鳥，杂草燒完后的淸香，她的头頸的姿态，一双深褐而迷人的眼睛，不时盯他一眼，以及那个动人的身条，給他的印象要比相互間的談話深刻得多。他不自覺地腰杆直了起来，步伐也更加有彈性了。

在火車里，他就象向她进行口試一样問她平日是怎样消磨时間的。

她做做自己的衣服，上店家买买东西，彈彈鋼琴，搞点法文

翻譯。有一家出版社經常接点稿子，似乎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晚上很少出去。“我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你知道，所以一点不在乎。我想我是天生的孤僻性格。”

“我不相信，”乔里恩說。“你熟人多不多？”

“很少。”

到了滑铁卢車站时，他們叫了一部馬車，乔里恩送她到公寓的門口。分手时他握着她的手說：

“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上罗宾山来找我們；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讓我們知道。再見，伊琳。”

“再見，”她輕声說。

乔里恩重又爬上馬車，不明白为什么沒有邀她一同去吃飯、看戏。她的生活多么孤独，多么枯寂，多么沒有着落啊！“什錦俱乐部，”他向車窗說了一声。馬車駛上河濱大道时，一个人戴着大禮帽，穿着大衣在旁边走过去，走得非常之快，而且紧挨着墙，就好象身子在擦着墙壁似的。

“天哪！”乔里恩心里說：“索米斯呀！他这时候来打的什么主意？”他在街角上停下馬車，从馬車里出来，向着索米斯走去的方向一步步走了回去，一直到眼睛看得見公寓的大門为止。索米斯已經在大門口停下来，正在望她窗子里的灯光。“他如果进去，”乔里恩想，“我怎么办？我又有什么資格怎么办呢？”这家伙講的話不錯。她現在还是他的妻子，他要找她的麻煩可絕对擋不了！“哼，他要是进去，”乔里恩想，“我就跟着进去。”他开始向公寓走去。索米斯又走近一步；已經快走进大門了。忽然間，索米斯停下，轉了一个身，向河这边走来。“怎么回事！”乔里恩想。“再走上十几步，他就会認出我了。”他轉身就溜。他堂弟的脚步声紧紧跟在后面。可是他赶到馬車面前，趁索米斯沒有拐弯就

上了車。“走！”他向車窗里說了一声。索米斯的脚步声挨着馬車追了上来。

“馬車！”他說。“有人了嗎？咦！”

“咦！”乔里恩回答。“是你？”

灯光下照出他堂弟蒼白的臉上突然显出疑心，乔里恩主意拿定了。

“我可以带你一段路，”他說，“如果你向西的話。”

“多謝，”索米斯回答，就上了馬車。

“我去看了伊琳，”馬車走动时乔里恩說。

“是嗎？”

“你昨天去看了她，我曉得。”

“是的，”索米斯說：“她是我的妻子，你知道。”

那种口气，那种微翘的譏諷的嘴唇，使乔里恩忽然恼怒起来；可是他抑着怒气。

“你当然明白，”他說，“但是如果你要离婚的話，那还是不去見她为妙，你說是嗎？人不能一脚跨两条船。”

“很感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可是我还沒有拿定主意呢。”

“她已經拿定了，”乔里恩說，眼睛正視着他；“你知道，再要象十二年前那样是不可能的了。”

“那要看情形。”

“你听我講，”乔里恩說，“她現在很难处，我是唯一的在法律上对她的事情有发言权的人。”

“还有我，”索米斯頂他，“我也很难处。她这样是自作自受。我是她造成的。現在我还沒有决定，为她本身的好处究竟要不要她回家。”

"什么?"乔里恩叫了出来;他整个身体感到一陣战栗。

"我不懂得你这句'什么'是什么意思,"索米斯冷冷地回答;"你在他的事情上的发言权,只限于付給她的进帳;請你記着这个。当初因为离婚使她太丢丑了,我才保留了自己的权利,而且,如我剛說的,要不要行使这些权利,我現在还不敢說。"

"天哪!"乔里恩脫口而出,接着发出一声短笑。

"对了!"索米斯說,声音里带有恶毒意味。"我还沒有忘記你父亲給我取的諢名呢,'有产业的人'!我这个諢名并不是白白給人起的。"

"这簡直匪夷所思,"乔里恩喃喃說。哼,这家伙总不能逼着自己妻子和他同居。那些旧礼教的日子已經过去了。反正!他轉过来把索米斯看看,心里想,"他是眞的嗎,这个男人?"可是索米斯看上去非常眞实,端端正正坐着,蒼白的脸上两撇剪得很齐的小胡子,看上去很漂亮,一片嘴唇翘成固定的微笑,露出一只牙齿。有这么大半天,双方都不做声,乔里恩心里想,"我不但沒有帮她忙,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了。"索米斯突然开口了:

"从各方面說来,这对她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乔里恩听了这話,心緒变得极端激动起来。在馬車里簡直坐都坐不住。那情形就象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英国人囚禁在一起,和他認为十分可厌然而明知道完全是人情之常、但是无法理解的国民性格关在一起——这种性格就是英国人对契約和旣得权利的强烈信念,和他們强迫执行这些权利的心安理得的道德感。現在在这部馬車里,坐在他旁边的恰恰就是这种財产意識的具体表現,可以說是它的肉身——而且是他的亲骨肉!这太荒誕不經了,太吃不消了!"可是这里面还要多一点!"他带着厌恶想着。"人家說,狗是会吃自己吐出来的东西的!看見她之后又引

起他的饞病了。美色啊！眞是見鬼！”

“我說的，”索米斯說，“我还沒有拿定主意呢。你能够做做好不要管她的閑事，我就感謝不尽。”

乔里恩咬着自己的嘴唇；他这人一向討厌吵架，現在几乎巴不得吵一下了。

“我不能答应你这种事情，”他簡短地回答他。

“很好，”索米斯說，“那么我們大家都有数了。我在这儿下車。”他叫馬車停住，沒有說話，也沒有打招呼就下車走了。乔里恩上了自己的俱乐部。

街上正叫喚着战事的头一次消息，可是他并不理会。他有什么办法帮她忙呢？他的父亲如果活着多好！他父亲会有很多办法可想呢！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他父亲所做到的那一切呢？他的年紀难道不够大嗎？——快五十岁了，而且結过两次婚。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經成年。“眞怪，”他心里想。“如果她姿色平平，我未見得会这样关心。美色，当你感覺到它时，眞是个魔鬼！”他怀着煩乱的心情走进俱乐部的閱覽室。就在这間閱覽室里，有一年夏天的下午他曾經跟波辛尼談过話；便是現在他还記得自己为了琼的緣故給了波辛尼一大段隐秘的演講，还大胆提出自己关于福尔賽家人的診断；而且他当时警告波辛尼提防的究竟是哪一种女人，他自己就弄不清楚。現在呢！他自己几乎也需要这样一个警告了：“可恨又可笑！”他心里想，“眞正的可恨又可笑！”

第十四章

索米斯发現自己要什么

那句"那么我們大家都有数了"說說很便当，但是說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不是那样便当。索米斯說这句話时也不过是发泄一下自己痛苦着的妒忌本性而已。他从馬車里出来时满怀憤恨——恨自己沒有看見伊琳，又恨乔里恩看到伊琳；現在又恨沒法說出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他不坐馬車是因为再坐在他堂兄身边太吃不消了；他一面快步向东走去，一面在想："乔里恩这个家伙我一点也不相信。一个为人不齿过的人，永远是为人不齿的！"这家伙当然会同情——同情——放蕩的（他避免用罪恶这个字，因为对于一个福尔賽說来，这字眼未免太戏剧化了）。

这样决定不了自己要的什么在他还是一件新事情。他就象小孩子一样，人家答应給他一件玩具，又拿走他一件玩具，在两者之間总放不平；他对自己感到詫异。不过在上星期天，他的愿望还很簡单，只要自由和安耐特。"我上她那儿去吃晚飯，"他想。看見安耐特說不定会重新使他心思坚定，煩躁平息、头脑清楚起来。

飯館里人相当的满——有不少外国人和外表好象是文学家

和艺术家的人。从杯盘声中間傳来片断的談話，他清楚听見有人同情波尔人，并且譴責英国政府。“她們的这些主顧眞不足道，”他想。他木然吃完晚飯，喝掉另外叫的咖啡，始終不讓拉摩特母女知道他来了，一直等到吃完，才小心不讓人家看見，向拉摩特太太的密室走去。不出他所料，母女两个正在吃夜餐——这頓夜餐看上去要比他吃的晚飯好得多，他倒有点懊悔起来——她們招呼他时表現的詫异簡直就象眞正的詫异，使他忽然疑心起来，心里想：“我敢說她們老早就知道我来了。”他偸偸看了安耐特一眼，但是看得很仔細。这样美，而且看上去这样坦率；她会不会是在引他上鈎呢？他轉向拉摩特太太說：

“我在这里吃的晚飯。”

眞的嗎？她早知道多好！可以給你推荐几样菜；可惜可惜！索米斯的疑心更加証实了。“我做事得当心点儿！”他突然想。

“先生，再来一小杯最特等的咖啡；和一杯格兰馬尼尔吧？”拉摩特太太站起来，吩咐这些精美飲料去了。

索米斯現在单独和安耐特在一起了，他說，“怎么样，安耐特？”唇边浮起一点防御性的微笑。

女孩子臉紅了。在上星期天这就会使他心神不能自持，現在給他的感覺却象看見自己养的一条狗望着自己搖头摆尾。他有一种古怪的权力感，就象自己說一声“来吻我”，她就会过来吻他似的。然而——古怪的是——屋內好象另外还有一張臉，一个身材；而他感到心痒难熬的，究竟是为了那一个，还是为了这一个呢？他的头向飯館那边掉一下，說道：“你們有些主顧很特别，你喜欢这种生活嗎？”

安耐特看了他一下，眼睛垂下去，玩弄着手里的叉子。

“不，”她說，“我不喜欢。”

“我已經到手了，”索米斯想，“只要我要她。可是我要她嗎？”她有风度，长得美——很美；很嬌嫩，趣味还不算俗。他的眼睛在小房間里溜了一轉，可是脑子里已經溜到另外一个地方——灯光半明半暗，銀色的墙壁，椴木鋼琴，一个女子靠鋼琴站着，就象要避开他似的——这女子的雪肩是他曉得的，而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是他渴望曉得的，头发好象一堆深琥珀。正如一个艺术家总在追求那不可实現的，而且愈追求愈感到飢渴的东西一样，索米斯在这当儿心里也涌起一陣由于旧情从来沒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飢渴。

“不过，”他泰然說，“你还年輕呢。你有很大的指望。”

安耐特摇摇头。

“我有时覚得除了做苦活之外，什么指望都沒有。我并不象媽媽那样欢喜做活。”

“你母亲眞了不起，”索米斯带点开玩笑的味儿說；“她决不肯讓失敗做她的房客。”

安耐特叹口气。“人有錢一定非常好过。”

“哦！你有一天也会有錢的，”索米斯答，仍旧带那一点开玩笑的味儿；“你別愁。”

安耐特聳聳肩膀，“先生是好心腸。”她在自己撅起的嘴唇中間塞进一块巧格力糖。

“对了，亲爱的，”索米斯想，“嘴唇很美呢。”

拉摩特太太捧着咖啡和甜酒进来；談話結束了。索米斯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

苏荷区的街道一直給索米斯一种财产不得其人的感覚；这时他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在盘算。伊琳过去只要給他生过一个儿子，他現在也不会这样尴里不尴尬地追求女人了！这种思想

从他意識深处那間阴暗的小警卫室里跃了出来。一个儿子——使你能有所指望，使你的余年能活得値得，使你能把自己遺留給他，使自己能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有个儿子，”他咬牙切齿地想着，“一个正式的合法的儿子，我就可以象过去那样百事迁就地生活下去。反正女人都是一样。”可是他走着走着又搖头起来。不然！女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往日他过着不如意的結婚生活时，有不少次曾經企图这样想过，但是总不成功。他現在还是沒法这样想。他想把安耐特看作跟另外那个女子一样，可是并不一样，她沒有往日的那种情感誘惑。“而且伊琳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我的合法妻子。我并沒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使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不能和我复合呢？这是正正当当的事情，法律容許的事情，一点不会引起人家閑話，一点不大惊小怪的。如果她不喜欢——可是为什么她要不喜欢呢？我又不是个痲瘋病人，而她——她現在已經沒有什么爱情对象了！”她就象一所空房子，就等着他这个法律上有所有权的人重新住进去，重新占有她；所以为什么他要接受离婚法庭上的那些迁就，那些忍辱含垢，和那些无形的失敗呢？以索米斯这样一个有城府的人，一想到一点不招致物議就可以悄悄重新收回自己的財产，这簡直是一种强烈的誘惑。“不，”他沉吟着，“我很高兴去看了那个女孩子。現在我知道我要哪一个了。只要伊琳肯回来，她要我多么体貼我就多么体貼；她可以自顧自地生活；可是也許——也許她会来迁就我的。”他的喉嚨象塞了一块东西似的。他頑强地沿着格林公园的栏杆向他父亲的房子走去，一面故意踏着月下走在自己前面的影子。

第 二 卷

第一章

第三代

十一月里的一个下午，乔里·福尔賽正沿着牛津的高街一路走来；法尔·达尔第正沿着这条街一路走去。乔里剛換掉划船的法兰絨褲子，正要上油鍋俱乐部去；这个俱乐部他是新近被通过为会員的。法尔是才換掉騎馬装束，正要往火里跳① ——那是谷市場的一家馬票号。

“你好！”乔里說。

“你好！”法尔回答。

这两个表弟兄只見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二年級的乔里請法尔吃飯；第二次是昨天晚上在一个有点外国情調的場合下碰見的。

在谷市場一家縫衣店的楼上住着那些得天独厚的未成年的年輕学生之一，这家伙父母双亡，承繼了一大笔遺产，保护人离得很远，而且天生的劣根性；十九岁时就开始搞起那种富有誘惑力、而且为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玩意儿，因为对于一般人說来，一次破产就很够受了。由于备有在牛津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座輪盘賭具，他已經出了名，而且正以令人目炫的速度搶前花掉他的未来遺产。他比克倫姆还要克倫姆气，不过比較属于那种臉色

紅紅的，肥头胖脑的类型，沒有克倫姆那种逗人的懒洋洋派头。对于法尔說来，有人带他去玩輪盘賭簡直等于受一次洗禮，接着在若干小时后，又会受一次回校的受信禮，那就是从装有遮人耳目的鉄窗爬进去。有一次晚間，正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法尔一双原来盯着那誘惑的綠呢台子的眼睛抬了起来，在烟雾弥漫中看見对面正是他的这位表哥："紅門啊，单門啊，小門啊！"后来就沒有看見过他。

"上油鍋俱乐部去喝杯茶，"乔里說，两人走了进去。

一个外人看这两个人在一起，定会在这两个第三代福尔賽表弟兄中間看出一种說不出的类似的地方；脸上的骨架完全一样，不过乔里的眼睛灰得深一点，头发淡一点，而且还要鬈。

"侍役，請你来点茶和松餅涂牛油。"乔里說。

"抽一支我的香烟嗎？"法尔說。"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的，运气怎样？"

"我沒有賭。"

"我贏了十五鎊。"

乔里想起自己父亲有一次神經起来，談到賭博的話——"你被人家贏了去，你会不开心，你贏了人家的，又会不过意。"他很想把这話重說一遍，但是仅仅說：

"无聊的玩意儿，我觉得；那个家伙我跟他中学同学。一个頂无聊的人。"

"哦，我不知道，"法尔說，就象自己信仰的神被人家輕薄时在做辯护一样；"人倒很漂亮。"

---

① 西諺有"从油鍋里跳进火里"，作者借用这句諺語从油鍋联系到跳火，以喻法尔嗜賭。

两个人不作声，噴着香烟。

“你見过我的家里人吧，是不是？”乔里說。“他們明天下来。”

法尔脸有点漲紅了。

“是嗎！我可以透給你一点曼却斯特本月讓点賽的苗头，很难得的。”

“謝謝，我只对老式賽馬① 有兴趣。”

“那种跑馬你贏不了錢，”法尔說。

“我就討厌那种跑馬場，”乔里說；“又鬧又有气味。我喜欢草地賽馬。”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見，”法尔回答。

乔里笑了，笑得就象他父亲一样。“我就沒有意見，我每次賭錢总是輸。”

“当然啊，你得花錢学乖。”

“当然，可是只是乱七八糟地你欺我詐。”

“当然罗，否則他們就会欺詐你——有意思就在这里。”

乔里显出輕蔑的神气。

“你自己玩点什么呢？划船嗎？”

“不——騎馬，到处去跑。下学期我要打馬球了，如果能够叫外公出錢的話。”

“那是詹姆士爷爷，是不是？他是什么样子？”

“比山岳还老，”法尔說，“而且总認为自己要弄得傾家蕩产。”

“我想我的祖父跟他是弟兄。”

“我覚得这些老骨董沒有一个够得上大方的；”法尔說，“他

① 英国的这种大賽馬只卖彩票，賭博的气味較少。

們一定是崇拜金錢。”

“我的祖父并不！”乔里热情地說。

法尔彈掉香烟上的烟灰。

“錢只合拿来花掉，”他說；“我眞想能够多一点錢。”

乔里眼睛直接抬起来把他看了一眼，这种判断的目光，是从老乔里恩遺傳来的；錢是不应当拿来在嘴里談的！又是沉默，两人喝着茶，吃着松餅涂牛油。

“你家里人下来住在哪里？”法尔問，竭力装得随便的样子。

“住彩虹旅館。你对战局怎样看法？”

“始終很糟糕。那些波尔人一点不痛快，为什么不堂而皇之打一下？”①

“为什么要那样？除掉他們这种打法，别的打法都是对他們不利的。我倒佩服他們。”

“騎馬和打枪他們是会的，”法尔承認，“可是討厌得很。你認識克倫姆嗎？”

“麦頓学院的嗎？只認識他的臉。他也是那伙浪里浪蕩的一个，可不是？紈袴，綉花枕头。”

法尔用肯定的語气說：“他是我的朋友。”

“哦！对不起！”两人都窘着坐在那里，瞠着一双眼睛不看对方，都抓着各自一套心爱理由开始瞧不起对方起来。因为乔里不自覚地在模仿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討厌都不配。人生太短促了，我們要談得快些，干脆些，多做，多知道，而且任何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事情我們都不大想談，我是

---

① 波尔人由于地形熟悉，擅长游击战，尤其在波尔战爭后期使英国軍队感到非常棘手。

'最优秀的'——最坚强的。"而法尔也在不自覺地模仿另一种类型的人，那些人的一套格言是："你这种人要我們感覚兴趣，或者起劲，才不配呢。我們什么新鮮事儿都見識过，就是沒有，也裝着見过。我們生活得簡直筋疲力尽了，有什么深更半夜对于我們是太迟的？我們可以賭得把衬衫輸掉，然而毫不介乎。我們飞得非常之快，把什么都抛在后面。一切都是香烟的烟气。毕司米拉！"① 英国人血統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竞爭精神逼使这两个年輕的福尔賽各自要有个理想；而在这个世紀的末尾，理想也是五花八門的。貴族阶級大体上已經采取了"管他媽的"原則；虽則零零落落，还看得見克倫姆那样的人——他也是个貴族子弟——彻头彻尾还是那副懶洋洋的神气，在艳羡着那片賭徒的乐土，而这个正是八十年代中那些旧式的"紈袴"，和"猎艳者"的最高境界，而且在克倫姆那种人的周圍还聚集了一种貴族統治、富戶拥护的万一希望。

可是在这两个表弟兄之間还存在着一种不大显明的恶感——正由于两人的面貌有种說不出的类似，而且双方可能都厌恶这个；或者由于两个人都或明或暗地意識到，在这个部落的两个支脈中間仍旧存在着古老的仇恨，这都是他們的长輩随嘴的一句話或者一点半点暗示在他們头脑里形成的。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乔里一面把茶匙攪得多响的，一面盘算："他这根領带别針，这件大衣，这种慢吞吞的說話派头和賭錢的习慣——天哪！"

法尔呢，一面把松餅吃完，一面也在想："这个家伙眞是小畜生！"

"我想你要去接家里人了吧？"法尔說，就站起来。"你可以

---

① 伊斯兰教徒的冲鋒口号。

告訴他們，我很愿意带他們参观一下布莱斯奴斯学院——并不是說有什么可看的——如果他們高兴的話。”

“謝謝，我問問他們。”

“来吃午飯怎么样？我一个佣人菜做的倒还不錯。”

乔里拿不准他們有沒有工夫。

“不过，你总替我問一下，行嗎？”

“謝謝你的好意。”乔里說，他的意思是决定不讓他們去的；可是，由于生来就有礼貌，他又接上一句：“你明天还是来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吧。”

“也好。什么时間？”

“七点半。”

“穿礼服嗎？”

“不用。”两人分手了，各自心里燃燒着微妙的敌意。

好丽和她父亲坐了中午的火車到达。这在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鐘楼和梦意的名城，她一句話也不說，几乎是羞澀地望着自己的哥哥，因为他也是这个名胜的一部分。吃完午飯，她随意走动走动，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察看乔里的屋內陈設和他的生活內容。乔里的起坐室是木板鑲的墙壁，一套印刷的巴吐罗齐鏤刻代表了艺术，还是老乔里恩当初买来的，另外就是些大学生活的照片——都是些年輕人，精神活潑的年輕人，有点英雄气派，正好拿来和她記忆中的法尔作个比較。乔里恩也留心察看着这一切，因为很能說明自己儿子的性格和趣味。

乔里急于要他們看他划船，三个人就出发上河边去。好丽走在父亲和哥哥中間，当人們掉头盯着她望时，就感到得意。为了看个痛快，父女两个在上船的地方丟下乔里，过河到了拉縴的小路上。乔里的身材本来不胖（在所有福尔賽家人当中，只有斯

悦辛和乔治是肥碩的），所以在一个八人的选拔队中，当了第二手。那种神气非常認眞，而且卖劲。乔里恩覺得他是这伙人中間最漂亮的一个，心里很是得意；好丽和一般做妹妹的一样，却比較看上另外一两个，可是死也不会説出来。那天下午，河上很是明媚，草地綠油油的，树木的顏色仍旧很美。一种异常的静謐籠罩着这座古城；乔里恩打定主意，天气如果仍旧好下去，一定拿出一天来画些素描。八人队第二次划过他們，沿着許多平底船使劲地向家里赶——乔里板着一副臉，不讓人家看出他划輸了。父女两个回到河这边来等他。

"哦！"乔里走在基督教会学院的草地上說，"今天晚上我得邀法尔·达尔第那个家伙来吃晚飯。他要請你們吃中飯，并且带你們参观布萊斯奴斯学院，所以我想还是邀他一下；那样你們就不用去了。我不大喜欢这个家伙。"

好丽一張相当狹长的臉变得紅了起来。

"为什么？"

"哦，我也不知道。我覺得这个人有点浮华，而且派头不好。他家里人是怎样的人，爹？他只是远房表弟兄，是不是？"

乔里恩只好用微笑来避免回答。

"你問好丽，"他說；"她看見过他舅舅的。"

"我喜欢法尔，"好丽回答，眼睛望着她前面的地上；"跟他的舅舅派头——完全不同。"她从睫毛下偷看了乔里一眼。

"孩子們，"乔里恩带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說，"你們可听人談到我們家的历史过？完全象童話。第一代的乔里恩·福尔賽——不管是不是第一个，总之是我們稍微知道一点的，而且是你們的高祖——在杜薩特州海边靠一块地过活，正如你們那些祖姑說的，在职业上是个'农业家'，而且是一个'农业家'的儿子——事

实上就是种田的；你祖父时常說他們是些‘毫不足道的人’。”他看看乔里，看他的少爷气受得了受不了，另一只眼睛瞄一下好丽，看出她对自己哥哥的脸色微微板下来感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喜悦。

“我們可以設想他們都是又粗又大的，就象代表工业革命还沒有开始之前的英国似的。第二代的乔里恩·福尔賽——是你的曾祖，乔里，人家都叫他杜薩特·福尔賽大老板——根据正史的記載，他是造房子的，生了十个儿女，并且迁到倫敦居住。据說，他喜欢喝馬地拉酒。我們可以設想，他是代表拿破侖战爭和普遍动蕩时代的英国。他的六个儿子里最大的一个是乔里恩三世，也就是你的祖父，乖乖——他是茶商和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英国人里面最正直的，也是我最心爱的一个人。”乔里恩原来的諷刺口吻消失了，一对儿女都庄严地望着他。“他为人公正而且坚强，心却是慈爱而年輕的。你們記得他，我也記得他。談談其余的人吧！你們的二叔祖詹姆士，那就是小法尔的外公，有一个儿子叫索米斯——就是从他那里来了那个夫妇不和的傳說的，我想还是不告訴你們的好。詹姆士和杜薩特大老板的另外八个儿女可以說是代表維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代表这时代的五厘利息加本錢的生意經和个人主义。总之，在各自漫长的一生中他們把原来三万鎊的財产翻了又翻，最后各人的財产加起来足足有一百万鎊。他們从来不干一件荒唐事情，只有你們的三叔祖斯悅辛算是例外，因为我好象知道他有一次和人压宝受了騙，而且因为赶过一部双馬的馬車，被人称做‘四馬手福尔賽’。他們的时代已經过去了，他們这种类型的人也过去了，对于国家来說并不一定就好。他們很平凡，但也很正常。我是乔里恩·福尔賽第四代——很不配这个称号——”

“配，爹，”乔里說，好丽紧抓着父亲的手。

“不配，”乔里恩又說一句，“只能算是次貨，我怕什么都不代表，只能代表世紀末。不劳而获的收入、玩票思想和个人自由——这跟个人主义是两回事，乔里。你是乔里恩·福尔赛第五代，孩子，你是新世紀开山的人。”

說到这里，三个人轉弯向学院大門走去，好丽說：“有趣得很，爹。”

两个人都不大懂得她是什么意思。乔里的脸色很严肃。

彩虹旅館的特色是一点儿不时髦，只有牛津的小旅館能够这样；旅館里給他們准备了一間橡木板壁的私人小起坐室；那个唯一客人到达时，好丽正一个人坐在室内，穿一件白衣服，羞怯的样子。

法尔就象伸手去碰飞蛾那样握着她的手。她可愿意戴这朵“草花”嗎？戴在头发上一定很漂亮。他从大衣上把梔子花取下来。

“哦！不，謝謝你——不好意思吧！”可是，她接过来用别針别在頸上，因为忽然記起“浮华”那句話来。法尔在大衣領上插一朵花一定会惹人厌恶；而且她非常盼望乔里喜欢他。其实法尔当着她是最最規矩也最最安靜，所以吸引她，一半奥妙也許就在这里，她可曾明白到呢？

“我从来沒有提到我們騎馬的事情，法尔。”

“还是不要提好！只有我們两个人知道。”

他的两只手那种不自如的样子和两只脚的局促派头，使她产生一种很甜蜜的权力感；一种柔情蜜意——那就是愿意使他快乐一点。

“你非要跟我談談牛津不可。一定非常有意思。”

法尔承認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眞是开心的事情。上課簡直不算什么；还有几个同学人很不錯。“只不过，”他又加上一句，“当然我很想能够住在倫敦，那就可以下乡来看你。”

好丽一只手羞怯地在膝盖上动着，眼睛垂下去。

“你还沒有忘記，”他忽然鼓起勇气来說，“我們要一同去流浪吧？”

好丽笑了。

“哦！那不过是幻想的一套。人大起来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你知道。”

“滚它的——表姊妹总可以，”法尔說。“下回放暑假——六月就开始，你知道，而且长得沒有完——我們再看机会。”

可是，虽则密謀的快乐和兴奋在她血管里流动着，好丽仍旧摇摇头。“做不到的，”她低声說。

“做不到！”法尔激动地說；“哪个会来阻擋？你父亲和你哥哥总不会。”

就在这时候，乔里恩和乔里走了进来；罗曼斯只好溜进法尔的漆皮靴和好丽的白緞鞋里面去了；在那个并不能公然傾心吐腹的晚上，它一直就在那里惹得人心痒痒的。

乔里恩向来善看风色，不久就发覺两个男孩子中間暗藏的敌意，同时有点弄不懂好丽是怎么回事；自己不知不覺变得諷刺起来，这对于青年人的健談是一記致命伤。晚飯后，有人給他送来一封信，使他忽然沉默下来，一直到乔里和法尔起身告辞时，他都不大說話。他陪着他們出来，一面抽着雪茄，跟儿子一直走到基督教会学院的大門口。轉身回来的路上，他把那封信取出来，就着街灯又讀了一遍。

亲爱的乔里恩：

索米斯今天晚上又来了——今天是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你說得对，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明天我就上皮德蒙旅館去住，可是在出国之前一定要見見你。我覚得冷清，而且心緒很坏。

伊琳。

他把信折好放在口袋里，向前走去，对自己这样激动很是詫异。这家伙說了些什么話，有过什么举动呢？

他轉弯到了高街，向杜尔街走去；一大堆鐘楼、穹頂、长长的学院建筑和垣墻就象摆成一个迷陣，在强烈的月光下或者照得雪亮，或者罩在漆黑的影子里；他就在这些中間走着。在这个英国文雅气息的中心，很难想象到一个孤独的女子会受到人家的糾纏或者追逼，可是她这封信除掉这个又說明了什么呢？索米斯一定逼着要和她复合，而且这样做还会得到輿論和法律的支持！“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了！”他想，一面望着一家村舍墙头上晶瑩的碎玻璃；“可是碰到財产时，我們还是个未开化的民族！明天早上我就上倫敦。我要說她出国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这个念头使他并不高兴。为什么索米斯要把她赶到国外去呢？而且，索米斯也可能跟了去，在国外，她丈夫的那些殷勤就更加沒法子对付了。“我得小心点儿，”他想；“那个家伙做事可以毫不顧面子。那天晚上在馬車里的派头我就不喜欢。”他的心思轉到琼的身上。琼能帮点忙嗎？过去有一个时期，伊琳是她頂好的朋友，現在她是个“可怜虫”了，准会投上琼的脾气！他决定打电报給女儿，叫她到巴丁登車站来接他。当他一步步走回彩虹旅館时，很弄不懂自己要这样大惊小怪。是不是每一个女人碰到这种情形他都

会烦神呢？不会！决不会如此！这个坦白的結論使他觉得很是丧气；他看見好丽已經睡了，就进了自己的房間，可是睡不着，在窗口坐上大半天，蜷縮在大衣里面，看着屋頂上的月光。

隔壁房間里，好丽也醒着，想着法尔上眼皮和下眼皮上的睫毛，尤其是下面的；同时在想自己怎样能够使乔里比較喜欢他一点。梔子花在小臥室里的香气很濃，而且聞上去很好受。

这时法尔正从布莱斯奴斯学院二楼自己房間的窗子里探出身来，眼睛盯着月光照着的四合院，可是一点看不見，他看見的是好丽穿着白长服的苗条身材，坐在爐火旁边，就是他走进房間时那个样子。

可是乔里，在他那間窄得象个鬼影的臥室里，一只手压在頰下睡着，梦見自己和法尔坐在一条船上，在参加一次失利的比賽，他父亲站在拉縴小徑上喊："二号！手不要放在那里，天哪！"

第 二 章

索米斯去試探

在那許多用橱窗使倫敦西城增輝的珠光宝气商店当中，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是索米斯認为最最“有吸引力”的一家——这个名詞新近才时髦起来的。他从沒有象他叔父斯悦辛那样喜欢宝石过；自从伊琳在一八八九年离开家，把他送她的全部亮晶晶的东西丢下之后，他对这种形式的投資就厌恶起来。可是碰到一顆好鉆石时，他仍旧認得是一顆好鉆石，所以在伊琳生日的前一个星期里，他上鷄鴨街或者从鷄鴨街回来的途中，总要找一个机会在几家大珠宝店的門口停留一下；在这些大店里，你即使不能一分錢买一分貨，至少貨色是相当靠得住的。

从那一次和乔里恩同車之后，他一直就在肚子里盘算，而且愈来愈認識到自己一生中这一个时期的极端重要性；他非得采取行动不可，而且不能错一点。他有一种冷靜而理智的想法，要留种就趁現在，要成家立业也趁現在，否則永远休息；可是与此同时，他对这个过去曾經热烈追求过的妻子，自从上次見面后，还暗怀着一种欲望，而且深深覺得这样白白放过自己的妻子簡直是違反人情之常，也違反福尔賽家人从不張揚的尊貴傳統。

他曾經向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討教过关于維妮佛梨德訟事的意見——他覺得华特布克要好得多，可是他們已經叫他当了法官（任命得这样迟，簡直使人象經常一样怀疑这是一个政治手腕）——德里麦忠告他們立刻进行，好取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对于这一点索米斯从来就沒有怀疑过。等到他們获得恢复婚姻关系的判决之后，那就得看判决是否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話，这就构成法律上的遺弃，他們就可以收集品行不端証据，提出离婚請求。这一切索米斯全清楚。他們还說德里麦是首屈一指呢。他妹妹的問題这样簡单还要經过这些手續，使他更加对自己問題的解决感到絕望。事实上，从各方面看来，伊琳回来是最簡单的办法。如果她現在还覺得一肚皮委屈的話，难道他就沒有委屈么？他也要平平气，原諒原諒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并且忘掉自己的痛苦啊！他至少从来沒有对不起她过，而这个世界又是妥协的世界啊！他給她的享受可以比她現在的享受好得多。他还会給她留下一笔很大的贍养費，而且不使她受到任何不方便。这些日子他时常端詳自己的相貌。他从来就不是达尔第那样的一个风流人物，也从来沒有幻想自己是一个情場圣手，可是他对自己的仪表却有相当的信心——这并不是沒有理由，因为他身材长得匀称，保养得很好，眉淸目秀，健康，血色少些，可是看不出一点縱酒或者其他不节制的征象。那只福尔賽的下巴和心思集中的神情在他看来应当是优点。要他自己来說，他身上并沒有一点可以叫人厌恶的地方。

人本来是天天靠思想和愿望生活的，所以虽則离开实現还有那么一大段路，那些想法慢慢也就变得很自然了。只要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充分証明自己决心不咎既往，而且尽自己的一切去博取她的欢心，为什么她不能回到自己身边来呢？

所以在十一月九号那天的早上，他就走进了盖夫斯－考第高尔首飾鋪买了一只鉆石別針。“四百二十五鎊，先生，便宜得不象話了。这才是闊太太們戴的。”这句話正打中了他的心坎，所以哼也不哼一声就买下来，他把那只扁扁的綠摩洛哥皮的盒子揣在怀里上了鷄鴨街，一天当中，有好几次把盒子打开来瞧，橢圓的絲絨垫子里平放着七粒鉆石，嫩汪汪地放着光。

“如果女太太不喜欢的話，先生，随时都欢迎掉換。你只管放心好了。”如果能眞的放心得了，就好了！他办完一大堆事务，这是他知道的唯一能使自己冷靜的办法。正在办公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代办所来了一个詳細的电报，还提到一个女侍役的姓名住址，答应随时都可以出面作証。索米斯最深恶痛絕的就是弄得丑声四溢，这封电报又及时地給他刺激一下。他坐地道車上維多利亚車站去时，在晚报上看到一条时新的离婚訴訟，这对于他的复合愿望又是一个新的推动力。凡是一个眞正的福尔賽，心里焦急不安时，总是想到要回家；这种使这家人坚强而巩固的集体傾向，使索米斯决定回到公园巷去吃晚飯。至于他的心思，他不打算向家人吐露一个字，也沒法吐露——他太沉默寡言，而且太要面子了——可是，他們知道的話一定高兴，而且会祝他成功；想到这里人覚得很开心。

詹姆士的兴致很頹唐；原先被克魯格那个无耻的通牒所燃起的热衷，經过上个月战事的微小进展和《泰晤士报》上要大家努力的呼吁，等于澆了一盆冷水。他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收梢。索米斯不断地提到布勒，① 想借此使他高兴一点。可是他說不上

① 布勃是波尔战争开始时英国的統帅，后来一再吃了敗仗，才改派罗伯兹代替他。

来！就拿从前的考莱說吧——弄得死在那座山上，① 还有这个史密斯夫人城困守在盆地上，② 在他看上去全是一团糟；他覺得他們应該把海軍派出去——这些人才是角色，上次在克里米亚打得眞出色。索米斯轉移了安慰的陣地。維妮佛梨德收到法尔的来信，牛津大学在古伊·福克司节③ 那天鬧得厉害，还有一个营火会，他把臉上涂黑了，因此沒有人認出来。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是个聪明小家伙。”可是說了不久就搖起头来，說他不知道法尔会变成怎样的人，一面苦苦望着索米斯，不断地嘰咕索米斯始終沒有生一个儿子。他很想有一个姓自己姓的孙子。而現在——唉，弄成这样！

索米斯退縮了一下。他沒有料到会給自己来这样一个挑战，要他摊出心里的秘密。爱米丽看見索米斯臉色尷尬，就說：

“无聊，詹姆士；不要这样說！”

可是詹姆士，一个人的臉也不看，自顧自說下去。你看罗杰、尼古拉和乔里恩；他們全有孙子。斯悅辛和悌摩西是从来沒有結婚。他自己能够做到的都已經做了；可是眼看着自己就要死了。就象講的这一大堆話給他莫大寬慰似的，他沉默下来，用一只叉子吃着羊脑和一块面包，而且把面包吞了下去。

索米斯一吃完晚飯就托故走掉。天气并不眞冷，可是他却穿上皮大衣，这样可以替自己擋御一下这一天不时来襲的神經

---

① 見45頁注。

② 史密斯夫人城在納塔尔，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被波尔人圍困，次年二月二十八日方才解圍。

③ 一六〇五年十一月五日，英人古伊·福克司在上議院埋伏炸葯，阴謀炸死英皇，事发被捕，后来这一天就叫做古伊·福克司节；英国一些貴族学校的大学生在这个节日要燒掉象征福克司的草人，并且喧鬧。

战栗。在潜意識里面，他知道比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皮大衣看上去神气得多。接着，摸一下胸口的那只扁皮盒子，他就出发了。他平时并不抽烟，可是却燃起一支香烟，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抽着。他慢步沿着海德公园馳道向武士桥走去，算好在九点十五分时間到达采尔西。她在这种鬼地方每天晚上怎样消遣呢？女人是多么神秘啊！和她們生活这样接近，然而一点不了解她們。不知道她看中波辛尼那家伙哪一点上使她这样为他瘋狂？說到底，她的所作所为的确近于瘋狂，瘋狂得就象着了魔一样，使她簡直不顧一切，毁掉她自己也毁掉他的一生！一时間他忽然变得趾高气揚起来，就好象自己是故事里面的那种充滿基督精神的男人，就要使她重新获得人生的一切希望，原諒她，忘記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且成为她的前途救星。在武士桥崗哨对面一棵树下面，月光照得非常清彻，他重又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掏出来，讓那些宝石把月光映成五彩。对的，这些是头等的水鉆！可是，当他用劲把盒子关上时，他心上又来了一个寒战；他加速步伐向前走去，两只戴了手套的手在大衣口袋里勒得紧紧的，簡直巴望她不在家最好。一想到她那样神秘又使他着了慌。一个人在公寓里吃晚飯，夜夜如此，——而且穿着晚服，就象假装着在交际似的！还彈鋼琴——彈給自己听！看那个样子，連只狗或者猫都沒有。这使他忽然想起自己在买波杜倫养的那匹专供上車站用的牝馬来。只要他上馬厩去，它总是冷冷清清地在那里打瞌睡，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它总比出去的时候跑得輕快些，就好象急于要回到馬厩里那种冷清生活似的！“我要待她好，”他胡乱想着。“我要非常小心！”忽然間，索米斯的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在心里变得充沛起来，使得他走到坎辛登車站对面时竟而做起好梦，而这种安排家庭生活的本領是弄人的造化过去好象一直

吝惜賦予他的。在金斯路上，一个汉子从酒店里歪歪倒倒走出来，拉着一只手风琴。索米斯有半晌望着那汉子在人行道上随着自己拉长而刺耳的琴声瘋癲地跳舞，接着自己就走过馬路，避免和这种醉鬼撞上。一夜的拘禁！人是多么的愚蠢啊！可是那汉子已經发覺他这种回避的举动，从馬路对面傳来一連串的快活的辱駡。"希望有人把他拘走，"索米斯恶毒地想着。"街上这么多的单身女人，讓这种流氓乱闖！"这个念头是走在他前面的一个女子身形引起的。那女子走路的派头好象面熟得紧，而且当那女子在他要去的街角上轉弯时，他的心开始跳起来。他赶快走到街口轉弯的地方看看清楚。对了！就是伊琳；她在那条肮脏小街上走路的派头沒有錯。她又轉了两个弯，他在第二个轉角上，看見她走进自己的公寓房子。这时他追上几步，看清楚是她，就急急忙忙赶上楼梯，剛好撞見她站在自己公寓門口。他听見大門鑰匙在开門，就在她开門时吃了一惊轉过身时，自己剛好赶到她身边。

"不要慌，"他喘息地說，"我剛巧碰見你。讓我进来坐一会。"

她一只手已經掩着胸口，臉色发白，眼睛睁得多大的，后来好象是鎮定下来，头点了一下，說，"好吧。"

索米斯关上門。他也需要平息一下，所以在走进那間小客厅的时候，他整整捱了有一分鐘，深深地透气使自己的心跳得慢下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把那只摩洛哥皮盒子拿出来未免显得魯莽。然而不拿出来这样和她当場頂着面就找不出什么跑来的借口。处在这种尷尬情况下，他对这一套借口和解釋的行头完全变得不耐煩起来。这是一出戏——整个是一出戏，而且非硬着头皮唱不可！他听見她說話了，声音里带有不快和怜憫！

“你又来做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愿意你来嗎？”

他注意到她的衣服——一件深褐色的花絲絨，黑貂領子，一頂用同样料子做的小圓帽。这些衣服她穿起来非常适合。显然的，她还有余錢买衣服呢！他沒头沒脑地說：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給你买了一样东西，”就把那只綠摩洛哥皮的盒子递給她。

“哎！不要——不要！”

索米斯按一下盒子；七顆鉆石在淺灰色絲絨上发出光彩。

“为什么不要？”他說。“就算表示不再对我不痛快不行嗎？”

“我不能。”

索米斯把別針拿出来。

“我看你戴起来什么样子。”

她向后退了两步。

他走近两步，一只拿着别針的手伸了出来，碰到她胸前的衣服。她又退后两步。

索米斯手放下来。

“伊琳，”他說，“过去的事情算是过去了。如果我能做到，肯定你也能做到的。我們来重新开头，就象过去沒有那种事情一样。行不行？”他的声音里含有飢渴，眼睛注視着她的臉，显出恳求的神气。

她已經等于抵着墙壁站着，这时候噎了一口气，算是她唯一的回答。索米斯又說下去。

“你难道眞的愿意象个半死人一样在这种鬼地方一生一世住下去嗎？回家去，我可以給你一切滿足。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可以发誓。”

他看見她臉上諷刺地战栗起来。

"是啊，"他又說，"可是这一次我是說的眞心話。我只求你一件事情。我要——我要一个儿子。不要这副样子！我的确要一个。太吃不消了。"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两次把头甩向后面，就象是透不过气来似的。还是看見伊琳的眼睛盯着他望，阴沉的神色带有一种激动的恐惧，使他振作起来，由痛苦的語无倫次状态轉为憤怒。

"这难道有什么不近人情？"他咬牙切齿說。"跟自己的妻子要一个孩子难道是不近人情？你害了我們的一生，而且弄得什么事都不对头。我們只象半死人一样活着，一点希望都沒有。你想想，尽管你过去做了那些事情，我——我仍旧要你做我的妻子，这难道对你还不够面子嗎？你說話呢，天哪！說話呀。"

伊琳象要說話，可是說不出来。

"我并不想吓你，"索米斯說，口气稍微温和一点，"天曉得。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要你回去。我想你。"

伊琳举起一只手来遮着下半截脸，可是眼睛始終盯着他的眼睛看，就好象靠这双眼睛禁制着他似的。这时候，多年来的孤寂，和痛苦的回忆，自从——啊，从什么时候起的——几乎自从認識她起，就象一片巨浪在索米斯胸中涌起来；脸上显出一陣怎样也控制不了的抽搐。

"現在还来得及，"他說；"还来得及——只要你相信得过。"

伊琳的手从唇边拿开，两只手在胸前作了一个痛苦的姿势。索米斯一把抓着她的手。

"不要！"她低声說。可是他仍旧抓着不放，竭力盯着她那双毫不动搖的眼睛看。后来她靜靜地說：

"我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不能再象从前那样的举动。"

他立刻松开手，就象避开烙鉄一样，轉过身去。世界上眞

会有这种刻骨的仇恨嗎？那一次粗暴的占有行动难道她到現在还耿耿在心嗎？难道他因此就全然沒有指望嗎？他头也不抬起来，固执地說：

“我非等你回答不走。我提出的是男人全都不愿意提的，我要一个——一个理智的回答。”

这时几乎有点出乎他的意外，他听見她回答了。

“你得不到一个理智的回答。理智和它毫无关系。你只能知道一个殘酷的眞理。我宁可死。”

索米斯瞠眼望着她。

“噢！”他說。这时他突然覚得說不出話来，也沒法动作得了，就象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时想不出怎样应付，或者毋宁說，把自己怎样办时所感到的战栗一样。

“噢，”他又說了一句，“有这样的糟嗎？眞是的！你宁可死掉。太好了！”

“很对不起。你要我回答。我不得不說眞話，你說呢？”

这句古怪的由衷之言倒把索米斯拉回现实的怀抱。他把項圈放在盒子里，把盒子关上，放进衣袋。

“眞話！”他說；“女人有什么眞話会說。全是神經——神經。”

他听見她低声說：

“对了；神經从来不隐瞞事实，你难道沒有发現过么？”他不做声，心里胡乱在想，“我要恨这个女人。我要恨她。”毛病就在这里！他眞的能够恨她就好了！他向她瞥了一眼，她抵着墙站着一动不动，昂着头，双手紧紧勒着，簡直象是等待枪毙似的。他赶快說：

“你的話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你有个情人。你要是沒有情

人，决不会这样——这样蠢。”从她眼睛里的表情，他意識到自己說話有点語无倫次，太象过去同居在一起时那样随便講話了。他轉身向着門口，可是沒法走出門。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东西阻擋着他——福尔賽性格里最深藏和最隐秘的气質，那就是沒法放得了手，沒法看見自己的頑强性是多么荒唐和不可救葯。他又回过身来，站在那里，背抵着門，就象她背抵着墙一样，完全意識不到两个人这样隔开整个的房間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你除掉自己之外，可曾想到过别的人？”他說。

伊琳的嘴唇顫动起来；后来緩緩回答說：

“你可曾想到，在我們結婚的头一个晚上我就发現自己鑄成大錯——不可救葯的錯誤；你可曾想到我有三年一直都在挽救——你可知道我一直都想挽救嗎？这难道是为我自己？”

索米斯把牙齿咬得响响的，“天知道你为的誰，我从来就不了解你；我永远不会了解你。你过去要什么有什么；現在你还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可以要得多。我的毛病究竟在哪里？我明明白白地向你提一个問题：在哪里？”他并不意識这句話問得很凄慘，又繼續激动地說：“我又不跛，又不討厌，又不膩味，又不傻里傻气，是什么呢？我又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她的回答是一声长叹！

她两只手勒在一起，那种姿态在他眼中非常之充满表情。“今天晚上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是——我是希望——我是誠心誠意想要能够把过去完全抹掉，重新来一个公平的开始。可是你回答我的只是‘神經’、沉默和叹气。一点实在的东西沒有。就象——就象个蜘蛛网。”

“对了。”

这句从房間对面傳来的低声回答重又使索米斯火冒起来。

"好吧，我可不愿意落在蜘蛛网里。我要割掉。"他一直走到她面前。"你听着；"究竟他走到她面前打算做出些什么，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可是当他走近时，她衣服上的熟悉的香味忽然打动了他。他两手搭着她的肩头，弯下来吻她。他吻到的并不是嘴唇，而是嘴唇瘪进去的一条細硬綫；她两只手随即推开他的脸；他听見她說："啊，不要！"羞耻、内疚和徒劳的感覺浸滿他整个的人；他轉过身，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

第三章

看望伊琳

乔里恩发現琼就在巴丁登車站上等他。她是早飯的时候接到电报的。她租的一間画室和两間臥房，就在圣約翰林一个什么花园那儿；是为了这样可以完全独立才特地租下来的。这样既沒有恶意的邻居老太太监視她，又沒有經常的家庭仆役給她許多不便，她就可以无日无夜地随时招待她的那些可怜虫，而且一些可怜虫自己沒有画室的，也常常利用琼的地方。她这样自由自在很覺得开心，而且始終保持着一种处女的热情；过去她浪費在波辛尼身上的狂热——加上她的福尔賽的頑强，一定纏得波辛尼很膩味——現在被她用来广泛布施給艺术界的那些落脚貨和萌芽的"天才"。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把那些她認为是天鵝的丑小鴨变成天鵝。保护热誠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可是她既忠实又慷慨；一只急切的小手总是在反抗学院派和商业界的专制意見，所以虽則她的收入相当可观，存款折子上却往往是透支的。

上巴丁登車站之前，她刚看望了伊立克·考柏莱，正充满一肚子的悶气。一家鬼画店竟然拒絕这位直头发天才开个人画展。那个无耻的經理，看了他的画室之后，发表了这样的意見說，"从

卖錢的角度来看，只能是蝕本交易。”沒有骨气到了透頂的市儈典型，竟然拿来对付她最得意的可怜虫——而考柏莱又是那样拮据，还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弄得她又透支了——这使她那張坚决的小脸到現在还在发火，金紅头发比平时更加通紅了。她摟了父亲一下，就同他上了馬車，她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他，就如同他有一大堆事情要找上她一样。当前急待解决的問題是哪个先提出来。

乔里恩才說了一句：“亲爱的，我找你来是——”就看見她脸上两只藍眼睛左右移动——好象猫儿怀着鬼胎时的尾巴一样——知道她心不在焉。

“爹，我难道絕对不能动用我的錢嗎？”

“只能用利錢，幸而是，亲爱的？”

“多么的不講情理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总該有点办法。我知道有一家小画店，有一万鎊我就可以盘下来。”

“一家小画店，”乔里恩喃喃說，“好象并不是什么奢望。可是你祖父老早見到了。”

“我覚得，”琼气汹汹地說，“这样在錢上面煞費苦心太叫人吃不消了，而世界上却有这么多的天才就是因为缺少那一点錢完全被摧殘掉。我是永远不会結婚生孩子的；为什么不能讓我拿来做点事情，一定要全部捆着不能动用来預防那永远不会有的万一呢？”

“亲爱的，我們家姓的是福尔賽，”乔里恩用他的諷刺口吻回答，这种口吻是他这个性情冲动的女儿至今还不能完全习惯的；“而福尔賽家人，你知道，就是那种把財产留給自己的孙男孙女，但是为了防备他們死在父母之前，他們一定要立下遺囑，只有在他們父母去世之后，財产才能归自己所有。你弄得懂嗎？我也

不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們一生坚持的原則是，只要有办法把財产保留在家族以內，决不讓利权外溢；如果你沒有結婚就死掉，你的錢就归乔里和好丽和他們的儿女，如果他們結婚的話。所以不管你們怎样胡来，你們任何一个人总不会过穷日子，这难道还不开心嗎？”

“可是我能不能借用一下呢？”

乔里恩搖搖头。“当然你可以租下一家画店，只要你能够从你的进項里开支掉。”

琼輕蔑地哼了一声。

“对了；而且弄得沒有一点剩余去帮助人家。”

“亲爱的孩子，”乔里恩囁嚅說，“算起来还不是一样嗎？”

“不同，”琼說，这在她就是精明了，“我一万鎊可以盘下来，那就是一年只出四百鎊。可是租下来一年就得出上一千鎊租金，这一来我就只落五百鎊了。我假如能盘下那月画店，爹，你想我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我可以一轉眼間就使伊立克·考柏萊成名，以及許多別的人成名。”

“該出名的到时自然会出名。”

“在他們死了之后。”

“你可知道，亲爱的，有什么活人成名之后还会有进步的？”

“知道，就是你，”琼勒一下父亲的胳臂。

乔里恩一惊。“我嗎？”他心里想。“哦！嗯！現在她要我帮她的忙了。我們——我們福尔賽家人——全有一套达到目的的办法。”

琼在車子里和他挨近些。

“好爹爹，”她說，“你盘下那家画店，我每年付給你四百鎊。这样我們两个人誰也不吃亏。再說，这还是一笔很好的投資呢。”

乔里恩推托起来。“你想想看，”他說，“以一个艺术家去盘下一家画店是不是有点儿不明不白？而且，一万鎊錢是个大数目，我的性情又不近于經商。”

琼带着欽佩的神气打量着他。

“当然你不是，可是你的生意眼很不錯。我有把握我們开店賺得了錢。把那些混蛋的商人和买画的人羞辱一下，这是最好的办法。”她又勒一下父亲的胳臂。

乔里恩臉上显出尴尬的失望。

“这家可爱的画店在哪里呢？我想地点一定非常理想吧？”

“离考克街只有一点儿路。”

“啊！”乔里恩想，“我早知道就差那一点儿路。現在我要找上她了！”

“好吧，讓我考虑一下，可是目前不談它。你記得伊琳嗎？我要你陪我一同去看她。索米斯又在追她了。如果我們能够給她找个地方躲难，說不定要安全些。”

躲难这个字眼是他无意用上的，可是最最能指望引起琼的兴趣的也是这个字眼。

“伊琳，我沒有看見她有——当然！我非常愿意能帮她的忙。”

現在輪到乔里恩勒一下琼的胳臂了，这算是表示一种深切的欽佩，佩服自己亲生的小东西这样勇敢而且胸怀寬大。

“伊琳很高傲，”他說，眼睛斜瞥了一下，看見琼这样拘謹忽然疑心起来；“帮她的忙很不容易。我們一定要謹愼些儿。就是这个地方。我打电話給她，叫她等我們的，我們把名片递上去。”

“索米斯我眞吃不消，”琼下車时說；“只要是不出名的作品他都看不起。”

伊琳就在彼得豪旅館的所謂“女宾”客厅里。

正义性的勇气是琼的最大优点。她一直走到自己老友前面，吻了她的面頰，就一同在旅館开張以来那張从来沒有人坐过的长沙发上坐下。乔里恩可以看出伊琳被这种单純的饒恕深深打动了。

“索米斯又来找你的麻煩嗎？”他說。

“昨天晚上他跑来看我；要我跟他回去。”

“当然你不能回去，对嗎？”琼叫出来。

伊琳微笑，搖搖头。“可是他的处境很尴尬，”她低声說。

“那只能怪他自己；他应当当时就跟你离婚的。”

乔里恩想起当年琼曾經多么热烈地盼望不要鬧什么离婚案子出来，免得辱沒她死去的不忠实情人的姓名。

“讓我們听听伊琳有什么打算，”他說。

伊琳的嘴唇微顫，可是泰然說：

“我頂好能够給他一个新的借口和我解决掉。”

“不象話，”琼叫出来。

“此外还有什么办法？”

“談不上这个，”乔里恩靜靜地說，“沒有奸情，”他講了一句法文。

他以为伊琳要哭出来；可是她迅速站起来，半个身子轉了过去，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鎮定下来。

琼忽然說：

“我要去找索米斯，跟他說不能来麻煩你。他这么大年紀还想些什么？”

“想个孩子。这也是人情之常。”

“想个孩子；”琼鄙夷地叫出来。“当然嘍！好把他的錢留下

来。他要是眞的急于想有儿子的話，可以找个人生一个；那时你就可以跟他离婚，他就可以跟那个女人結婚。”

乔里恩忽然看出他带琼来是个失着——她的激烈偏袒等于替索米斯卖气力。

“頂好还是讓伊琳不声不晌住到我們罗宾山来，看看事情怎样一个眉目。”

“当然，”琼說；“不过——”

伊琳对乔里恩看了一眼——事后他尽管多少次想分析看他这一眼是什么意思，可是总分析不出来。

“不行！我只会給你們找麻煩。我到国外去。”

从她的声音里，乔里恩知道她已經决定了。他的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毫不相干的念头：“那么，我就可以在国外看見她了。”可是他說：

“你想，如果他也跟了去，你在国外不是更加沒有人倚靠了嗎？”

“我不知道。只能試試看。”

琼猛然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太不象話，”她說。“为什么人要被这个可恨的虛伪法律一年年地蹂躪下去，永远痛苦着，永远沒有办法可想呢？”可是有人进来了，琼只好站着。乔里恩走到伊琳面前。

“你要錢嗎？”

“不要。”

“要不要我替你把公寓租出去？”

“好的，乔里恩，就請你办一下。”

“你几时动身呢？”

“明天。”

“那么你暫时不会回到采尔西那边去了，是不是?”他說这句話时带点焦灼，自己覺得很奇怪。

“不去了；我把用的东西全带来了。”

“你可要把国外的地址告訴我們。”

她向他伸出手来。“我覺得你是座山。”

“可是长在沙滩上，”乔里恩說，使劲握着她的手；“可是我很高兴随时能效点力，你記着这个。而且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話——来吧，琼，和伊琳告别。”

琼从窗子那边过来，張开两臂摟着伊琳。

“不要去想他，”她小声說；“自己乐一下，上帝保佑你!”

伊琳眼睛里含着眼泪，嘴边带着微笑，想起过去的一切。父女两个极其沉默地走掉，經过那个打断了他們談話的妇女面前，她正在翻閱桌上的报紙。

走到国立美术館的对面时，琼叫出来：

“眞有这种不要脸的畜生和混蛋的法律!”

可是乔里恩沒有答腔。他有自己父亲的那一点冷静头脑，便是在情緒激动时也还能公正地看問題。伊琳說得对，索米斯的处境跟她一样糟，甚至还要糟些。至于法律——法律天生是把人性看得很低下的，也就是为了伺候低下的人性而設的。他覺得再跟自己女儿待在一起的話，多少总会說出什么不檢点的話来，就告訴她要赶火車回牛津去；他雇了一部馬車，丢下她自去看竇納的那些水彩画，并且答应她考虑一下盘下画店的事情。

可是他心里盘的并不是画店，而是伊琳。据說，怜和爱是相近的！这样的話，他肯定自己有爱上她的危險，因为他非常可怜她。試想她这样无依无靠，这样孤零零地在欧洲飄泊！“我眞希望她头脑冷静些!”他想；“很容易走上絕望的地步。”事实上，她

現在和那点可怜的职业关系断絕之后，他就沒法想象她将怎样生活下去——这样一个尤物，一点人生指望沒有，然而却是任何人逐鹿的对象！他这样焦灼，好象不仅仅就是一点点耽心和妒忌。女人到了无路可走时常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不知道索米斯現在怎么办？”他心里想。“一大堆烏七八糟的事情！而且恐怕他們还要說她是自作自受呢。”上火車时，他又是心不在焉，又是恨，連車票都差点儿找不到；到达牛津車站时，他向一位女太太脫一下帽子；这位女太太的臉好象記得，名字却叫不出来，便在彩虹飯店看見她吃茶时也仍旧叫不出来。①

① 这个女太太作者的意思是指乔里恩在彼得蒙飯店客厅里和伊琳会面时見到的那个女子，也就是包尔第得派来偵察伊琳行动的密探，但是乔里恩和伊琳的过从一直到乔里恩上巴黎时才由包尔第得正式报告給索米斯，那个密探这时就追踪乔里恩到了牛津似乎不大講得通。

第 四 章

福尔赛家人最害怕的地方

希望挫败了，那只綠摩洛哥皮的盒子仍旧扁扁地抵着他的胸口，索米斯一面抖，一面反复盘算着，心里恨得要死。眞是蜘蛛网！他走得很快，看不見月光下面的任何东西，盘算着适才經过的一幕情景，回忆着她被他抓着时的坚硬身体。愈盘算愈肯定她有个情人——她那句"我宁可死掉"的話要是沒有情人就太可笑了。就算她从来沒有爱过他，她也是一直等到波辛尼跑来才鬧开的。对啊；她又有了情人，否則的話，她决不会对他的建議作出这样戏剧性的回答，因为他的提議从任何方面說来都是入情入理的！好吧！这样事情就簡单了！

"我要設法打听出自己是什么处境，"他想着；"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上包尔第得那儿去！"

可是便在作出这样决定时，他知道还有不少的麻煩要对付。平时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他曾經有好几次雇用过包尔第得这家私人偵探，便在最近为了达尔第的案子也雇用过，可是从来沒有想到可以用这班人来偵視自己的妻子。

这使他太难堪了。

他怀着这种打算和挫折的自尊心去睡了——与其說睡，毋

宁說睁了一夜眼睛；只在剃胡子时才猛然想起她是用自己的娘家姓海隆的。包尔第得在一开头决不会知道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至少在一开头决不会那样諂媚地望着他，而在背后嗤笑他。只說她是一个当事人的妻子。而且这話也說得并沒有錯——他可不就是自己的律师么？

他深怕自己不能当机立断，那样的話，他說不定会始終下不了手。所以他命瓦姆生一清早就給他燒了一杯咖啡吃掉，不等到早飯时間就悄悄出門，急急忙忙向西城一条小街走去；包尔第得和其他为那些比較殷实阶級服务的私家偵探都設在这条街上。过去他总是叫包尔第得上鷄鴨街来看他；可是他的地址他完全知道，所以一开門他已經到了。外面一間收拾得很舒适，簡直有点象放印子錢的人家；一位女太太跑来招呼他，看上去很配得上做一个小学教員。

"我要看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他認得我——你不用告訴他姓什么。"

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索米斯·福尔賽弄得要雇人偵視他的妻子，这是他最强烈的念头。

克劳德·包尔第得先生——和路易·包尔第得① 完全不同——是那种黑头发、鼻梁微鈎、眼睛深黄而灵活的一类人，人家說不定会当他是犹太人，其实是腓尼基人；他引索米斯进了一間有厚地毯和厚窗帘的寂靜屋子里；实际上是一間設备得非常隐秘的房間，一点文件的影子都看不見。

包尔第得向索米斯恭敬地招呼一下，就带着相当卖弄的神

---

① 这大約是包尔第得的父亲，过去也是干这个行业，而且和索米斯有过接触。

气把那扇唯一的門上的鑰匙轉了一下。

"如果一个当事人叫我去，"他慣常这样說，"他愿意怎样戒备就怎样戒备；如果上这儿来，我們就得使他相信决不会泄漏风声。我可以有把握說，我們别的地方即使不及人家，在保守秘密这一点上是首屈一指的……""現在，先生，你有什么見教？"

索米斯的喉嚨已經堵得完全說不出話来。絕对要瞞着这个人，要叫他認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除掉职业性的利害外并沒有其他关系；他的脸不由而然地轉为一种側面的微笑。

"我今天这样早跑来找你是因为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耽擱，"他如果耽擱一点儿，說不定会自己拆自己的台！"你有沒有一个靠得住的女人抽得出来嗎？"

包尔第得先生打开一个抽屜，拿出一張履历，眼睛看了一下，就把抽屜关上。

"有的，"他說；"只有她能做。"

索米斯已經坐下来，蹺起大腿——脸上除掉一点紅暈之外，什么都看不出，而这点紅暈很可能就是他的正常肤色。

"那就馬上派她去偵察一位住在采尔西特魯公寓丁室的伊琳·海隆太太，到下次通知为止。"

"馬上就做，"包尔第得先生說；"离婚吧，我想是？"他向一个話筒喊道。"布兰齐太太在嗎？我要在十分鐘內找她說話。"

"任何报告都要你来写，"索米斯又說，"而且要你亲手寄給我，上面写好密件，盖上火漆，而且挂号。我的当事人要求絕对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先生笑了，那意思好象說，"你在教你祖奶奶的乖呢，我亲爱的先生，"他的眼睛有这么一刹那以非职业性眼光在索米斯脸上扫了一下。

“你叫他完全放心，”他說。“抽烟嗎？”

“不抽，”索米斯說，“你懂得嗎，不能出一点事情。如果有个人的名字泄漏出去，或者被人覺察到有什么偵察行为，那就可以发生严重的后果。”

包尔第得先生点点头。“我可以把来列入密碼的范圍。按照密碼的做法，姓名是从来不提的；我們只用号碼。”

他又打开一个抽屜，取出两張紙头，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拿一張交給索米斯。

“你留着这个，先生；这是你的密碼表，我保留这張副本。这个案子我們叫做七辛。偵察的对方将是17；偵察人是19；公寓是25；你自己——按說是你的事务所——是31，我的事务所是32，我自己是2。如果你要在信里提到你的当事人的話，我就称他做43；任何我們認为有嫌疑的人都是47；再有一个就是51。进行的期間有什么特别的吩咐或者指示沒有？”

“沒有，”索米斯說；“就是說——做事情要周到。”

包尔第得先生又点点头。“費用呢？”

索米斯聳一下肩膀。“合理就行，”他簡短回答一句，站了起来。“整个事情你要亲自掌握。”

“一定，”包尔第得先生說，忽然在索米斯和那扇門中間冒了出来。“另外一个案子不久我就可以来找你，再見，先生。”他的眼睛重以非职业性眼光把索米斯扫了一下，就把門打开。

“再見，”索米斯說，眼睛連两边都不瞧一下。

到了街上，他自己深自默默地詛咒着。眞是蜘蛛网，可是要割断蛛网他又非得用这种阴險的、秘密的、下流手段不可；对于一个素来把自己私生活看做是最神圣的財产之一的人，这种做法簡直使他厌恶。可是事情已經做了，再沒法子收回了。他一直

上了鷄鴨街事务所，把綠摩洛哥皮盒子和那張行将彻底搞清楚他的家庭生活破产情况的密碼表一齐鎖了起来。

奇怪的是，一个毕生就从事把别人的一切私人財产糾紛和家庭勃谿揭露在公众眼前的人，竟会这样害怕公众的眼光落到自己的身上来；可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又有哪一个比他更懂得法律的全部冷酷过程呢？

他整天都在拚命工作。維妮佛梨德四点鐘就要跑来，他要带她上法学院找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商量事情，所以一面等她，一面把她写給达尔第要他回来的信重又讀了一遍；这封信是达尔第离开的那一天由索米斯逼着維妮佛梨德写的。

> 亲爱的蒙达古——收到你的信，获悉你已經永远离开我，并且正在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途中。这当然使我极端震駭。我現在趁早写信告訴你，只要你肯立刻回来，我愿意不咎一切既往。我的心緒很乱，目前不愿多談。这封信挂号寄往你在俱乐部留下的地址。請电复。
>
> 依旧是你的爱妻
>
> 維妮佛梨德·达尔第

哼！多么可恨的无聊玩意！他記得維妮佛梨德抄他的鉛笔稿子时，自己弯着腰看着她抄；她放下笔时，曾經那样說，“假如他回来呢，索米斯？”那声調非常特别，就好象一点沒有主意似的。“他不会回来，”索米斯当时回答她，“除非他把錢用光了。所以我們非立刻采取行动不可。”达尔第在伊昔姆俱乐部里吃醉酒乱写的那張紙条子也附在信后面。索米斯当时很可能希望这張紙条子最好不要这样讓人显然看出是吃醉酒写的。法庭就专找

这种岔子。他能听見法官的声音說："你把这張紙条子看得这样認眞嗎？要这样認眞写信給他？你認为他这話算数嗎？"沒有关系！达尔第已經搭船走了，而且現在还沒有回来，这总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还有他打来的回电："决不回来。达尔第。"也作为附件。索米斯搖搖头。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在今后几个月里全部解决掉，那个家伙就会象坏銅子一样又跑出来了。赶掉他至少可以一年省上一千鎊，还可以省掉維妮佛梨德和他父亲許多煩神。"我一定要給德里麦打气，"他想；"一定要加紧进行。"

維妮佛梨德打扮成戴半孝① 的样子，这和她的淡顏色的头发和高个儿都很相称；她是坐的詹姆士的四輪活頂馬車，駕着詹姆士的双馬来的。索米斯自从詹姆士五年前从事务所退休之后，还沒有看見他的馬車开到城里来过，这种不調和的情調使他吃了一惊。"时代是变了，" 他想；"以后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連大禮帽也愈来愈少了。他問起法尔。"法尔，"維妮佛梨德說，"来信說他下学期要打馬球了。"她覚得他交的一班朋友很不錯。接着她又問了一句，非常时髦地掩飾着心里的焦灼！"我的事情会不会鬧得满城风雨，索米斯？报紙上难道一定要登出来嗎？弄得法尔和女孩子們太难堪了。"

索米斯自己事情还愁不过来，就回答說：

"报紙专門搶着打听这种事情；要他們不宣揚出去很不容易。他們装做保卫公众道德，但是他們的下流报道只能使公众道德墮落。可是今天还沒有到那种情形。今天我們只是去見德里麦談恢复关系的問題。当然他懂得这是为了进一步离婚作准备；不过，你一定要装得好象眞正渴望达尔第回来似的——今天

① 即黑衣服稍微来点白色、灰色和淺紫的点綴，是重孝和脫孝之間穿的。

你不妨練习一下。”

維妮佛梨德叹口气。

“唉！蒙第眞是个傻瓜！”她說。

索米斯狠狠盯了她一眼。看得出她沒法跟她的达尔第認眞干起来，而且有一点点机会就会和达尔第和好如初。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头就坚决。眼前怕出一点丑只会給他妹子和几个孩子日后带来眞正的羞辱，如果讓达尔第仍旧累着他們，一天天敗下去，把詹姆士打算留給女儿的錢花得精光，說不定弄到傾家敗产的地步。虽則这一笔錢事实上已經不能动了，那个家伙总会有法子从那笔贈与上挤出錢来，而且叫他家里人付出一大笔錢，使他不至于破产，或甚不至于坐牢！两个人下了油光刷亮的馬車，把两匹油光刷亮的馬和两个油光刷亮的馬夫留在河濱大道上，走上那排皇家办公室德里麦皇家法律顧問的事务所。

“拜尔貝先生在这里，先生，”职員說；“德里麦先生十分鐘內就到。”

拜尔貝先生是助理辯护士——幷不是想象中的助理那样年輕——原因是索米斯非要是有名气的辯护士决不請；的确，那些辯护士究竟有些什么名气使他要雇用他們，这对他永远是个謎——拜尔貝先生坐着，把手里的文件最后翻閱一下。他剛从法庭回来，假发和长袍还沒有除下，这样装束和那只象小噴水筒柄子一样突出来的鼻子，一双精明的小藍眼睛，和相当鼓出的嘴唇配起来倒很順眼——作为德里麦的副手和打气的人沒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索米斯給維妮佛梨德介紹之后，两个人就跳过天气的寒暄，談起战局来。索米斯忽然插进来：

“他如果不回来的話，我們不能提出六个月后离婚的請求。

我要求就提，拜尔貝。”

拜尔貝先生講話微微带一点爱尔兰口音，向維妮佛梨德微笑說：“这是法律上的拖延，达尔第太太。”

“六个月！”索米斯又說一句；“那就要拖到六月里！案子开庭就要等过长长的暑假，我們非把鑼鼓打得紧不可，拜尔貝”——为了防止維妮佛梨德反悔，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工作都丢开。

“德里麦現在可以見你了，先生。”

三个人魚貫而入，拜尔貝先生先走进去，索米斯看着自己表上走了一分鐘光景才陪維妮佛梨德进去。

皇家法律顧問德里麦穿了一件长袍，可是假发已經除掉，正站在爐火前面，就仿佛这次会談是招待性质似的；他有飽学之士的那种坚韌的、油光刷亮的肤色，一只相当大的鼻子架着一副眼鏡，微微花白的腮須；他最喜欢楞起一只眼睛，并且用上嘴唇包着下嘴唇，因此他的話常叫人听不清。他还有一个派头，会突然繞过談話的对方；这个派头，和那种令人不安的声气，以及一种开始說話之前嗥叫的习惯——这一切奠定了他在遺产案件和离婚案件方面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名气。他楞着一只眼睛，听完拜尔貝先生輕快地大致叙述一下事实之后，就嗥叫道：

“这些我全知道；”当时就繞到維妮佛梨德跟前，咕噜咕噜地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要找他回来，可不是，达尔第太太？”

索米斯断然插进来：

“舍妹的处境肯定不是人受的。”

德里麦嗥了一声。“一点不錯。你看，我們能不能就凭一封拒絕的电报，还是应当等到圣誕节过后，給他一个机会写一封——要紧的就在这里，你看呢？”

“能够多快，就——”索米斯开始說。

“拜尔貝，你怎么看法？”德里麦說，繞到拜尔貝面前。

拜尔貝先生好象一只猎犬在那里嗅气味。

“我們的案子要到十二月中旬才能开庭。我們給他的寬限不需要比这个更多。”

“当然，”索米斯說，“为什么舍妹要弄来这許多麻煩，他反而可以任意——”

“任意花天酒地！”德里麦說，又繞到他跟前来；“很对，一个人不应当花天酒地，可不是，达尔第太太？”他擄起長袍一把抓成扇形。“我同意。我們可以提出来。还有什么事嗎？”

“目前沒有了，”索米斯同意地說；“我本来只要你和舍妹見見面。”

德里麦輕輕嗥了一声：“荣幸得很。再見！”把他保卫性的長袍放了下来。

三个人又魚貫而出。維妮佛梨德先下楼，索米斯留在后面。便是索米斯对德里麦也不得不佩服了。

“証据是够的，我覚得，”他跟拜尔貝說。“我只是跟你說，这件案子如果不赶快做掉的話，也許永远达不到目的。你想他懂得意思嗎？”

“我想法使他懂得，”拜尔貝說。“可眞是一把好手呢——好手。”

索米斯点点头，去追上自己的妹子。他看見她很难受，用面紗遮着臉，忍着眼泪，自己馬上說：

“那个女招待的証据就已經很够了。”

維妮佛梨德臉板下来；态度变得严肃了；两人走到馬車那里。在駛回格林街的途中，自始至終两个人都默默无言，两个人

心里都在反复想着同一个問題："唉，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不幸要弄得这样人人都知道呢？为什么要雇密探偵察我的私人糾紛呢？又不是我自己惹出来的。"

第五章

乔里当起裁判

占有的本性，在受到絕对无法挽回的挫折时——就象福尔賽家这两个人碰上时那样——固然会促使人們放弃那不再能占有的东西；但是，在英国国家里，这种本性却一天天变得更加坚决了。尼古拉本来不大相信这一次战爭会影响到財产，近来也听到他駡这些波尔人是一伙沒脑子的人了；說他們开銷很大一笔錢，应当給他們受一次教訓，愈早愈好。要他来做，他就要派伍尔斯萊①出去！他看事情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所有福尔賽的巨万家財都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已經看出布勒不中用了——一头笨牛，总是那样横冲直撞，他們再不小心的話，連史密斯夫人城都要陷落了。他說这話时还是在十二月初，接着就来了黑星期，② 这时他就振振有辞地逢人便說："我不是早就說过了。"在那个福尔賽家人从未經历过的阴暗星期里，小小尼古拉在他的团队"魔鬼营"里参加了好多次訓練，急得小尼古拉去找家庭医生查問儿子的健康，而且吃惊的是儿子一点毛病也沒有。这孩子不过才从法学院熬出了头，新近当了律师，还花了一点錢；目前平民里面熟練軍事的人可能很是需要，而他却在这种时候受軍事訓練，这在他的父母看来簡直有点象恶梦。他的祖父

当然認为这是庸人自扰；英国和人家打仗都是小規模的，而且是职业軍人的事情，他在这上面的感情教育受得非常彻底；什么全国动員，他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而且他这样子对自己并不利，因为他手里有德皮尔股票，③現在跌得很厉害，这足足抵得上牺牲自己的孙子而有余了。

可是在牛津那边倒是另一种情緒占了上风。在黑星期前本学期的两个月中，那种年輕人集体固有的兴奋已經逐漸明朗，成为对立的两派。正常的青年人——这种人在英国总是趋向保守，不过对事情不大認真——都激昂慷慨地主張一举蕩平波尔人，而且痛懲一下。这一部分人比較占多数，法尔当然是属于这一部分人。另外一些过激的青年則主張停战，并且承認波尔人独立自主；这班人虽則是少数，可能吵得还要厉害些。不过这两派在黑星期之前壁垒并不分明，两派中間也沒有一道鴻沟，只不过有些学院式的爭辯罢了。乔里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一个。他祖父老乔里恩的那一点点正义感他也有，这使他不至于只看問題的一面。还有，在他那"最优秀"的一小撮人中間有一位"管他媽的"見解极其高明，而且个人影响相当大。乔里动搖了。他父亲的看法好象也模棱两可。而且虽則他密切注視着自己的父亲——这在一个二十岁的人是很自然的——留心看他有什么还可以糾正的缺点，但是父亲仍旧保持着一种"气派"，这种气派使他的諷刺的容忍原則具有一种光彩。当然，如所周知，艺术家都是优柔寡断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可不能一

---

① 加納特·約瑟夫·伍尔斯萊(一八三三——一九一三)是当时英国历次侵略殖民地战争中的"名将"。

②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至十五日，英国軍队在波尔战爭中連次败績。

③ 这家公司在德兰士瓦，所以波尔人失败只有对尼古拉不利。

定看在自己父亲的面上，就是跟他要好也不能这样。可是乔里恩原来的看法是："在不需要你的地方硬去插一脚"（就象那些"外地人"那样），"然后玩弄手腕使自己騎在人家头上，可不是什么上等的玩意儿"；他这种看法不管有沒有事实根据，对儿子倒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儿子很重視高貴品質。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他自己一帮人叫做"神經病"或者法尔一帮人叫做"沒种"的，他都受不了，所以当黑星期的鐘声响时，他还徘徊在两者之間。一——二——三，从斯托姆堡，①从馬格斯芳坦，②从考倫苏③傳来一連串其兆不祥的拒敌消息。听到第一个消息之后，那个頑强的英国气质的反应是，"啊！还有米苏恩呢！"听到第二个消息之后的反应是："啊！还有布勒呢！"接着，带着更沉重的忧郁，心狠起来。乔里跟自己說："不行，他媽的！現在我們非得痛懲那些穷鬼不可；是非我全不管。"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話，他父亲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底下的一个星期天，乔里被邀去参加那些优秀者之一的酒会。大家来第二次干杯，乔里說了一句"布勒，而且給波尔以毁灭"，——脚跟都不碰一下，就把大学釀治的柏根地酒一飲而尽；这时候他注意到法尔·达尔第也在被邀之列，而且正在咧着嘴望着他笑，一面跟邻座嘀咕几句。他知道那准是在誹謗。乔里就臉紅了起来，不再做声，原因是，他最不喜欢人家注意，或者当着众人鬧出来。他一直对这位远房表弟有种說不出的敌意，这时突然变得强烈起来。"好吧！"他肚子里說；"你等着，朋友！"按

① 指英将加达克尔为波尔人慘敗于斯托姆堡。

② 指英将米苏恩率領一万人集中檑河南岸，趋救金柏萊之圍，于夜襲馬格斯芳坦一役被波尔人击潰。

③ 指英軍統帅率領二万人趋救史密斯夫人城，被波尔人在考倫苏击潰。

照大学里的习惯，大家吃酒都过了量，这使他更加忘記不了；当大家排队走到一个幽静的处所时，他碰一下法尔的胳臂。

"你剛才在那儿講了我什么？"

"难道我不能随便講話？"

"不能。"

"那么我說你是个亲波尔派——你就是这样！"

"你放屁！"

"你要鬧出来嗎？"

"当然，可不在这儿；在花园里。"

"行，来嗎。"

两个人一同走去，相互斜睨着对方，歪歪倒倒地，毫不退縮；两人爬过花园栏杆；栏杆上面的尖刺稍微刮了一下法尔的袖子，使他分了一下心。乔里心里则在盘算着两个人要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双方都不熟悉的地区打架。这事情不大好，可是不管它——这个小畜生！

两人走过草地进入几乎是整个的黑暗里，都把上衣脱掉。

"你沒有吃醉吧？"乔里突然說。"你要是吃醉了我可不能跟你打架。"

"并不比你更醉。"

"那么来吧。"

也不拉拉手，两个人立刻就摆出防御的架子。两个人的酒都已經过量，所以特别当心要做出一副規規矩矩的派头。后来乔里险些儿打中法尔的鼻子。这一来，两个人就扭了起来，在老树阴影下只看見漆黑的丑陋的一团，也沒有人在旁边喊"停止"；最后双方都筋疲力尽，各自放手，都立足不定地退了几步，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叫道：

"你們叫什么名字，小爷？"

这句从园門那边灯下发出的諷刺詢問就象是神的責問一样，使两个人都着了慌，一把拿起上衣向栏杆跑去，爬过栏杆，就朝剛才出发的幽靜地点跑去。这里有一点亮光，两人各自在脸上抹一下，也不相互說話，离开有十步光景，向学院大門走去。两个人不声不响出了大門。法尔沿着釀酒厂向寬街走去，乔里沿着小巷向高街走。乔里心里还在冒火，老在懊悔怎么打得那样不够科学，一面将适才沒使出来的反击和杀手一一温习过来。他的心思涉猎到一个幻想的搏斗上去，和他剛才經过的搏斗大不相同，要英勇得多；自己佩着肩带，拿着軍刀，又刺又拦，就象在最心爱的大仲馬小說里一样；他幻想自己是拉摩尔，是阿拉米，布西，西高和达特里昂搓成的一个人，可是沒法把法尔想象为果果納，或者布里沙克，或者罗西福。这个家伙就是个混蛋表弟，什么都够不上。沒有关系。他剛才总算給了他一点苦头吃。"亲波尔派！"这句話很使他觉得不好受，从軍的念头塞满他头痛的脑子里；他想到騎馬馳过南非的大高原上，英勇地放着枪，同时看見波尔人就象野兎子一样紛紛倒在地上。他抬起酸痛的眼睛，看見高屋頂上面的星光照耀，自己裹了一条棉被匍匐在卡卢河边（不管这是什么），来福枪准备好，眼睛紧盯一片灿烂的星空望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头痛得非常厉害；他按照一个优秀人的派头，把头浸在冷水里，燒了一杯濃濃的咖啡，可是喝不下去，午飯时只能呷一点好克酒。脸上的一条伤痕被他編了一套鬼話，說是在街角上被"什么冒失鬼"撞伤的。打架的事情他决不告人，因为盘算一下之后，他覚得有失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他就"下倫敦"去了，并且从倫敦一直到了罗宾山。

他父亲已經上巴黎去了，只剩下琼和好丽。这个假期他过得非常之不安心，总是坐不住，跟两个姊妹一个也不搭訕。琼当然一心放在那些可怜虫身上，这些人乔里向来就吃不消，尤其是那个伊立克·考柏莱和他的一家人，不上台面的人，总是在假期里把房子搞得不成样子。好丽和他之間則是有了一条古怪的分野，就好象她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張似的，而这是太——沒有必要了。他恶狠狠捶了一陣皮球，① 亡命地但是孤独地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一心一意要跳过用来擋着一条走坏了的青草馬路的高栏——照他自己說，是使精神不致散漫。他还买了一支来福枪，在罗宾山田里竖了一个靶子，从小池子那边向着菜园的墙放枪，也不管那些园丁的死活，同时心里在盘算，也許有一天自己会去参軍，为祖国把南非保存下来。事实上，那些要騎兵义勇队参軍的号召引得他心思非常混乱。他应不应当去呢？以他目前所知，——而且他和好几个人都在通信——那些"优秀的"一个都不打算参加。只要他們眞正提倡一下，他就会立刻报名——他的竞爭心非常之强，而且最爱体面，事事总不甘落后——可是自顾自去做也許看上去象"出风头"，因为肯定說，并不是眞正非如此不可。何况他并不想去，因为这个小福尔賽性格的另一面是沒有看准之前决不敢跳的。他的心情非常复杂，酸甜苦辣都有，人完全不是平时那样安靜、那样高貴的派头了。

接着，有一天，他看見一件事情，使他很不好受，簡直冒火——就在里希蒙公园靠近汉姆門的林中空地上，他望見两个騎馬的人，左边女的肯定是好丽騎着她的銀色小駒，右边男的也同样肯定是那个"瘪三"法尔·达尔第。他第一个想法是策馬

① 这是練习拳击。

赶上去，責問他們这种荒唐行为是什么意思，叫那个家伙滚开去，自己带好丽回家。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如果他們不睬他的話，他就会被人看成一个傻瓜。他勒馬躲到树后面去，随即看出即使是窺伺也同样不成体統。除了回家等好丽回来别无其他办法！跟那个流氓小子偸偸溜出来！他也沒法跟琼商議，因为琼那天早上就紧追着伊立克·考柏萊和他那一群人上倫敦去了。他父亲还在“混蛋的巴黎”。他在中学里时，时常跟一个叫布兰特的同学把报紙点了火放在書房里面，使自己能在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他覚得眼前正是这样一个他在中学里苦苦訓練自己应当保持冷静的时刻。可是在馬厩院子里等着时，他却一点冷静不下来，懶洋洋地拍着老狗伯沙撒；伯沙撒就象肥胖的老和尙一样，胃里很不受用，而且因为主人不在家很难受，这时抬起头来，对他这样照顧，惴惴表示感激。好丽过了半个鐘点才回来，臉上紅紅的，而且样子比平时好看得多，簡直不配。乔里看見她迅速看他一眼——当然是心里有鬼——就跟着她进了屋子，抓着她的胳臂，把她带进过去祖父的那間書房。房間現在已經不大使用，对于乔里和好丽两个，便在今天还时常使他們隐隐約約地想起祖父的温和、大白胡子、雪茄的香味和笑声。在这間書房里，乔里在沒有进学校的十足的青春时期，常和祖父扭打；他祖父尽管已經是八十岁的人，还禁止不了自己拿腿鈎人的习慣。在这間小書房里，好丽时常蹲在皮圈椅的靠手上，一面抹着一只耳朵上面的銀絲，一面向耳朵低訴自己的秘密。有无数次三个人就从那扇落地窗跑出去，到草地上去打板球，或者玩一种叫做“胡皮西——抖数”的神秘游戏，别的人决不讓他們懂得，玩得老乔里恩很热。在这里，在一个温暖的夜里，好丽曾經穿着睡衣进来，說自己做了一个怕梦，要老乔里恩給她压惊。在这里，

乔里有一天早晨把泻盐放在布斯小姐的新鲜鷄蛋里，这已經够不好了；更坏的是把他送到祖父（由于父亲不在家）面前时，还有下面这段談話：

“啊，乖乖，你不能还是这样不听話。”

“她打我一下耳括子，爷爷，因此我只好也打她一下，她就又打我一下。”

“打一位妇女？这无論怎样都不行！你向她道歉了沒有？”

“还沒有。”

“那么你非立刻去向她道歉不可，去吧。”

“可是她先动手的，爷爷；而且她打了我两下，我只打了她一下。”

“乖乖，这事做的太不象話了。”

“是她发脾气的；我并沒有发脾气。”

“去吧。”

“那么你也去，爷爷。”

“好吧——就这一次。”

两个人手搀手走了。

在这里，那些史各特的小說，拜倫的詩集，吉朋的《罗馬帝国衰亡史》和亨波尔特的《宇宙論》，和火爐板上面的那只銅象，和那張油画名作《落日中的荷兰漁船》，都仍旧象命运一样一点沒有移动，而且就算有什么改变的地方，室內仍旧好象有个老乔里恩坐在那里，在大圈椅上蹺着大腿，鼓出的額头，深陷的眼睛，严厉地在看《泰晤士报》。一对孙男孙女就在这时来到書房里。乔里先說：

“我在公园里看見你跟那个家伙在一起。”

看見她两頰漲得飞紅，自己稍稍感到滿意；她应当覺得慚愧！

"怎么?"她說。

乔里吃了一惊;他指望的比这句回答要多些,或者更少些。

"你知道,"他郑重地說,"他上学期叫过我亲波尔派? 我而且跟他打过架。"

"哪个胜?"

乔里想說:"我本来可以胜的,"可是覺得不値得說。

"你听我說!"他說:"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人都不告訴?"

"我为什么要告訴人? 爹也不在家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騎馬?"

"有我可以跟你去騎馬。我覺得他是个沒出息的小混蛋。"

好丽气得臉上雪白。

"他不是。你不喜欢他只能怪你自己。"

她掠过哥哥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瞠眼望着那只龟壳上面的維納絲銅象,这銅象剛才被他妹妹戴軟毡騎馬帽的一头烏发遮着。他覺得心里怪不痛快,整个人都有点撑不住了。他走到維納絲面前,木木然察看那只烏龟。为什么他不喜欢法尔·达尔第呢? 他也說不出来。上一輩的事情他完全不淸楚,仅仅知道十三年前由于波辛尼对琼不忠实,爱上了索米斯的妻子,两家隐隐有那么一段仇隙;他現在弄得一点主意沒有。他就是不喜欢法尔。不过問題是:他怎么办才是呢? 法尔·达尔第是一个堂房表弟。可是这并不是說好丽就可以跟他过从。可是把他适才碰見的事情声張出去又不是他的为人。在这样进退为难时,他走到那張皮圈椅面前坐下,蹺上大腿;坐在圈椅上,眼睛望着长落地窗外面的那棵老橡树,枝条那样茂盛然而还沒有发叶子;天色暗下来,那棵橡树逐漸暗成印在暮色中的一块深黑色的图形了。

"爷爷啊!"他胡乱想着,把表掏了出来。他看不見时針,可是他把打簧按开。"五点鐘了!"这是他祖父第一只有壳面的金表,多年来已經用得油光刷亮——所有的花紋全磨平了,而且跌了許多凹印子。打簧声就象从当年那个黃金时代发出来的小小声音;那是他們从倫敦圣約翰林第一次到这所房子里来——跟着祖父坐着他的馬車下来的,而且几乎立时就爱上了这些大树。自己爬到树上,爷爷在树下面澆那些綉球花床!怎么办呢?告訴爹叫他赶快回家嗎?把心里話告訴琼嗎?不过她这人太——太性急了!不管它,一切听天由命!反正假期就要完了。上倫敦去找到法尔,警告他不要来!可是怎样弄得到他的地址呢?好丽是不会告訴他的!眞是千头万緒,就象墮入五里霧里一样!他点起一支香烟。香烟吸了一半时,他的眉头松了下来,簡直就象一只老年人的枯手在他額上輕輕撫摸过似的;而且耳朵里好象有人在低声說:"不要动;你要待好丽好,待她好,乖乖!"乔里深深叹口气,心情平靜下来,把烟从鼻孔里呼出去……

可是在楼上自己房間里,好丽卸掉騎装,仍旧眉头深鎖。嘴唇形成的动作仍旧是那两句話,"他不是——他不是!"

第六章

乔里恩心挂两头

乔里恩在巴黎常到的地方是圣·拉薩尔車站附近一家著名飯店楼上的小私人旅館。他就恨自己那些到国外来的福尔賽同类——就象离开水的魚一样沒精打采地挤在被它們足迹踏遍了的水槽里——歌剧院，里俄里路和紅磨坊。那种派头，就好象跑来是为赶快要往别处似的，使他看了就生气。可是，这个地方除了乔里恩之外，却沒有别的福尔賽挨近过；这里，他在臥房里可以用木柴升个火，而且咖啡也非常之好。在他的眼中，巴黎的冬天总是比較更加可爱。人家燒的木柴和烤栗子鉢子升起来的辛辣烟味，在晴朗天气，冬天阳光老是那样的明朗，不顧凜冽冬气的露天咖啡座，大馬路上悠然自得的活跃人群，这一切都象在告訴他，冬天的巴黎有一个候鳥那样的灵魂，在炎夏时节飞走了的。

他法文講得很好，有几个交游，知道那些小館子可以吃到好菜，而且看見一些古怪的人。他覺得自己到了巴黎就变得有哲学气味，諷刺的鋒芒也更尖銳了；人生有了一种細致的、沒有目的的意义，变成一束香气襲人的鮮花，一片为变幻光綫所穿透的黑暗。

当他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决定上巴黎来的时候，他絕不承認是受伊琳在巴黎的影响。到了巴黎不到两天，他就承認大部分原因还是想看見伊琳。在英国时，明明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也不肯承認。他曾經想到不妨告訴她一下公寓出租和其他的事情，可是一到巴黎，他心里就清楚得多。巴黎就象罩上一层光彩似的。第三天他給她写了一封信，收到回信时他的神經感到一陣快乐的震栗：

亲爱的乔里恩：

非常开心能見到你。

伊琳。

他上她旅館去的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心情就象去看一張心喜的画时常有的那样。在他的記忆里，从来就沒有一个女子能使他有过这种特别强烈，然而并不牵上私人感情的兴奋过。他要坐在那里，眼睛尽情消受，而且走开时对她更多一分了解，而且准备明天再来消受一番。那家小旅館就靠近賽納河边；当他走进旅館那間褪色的綺丽小客厅时，他就是这样心情。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待役說了一声“太太”就不見了，接着她就向他走来。她的臉龐、她的笑容和她的腰身，正和他剛才脑子描繪的一样，而且臉上的表情說得很清楚：“是自家人啊！”

“好嗎？”他說，“有什么新鮮事情沒有，可怜的流亡者？”

“一点沒有，”

“索米斯一点沒有事情？”

“沒有，”

“我給你把公寓租出去了，而且就象好管事的一样，我給你

送了一点錢来。你覺得巴黎怎么样？”

当他向她发出这一連串的問題时，他覺得象这样美丽而肉感的嘴唇，下唇微微朝上弯一点，上唇的一角碰到一个簡直不大看得出的酒渦，自己从来就沒有看見过。这就象发現过去只是一块柔和而斑剝的女子雕象，本来就对它簡直有点不带私人感情的傾倒，現在忽然变成了活人似的。她承認一个人住在巴黎有点吃不消；然而巴黎又是这样充满了生命，使它时常就象沙漠一样，她老实承認，对人并无害处。而且，英国人目前并不受欢迎啊！

“这跟你毫不相干，”乔里恩說；“你在法国人眼睛里应当是吃香的。”

“也有不便的地方。”

乔里恩点点头。

“那么，你得趁我在巴黎的时候讓我带你出去走走。我們明天就动起来。你上我的小旅館来吃晚飯，我們一同上喜剧場看戏去。”

这就天天碰面了。

乔里恩不久就发現，一个人只想使感情保持現状并不那么容易。跟一个美丽女子亲近，巴黎是一个最好的，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启示就象一只小鳥一样歇在你的心头，唱着：“她是你的梦啊！她是你的梦啊！”有时候，这好象很自然，有时候，簡直可笑——一个临老学少年的最坏例子。由于自己一度受过社会的冷淡，他从那时候起从来就沒有把傳統的美德眞正放在眼里过；可是爱的念头頂多只占据在他的潛意識里，他爱她，她也决不会爱他——她怎么会爱上他这么大年紀的人呢？他对她的生活这样无聊和这样孤寂，充满不平。他覺察到自己能給她一种

安慰，覺察到多次和她出游时她那样显明地感到高兴，因此就更加怡然自得，决不愿意有什么不端的举动，或者說出什么不适当的話来，把这种快乐毁掉。这情形就象看着一株憔悴的植物吸进水份一样，眼看着她和自己在一起时吸收着友誼。据他知道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址；她在巴黎沒有認識的人，他認識的人也很少，所以，在那許多散步、談話、听音乐会、看美术館、上剧院、上小館子、上凡尔賽行宮、圣克劳德以及芳登白魯林的接触中，好象并沒有必要檢点似的，时間溜的眞快——整整一个月，沒有过去和将来的一个月——过去了。如果是在他年輕的时候，这种情感肯定会变成一种不顧一切的热情；現在呢，虽則也許同样情深，可是要温柔得多，由于傾倒、不带有希企，和一种騎士式的义憤，变得有节制了——至少只要她在場，在友誼的气氛下微笑着并且感到快乐，而且在他的眼中总是那样美，那样心灵相通——他就宁愿把自己的感情約束在保护性的友伴关系上；因为她的人生哲学好象和他的步伐是一致的，总是比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而不大受理智的影响，对許多事情都是一种不信任的諷刺态度，对美的事物很敏感，几乎是热烈地带有人情味和容忍，然而在天性里就带有一种坚强，而这是他这个单純的男子不大能做到的；这一切都使他欽佩。还有，在这整整一个月的作伴中，他从来沒有摆脫掉第一天出門时的那种就象是去看一件心爱艺术品的心情，也就是一种近于不关个人得失的欲望。未来——总是那样不徇情地威胁着現在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正視它，深怕攪乱自己平靜的心情；可是他却計划怎样找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太阳晒得很热，而且有些古怪的东西可看可画的地方，重新享受一下。結局来得眞快，一月二十日那天，他接到一封电报：

已报名参加皇家义勇兵——乔里。

乔里恩正要出門和伊琳在魯佛宮美术館碰面。就在这时收到电报。这对他就象个晴天霹靂。他应当是这孩子的軍师和向导，而現在正当他在这里优游岁月的时候，这孩子突然向着危險、困苦（說不定还有死亡）跨近了一大步；他从心里覺得不好受，忽然間悟出，伊琳就象一株藤蔓一样，已經紧紧纏着他的存在的树根了。这样来一个分手的威胁，他和伊琳之間的关系——因为这已是事实了——已經不再是不带个人情感的关系了。乔里恩看出，那种同游共賞的平靜乐趣已經一去不返了。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是一种沉溺忘返，看上去也許好笑，但是非常之眞实，迟早非要現底不可。而在目前，他覺得，自己可不能露出一点，决不能露出一点痕迹来。乔里的这件事情毫不徇情拦在中間。他为乔里的参軍感到驕傲；为自己的孩子出发为祖国作战感到驕傲；原来黑星期在乔里恩的亲波尔主义上也留下創痕了。就是这样，事情还沒有开头就結束了！好在他一点沒有过表示！

当他走进美术館时，她正站在那張《岩石中的处女》前面，风度翩翩，一心貫注，微笑着，毫不覺察有人在看她。"我难道非要放弃看这个不可嗎？"乔里恩想。"只要她愿意我看她，这样放弃是違反自然的。"他站在那里并沒有被覺察到，留意看她，一面将她身条的形象往脑子里装，一面妒忌那張使她打量得那么长久的名画。她有两次掉头向进門的地方望一下，他想："这是为的我啊！"終于他走了上去。

"你看！"他說。

伊琳看了电报，他听她叹了口气。

这声叹气也是为的他。他的处境眞是殘酷。为了对得起自己儿子，他应当跟她拉个手就走。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內心感情，他至少应当告訴她自己是什么心情。她能不能体会到，会不会体会到他瞪眼望着那張画时的沉默呢？

“恐怕我得立刻回家，”他終于說了。“眼前这样开心，我眞不舍得走！”

“我也一样；可是，当然，你得回去。”

“那么！”乔里恩說，手伸了出来。

和她眼睛碰上时，他几乎控制不了自己心中涌起的感情。

“人生就是这样！”他說。“自己保重！”

他的两腿感到非常僵硬，就象脑子不肯带他走似的。在門口时，他看見她抬起手来，用指头碰一下嘴唇。他庄严地抬一下帽子，就不再回顧了。

第 七 章

达尔第告达尔第

維妮佛梨德对这場官司虽則从心里拿不定一个主意，可是案子仍然遵照減法規則向着裁判日前进。达尔第告达尔第，这件要求恢复夫妇同居权的案子一直到快接近圣誕节时法庭方才开审，可是在复审的那天，这件案子却排在第三。維妮佛梨德度这次圣誕节的心情比往常更加講究时髦，这件案子只是深鎖在她衣服开得很低的胸口里面。詹姆士这次过圣誕节对待她特别优厚，借此表示同情和寬慰，总算她跟这个"宝貝流氓"的婚姻快要解除了，他的心感覚到，可是嘴却說不出来。

达尔第的失踪跟公債的跌价相形之下变得不足道了；这个家伙他实在恨透了，而且，在一个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十足福尔賽看来，財产毕竟是愈来愈胜似名誉的，这些念头都使詹姆士对打官司出丑这件事情能无动于衷；不过除非他自己談起，别的人都小心不提到打官司的事情。以一个律师而兼父亲的人，他最最煩心是害怕达尔第說不定会忽然出現，并且在法庭判决时表示服从。这才叫人哭笑不得呢！事实上他为这件事愁得非常厉害，所以在送給維妮佛梨德一張巨額的圣誕节支票时，他說："这是給外面的那个家伙；免得他回来。"这当然是糟蹋好錢，可

是性質完全和保險一样，只要离婚成功，他就不至于受到破产的威胁了；他并且严辞詰問过維妮佛梨德，非要她再三說已經把錢汇了出去，才算放心。可怜的維妮佛梨德！汇出这笔錢时，使她好多次感到痛心，这錢迟早还不是进了"那个賤貨"的美容袋里。索米斯听到这事，大搖其头。他們对付的这个人并不象一个福尔賽那样的心思坚定。那边的情形一点不知道，就这样寄錢出去，非常之危險。不过，在法庭上講出来倒还漂亮；他要关照德里麦提起这件事。"不知道，"他忽然說，"那个巴蕾舞团离开阿根庭再上哪儿去；"只要有机会，他决不忘記暗暗提醒維妮佛梨德一下，因为他知道維妮佛梨德就算对达尔第沒有什么留恋，至少还不忍心把他的丑事揎了出来。索米斯虽則不大会表示欽佩，却也承認維妮佛梨德表現得很好——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都象張着大嘴的雛鳥一样，等待着父亲的消息——伊摩根正到达出来交际的年龄，法尔則是对整个事情感到十分不安，他覺得对維妮佛梨德說来，法尔是这件事情的症結所在，因为她爱法尔肯定比爱其他的孩子都要厉害。这孩子只要有意思的話，还能够使这件离婚案子受到阻撓。索米斯因此很小心不讓初审快要开庭的消息傳到法尔的耳朵里。不仅如此，他还請法尔上除旧俱乐部来吃晚飯，在法尔抽着雪茄的时候，有心提起法尔最心爱的話題。

"我听說，"他說，"你打算在牛津打馬球呢。"

法尔躺在椅子里的身体直了一点起来。

"倒是的！"

"嗯，"索米斯說，"这个玩意儿很花錢。你外公未見得肯答应，除非他弄清楚別的方面沒有再开銷他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看法尔懂得他的意思沒有。

法尔的濃睫毛遮着自己的眼睛，可是一張大嘴微微显出獰笑，說道：

“我想你是指我的父亲！”

“对了，”索米斯說：“恐怕要看他是不是繼續累人；”他沒有再說什么，讓这孩子自己去做梦吧。

可是，法尔这两天却在梦想着一匹銀灰色小駒和騎在小駒上的女孩子。虽則克倫姆也在倫敦，而且只要法尔开口，克倫姆就可以給他介紹辛茜雅·达克，可是法尔并不开口；真的，他还避免和克倫姆見面，过着一种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的生活，只有跟成衣店和馬房算帳的事情算是正常的。在他母亲、他的两个妹妹和小兄弟的眼睛里，他好象把假期花在“拜訪人”上面，晚上則耽在家里打瞌睡。白天只要他們提議做什么事情，总是碰到一样的回答：“对不起，我得去看个家伙；”而且他得想出种种非常的办法来使自己穿着騎馬装束，在出門和回家的当儿不被人瞧見；后来，总算被通过做了山羊俱乐部的会員，他这才能够搬到俱乐部那边，在沒有人理睬之下換上衣服，坐上雇来的馬溜往里希蒙公园去。他把自己日益增长的感情象宗教一样藏在自己心里。那些他不去“看望”的“家伙”，他决不向他們吐露一个字；拿他們的信条，以及自己的信条看，这件事情未免太可笑了。可是他的其他嗜好却因此毁了，而且毫无办法可想。年輕人到了能够自由行动时总有自己合法的寻乐，这事却使他和这些寻乐完全隔絕了；这种情形他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在克倫姆眼睛里成为懦夫。他現在一心一意只想穿上自己裁制得最新的騎装，人不知鬼不覺地溜到罗宾山大門口，在那里沒有多久那匹銀色小駒就会載着她的苗条的黑头发主人庄重地跑过来，于是两人就会在树叶脫尽的树阴中并轡騎去；談話并不多，有时候也跑这么一段

路，有时候手挽着手。他有好几次在傍晚时分，一时兴起，忍不住要告訴母亲，这个羞涩的表妹怎样潜进他的生活中来，把他的"日子"毁了。可是人一过了三十五岁都是不够朋友，这条創痛的經驗阻止了他。反正他总得把大学讀完，她也要等到交际年龄，两个人才談得上結婚；所以只要能和她見面，又何必把事情弄得复杂呢？姊妹是只会开玩笑，談不上同情你的，兄弟更糟，因此沒有一个人可以談知心話；还有这个混蛋的离婚官司。别的都不姓，偏偏自己要姓达尔第，眞是晦气！要是自己姓高登或者史各特或者霍瓦德，或者比較普通的姓，那可多好！可是达尔第——这个姓連人名簿里都找不到第二个！要說不引起人家注意，那么姓毛金还不是一样好，又何必姓达尔第呢！日子就这样过去，一直到了一月中旬；这一天，那匹銀灰色小駒不来幽会了。法尔逗留在寒风里，盘算要不要騎馬上大房子那边去。可是乔里也許在家，那次不快的交手在他脑子里記忆犹新。总不能跟她哥哥一直打架打下去！所以他垂头丧气回到城里来，悶悶不乐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飯时，他看出母亲穿了一件不常看見她穿的衣服，而且戴上帽子。衣服是黑色，偶尔一两处带点孔雀藍，帽子又黑又大——那样子看上去特别漂亮，可是吃完早飯，她却对他說，"你来，法尔，"就領头进了客厅，这使他心里立刻懊丧起来。維妮佛梨德小心地关上門，用手絹擦一下嘴；嗅一下手絹上面浸过的紫罗兰香水。法尔想："她难道打听出好丽的事情嗎？"

維妮佛梨德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

"你預备待我好嗎，乖儿子？"

法尔满臉狐疑地咧着嘴笑。

"今天早上你肯跟我去嗎？"

“我得去看——”法尔才一开口，看見母亲的脸色不好看，就停止不說，“我說，”他說，“你难道是指——”

“对了，今天早上我得上法院去。”

已經来了！这个混蛋案子，由于一直沒有人提起，自己几乎快忘記了。現在他站在那里，揭着自己指头上的小皮，一肚子的委屈。后来看出母亲的嘴唇完全一副恳求的神气，他忍不住說：“好吧，媽；我跟你去。那些混蛋！”至于哪些人是混蛋，他也說不出，可是，这句話却概括地說出母子二人共同的心情，因此恢复了一点平靜。

“我想我还是換上黑服吧，”他咕了一句，就溜往臥室去。他穿上黑服，戴上高点的領子，插上一根珠别針，穿上自己最整齐的灰綁腿褲，一面嘴里嘰嘰咕咕罵着。他向鏡子里看看自己，說了一句，“我要是有什么表示的話，就是王八蛋！”就走下楼；看見他外祖的馬車停在門口，母亲穿着皮大衣，那副神气就象是上市政府开慈善会去似的。两人在关上車頂的馬車里并排坐着，在往法院的路上法尔自始至終对于眼前的这件事情只提了一次。“那些珠子不会提到吧？”

維妮佛梨德皮手筒上面挂着的小白尾巴顫动起来。

“不会的，”她說，“今天完全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外祖母也要来，可是我不讓她来。我覺得你可以照应得了我。你样子很漂亮，法尔，把你后面的大衣領子再拉上一点——对了。”

“他們假如逼你呢——”法尔才要說。

“哦！他們不会的。我会非常之冷靜。唯一的办法。”

“他們不会要我作証或者什么吧？”

“不会，乖乖；全安排好了。”她拍拍他的手。她脸上拿出的那副坚定神气使法尔紛扰的心情平息下来，只看見他不停手地

把手套除下来又戴上去。他这时才看出自己拿的一副手套和綁腿褲的顏色不配；应当是灰色的，他却拿了一副深黃鹿皮的；他現在拿不定主意戴还是不戴。十点过了一点就到了。法尔还是头一次上法庭，那座建筑立刻使他感到惊异。

"天哪！"两人穿过大厅时，法尔說，"这里可以辟四五个頂好的网球場呢。"

索米斯在一处楼梯下面等他們。

"你們来了！"他說，連手也不握，就好象这件事情使得他們太熟悉了，用不着来这套仪式。"是哈普里·布朗，一号法庭。我們的案子先审。"

法尔的胸口里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覺，就好象上板球場击球时感到的那样，可是他硬着头皮跟在母亲和舅舅后面。能够不看就不看，一面心里認为这地方有股霉气味。到处好象都有人隐藏着似的，所以他拉拉舅舅的袖子。

"我說，舅舅，你总不会讓那些混帳报館的人来吧？"

索米斯斜瞥了他一眼，他这种神情过去使好多人自然而然就沒有話好說了。

"已經来了，"他說，"你不用脫大衣，維妮佛梨德。"

法尔随他們走进法庭，很着恼，可是昂着头。在这个鬼地方，虽則那些人（而且是那么多）中間事实上还隔着有一排排座位，然而看上去就象全都坐在別人大腿上似的；法尔有一种感覺，好象这些人全都可能一下子滑到地板上来。有这么一刹那，他看到的桃花心木家具、辯护士的黑长袍、白假发、人臉和报紙全都象怀着鬼胎而且在唧唧咕咕的，不过，随即就泰然挨着母亲在前排坐下来，背向着这一切，很高兴母亲身上洒了紫罗兰香水，又最后一次把手套除下来。他母亲眼睛正在看着他；忽然意識到

她的确要他坐在身旁，而且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算得上一个人的。好吧！那就讓他們看看！他肩膀挺了起来，翹起大腿，瞪着眼睛望着綁腿，叫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老家伙"穿着黑袍，披着长假发象个打扮得很古怪的女人似的，从門里走了出来，坐到对面的高座子上，他只好赶快把大腿放下来，随着余下的人一同起立。

"达尔第告达尔第！"

法尔觉得把人家的姓氏在大庭广众之間这样叫出来，簡直說不出的可恶！忽然間，他覚察到靠近他身后有人开始談論起他的家庭来；他扭过脸去，看見一个蒼头白发的老儿，講話时就象嘴里在嚼着东西似的——眞是古怪的老儿，就是他在公园巷有一两次吃晚飯时碰見的那种人，死命喝人家的波得酒；他現在才懂得这些人是从哪里找来的。[①] 虽說如此，他仍旧覚得这些老骨头很有趣，如果不是他母亲碰了他一下胳臂，他还要繼續瞧下去。經这一来，他只好眼睛向前望，紧紧盯着法官的脸。这个老"光棍"，长了这样一張尖刁捉狹的嘴和一双骨碌碌的眼睛，为什么他有权力来干涉他們的私事呢？他难道自己沒有事情，同样的麻煩，而且說不定同样地头痛呢？这时候，法尔这一族类所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就象疾病一样，一时又在他的心里发作了。他身后的声音仍旧繼續嗡下去："銀錢上面意見不合——由于'答辯者'浪費"（什么称呼！难道指他的父亲嗎？）——"紧張的局面——达尔第先生时常不回家。我的当事人做的很对，堂上一定会同意的，她急于想制止这种——只能导向身敗名裂的行

---

① 譯者按：这句話的意思是說法尔了解到这些人都是法律界的前輩，所以詹姆士認識。

为——劝他——不要在紙牌和跑馬上賭掉——”（“对了！”法尔想，“全搬出来好了！”）“十月初禍事来了，答辯者从他的俱乐部里給她写了这封信，”法尔坐直起来，眼睛里直冒火。“我請求将这封信讀出来，这是一个人在——我只好說，堂上——在晚飯后写的，有些错字只好加以改正。”

“老畜生！”法尔想，臉色紅了一点起来；“給你錢难道叫你开玩笑的嗎！”

“你再沒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我明天就离开英国。你的本領要完了。”——这种口气，堂上，在那些沒有多大成就的人的嘴里是时常听到的。

“老东西倒会罵人！”法尔想，臉色更加紅了起来。

“‘我被你侮辱够了。’我的当事人将会告訴堂上这里的所謂侮辱仅仅是由于她罵了他一声‘你是个癟三’。——我敢說，在任何情形之下，这句話的意思并不太重。”

法尔斜看一下母亲神色不动的臉色，眼睛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可怜的媽，”他想，就用胳臂碰碰她的胳臂。身后的声音又嗡道：

“‘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蒙·达。’

“到了第二天，堂上，答辯者就乘杜司卡罗拉号上布宜諾斯艾里斯去了。此后就得不到他的消息，只来了一封拒絕回来的电报，那是由于我的当事人第三天在极端苦恼之下写給他一封信，求他回来，这封电报算是答复。堂上如果同意的話，我現在就請达尔第太太出庭作証。”

当他的母亲站起来时，法尔滿心想要一同站起来說：“你們听着！你們委屈她我可不答应。”可是他抑制着自己；听見她說：“眞話，全部眞話，完全說的眞話，”就抬起头来。穿着皮大衣，戴

着大帽子，她的身材显得特别肥大，顴骨上微泛紅暈，态度沉靜，神色泰然。他为她能这样面对着这些混蛋的辯护士感到驕傲。

审訊开始了。法尔知道这一套不过是离婚的預备步驟，所以带着輕松的心情听那些繞人的問題，以便給人一种印象，就好象她是眞正要他父亲回来似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把这个假发帽老儿騙得很不坏"。可是他接着就受了一下很不好受的震动，因为他听見法官說：

"我說，为什么你丈夫要离开你——你知道，决不是因为你罵他'癟三'？"

法尔看見自己舅舅抬起眼睛瞧一下証人厢，臉上神色不动；又听見身后一陣搗文件的簌簌声；他的本能告訴自己事情很險。难道索米斯舅舅和后面那个老东西把事情搞糟了？他母亲說話的声音稍稍拖长一下。

"不是的，堂上，这情形已經有了好久了。"

"什么有了好久了？"

"我們在錢上面的冲突。"

"可是錢是你供給的。你难道說他离开你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嗎？"

"畜生！老畜生，完全是个畜生！"法尔在想，"他覺察到有点不对头了——在查問呢！"他的心拎着。如果——如果眞被他查出的話，那么他就会知道，他母亲並不眞正要他父亲回来。他母亲又开口了，样子显得更时髦了一点。

"不是的，堂上，可是您知道我已經拒絕再給他錢了。他好久好久才相信我是眞的不給他錢，但是他終于明白了，一明白之后——"

"我懂了，你拒絕給他錢。可是后来你又寄錢給他。"

"堂上，我是要他回来。"

"你覺得这样会使他回来嗎？"

"我不知道，堂上，是家父劝告我这样做的。"

法尔从法官臉上的神情，身后文件的簌簌声，以及他舅舅忽然把大腿翘了起来的情形，微微覚察到她回答得正好。"狡猾嗎？"他想；"天哪，这事情多么无聊！"

法官又开口了：

"再問你一个問題，达尔第太太。你仍旧喜欢你丈夫嗎？"

法尔本来張着的一双手，現在勒成拳头。这个法官好沒道理，为什么忽然牵涉到私情上来？当着这么多人，逼着他母亲說出心里的事情，而且說不定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情！太不体面了。他母亲回答的声音相当低："是的，堂上。"法尔看見法官点点头。"我眞想拿石头对准你的脑袋就是一下，"他莫名其妙地想着，这时他母亲正回到他身边的位子上来。接着别的証人上堂，証明他父亲忽然离开以及始終沒有回来的事实——連他們的一个女佣也上堂作証，这使法尔感到特别不愉快；又是一大串話，无聊之至；后来法官就宣布恢复夫妇关系的判决，他們就站起来走了。法尔随在母亲后面出了法庭，下巴鼓着，眼睛垂下来，尽量在恨一切人。穿过过道时，他母亲的声音将他从憤怒的失魂落魄中喚醒。

"你表現的非常之好，乖乖。有你眞給人安慰。你舅舅和我打算去吃午飯。"

"好的，"法尔說："我还来得及去看那个家伙去。"他貿貿然丢下他們，一溜烟下了楼梯，到了外面；三脚两步上了一部馬車，就赶到山羊俱乐部；脑子里只想着好丽，以及在她哥哥把明天报紙登載的这件事情給好丽看之前，自己应当怎么办。

*　　　　*　　　　*

法尔走后，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就向采郡干酪酒店①出发。他剛才提議在这儿和拜尔貝先生碰头的。这时离中午还早，这一段时間两人总可以松一下，維妮佛梨德幷且覺得見識一下这个远近聞名的小酒店倒也“有趣”。两人只叫了很少一点菜（弄得侍役甚为吃惊），于是一面等菜，一面等拜尔貝先生；經过一小时半抛头露面的紧張状态后，两个人的反应都是默然无語。不久拜尔貝先生就到了。先是一只鼻子走到了他們面前，快活的程度和他們不开心的程度剛好是一样。怎么，恢复关系的决定不是到手了嗎，这样子算什么！

“对了，”索米斯以适当的低声音說，“可是我們又得开始找証据了。說不定离婚案子要由他来审，——如果我們事先就知道达尔第行为不檢的事情被戳穿了，就会弄得很难看相。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他幷不喜欢这种恢复关系的詭計。”

“胡說！”拜尔貝先生快活地說，“他会忘記的！怎么，老兄，他从現在到那时候要审过上百件案子呢。还有，只要証据是令人滿意的，他根据先例就非判决你离婚不可。我們决不讓他們知道达尔第太太知道这些事实的。德里麦做得很仔細——他有点严父似的派头。”

索米斯点点头。

“我幷且要祝賀您，达尔第太太，”拜尔貝先生又說下去，“您在作証方面很有天才。象岩石一样稳。”

这时，侍役一只手托了三盆菜过来，同时說：“布丁就来，先

---

① 倫敦的名酒店，十八世紀时为約翰孙博士、哥尔斯密和波司威尔常去的地方。

生。今天你們会吃到菜里的云雀特别多呢。”①

拜尔貝先生的鼻子点了一下，算对他的預見表示欢迎。可是索米斯和維妮佛梨德頹然望着自己面前的清淡午餐，一堆醬色的东西，一面小心地用叉子撥着，希望能找出那个有滋味的鳴禽的身体。可是，一吃开了头，两人发現比自己意料的餓得多，所以把一盘菜吃得精光，每人还喝了一杯波得酒。談話轉到战事上去。索米斯認为史密斯夫人城准会陷落，而战争一定要拖上一年之久。拜尔貝認为到夏天就会結束。两个人都認为英国需要增兵。为了維持威信非打一个全胜的仗不可，除此沒有别的办法。維妮佛梨德把話头拉回到比較实际的上面来，說离婚案子最好等到牛津大学的暑假开始之后再开庭，那样的話，等到法尔回到牛津时，那些孩子就会忘掉这件事情；倫敦的游宴季节那时候也結束了。两位律师齐声請她放心，六个月的耽擱是必要的，过了这个时候，开庭愈早愈好。这时候飯店里开始上人，三个人分头走了——索米斯进城去，拜尔貝回办事处。維妮佛梨德坐着馬車上公园巷去告訴母亲她是怎样对付过去的。这件事情整个說来还是非常令人滿意，所以她們認为不妨告訴詹姆士，因为詹姆士从来沒有一天不提到自己不知道維妮佛梨德事情怎样了，他一点不懂得。岁月愈促，尘世的事务对他倒越来越重要了，他的感覺就象是：“我得尽量过問这些事情，而且要多多劳神；不久我就要沒有事情可以煩神了。”

他听了母女两个的报告之后很不痛快；这种新里新气的办法，他眞不懂得！可是他給了維妮佛梨德一張支票，并且說：

“我想你花錢的地方一定很多，你戴的这頂帽子是新买的

① 云雀餅是这家飯店冬季的名菜。

吧？为什么法尔不来看我們？”

維妮佛梨德答应过两天带法尔来吃晚飯。回到家里，她直接进了自己的臥室，这样可以不碰見人。現在法庭命令她丈夫回来归她管教，祗能把他永远从她身边赶走，她要再一次弄清楚自己創楚和寂寞的心田里究竟眞正希望的是什么。

第八章

挑战

早上本来有雾，快要結冰的样子，可是当法尔騎着馬向路汉普登門馳来时，太阳倒出来了；从路汉普登門起，他就緩緩馳向平时幽会的地点去。他的兴致很快地高了起来。早上的审訊过程，除掉隐私被人揭发出来那一点通常的出丑外，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如果我們訂了婚的話！”他想，“这类事情都不算什么了。”的确，他覚得自己就象人类社会一样，对婚姻的結果又吵又鬧，然而却急急忙忙要去結婚。他在里希蒙公园冬天冻枯了的草場上馳騁起来，怕会迟到。可是到了幽会地方，仍旧只有他一个人，这是好丽这一方第二次背盟了，他心里很不好受。今天在回家之前非見到她不可！出了公园，他就取道上罗宾山来。他拿不定主意去見誰。倘使她父亲已經回来，或者她姊姊或者哥哥在家呢！他决定冒一下險，首先把他們全部問到，这样如果他的运气好，碰到他們全不在家的話，最后要見好丽就非常之自然；万一他們里面有一个在家——那就只有靠“溜一趟馬”的借口救命了。

“只有好丽小姐在家，少爷。”

“哦，多謝你。能不能讓我把馬牵到馬房那边去？請你說——

我是她的表哥，法尔·达尔第先生。”

他从馬房那边回来时，好丽已經在厅堂里，臉色紅紅的，难为情的样子。她領他到厅堂最远的一头，两人在一条靠窗的寬座上坐下来。

“我剛才很着急，”法尔低声說；“什么緣故？”

“乔里知道我們騎馬的事情了。”

“他在家嗎？”

“不在；可是我想他就要回来。”

“那么——我！”法尔叫了出来，同时低头一冲，抓着好丽的手。她想要把手縮回来，可是沒有来得及，索性讓他抓着，苦思地看着他。

“我首先要，”他說，“告訴你一点我家里的事情。我父亲，你知道，人不大——我是說，他离开了我的母亲，他們打算跟他离婚；因此，他們已經命令他回来，你懂嗎？明天你在报上就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的顏色深了起来，又是害怕，又感到兴趣；她的手紧紧勒着他的手。可是这时法尔的賭徒性格抬头了，他赶快說下去：

“当然目前还沒有大不了，可是将来，在事情結束以前，我想是会有的；离婚官司眞討厌，你知道。我要告訴你，因为——因为——你应当知道——如果——”他嗫嚅起来，盯着她愁苦的眼睛看，“如果——如果你要成为我的宝貝，爱我的話，好丽。我爱你——一直就爱你；我要訂婚。”这事他做得非常之不象样，他簡直要捶自己的脑袋；他双膝跪下，想要靠近一点那張溫柔而愁苦的臉。“你确是爱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不爱我，我就——”来了一刹那間的沉默和焦灼，弄得他很窘，連远远草地上装得有

青草可割的刈草机的声音他都听得見。后来她探出身子；一只空着的手碰到他的头发，他抽进一口气：“唉，好丽！”

她的回答非常温柔：“唉，法尔！”

这一刻是他过去一直梦想的，但是在梦想时，就象一个完全有把握的年輕情人一样，自己完全是一副命令态度，而現在他却覺得自己很不行，很受感动，并且人有点发抖。他連膝盖都不敢动一下，深怕冲破这种魅人气氛；深怕这样动一下，她就会縮回去，否定自己的屈服——在他的紧握下，她是多么的怯弱啊，眼皮閉上，而且几乎被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睁开眼睛，人好象有点晃，他用嘴唇抵着她的嘴唇。突然間，他跳了起来；是一陣脚步声，和一声惊异的呻吟。他环視一下四周。沒有人！可是那遮断外面厅堂的长帘幕却在顫动着。

“天哪！是哪一个？”

好丽也站起来。

“乔里，我想是，”她輕声說。

法尔勒紧拳头和决心。

“好吧！”他說。“現在我們已經訂婚，我一点不怕了，”說时就大踏步向帘幕走去，把帘幕拉开。乔里就站在厅堂壁爐面前，身子勉强回了过去。法尔向前走了几步。乔里轉过身来面向着他。

“对不起，听了你講話，”他說。

法尔尽管是在求婚，这时却禁不住暗暗佩服；他的神色坦然，声音安靜，样子相当神气，就象自己照原則做事一样。

“跟你不相干，”法尔沒头沒脑說。

“噢！”乔里說；“你上这儿来，”就轉身穿过厅堂。法尔跟在后面。在書房門口时，他感到有人碰一下他的胳臂；好丽的声

音：

“我也来。”

“不行，”乔里說。

“行。”好丽說。

乔里开門，三个人都走了进去；一到了小房間里面，就各自站在破旧的土耳其地毯的一个角上，形成一种三角形；身子挺得很不自然，也不相互看看，完全看不出这幕情景的滑稽可笑。

法尔打破了沉寂。

“好丽和我訂婚了。”

乔里退后两步，靠着窗榻。

“这是我們家里，”他說；“我不打算在这里对你不敬。不过我父亲出門去了。由我在照顧我妹妹。你是偷我的空子。”

“我沒有这个意思，”法尔憤然說。

“我認为你是的，”乔里說。“你假如不是有意的話，就会先跟我談，或者等我父亲回来。”

“我有我的原因，”法尔說。

“什么原因？”

“关于我家里的事情——我剛才告訴了她。我要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

乔里忽然变得不大神气了。

“你們都是些孩子，”他說，“而且你們自己也知道。”

“我可不是，”法尔說。

“你是——你还沒有到二十岁。”

“那么，你呢？”

“我二十岁了，”乔里說。

“不过才到罢了；反正，我跟你一样是大人。”

乔里脸涨得通红，神情显得迷惑起来。看得出他心里在挣扎；法尔和好丽瞪眼望着他，那种内心的挣扎非常显著；他們甚至于还听得出他的呼吸。后来他的神情变得开朗了，坚定得有点古怪。

“这个我們再說，”他說。“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我要跟你打賭。”

“跟我打賭？”

乔里微笑。“对了，”他說，“跟你打賭；而且我明知道你不敢做。”

一陣惶惑象匕首一样戳了法尔一下；这等于做盲人瞎馬。

“我还沒有忘記你是决斗家，”乔里慢吞吞地說，“我而且覺得你大約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記得你叫过我亲波尔派呢。”

法尔听見自己吃力的呼吸声加上一声喘息，看見好丽的臉向前伸出一点，臉色蒼白，眼睛睁得很大。

“对的，”乔里似笑非笑地說下去，“我們就看吧。我預备去参加皇家义勇兵，你敢跟我一样做嗎，法尔·达尔第先生？”

法尔的头在脖子上晃了一下。就象有人在你鼻梁上打了一拳似的，完全意想不到，便是做梦也沒有这样出格、这样丑恶的；他看看好丽，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动人地可怜相了。

“你坐下！”乔里說。“不要急！好好想一下。”他在自己祖父的那張大圈椅靠手上坐下来。

法尔并沒有坐；他两只手深深插在馬褲口袋里站着——紧紧勒着手，而且发抖。他要么去，要么不去，这种尴尬透頂的决定，就象发怒的邮差一样在他脑門上砰砰敲了两下。他如果不接受这种“挑战”，就要在好丽面前丢臉，而且在这个年輕仇敌、她的混蛋哥哥面前丢臉。可是接受挑战呢，唉！一切都完結了——

她的脸龐，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才开始給他的亲吻！

“慢慢的，不要急，”乔里又説；“我不想逼你。”

两人同时看看好丽；好丽本来蜷縮着身子，倚着那些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架；烏发抵着吉朋的《罗馬帝国衰亡史》，一双带有淡灰色的痛苦的眼睛正凝視着法尔。法尔在洞察人情上的天賦虽則不高，这时突然看到一閃灵光。她将为她的哥哥——这个仇敌感到驕傲！她将会覚得他可耻！法尔的两只手就象被彈簧吊着一样从褲袋里掏出来。

“好吧！”他説。“就这样办！”

好丽的一張脸——啊！眞是古怪！他看見她脸紅了，向他走来。他做对了——她脸上閃出渴望和愛慕。乔里站起来，微微一鞠躬，那意思好象説：“你及格了。”

“那么明天，”他説，“我們一同去报名。”

法尔从逼使他作出这样决定的冲动下恢复过来，这时恶意地从睫毛下面看看乔里。“好吧，”他想，“算你贏！我只好报名了——可是我总有法子报复你。”于是他大模大样地説：“随你的便。”

“那么，十二点鐘我們在新兵总站碰头，”乔里説；説完就打开落地窗走到平台上去；和适才突然在厅堂里撞見他們自己退了出去一样，这样做完全是遵守自已的信条。

屋子里只剩下法尔和好丽；就是为了她，使得他要付出这种突然的代价；法尔心里乱极。不过，“卖弄”的兴头仍旧很高。这种倒楣蛋的事情一定要做得神气才行！

“反正我們可以大大地騎馬打猎一下，”他説；“这总是一点安慰。”他听見一声叹息，就好象是从她内心深处发出似的，自己感到一陣殘忍的快乐。

“啊！战争不久就要結束了，”他說；“也許我們連出发都不用出发呢。我除了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个狗离婚案子他总可以摆脱掉了。这是一陣不吉利的风！他覺得她一只溫暖的手滑到他的手里。乔里以为自己阻止他們相爱呢，可不是？他紧紧摟着她的腰，从睫毛中間溫柔地看着她，用微笑使她高兴一点，答应不久就下乡来看她，覺得自己长高了几吋，而且覺得能够使她唯命是听，而这是以前自己不敢想的。他吻了她好多次，最后才上馬回城里去。人們占有的本性，就是这样，在那么一点点刺激之下，迅速地繁殖成长起来了。

第 九 章

詹姆士家的晚餐

公园巷詹姆士家里現在已經不举行晚宴了——每一个人家迟早总会到这样的一天，那就是老爷和太太“精神不够”了；九道菜送进二十块雪白食布上面的二十張嘴里，这种事情已經没有了；連那头家猫也弄不懂为什么忽然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

有这些緣故，所以当爱米丽吩咐佣人預备六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的晚餐时，自己頗有点儿兴奋感覚；虽則活到七十岁，她仍旧喜欢不时来次小宴会，和一点时髦花样；她亲自在硬紙上写了不少外国字，① 亲自插花——来自里維拉② 的夜合花和并非来自罗馬的罗馬白风信子。当然，这六个人不过是詹姆士和她自己、索米斯、維妮佛梨德、法尔和伊摩根——可是她愿意装作仍旧象往日那样的热鬧，这样想象地玩一下。她换了晚服，这使詹姆士忍不住說：

“你穿上这种东西做什么？要着凉的。”

可是爱米丽知道女人的頸子是有爱漂亮的心情保护的，到八十岁都是如此，所以她只回答：

“讓我来替你穿上一件我买的那些假硬胸，詹姆士；那样你只要换条褲子，穿上你的絲絨上身，就行了。法尔喜欢看見你漂

亮呢。”

“假硬胸！”詹姆士說。“你总是把錢拿来乱花。”

可是他仍旧忍气讓爱米丽給他穿上，終于頸子也亮了起来，一面喃喃不清地說：

“法尔恐怕是个花錢的祖宗。”

他在客厅里坐下来，眼睛里添了一点光彩，两頰比平时稍微紅潤了一点，就这样等待大門的門鈴响起来。

“今天的晚宴我安排得很象样子，”爱米丽欣慰地說，“我覺得伊摩根正好見識見識——現在她出来应酬，就应当习惯这一套。”

詹姆士含糊地答应一声，一面想着伊摩根小时候常爬到他腿上来，或者跟他拉圣誕节炮仗的情景。

“她一定漂亮，”詹姆士說，“这我敢說。”

“她是漂亮，”爱米丽說；“她应当嫁个好姑爷。”

“你又来了。”詹姆士咕嚕說；“她頂好耽在家里，照应照应她母亲。”再来一个达尔第那样的人把他美丽的外孙女搶走准会要他的老命！当初爱米丽也是跟他一样看上了蒙达古·达尔第，这件事到現在还不能使他釋然。

“瓦姆生哪儿去了？”他忽然問。“今天晚上我想喝一杯馬地拉酒。”

“有香檳呢，詹姆士。”

詹姆士搖搖头。“沒有劲，”他說：“我喝了一点受用沒有。”

爱米丽从坐在爐火这一边探身出来按一下鈴。

---

① 英国烹飪术全是从法国学来的，所以菜单上許多菜仍旧保留法文。

② 法国南部的名休养地。

"老爷要开一瓶馬地拉，瓦姆生。"

"不对，不对！"詹姆士說，連耳朵尖子都恼得抖起来，两只眼眼注視着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見的东西。"你听我說，瓦姆生，你到酒窖的里間去，在左仓最后中間一层架子上，你可以看見七只瓶子；拿当中的一瓶，不要搖。这是我們搬到这里来时乔里恩先生送我的最后一瓶——从来沒有动过；应当一点沒有变味呢；不过我也說不了，我沒法說。"

"好的，老爷，"瓦姆生一面退出，一面說。

"我本来留着等我們金婚时喝的，"詹姆士突然說，"不过我覚得我这样年紀活不到三年了。"

"胡說，詹姆士，"爱米丽說，"不要講这种話。"

"我应当亲自去拿，"詹姆士咕嚕着，"他說不定会搖动。"他变得沉默下来，尽在回想过去在燃着的煤气管子、蜘蛛网，和酒味浸透的瓶塞子香气中間消磨的許多时光；这种酒味是他过去多少次宴会前的开胃剂。四十多年来，从他带了新婚妻子住到公园巷来的时候起，四十多年中許許多多的朋友和交游都过世了，这部历史就写在酒窖里的那些陈酒里面；酒窖消耗掉的儲藏却象保存了这一家的庆典記录——所有的婚礼、添丁进口，以及亲友的死亡都保存在这里。而且他死了之后，酒窖还会在那里，不知道那时候又是怎样光景。敢說，或者被人喝光，或者糟蹋掉！

儿子进門把他从遐想中拉回来，接着維妮佛梨德和她的两个大孩子也来了。

一家人挽着胳臂走进餐厅——詹姆士挽着初出道的伊摩根，因为这个漂亮的外孙女使他看了高兴；索米斯挽着維妮佛梨德；爱米丽挽着法尔；法尔的眼光落在生蠔上，眼睛一亮。今天晚上

可着实是一頓吃喝呢！他而且覺得經过今天的事情，自己正需要这样吃喝一下，不过他到現在为止还沒有宣布。一两杯酒下了肚，想到自己袖子里揣了这一顆炸彈，有这样一件动人的爱国行为，或者說个人勇敢的典型来卖弄一下，倒是件快意的事情——到現在为止，他为女皇和国家做的事情还是完全从个人出发。他現在是"驕子"了，跟步枪和战馬拆不散、分不开了；他有資格大模大样一下——当然，这并不是說他打算这样做。他只打算不动声色地宣布一下，等大家談話停下来的时候。他又看看菜单，決定上草莓冰淇淋的时候最适当；他們吃着这道菜的时候总会庄严一点。在晚餐达到这个粉紅色高峰之前，他有一两次猛然想起他們什么事情都瞞着自己这位外祖父的！不过老头儿正喝着馬地拉酒，而且气色看上去很不錯！何况，这一来把离婚的丑事总算冲掉了，他应当高兴才是。坐在他对面的舅舅也是一个强烈的鼓励。这个舅舅太不够漂亮了，他眞巴不得能看見他臉上的表情。还有，与其私下里告訴他母亲还不如这样說出来的好，那样說不定引得双方都伤心！他很替她难受，不过自己現在要跟好丽分手了，还要有心思替别人分忧也不大說得过去。

他外祖父的細声气傳到他的耳朵里。

"法尔，在你的冰水里加一点馬地拉試試看。你在大学里可喝不到这个。"

法尔看着酒液緩緩倒滿他的酒杯，陈酒的油花在酒杯里閃耀着；他聞一下酒香，心里想："現在可以講了！"这是宝貴的一刻。他呷一口酒，血管里微微感到一股热力，劲头儿已經上来了。他迅速向四周看一下，就說，"今天我去皇家义勇兵报了名，外公，"說完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飲而尽，就好象为自己的这一行动而干杯似的。

“什么！”他母亲就說了这么一句簡单的話。

“小乔里·福尔賽和我一同去的。”

“你沒有签名吧？”是索米斯舅舅問。

“我倒签了！我們礼拜一进去。”

“唉！”伊摩根叫出来。

大家都望着詹姆士。他用一只手招着耳朵身子向前傴。

“什么事？”他說。“他講的什么？我听不見。”

爱米丽探出身来拍拍法尔的手。

“沒有事情，只是法尔参加了皇家义勇兵，詹姆士；对他說是好事情。他穿起軍装一定非常漂亮。”

“参加——狗屁！”詹姆士說，声音又大又抖。“你連眼面前的路都摸不清楚。他——他要开到南非洲去。唉！他能打什么屁仗。”

法尔看出伊摩根的眼睛里显出欽佩，看見母亲靜靜坐着，十分时髦，用一块手絹擋着嘴。

忽然他的舅舅开口了。

“你还不到年龄。”

“我想到过，”法尔微笑說：“我报的年龄是二十一岁。”

他听見外婆在夸賞：“啊，法尔，你做得的确勇敢；”

他覚得瓦姆生卑順地給他在香檳杯里斟酒；外公的声音埋怨着：“你这样下去，我可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伊摩根拍拍他的肩膀，索米斯舅舅从側面望着他；只有他母亲坐着一动不动，終于被她的安靜打动了，法尔說：

“沒有关系的，你們知道；我們不久就会把他們赶走的。我只希望还来得及做点事情。”

他的感覚是又得意，又难过，又不可一世，这一切全搀杂在

一起。这可以叫索米斯舅舅，以及所有福尔賽家的人看看怎样做一个好汉。把自己的年龄写成二十一岁肯定說是做了一件英勇而且少有的事情。

爱米丽的声音使他回到地面上来。

“你不能再来第二杯，詹姆士。瓦姆生！”

“悌摩西家里那些人可要奇怪呢！”伊摩根脱口而出。“我眞巴不得能看看他們的表情。法尔，你有軍刀嗎，还是只有根橡皮手枪？”

“你是什么緣故去报名？”

他舅舅的声音使法尔微微吃了一惊。什么緣故去报名？这怎样回答？他外祖母安慰的声音使他很感激。

“总之，我覚得法尔做得很勇敢。我敢說他一定会是一个漂亮士兵；他的身材长得正好。我們全都为他感到驕傲。”

“这跟小乔里·福尔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們要一同去报名？”索米斯追着問，絲毫不肯放松。“我还以为你跟他合不来呢，是不是？”

“并不好。”法尔嗫嚅說，“不过我不能被他比下去。”他看見舅舅望着他的神情完全改变过来，好象很贊成似的。他外祖父也在点头，外祖母在搖头。他們全都贊成他不讓这个表哥把他比下去。这一定事出有因！法尔隐隐覚得在他的視綫距离以外有一个騷动点，就好象一陣旋风还沒找到的騷动中心一样。他凝望着舅舅的脸，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女子的相貌来，黑眼睛、金黃头发，白頸子，身上的香味很好聞，穿着很漂亮的綢衣服，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用手去摸。天哪，对了！伊琳舅母啊！当初她常常亲他，而且有一次他还咬了一下她的胳臂，咬了玩，因为他喜欢她的胳臂——那样的柔軟。他外祖父这时开口了：

“他父亲在做什么？”

“上巴黎去了，”法尔說，瞠目看着他舅舅脸上非常古怪的神情——就象一头哮犬。

“这班画家！”詹姆士說。这句从他灵魂深处說出来的話結束了晚餐。

在回家的馬車里，法尔坐在母亲对面，重又尝到英雄主义的最后果实，就象熟透了的枸杞子一样。

她只說，的确，他得立刻去到自己的服装店里，好好裁一套軍服，不要讓他們給他什么就穿什么。可是法尔能覺察到她的心緒很乱。他心里的話到了嘴边上又咽了下去，他想安慰她，說这一来那个混蛋离婚案子他总算摆脫掉了，不过当着伊摩根的面，而且明知他母亲并不因此就能摆脫，所以沒有說話。等伊摩根去睡了以后，他冒險說了这样一句感情流露的話：

“这样丢下你我很难受，媽。”

“是呀，我只好尽量看开些。我們得早早給你弄一張委任状；那样你就用不着吃那些苦头了，你操練过沒有，法尔？”

“一点沒有。”

“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明天我得带你去置办东西。晚安，吻我一下。”

法尔点了一支香烟，在将烬的爐火前坐下，剛才两頰之間的又軟又热的一吻还有点覺得，那句“我希望他們不要麻煩你太厉害”还在他耳朵里嗡。現在卖弄的劲儿下去了。这件事情他媽的眞叫人心里不好受。“我非找还乔里那个家伙不可，”他在想，一面緩緩爬上楼梯，經过他母亲的卧室；卧室内他母亲正把头埋在枕头里，尽量在压制着那种要使她嗚咽的孤独伶仃之感。

沒有一会儿，詹姆士家这次参加宴会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

醒着了——就是索米斯，睡在他父亲卧室上面自己的房間里。

原来乔里恩那个家伙上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干什么，纏着伊琳！包尔第得上次报告里暗示到不久說不定会有点名目。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呢？那个家伙，留了那样的胡子，而且講話是那种可恶又可笑的派头——他父亲还給自己起了“有产业的人”那样的綽号，并且买下他那所不吉利的房子。索米斯对自己逼得要卖掉罗宾山的房屋一直感到不痛快；而且永远不能原諒自己伯父买下这座房子，以及这个堂兄住在里面。

他不顧寒冷，把窗子向上推开，向公园那边凝望出去。正月里的夜晚荒凉而黑暗；車馬声簡直听不見；快要上冻的样子；光秃秃的树；一点两点的星儿。“明天我要看包尔第得去，”他想。“天哪，恐怕我还想她呢，眞是瘋了。那个家伙！如果——哼！不会的！”

第十章

伯沙撒之死

乔里恩連夜从卡莱渡过海峽，在星期日早晨抵达罗宾山。事前他也沒有通知家里，所以从車站一路走回来，穿小树林的边門进入自已的領土。走到那个用老树身凿出的木凳面前时，他先把大衣鋪在上面，然后坐下。"腰里好酸啊！"他想；"在我这样的年紀，爱情的結局就是这样！"忽然間，伊琳好象就在他身边一样，就象那一天两人同游芳登白魯林、坐在一条树身上同吃午飯时那样靠近他。近得有点象見鬼！透进林子里来的淡淡日光把落叶的气味蒸发出来，輸进他的鼻管。"幸亏不是春天，"他想。春天加上树叶的香味，鳥儿的歌声和花儿盛开，那就会叫人吃不消！"我希望春天来时，已經能够处之淡然了，尽管是这样一个傻瓜，"他一面想，一面拿起大衣，向那片田地走去；經过小池子，慢騰騰上了小山。快走上山頂时，一声粗嗄的犬吠向他迎来。就在鳳尾草圃上面那一带草地上，他能望見自己的老狗伯沙撒。那狗的一双昏花老眼把主人当做生人，正在警告外界提防它呢。乔里恩照往常那样吹一声口哨。虽則离开有一百多碼远，他还能看得見那个肥碩的黃白身形猛然領悟过来。老狗爬了起来，一条尾巴反过来紧貼在脊背上，身体来了一陣微弱而兴奋的顫动；歪

歪倒倒向前走，脚下慢慢快起来，最后在鳳尾草圃边上消失掉。乔里恩指望在柴門那边和老狗碰上，可是柴門那里并沒看見它；乔里恩有点着慌，轉身进了鳳尾草圃。那只老狗的胖身体斜躺在那里，带着已經呆滞的眼神向上望着。

“怎么回事，老家伙？”乔里恩叫。伯沙撒蓬松的弯尾巴微微动了一下；一双蒙矓的眼睛好象在說：“我站不起来了，主人，可是我高兴看見你呢。”

乔里恩跪下来；眼睛花得很厉害，簡直看不出狗身胁下正在慢慢停止起伏。他把狗头托起一点——头很沉。

“怎么回事，好人儿？你受了伤嗎？”狗尾巴又顫动了一下；眼睛里的生意消失了。乔里恩用手把那个僵硬的温暖身体整个摸了一下。一点气都沒有了——那个肥碩身体里的小心由于听見主人回来一陣高兴，就那样停止不动了。长了几根淡白鬃毛的口鼻部分，和乔里恩的嘴唇碰着时，已經有点凉了下来。他跪了有几分鐘之久，手托着僵硬的狗头。当他托着狗身体上坡向田里走去时，覺得手里很沉重；田里飄的滿是落叶，他用叶子把狗身盖好；还好沒有风，这些树叶将会为它遮着好奇的眼睛，直到当天下午。“我要亲自来埋它，”他想。自从他口袋里揣了一只小狗走进圣約翰林自己那所房子起，已經有十八年了。怪的是这个老东西偏偏会在这个时候死去！是預兆么？他走到园門时又回过头来望望那毛茸茸的一堆，然后慢慢向大房子走去，喉嚨里就象有一大块东西塞着似的。

琼在家里；她听到乔里入伍的消息，赶不及地就下来了。乔里的爱国心把琼对波尔人的同情都征服了。乔里恩进了屋子，告訴大家伯沙撒的死訊，家里的空气变得又古怪又沉悶。伯沙撒的死訊起了一种团結的效果。这狗一死——一根过去的綫索突

然中断了。这狗是跟他过了苦日子来的；两个小的根本不記得；在琼的眼睛里，它只代表祖父的晚年；在乔里恩的眼睛里，它代表自己重新又回到自己父亲慈爱怀抱和財富王国之前的那种家庭苦境和艺术奋斗的生活！现在它是死了！

那天下午，乔里恩和乔里携着鶴嘴锄和鏟子到了田里。两人就在那个褐黄堆子附近选擇了一块地方，省得把狗搬动太远；小心鏟开地面上一层草地，两人就挖起土来。有这么十分鐘，父子两个都默不作声挖着，后来都停止不挖了。

"孩子，"乔里恩說，"你覺得自己有責任，是不是？"

"对了，"乔里回答，"当然一点講不上愿意。"

这句話不多不少恰好道出乔里恩自己的心情。

"我很佩服你，孩子，敢說，我在你这样年紀未見得肯这样做——我未免仍是个福尔賽，大約是这个緣故。不过我想，这种典型性格一代代下去也就变得不显著了。如果你有一个儿子的話，說不定会是个十足的利他主义者；誰曉得？"

"那样的話，他就一点不象我了，爹；我自私得厉害。"

"不对，孩子，自私你当然不是。"乔里搖搖头，两人又挖起土来。

"狗的生命眞是古怪，"乔里恩忽然說；"在四足动物中是唯一有一点利他主义根子，和上帝的感覚的！"

乔里看看父亲。

"你信上帝嗎，爹？我从来弄不清楚。"

碰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問題，而提問的人又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回答得了的，乔里恩有这么一会儿站在那里，覺得脊背挖得很酸。

"你說的上帝是指什么？"他說；"有两种不能調和的上帝概

念。一种是不可知的創造道理——这是人相信的。还有一种是人的利他性的总和——人自然也相信。"

"我懂了。这样就把基督撇开了，可不是？"

乔里恩眼睛睁得大大，基督，就是联接这两种概念的桥梁啊！偏偏从童子的嘴里說了出来，在这里，正宗的教义終于科学地被說明了！基督一生的崇高詩篇就是表現了人联接这两个不可調和的上帝概念的企图。而且由于人的利他主义的总和与自然、与宇宙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同是那个不可知曉的創造道理的一部分，当初說不定会选出更坏的桥梁来呢！好笑的是——人过了大半辈子却从沒有能够看出这一点！

"你怎样看呢，孩子？"他說。

乔里皺起眉头。"当然，我在一年級时，这类問題我們談得很多；可是到了二年級时，就不去理会了；我也不懂得为什么——非常之有意思。"

乔里恩想起自己在劍桥上一年級时，这个問題也談得很多，到二年級时就不談了。

"我想，"乔里說，"你指伯沙撒感覺到的是第二种上帝。"

"对了，否則的話，它就不会为一个自己以外的东西弄得心脏突然停止。"

"不过会不会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自私情緒呢？"

乔里恩搖搖头。"不是，狗跟十足的福尔賽不同，它除掉自己还爱一些东西。"

乔里笑了。

"那么，我想我倒是个十足的福尔賽呢，"他說。"你知道，我所以入伍只是为了将法尔·达尔第的軍。"

"可是为什么？"

"我們合不来，"乔里短短說了一句。

"啊！"乔里恩哼了一声。原来仇恨已經結到第三代了——这种不露形迹的現代仇恨！

"我要不要把过去的事情講給这孩子听呢？"他想。"可是講了算什么呢——如果他自己弄得要半途而廢的話？"

乔里也在想："那个家伙的事情还是讓好丽告訴你吧。如果她不告訴，那就說明她不愿意你知道，我講了就是搬鬼話。反正，我已經将事情擋住了，还是不要嚕苏的好！"

两个人所以又默不出声挖着，后来乔里恩說：

"哎，孩子，我看够大了。"两人撑着鏟子望望下面的坑穴，晚风已經把几片落叶吹了进去。

乔里恩忽然說，"抬我最受不了。"

"讓我来，爹。它跟我向来沒有什么感情。"

乔里恩搖搖头。

"我們輕輕地把它抬进去，連叶子一起抬，我不想再看見它那个样子。我抬它的头，来！"

两个人极其小心地抬起老狗的尸体；落叶被晚风吹动，东一块，西一块露出消褪的黄白毛色来。两人把那具沉重、寒冷、木然无知的尸体放在坟墓里，乔里在上面又鋪些叶子，乔里恩唯恐在儿子面前暴露自己的感伤，連忙鏟了泥土洒在那靜止的形体上。过去就这样埋葬了！如果有什么欢乐的将来可以指望的話，那还好受些！这样就象把自己的生命活活埋掉一样。两个人重又小心地把那片草泥鋪在光滑的小坟上面，挽着胳臂一同回大房子去，都有点感激对方沒有引起自己伤心。

第十一章

悌摩西辟謬

乔里和法尔参軍的消息在福尔賽交易所里很快就傳开来，同时又有人前来报信，說琼也不甘落后，正預备当紅十字会的看护去。这些事情太出格了，太危及純粹的福尔賽主义了，对这家人家說来，簡直是沒法子置若罔聞，所以接着在星期天的下午，悌摩西家里就挤滿了福尔賽家的人，都想知道大家是怎样的看法，同时还想相互交换一下家族的信心。加尔斯·海門和吉斯·海門不再保卫海岸了，沒有几天就要开到南非洲去；乔里和法尔四月間也要去了；至于琼——她眞正会做出什么来誰也沒法知道！

斯比昂·考普的撤退，[1]和战地沒有好消息傳来的事实，給上述的一切加上一层眞实性，也被悌摩西紧紧掌握着。悌摩西是老一輩福尔賽中最年輕的一个，事实上八十岁还沒有到；大家公認他长得最象自己的父亲——“杜薩特大老板”，連他父亲出名的飲馬地拉酒的特点他也繼承过来了。多年来，悌摩西由于从不出面，簡直成了神話人物。他在四十岁上，因为做出版社生意有风險，受了一点刺激，洗手不干时只剩得三万五千鎊的財产。从那时起，他就靠这点錢从事小心的投資以維持生活。今

天算起来已經是长长的半世了。在这四十年間，他每年都积攒一点，再加上复利息，他的資本已經翻了一倍，从来就不知道为錢財耽惊受怕的事情。他現在每年都要余个两千鎊下来，再加上自己那样的保重，正如海絲特姑太說的，在他归天之前，財产总可以再翻一番。那时候他那些姐姐死了，連他自己也死了，这些錢他把来怎么办，是福尔賽家那些自由精神的人时常当作玩笑提出来的問題；那些人包括佛兰茜，尤菲米雅，尼古拉家的小老二，克里斯朵佛；克里斯朵佛的自由精神最厉害，的确說过自己要去演戏。可是誰都承認，这件事情只有悌摩西本人知道得最清楚，还有索米斯可能也知道，不过索米斯是从来不透露秘密的。

那些看見过他的少数几个福尔賽，說他外表生得又壮又大，个子不太高，肤色紅褐，花白的头发，眉目长得还算清秀；据說“杜薩特大老板”的妻子有相当姿色，而且性情温和，所以多数的福尔賽子孙都长得不錯。听說他对战爭极其关心，从战爭一开始，就一直拿小旗子插在地图上面；有些人很不放心，想到如果英国人被赶到海里去时不知道他怎么办，因为那时候他就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插他的小旗子了。至于他怎么会知道族中的动靜，或者对族中的事情有些什么看法，誰也說不上来，只听見海絲特姑太經常說他很煩。斯比昂·考普撤退后的那个星期天，福尔賽家人到达之后，他們都陆續覚察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張唯一眞

① 英国撤换波尔战爭中的統帅布勒，改派劳伯兹赴南非任統帅后，战局稍有好轉。布勒在纳塔尔作战，經过三次努力，总算解了史密斯夫人城之圍，便乘胜渡过吐盖拉河，繞过波尔人右翼，但是波尔人迅速布了新阵地；英軍虽于一次夜襲中占領了斯比昂·考普，但以犧牲太大，終于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撤退。

正舒适的椅子上，身子背着光，一張大手遮着下半个臉龐。同时海絲特姑太带着战战兢兢的声音招呼着："你悌摩西叔叔，亲爱的；"由于見到他的人很少，大家都覺得今天的情形不大对头。

悌摩西招呼每一个人的口气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与其說是表示，还不如說是对付。

"妮好？妮好？恕我不站起来了！"

在座的有佛兰茜，还有欧斯代司；他是坐了自己的汽車来的。維妮佛梨德也带了伊摩根来了，族中人对法尔参軍的热烈称贊总算冲破了她自己复合訴訟的抑郁心情；瑪林·狄威第曼也来了，并且告訴大家加尔斯和吉尔的最后消息。这些人之外，再加上裘丽姑太、海絲特姑太、小尼古拉、尤非米雅和乔治（来得最叫人想不到，是欧斯代司的汽車带他来的），就是这个家族鼎盛时代的集会也不过如此。整个一座小客厅里，張張椅子都坐滿了人，还有人暗暗着急，想万一再有人来时怎么办。

当着悌摩西大家不免比平时感到拘束；等到空气稍微緩和一点，話头就急轉直下。乔治問裘丽姑太几时参加紅十字会，逗得裘丽姑太簡直呆了；乔治于是轉身問尼古拉：

"小尼克不是个好汉嗎？他几时换上黄衣裳呢？"

小尼古拉带着十分謙遜的微笑，說他母亲当然很着急呢。

"我听說，德罗米欧哥儿俩已經走了，"乔治說，轉身望着瑪林·狄威第曼；"我們不久全都要去的。冲鋒呀，福尔賽！扔球呀！哪个要冷飲的！"

裘丽姑太咯咯笑了，乔治眞是发噱！海絲特去把悌摩西的地图取来好不好？有了地图他就可以指給大家看是什么情形。

悌摩西哼了一声，海絲特姑太理解这是答应的意思，就出了屋子。

乔治继續描繪他的福尔賽进軍的幻象，称呼悌摩西是战地指揮員；伊摩根，他一眼就看出是个"美人儿"，就象維芳第雅；①自己把大礼帽夹在膝盖中間，用想象的鼓槌敲起来。在座的人对他这一套幻想的看法并不一致。全都笑了——乔治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全都覺得有点"糟蹋"福尔賽家人；眼看着有五个福尔賽都要为女皇效忠，这样說話未免不大对头。大家很怕乔治会弄得不識相，就在这时，乔治站了起来，和裘丽姑太挽起胳臂，大步走到悌摩西面前，行一个軍礼，装做热烈的样子吻了裘丽姑太，說，"眞有趣呀！亲爱的爸爸！来吧，欧斯代司，"說完就走了出去；严肃而愠怒的欧斯代司始終沒有笑过一次，当时也跟了出去；大家才算松了口气。裘丽姑太弄得莫名其妙，"奇怪，連地图都不等！你别生气，悌摩西。他就是这样发噱！"这句話打破了屋内的沉寂，悌摩西一只遮着嘴的手放了下来。只听見他說：

"我不懂得事情会鬧成什么样子。这些人上南非洲去是什么意思？这哪里会打敗得了波尔人。"

佛兰茜总算有种；"那么怎样打敗呢，悌摩西叔叔？"她問。

"这些新里新气的参軍和花錢的玩意儿——把錢全流到国外去了。"

就在这时，海絲特姑太拿了地图进来，捧在手里就象捧了一个要出牙的婴孩似的。尤菲米雅帮助海絲特姑太把地图攤在鋼琴上面；那是一座考尔伍德式的小三角式鋼琴，据說还是那年夏天安姑太去世以前有人彈过一次；那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悌摩西站起来，走到鋼琴面前，站在那里看地图，余下的人都攏近来。

---

① 英国隨軍卖酒食的妇女。

"你們看見嗎，"悌摩西說；"这就是最近的形势；而且情形很糟。嘿！"

"对了，"佛兰茜說，非常之大胆，"可是你不增兵，又怎样改变这种局势呢，悌摩西叔叔？"

"增兵！"悌摩西說；"你不需要增兵——糟蹋国家的錢，你需要的是一个拿破侖，他在一个月內就可以解决問題。"

"可是如果你沒有拿破侖呢，悌摩西叔叔？"

"那是他們的事情，"悌摩西回答，"我們养軍队为的什么用处——难道是讓他們平时拚命吃飯的嗎？他們应当慚愧，弄得要国家这样来支援他們。頂好各人管各人的事，事情就好办了。"

他把大家环視一下，几乎是憤怒地又接上去說：

"志愿軍，眞是！这叫拿好錢去救坏錢！我們一定要儲蓄！保全实力——唯一的办法。"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又不象冷笑、又不象咆哮的声音，踏了一下尤菲米雅的足趾，就出去了，屋內只剩下一陣輕微的麦糖气息和駭异的空气。

悌摩西的話說得非常坚决，而且說这些話时看得出暴露了自己的眞情实感，所以給大家的印象相当深刻。屋內余下八个人——除掉小尼古拉之外全是女人——有这么一会全圍着地图不做声。后来还是佛兰茜开口了：

"你們知道，的确，我覚得他說的对。我們的軍队究竟做什么用的？他們应当早就知道了。这样只会鼓励他們。"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可是他們很进步呢。你想連紅軍装都不穿了。① 他們过去对自己服装一直很引为自豪；現在穿

① 英国軍服一般是大紅色，在波尔战争中，因受波尔人游击战的威胁才改穿黃色軍服，不过在以前殖民地战爭中也曾經換过。

得就象犯人一样。海絲特和我昨天还說，我們敢断定，这件事情使他們很难受。鉄公爵①要是活着的話，不曉得他要怎样說呢！"

"新軍装的顏色很漂亮，"維妮佛梨德說："法尔穿起軍装来很不錯。"

裘丽姑太叹口气。

"我眞想知道乔里恩的孩子长的什么样子。連看都沒有看見过！他父亲对这个儿子一定很得意。"

"他父亲在巴黎呢，"維妮佛梨德說。

海絲特姑太的肩膀看得出忽然聳了一下，就好象要揮开自己姐姐下面要說的話似的，原来裘丽姑太老皺的双頰忽然紅了起来。

"昨天小馬坎德太太来看望我們，她刚从巴黎回来。她在街上碰見一个人，你們想是哪一个？你們决計猜不到。"

"我們也不想猜到，姑姑，"尤菲米雅說。

"伊琳！你想得到吧！这么多年了；跟一个一撮漂亮胡子——"

"姑姑！你眞要命！一撮漂亮胡子——"

"我是說，"裘丽姑太板着脸說，"一撮漂亮胡子的紳士。而且伊琳长得一点不老；永远是那样美，"最后一句話說得就象深深带有憾意似的。

"呀！祖姑，跟我們談談她呢，"伊摩根說，"我只記得她一点点。她不是福尔賽家橱柜里的不能給人看的骷髏嗎？眞有趣。"

海絲特姑太坐下来。的确，裘丽的乱子現在已經闖定了。

"我記得的，她幷不大象具骷髏，"尤菲米雅喃喃說，"肉长得

① 指威灵吞，在滑鉄卢一战中击敗拿破侖的。

很好。”

“亲爱的！”裘丽姑太說，“这話說得多么怪里怪气的——不大好。”

“对啊！可是她究竟美到什么程度呢？”伊摩根紧紧追問着。

“我告訴你吧，孩子，”佛兰茜說，“一个摩登的維納絲，穿得极其講究。”

尤菲米雅尖刻地說，“維納絲可从来不穿衣裳，而且她有一双和藍宝石一样柔和的藍眼睛。”

小尼古拉就在这当儿和大家告辞。

佛兰茜笑了一声，“尼克太太管教得很严呢。”

“她有六个孩子，”裘丽姑太說，“防备些儿完全对的。”

伊摩根毫不容情地又追問下去，“索米斯舅舅是不是非常爱她？”一双逗人的黑眼睛把一張張脸望过去。

海絲特姑太做了一个絕望的姿势，就在这时候，裘丽姑太回答說：“对了，你索米斯舅舅跟她非常之好。”

“我想她是跟人溜掉的吧？”

“沒有，当然沒有跟人溜掉；事情——不完全象。”

“那么，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呢，祖姑？”

“走吧，伊摩根，”維妮佛梨德說，“我們得回去了。”

可是裘丽姑太毅然决然說了一句：“她——她一点不守妇道。”

“呀，糟糕！”伊摩根叫道；“我猜到的也是这样。”

“亲爱的，”佛兰茜說，“她跟人家发生爱情，后来那个男人死掉，事情就完了；之后她就离开你舅舅。我倒比較欢喜她。”

“她常給我巧格力糖吃，”伊摩根說，“而且身上很香。”

“当然嘍！”尤菲米雅說。

"一点不当然!"佛兰茜說;佛兰茜自己也搽一种非常貴重的紫罗兰香水精。

裘丽姑太两只手举起来,"我不懂得你們講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她离了婚沒有?"伊摩根走到門口时問。

"当然沒有,"裘丽姑太說;"离婚——当然沒有。"

大家听見另外一边的門响。是悌摩西又进了后客厅。"我来拿地图的,"他說。"哪个离了婚?"

"沒有人离婚,叔叔。"佛兰茜十分老实地說。

悌摩西从鋼琴上面把地图取下来。

"我們家里可不要来这种事情,"他說。"这些参軍的事情已經够糟的了。国家簡直垮了;不曉得我們怎样一个了結呢。"他伸出一只胖指头向屋內指指,"时下的女人太多了,她們全是些糊涂蛋。"

悌摩西說完話,就两手紧紧抓着地图走了出去,好象深怕有人答話似的。

七个受了他言語的女子开始低声咕噥起来,只能听得出佛兰茜的声音:"的确,福尔賽家人——!"和裘丽姑太的声音:"海絲特,今天晚上一定要給他芥末和热水洗脚;你告訴吉痕好嗎?他恐怕血气又上头了……"

那天晚上,吃了晚飯之后,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两个人对坐时,裘丽姑太在活計上綉上一針,抬起头說:

"海絲特,我不記得在哪里听說索米斯要伊琳回来。是哪个告訴我們乔治給索米斯画了一張滑稽画,題的'他非到手决不甘心'的?"

"欧斯代司,"海絲特姑太在《泰晤士报》后面回答她,"他就

放在口袋里，可是不肯拿給我們看。”

裘丽姑太不响了，一个人在寻思，鐘声在滴搭着。《泰晤士报》簌簌响，爐火发出呼呼的声音，裘丽姑太又綉上一針。

“海絲特，”她說，“我有个相当糟糕的想法。”

“那么就不要告訴我，”海絲特姑太赶快說。

“唉！可是我非告訴你不可，糟糕得你想不到！”她的声音低得象搗鬼一样。

“他們說乔里恩——乔里恩現在留了一撮漂亮胡子呢。”

第十二章

偵察的进展

詹姆士家那頓晚宴之后两天，包尔第得先生給索米斯提供了思索的食粮。

“一个男子，”他說，一面参看藏在手里的一張密碼，“我們称做47的，上个月在巴黎对17非常殷勤，但目前好象还得不出什么具体結論。会面都是在公共場所，一点不避人耳目——飯館子、歌剧院、喜剧院、魯佛宫、卢森堡公园、旅館客厅里等等。双方都还沒有进过对方的房間，一同去过芳登白魯林——可是沒有可述的。总之，情形是有希望的，但要耐心等。”他突然抬起头又接上一句：

“有一点很奇怪——47和嗯——31——同姓！”

“这个家伙已經知道我是她丈夫了，”索米斯想。

“名字很特别——叫乔里恩，”包尔第得先生又說下去。“我們知道他在巴黎和在英国的住址，当然，我們并不想釘錯人。”

“你釘下去，可是小心些儿，”索米斯硬着头皮說。

他从本能上断定这个私家偵探已經探得他的秘密，所以更加不肯多說話。

“对不起，”包尔第得說，“我去看看有沒有什么新材料。”

他带了几封信回来，把門重新鎖上，看看那些信封。

“对了，这是19給我写的一封私信。”

“講的什么？”索米斯問。

“嗯！”包尔第得說，“她講的：47今日返英，行李上有他的住址：罗宾山。三点三十分和17在魯佛宮美术館分手；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在巴黎繼續察看17的好。当然，你認为有必要的話，可以在英国釘着47。”包尔第得这时抬起眼睛，非常职业性地把索米斯看了一眼，說不定是搜集一点材料，等洗手不干这一行之后，好写一本关于人性的書。“19眞是个聰明女人，而且化装得很好。价錢不便宜，可是賺的硬錢。到目前为止，对方好象还沒有疑心到有人窺伺。可是过一个时期之后，你知道，敏感的人自己沒有事情干时，总会有点覺察到的。我倒贊成暫时放下17，注意47的行动。偵察双方的通信要冒很大的危險。在目前阶段我完全不贊成。不过你可以告訴貴当事人，事情很有指望。”講到这里时，包尔第得眯起眼睛，又把他的沉默主顧張了一下。

“不必，”索米斯忽然說，“我还是贊成在巴黎那边小心地偵察，这一头你不要管。”

“很好，”包尔第得回答，“我們做好了。”

“他們——他們相互之間是怎样的态度？”

“我把她信上的話找給你看吧，”包尔第得說；他打开一只抽屜柜，把一包文件拿出来；“她在一封信里概括講了她私人的看法。对了，在这儿！‘17很美——这是47的看法，47牙齿长些，’（俗話指年紀，你知道）——‘很清楚不行了——等他的机会——17也許在搭架子，等对方的条件，事情知道得不多，沒法說。可是整个看起来——她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能有一天会

冲动起来。双方都有派头。'"

"这話什么意思?"索米斯板着臉問。

"哦,"包尔第得先生一笑,露出許多牙齿,"这是我們的行話。換句話說,看上去不大象会成为那类周末事件——要末就認眞要好起来,要末就一点事情沒有。"

"哼!"索米斯說,"就这么些嗎?"

"对了,"包尔第得說,"可是很有希望。"

"毒蜘蛛!"索米斯心里想。"再見!"

他走进格林公园,打算穿过公园到維多利亚車站,再坐地道車进城。虽則是一月下旬,天气还很暖和;日光穿过霧气,在凝霜的草地閃爍着——这样一个日子眞象照亮的蜘蛛网。

小蜘蛛——和大蜘蛛!到处是蜘蛛!而所有这些蜘蛛里面,最大的蜘蛛却是他自己的頑强性格,永远用自己的蛛絲把一切出路都封鎖起来。那个家伙纏着伊琳做什么?眞如包尔第得說的那样嗎?还是仅仅可怜伊琳寂寞就象他时常嘴里說的那样?这家伙总是那样的极端感情用事。可是如果眞如包尔第得暗示的呢!索米斯站着不走了,不可能!这家伙比自己还大六岁,并不比自己漂亮!錢也不比自己多!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而且,他已經回来了,"他想;"这就看上去不象——我要去看他!"就掏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写道:

本星期不論哪一天下午,希望能談这么半小时;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六点之間在鉴賞家俱乐部奉候;或者我上什錦俱乐部来也可以,听候尊便。我想和你見見。索米斯。

他一直走到圣·詹姆士街,亲自关照什錦俱乐部的看門的。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一进門，你就把这个交給他，”他說，随即叫了一部新出租汽車进城去了。……

乔里恩当天下午接到名片，当即轉身上鉴賞家俱乐部来。索米斯現在还轉什么念头呢？难道巴黎的风声傳到他耳朵里来了嗎？穿过圣·詹姆士街时，他决定幷不隐瞞自己去看望伊琳。“不过讓他知道伊琳在巴黎可不行，”他心里想，“除非他已經知道了。”俱乐部的人領他到了索米斯面前时，他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情。索米斯正坐在一扇小拱窗面前吃茶。

“不吃茶，謝謝你，”乔里恩說，“不过我可要繼續抽烟。”

虽則外面路灯已經亮了，窗帘还沒有拉下来；两个堂弟兄我等你，你等我地对坐着。

“听說你上了巴黎，”索米斯終于开口了。

“是啊；剛回来。”

“小法尔已經告訴我了；那么他跟你的孩子都要走嗎？”乔里恩点点头。

“你恐怕沒有碰見伊琳吧？好象她也在国外呢。”

乔里恩在烟气中轉側了一下，方才回答：“我見到她。”

“她怎么样？”

“很好。”

又是一陣沉默；后来索米斯在椅子里伸动了一下。

“上次我們見面时，”他說，“我还是三心二意。我們談了話，你还表示了你的看法。我不想再来一次那样的討論。我只想說：我跟她的关系非常之难处。我不愿你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事情已經隔了多年。我打算跟她講，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你知道，你已經跟她講过了，”乔里恩說。

“那时候对她是突如其来；所以她有点震动。可是她只要多

考虑几次，就会看出这对我們两个人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的印象是，她并不这样想，”乔里恩极其心平气和地說。“而且，你不要見气的話，如果你以为理智在这种事情上会有什么影响的話，那你就把事情看錯了。”

他看見索米斯蒼白的臉变得更蒼白了——他講的話就是伊琳講过的話，連他自己都沒有覺察到。

“謝謝你的忠告，”索米斯說，“不过我看事情也許比你想的清楚些，我只想你答应我不去影响伊琳对我的感情就行。”

“我不懂得你怎么会想到我会影响伊琳，”乔里恩說，“可是，要是我眞有影响的話，我一定把我的影响用来为她的幸福打算，照我的看法。我敢說，我是一个人家称做的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索米斯跟着說了一句。好象借此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

“告訴你老实話，”乔里恩說，“我反对任何女子跟她肯定不喜欢的男子住在一起。我覺得簡直丑。”

“我想你每次碰見她时，都把你这些意見灌輸給她。”

“我跟她也不大会碰見了。”

“不回巴黎去嗎？”

“眼前总沒有这个打算，”乔里恩說，同时覺察到索米斯臉上一种密切注意的神情。

“好吧，我就是这两句話。你知道，挑撥人家夫妇关系，你要負重大的責任的。”

乔里恩站起来微微一鞠躬。

“再見，”他說，也不跟索米斯拉手，就走开了，气得索米斯眼睁睁在后面望着他。乔里恩叫了一部馬車，心里想，“我們福尔賽家非常文明。头脑单純一点的人說不定会弄得吵起来。如果

不是孩子要去参加战争的話——”战争！往日那些怀疑又涌上心来。高尚的战爭！或者要統治些民族，或者要統治些女人！都是为了控制和占有那些不要你的人！恰好是文雅的上流派头的一个对照！財产，旣得权利；而且任何人只要“反对”这些事情——就是社会敗类！“謝天謝地！”他想，“反正我总是从心里‘反对’这些事情的！”对了！使在他第一次不幸的結婚之前，他記得自己看到爱尔兰屠杀事件，或者提出和自己厌恶的男子离婚的訴訟，也都是满腔义憤。牧师总要說灵魂的自由和身体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吃人的教义！身体和灵魂不能这样分开。自由意志是婚姻的一种力量，不是弱点。“我应該告訴索米斯，我覚得他是个滑稽角色。咲！不过他也是个悲剧角色！”

的确，一个人做了自己財产意識的奴隶，弄得目光如豆，甚至别人是怎样的心情也不能完全体会，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可悲的嗎？“我一定要写信警告伊琳，”他想，“他准会又去要求跟她复合。”在回罗宾山的途中，一路上他都恨着自己对儿子的那种責任威，使他沒法子赶回巴黎……

可是，索米斯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很久，和乔里恩一样威到那种椎心的痛苦——一种妒忌的痛苦，就好象这次談話使他发現这个家伙比自己有优先权，而且在他的出路上布下新的蛛网似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反对我呢？”連这个捉狹的問題也沒有弄出一点眉目来。女权主义者！花言巧語的家伙！“我可不能操之过急，”他想。“时間很从容；他并不打算回巴黎，除非他是說謊。等到春天再說！”不过春天来了之后，除了增加他的痛苦之外，对他还有什么用处，他也說不出。他瞠眼望着外面的街道，高高的路灯泻下一滩滩光綫，行人就在一滩滩光綫下走过去；他心里想：“什么事好象都沒有道理——什么都好象不値得，我很寂

寞——就是这个毛病。”

他閉上眼睛；忽然間，他好象看見伊琳，就在一座教堂下面的黑暗街道上——她在街上走过时，脖子回了过来，他好象瞥見她眼睛里的光彩和小黑帽子下面的白額头，帽子上还釘了些金片子，后面拖了一条面紗。索米斯睁开眼睛——剛才淸淸楚楚看見她的！下面街上走过一个女人，不过不是她！不对，街上幷沒有人啊！

第十三章

“我們又見面了!”

整整一个三月，为了伊摩根第一个交际季节的衣服，維妮佛梨德用足了心思，詹姆士也花足了錢。她以一种福尔賽家的頑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庭的日子慢慢近了，可是这种法律仪式給予她的自由，她还决定不了要不要；战地傳来的消息仍旧鬧得人心惶惶，但是法尔却很快就要开出去了；总算为了伊摩根，这些她都能暫时忘怀。那个“小女儿”差不多长得和她一样高，胸部的尺寸和她也差不了多少；母女两个就象夏天忙忙碌碌采花的蜜蜂一样，又象秋天的牛虻在那些穗状花中間兜过来，穿过去；摄政街的那些服装公司，証券街、汉諾佛方場的那些大商店，哪儿都看得見她們的踪迹，或者在那些五光十色的衣料面前呆呆出神，或者看得眼花撩乱。总有几十个仪态动人、举止特别的年輕女子，穿着新装在这母女面前展覽过。“新样子，太太；頂时髦的式样；”——这类被她們勉强割爱的新装把一座博物院都摆得满；而她們逼得不能不买的那些衣服却又把詹姆士的銀行几乎扒空了。維妮佛梨德覚得，女儿的第一个而且唯一不受离婚玷辱的交际季节非获得显著成績不可，既然如此，事情就要做得彻底。那些无动于衷的女子在她們面前兜来兜去，眞是有耐性，

而她們也真有耐性来磨炼别人的耐性；这种耐性可以說只有在受宗教信仰感动的人身上还找得到。对于維妮佛梨德說来，这等于好久好久匍匐在自己最亲爱的"时髦"女神面前，和天主教徒狂热地匍匐在圣母瑪琍前面一样；对伊摩根說来，这些經驗一点說不上討厌——自己經常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到处都听見人家話里夹着恭維，总而言之，"很有趣"。

三月二十号的下午，母女两个先把斯吉华德服装店"扒"了过来，然后到对面卡拉米尔-拜格去用茶点；等到把肚子里装满一大杯满放奶油的巧格力之后，才在微感春意的暮色中穿过巴克萊方場回家。維妮佛梨德打开大門——大門新漆了一层淺欖綠色；为了捧伊摩根出来交际，今年什么事情都沒有放过——維妮佛梨德开門时，走到銀絲籃子那儿看看有沒有人来过，忽然間鼻子一皺。什么气味？

伊摩根才拿起图書館送来的一本小說，站在那里正看得出神。維妮佛梨德由于心里有种說不出的感觉，声音說得相当硬：

"带上楼去看，亲爱的，休息一会下来吃晚飯。"

伊摩根仍旧一面讀着小說，一面上了楼。維妮佛梨德听見她把門砰地一声关上；若有所思地透了一口长气。是不是春意撩人呢？道理說尽了，心被他伤透了，然而她对自己那个"小丑"的旧情又引起来了。是男人的气味！一股隐隐約約的雪茄烟和紫薄荷水的味道，自从在六个月前那个初秋的晚上，她罵了他"癟三"之后，还沒有聞到过。哪里来的呢，还是自己疑神見鬼——完全是記忆在作祟？她向周圍看一下。一点看不出什么——穿堂里一点沒有人动过，餐室里也沒有人动过，什么都沒有。那气味就象个白日梦——虚幻、愁人、愚蠢！銀絲籃子里有几張新名片，两張写着"保尔盖特·湯姆先生和太太"，一張写着"保尔盖

特·湯姆先生”；她嗅一下名片，可是味道很难聞。“我一定疲倦了，”她想，“我要去躺一下。”楼上的客厅很暗，在等待什么人的手給它添上夜晚的灯光；她掠过客厅进了臥室。臥室里也很暗，窗帘拉下来一半，因为已經六点鐘了。維妮佛梨德扔下大衣——又是那股气味——随即象中了枪彈一样，抵着床栏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长沙发的远角落上站起一个黑魆魆的人来。她不由得叫了出来——在福尔賽家这是句不能入耳的話——“天哪！”

“是我——蒙第，”一个声音說。

維妮佛梨德紧紧抓着床栏杆，伸手过去把悬在梳装台上的电灯开关扭一下。达尔第剛好站在一圈灯光的边子上，从腰間到脚上都照得通亮，表鏈子沒有了，一双干淨的褐色皮靴——可是——对了！——靴头裂了一条縫。胸口跟臉看不大清楚。肯定他是瘦了——还是灯光作怪呢？他走近两步，現在从脚上皮靴头一直到黑头发都照到了——肯定有点胡子拉碴的！臉色黑了一点，又黑又黄，两撇小黑胡子一点不象往日那样挺括，看上去很可笑，臉上的那些皺紋好象从前沒有看見过。領带上沒有戴别針。衣服——对了！——这一套她是認得的——可是簡直沒有熨过，毫无光彩！她又看看他的皮靴头。他“遭了”大事情了，他遭的事情而且是那样殘酷无情，轉他、扭他、刺他、刮他？她站着不說話，一点不动，眼睛一直盯着皮靴头上那条裂縫看。

“我收到信，”他說，“所以回来了。”

維妮佛梨德胸口起伏起来。随着那股气味涌起的夫妇旧情正在和一种从来沒有感覚过的强烈妒意搏斗着。現在人站在这里——原来那样一个身体强壮的人儿，毁得好象只剩一張影子！是什么力量給他受这样的折磨——把他象只橘子一样挤得只剩

皮和核子！就是那个女人啊！

“我回来了，”他又說。“我受的罪眞不是人受的。天哪！我坐的統仓回来的。只剩身上这点衣服，和那只皮包。”

“那么其余的哪个拿了？”維妮佛梨德高声說，忽然劲头起来了。“你居然敢回来？你明知道給你那封信叫你回来是为了离婚用的。不許碰我！”

两个人隔着多少年来同床的栏杆互視着。有好多次，对了——有好多次她都想他回来。可是現在他回来了，她心里却充满了一种冷酷的敌意。他举手去摸自己的胡子；可是并不象往常那样捻一下，只把胡子朝下抹抹。

“天哪！”他說；“你不知道我受的那些罪！”

“不知道頂好！”

“孩子們都好嗎？”

維妮佛梨德点点头。“你怎么进来的？”

“用我的鑰匙开的門。”

“那么佣人还不知道呢，你不能耽在这儿，蒙第。”

达尔第发出一声自嘲的笑声。

“那么上哪儿去呢？”

“随便哪儿。”

“唉，你看看我这副样子！那个——那个狗——”

“你再提那个女人，”維妮佛梨德高声說，“我就立刻上公园巷去，永远不回来。”

忽然間他来了一个簡单的表示，可是完全不是他平日的派头，連維妮佛梨德心都动了。他閉上眼睛。那意思就好象說：“好吧！我这个人就算死了吧！”

“今天給你一个房間过夜，”她說；“你的鋪盖还沒有动。家里

只有伊摩根一个人。”

达尔第身子倚着床栏杆，“好吧，随你发落，”手摆一下。“我是个落难的人。你用不着逼人太甚——不值得。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

这个亲热的旧称呼，已經有多少年不用了，使維妮佛梨德感到一陣肤栗。

“我把他怎么办呢？”她想。“眞的把他怎么办呢？”

“香烟有嗎？”

維妮佛梨德在一个小盒子里放了有几支香烟，原是預备晚上睡不着时抽的，現在給了他一支，給他点上火。經过这一举动，她性格中的实际一面又恢复了。

“你先去洗个澡。我給你找点衣服放在更衣室里。别的話以后再談。”

他点点头，两只眼睛盯着她看——眼睛就象半死的人一样，还是因为眼皮上那些紋路深了一点的緣故呢？

“他不是原来的人了，”她想。“他永远不会象从前一样了！可是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

“好吧！”他說，就向門口走去。連走动的样子也变了，就象一个人經过种种幻灭之后，拿不准究竟值得不值得走动似的。

維妮佛梨德眼睛看着达尔第出了臥室，又听見浴間里放水的声音，就去取出一套里里外外的衣服放在更衣室的床上，又下楼把餅干罐和威士忌拿上来。她重新穿上大衣，在浴間門口傾听一会，就下楼出了大門；到了街上，人又躊躕起来。七点鐘过了！索米斯不知道在俱乐部，还是在公园巷？她轉身向公园巷走去。回来了！索米斯一直就害怕这件事情——她自己有时候倒盼望这样。回来了！就象他的为人——十足的一个小丑——用“我們

又見面了！"① 这样的話来开所有人的玩笑——开法律的玩笑！可是把法律这样对付掉，不讓那片烏云籠罩在自己和孩子們的头上，倒也痛快之至！可是回来怎样收容他呢？那个女子把他全剝光了，把他所有的情意，他从来沒有加之于她的情意，全剝光了。痛心的就在这上面！她这个自私自利、呱啦呱啦的小丑自己从来沒有煽起过他的热情，却被另一个女人俘虏过去，剝得一干二淨！簡直是侮辱！极大的侮辱！再收容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不成話！可是这是她自己要的；法院可能要逼着她收容他。他象往常一样仍旧是她的丈夫——她在法庭上就承認过。而他呢，心里想的肯定只是錢，有錢买雪茄，买薄荷水。那股气味！"反正我还不老，"她想，"还不老！"可是那个女人眞是可恨！害得他講出那样的話："我是个落难的人！我是受过惊吓的——受过惊吓的，佛梨第！"她快到父亲家了，思緒一下冲到这边，一下冲到那边，而那股福尔賽的回潮却始終拖她到这样的結論上来，他总是她的财产，不应当交給一个掠夺的世界。她就这样到了詹姆士家里。

"索米斯先生呢？在他房間里嗎？我自己上楼；不要提起我来了。"

索米斯正在換餐服。她看見他站在鏡子前面，在打一根蝴蝶結，那神气就好象看不起領結的两头似的。

"你！"他說，从鏡里望着她；"有什么事情？"

"蒙第！"維妮佛梨德木然說。

索米斯轉过身来。"什么？"

"回来了！"

---

① 戏台上小丑常說的話，作者用这句話和第一卷第二章"下台"的題目对照。

“这叫自己打自己嘴巴，”索米斯說。“当初为什么你不讓我提出虐待呢？我一直就覺得这样太危險了。”

“唉！不要再提那些了！我怎么办呢？”

索米斯只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怎么办？”維妮佛梨德忍不住又問。

“他自己怎么說的？”

“什么也沒有。一只皮靴头上裂开一条縫。”

索米斯瞪眼看着她。

“当然啊！”他說，“穷途末路了。所以——又重新来过！这样眞要送掉爹的老命呢。”

“我們不能瞞着他嗎？”

“不可能，只要是煩心的事情他就有那种說不出的本領覺察到。”

他指头鈎着藍背带沉思起来。“法律上总該有个法子叫他放安稳些。”他說。

“不行，”維妮佛梨德說，“再做傻瓜我决不来。我宁可忍受他。”

兄妹两个互視着。两个人心里都充滿了感情，可是沒法表达出来——福尔賽家人就是这样。

“你走的时候把他怎么办的？”

“叫他洗澡，”維妮佛梨德苦笑了一下。“他只带回来一样东西，就是紫薄荷水。”

“不要着急！”索米斯說；“你已經弄得六神无主了。我陪你回去。”

“有什么用处？”

“我們应当跟他講条件。”

"講条件！講不講还不是一样。等到他复原——还不是打牌、賭錢、吃酒——！"她不做声了，想起剛才丈夫脸上的那种神情。灼伤的小孩子——灼伤的孩子啊！也許——

"复原？"索米斯反問了一句；"他病了嗎？"

"沒有；灼伤罢了。"

索米斯从椅子上拿起背心穿上，又拿起上身穿上，在手絹上洒些花露水，系上表鏈，然后說："我們的运气眞坏。"

維妮佛梨德尽管滿腔心事，也替他难过起来，就好象这句短短的話說出了他的无限心事似的。

"我想去告訴母亲，"她說。

"她和父亲在房間里。你悄悄地到書房里去。我去找她。"

維妮佛梨德蹑着脚到了楼下小書房里，房里很暗，唯一足述的陈設是一張康那斋多的画，因为假得不象样子，别的地方都不好挂，就只好挂在这里；另外就是一套很漂亮的法律报告，有好多年都沒有人打开过了。維妮佛梨德站在書房里，背朝着深重的枣色窗帘，瞪眼望着壁爐的空爐架子；后来她母亲走进来，索米斯跟在后面。

"唉，可怜的孩子！"爱米丽說；"你在这儿的样子多难受啊！他这个人实在太坏了！"

这家人过去一直都小心避免一切不时髦的感情語言，所以爱米丽沒法上去使勁地摟一下女儿。可是她的溫柔的声音，和名貴黑絲边下面的修肩仍旧給了女儿安慰。为了不想使母亲难受，維妮佛梨德鼓起自尊心，用自己頂随便的声气說：

"不要紧，媽；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不懂得，"爱米丽說，眼睛看着索米斯，"为什么維妮佛梨德不能跟他說，要是再耽在家里，就去告他。他偷了她的珠子；

既然珠子沒有带回来，这已經够告他的了。”

維妮佛梨德笑了。他們全都会搶着建議她这样办，那样办，可是她早已知道自己将怎么办了，那就是——一点不做什么。反正她已經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保存了自己的財产，这个感覚在她心里愈来愈占优势了。不来！她如果要懲他，可以在家里懲他，不讓外人知道。

“不要难受，跟我上餐厅去，”爱米丽說，“你得跟我們吃晚飯，告訴你父亲的事情讓我来。”維妮佛梨德向門口走去时把电灯扭熄掉。这时候三个人才看出走道里出了事情。

原来詹姆士注意到一間从来不用的房間有了灯光，用一条灰褐色駝毛披巾裹着上身，正站在过道里；由于胳臂被披巾裹着，那只銀色的脑袋和下面褲子着得很时髦的大腿，望上去就象隔了一大片沙漠似的。他站在那里，活象一只灰鶴，臉上的神情就象灰鶴看見一只大得吞不下的虾蟆一样。

“这都算是什么？”他說。“告訴你父亲听听。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訴我。”

爱米丽一时答不出話来。倒是維妮佛梨德上去，手抓着詹姆士的一只束縛着的无能为力的胳臂，說道：

“蒙第沒有破产，爹。他不过回家了。”

三个人都料到准有严重的事情发生，都高兴維妮佛梨德把詹姆士的胳臂紧紧抓着，可是他們沒有懂得这个阴影似的老福尔賽根株长得很深。他剃了胡子的嘴唇和下巴稍稍扭动了一下，两撇銀色的长腮須之間就象有东西磨了那么一声。接着詹姆士就岸然說：“他眞要我的命。我早知道会这样了。”

“你不要煩神，爹，”維妮佛梨德安靜地說。“我一定要他乖乖的。”

"啊!"詹姆士說。"来,把这个东西拿掉,我覚得热呢。"他們給他拿掉披巾,詹姆士轉过身,稳步走进餐厅。

"我不喝湯,"他跟瓦姆生說,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三个人也坐下来。維妮佛梨德仍旧戴着帽子,瓦姆生給添上了一副食具。等到瓦姆生出去之后,詹姆士就問:"他带回来什么东西沒有?"

"什么都沒有,爹。"

詹姆士的眼睛盯着湯匙上面自己的影子看。"离婚!"他說;"狗屁!我做什么的?我早就該給他一笔錢叫他在外国不要回来。索米斯!你去找他談話。"

这个建議非常及时,而且非常簡单,連維妮佛梨德提出反对时,自己也不由得詫异起来;可是她毕竟說了;"不要,他現在旣然回来了,我就留他下来;只要老老实实的——就行了。"

大家全看着她。維妮佛梨德眞有勇气,这是他們一向知道的。

詹姆士撇开这个不談,他說,"住在你那里,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做不出来!你把他的手枪找出来!睡覚时記得带着。你应当叫瓦姆生睡在房子里。明天我亲自去找他。"

这句話使大家都感动了,爱米丽輕描淡写地說:"对的,詹姆士,胡鬧我們可不許。"

"啊!"詹姆士抑郁地說,"我可說不上了。"

瓦姆生送魚进来,談話轉到别的上面去了。

晚飯一吃完,維妮佛梨德就吻了父亲告辞;詹姆士抬起一双充滿疑虑和愁苦的眼睛看着女儿,所以她說話时尽量在声音里面夹进安慰。

"不要紧,爹;你不要煩神。我不要人陪——他很平和。只

要你不煩神，我就沒有什么不放心的事情。再見，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詹姆士跟着說了一句，就好象不懂得这話是什么意思似的，眼睛把維妮佛梨德一直送到門口。

維妮佛梨德到家时还不到九点，一直上楼。

达尔第躺在自己更衣室的床上，換上一套藏青嗶嘰的衣服，脚上穿一双漆皮便鞋；两只胳臂交叉放在脑后，嘴边吊了一支熄灭的香烟。

維妮佛梨德忽然想起夏天窗口木箱里养的那些花草来，一天烤下来之后，那些花草都干枯憔悴地倒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可是太阳一落山，就苏醒过来。想起这种事情，眞是可笑，可是她灼伤的丈夫就象那些花草一样已經受到一点露水了。

达尔第木然說：“我想你是上公园巷去的。老头子好嗎？”

維妮佛梨德忍不住恨恨地回了一句：“还沒有死。”

他退縮了一下，的的确确退縮了一下。

“你弄明白，蒙第，”她說，“我决不讓他煩神。你如果不老实的話，你可以回去，随便你去哪儿。你吃了晚飯沒有？”

“沒有。”

“要不要吃一点？”

他聳一下肩膀。

“伊摩根給了我一点。我不想吃。”伊摩根！在感情极端激动之下，她已經忘掉伊摩根了。

“原来你見到她了？她說了什么？”

“她吻了我。”

維妮佛梨德看見那張阴沉而輕蔑的臉松了下来，感到一陣屈辱。“对了！”她想。“他爱的是伊摩根，对我毫无情感可說。”

达尔第的眼睛骨碌碌在轉。

"她知道我的事情嗎?"他問。

維妮佛梨德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她正需要这个控制的武器，他很怕孩子們知道呢！

"不知道。法尔知道，几个小的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你走了。"

她听見他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如果你再有什么把柄的話，"她說，"我就讓他們知道。"

"好吧！"他說，"你打好了！我反正完了！"

維妮佛梨德走到床面前。"你听我說，蒙第！我不要打你。我也不想伤你的心。什么事我全不想提。我也不想去煩神，有什么用处！"她沉默了一下。"不过，我不能容你胡鬧，决不！你还是明白些。你使我受了許多痛苦。不过我有一个时期曾經欢喜过你。为了这个緣故——"他的厚眼皮抬了起来，一双褐色眼珠剛好和她朝下看的灰綠色眼珠碰上；她突然碰一下他的手，轉过身进自己的房間去了。

她在鏡子面前坐上大半天，一会儿摸摸自己的結婚戒指，一会儿想想一个屈服的阴沉男人，睡在隔壁房間床上，就象个陌生人一样；她打定主意不去煩它，可是想到他在国外的一切，不禁妒意横生，然而不时又偏偏会不忍起来。

第十四章

外国风光之夜

索米斯一肚子不愿意看見春天到来——对他說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感到光阴在飞逝，而他的天鹅并沒有靠近嘴边一点，从他的蛛网里望出去，仍旧看不見一条出路。包尔第得除掉报告偵察繼續进行而外，什么消息都沒有——錢倒花了不少。法尔和他的表哥已經出发到战地去了，战事的消息稍微好了一点；达尔第到目前为止还算老老实实；詹姆士的健康总还沒有坏下去；自己的律师生意簡直兴隆得不象样——所以除掉“一筹莫展”之外，索米斯可以說簡直沒有心事。

苏荷区他也不是絕迹不去，千万可不能叫她們当做他，用詹姆士的一句口头語說，“打退堂鼓”了——他說不定随时“打上場鑼”呢。可是他得非常持重、非常小心，弄得屡次經过布里达尼飯店門口都不敢进去，只在那个地区的污穢街道上乱跑一陣回来；而且每次这样做了之后，自己总有一种不正常的占有感覺。

五月里一天晚上，索米斯就是这样漫游到摄政街，在街上撞見一大群从沒見过的古里古怪的人：叫叫嚷嚷、推推撞撞、嘴里吹着口哨、脚下跳着舞、光怪陆离、快活得令人側目的人群，有的戴

着假鼻子，吹着口琴，有的吹着哨子，插着羽飾，在他看来簡直是丑态百出。馬法金！[①] 当然馬法金是解圍了！好事！可是难道这就是借口嗎？这些是什么人呢？做什么事情的，从哪儿涌到西城来的？羽飾拂过他的臉，哨子向着他耳朵吹。女孩子們喊："把你的头发抹抹，醉鬼！"一个年輕人的大礼帽被人打落下来，好不容易才被他找到。炮仗在他鼻子前面和脚下放起来。他弄得又慌張、又着恼、又生气。这道人群的河流是从城里各个角落里来的，就好象冲开了人欲的閘門，放出一道他可能听說到但是从不信其有的水流。平民原来就是这样子，无数活生生事例，剛好是礼教和福尔賽主义的一个对照。天哪，民主原来就是这样子！发臭、叫嚣、丑恶！在东城，甚至苏荷区，也許会——可是在攝政街，毕卡第里大街这边！那些警察到哪儿去了！在一九〇〇年，索米斯以及他們千千万万的福尔賽，从来就沒有看見这座熔爐的盖揭开来过；而現在当他們向熔爐里窺望时，却簡直信不过自己烤熱的眼睛。这事整个儿沒法形容！那些人一点拘束沒有，还有点覺得索米斯可笑；那样密軋軋的人，那样的粗野，大声笑着——多难听的笑声啊！对于他們，沒有一件事是庄严的！如果他們开始砸破窗子，他也不覺得奇怪。在拜尔买尔大街那些堂皇的、入会費要六十鎊的俱乐部建筑面前，那堆叫嚷、嘴里吹口哨、脚下跳着舞的番僧似的人群蜂拥而过。俱乐部的窗子里，他的同类正以約束着的兴趣望着这些人群。他們可不懂得！的确，这是非同小可的——这些人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些群众很高兴，可是有一天他們将会带着另一种心情跑来。他記得八十年

---

① 馬法金在納塔尔邦，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二日起被波尔人圍困，到次年五月十七日方才解圍。

代的末后两年，自己在白里登时，就出現过一群暴徒；那些人当时就打坏东西，并且公开演講。可是比恐惧更甚的是一种深深的惊异。这些人都象是瘋了一样——这不是英国味道！就为了六千哩外一个和华特福那样大的小城的解圍！克制、拘謹！这些在他看来几乎比生命还宝貴的品质，这些财产和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属性，哪里去了？这不是英国味道！不是英国味道！索米斯就这样一面沉吟，一面向前挤。这就象忽然看見有人从他那些法律文件中把所有“悄悄保存”的契約都抽掉似的；或者看見什么怪物在未来的路上潜伏着，潜蹓着，用自己的影子擋着路。这些人既不够麻木，又不够恭敬！这就象发現英国十分之九的民族全是外国人似的。如果眞是这样的話——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了！

他在海德公园三角場碰見乔治·福尔賽，因为看賽馬晒得漆黑，手里拿着一只假鼻子。

“你好，索米斯！”他說，“送你一只鼻子！”

索米斯只对他淡然一笑。

“从一个跑馬鬼那里搶来的，”乔治接着說，看得出他吃了晚飯来的；“他想把我的帽子砸扁，只好一拳打倒他。我說，总有一天我們非跟这些家伙开仗不可，太沒上沒下了——全是些过激党和社会主义派。他們要我們的东西。你把这話告訴詹姆士伯伯，他准会睡得着觉。”

“醉中有眞言，”索米斯想，可是他只点一下头，就向前走去，到了汉弥尔登場。公园巷只有一小队叫嚷的人，并不太鬧，索米斯抬头望望公园巷那些房子，心里想：“我們毕竟是国家的栋梁。要推翻我們还不那么容易呢。财产差不多就是全部的法律啊！”

可是，当他关上父亲房子的大門时，所有街头的那些古怪的

外国风光的噩梦都在脑子里一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象梦醒之后，在一个温暖、清淨的早晨，舒舒服服躺在自己彈簧褥子的床上一样。

他走进那間空蕩蕩的大客厅，站在客厅正当中一点不动。

他要个妻子！有一个人談談心。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他媽的！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做！

第 三 卷

第一章

索米斯上巴黎

索米斯很少出門旅行；十几岁时曾經随父母和維妮佛梨德兜过一个“小圈子”——布魯塞尔、萊茵河、瑞士，然后經过巴黎回家；二十七岁那一年，自己剛对油画发生兴趣，曾經在意大利耽过五个星期，看看文艺复兴博物館——觉得有点名不副实；回来时在巴黎耽了两个星期，什么都沒有看；象法国人这样一个极端自我中心、极端“外国气”的民族，把一个福尔賽放在他們当中，必然会是如此。他的法文还是在中学时代学的，那些人說話他也听不懂；覺得在人前还是沉默为上；不至于弄得象个傻瓜。男人的衣服样子他看了就不喜欢，轎式馬車他也不喜欢，戏园子就象蜂窩，美术館一股蜜蜡气味。他做人又太小心，而且胆也太小，因此巴黎的另外一面，福尔賽家人称做的秘密趣味的一面，也不敢去涉足；收藏家找的那些油画——休想撈得到半張便宜貨！正如尼古拉說的一句口头禪一样——都是些一毛不拔的人。他回来时心里很不痛快，說巴黎被人捧得过头了。

有这些緣故，所以一九〇〇年他上巴黎时，在他还是第三次見識这个文明的中心。这一次可是移樽就教，因为他覺得自己現在比巴黎的文化程度高，而且可能眞正是如此。还有，这一次

他是抱有固定的目标来的，并不是上这座艺术修养和伤风败俗的神庙来頂礼膜拜，而是为了进行自己的法律事件，老实說，他所以去是因为事情已經再不能看作是儿戏了。偵察老是那样进行下去，可是永远沒有結果——沒有結果！乔里恩从来沒有回过巴黎，除了他之外更沒有别的“嫌疑犯”！由于近来忙着接許多关系私人秘密的新业务，索米斯愈加覺得一个律师的名誉关系多么重大，可是到了晚上，或者閑暇的时候，想到光阴飞逝，錢財滚滚地进来，然而自己的前途却照样“动彈不得”。自从那次馬法金解圍的夜晚之后，他就覺察到有个“傻头傻脑的年輕医生”追随安耐特的左右。他有两次撞見这家伙——一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頂多不过三十岁。再沒有比看見人高高兴兴更使索米斯生气的了，这是一种下流的、华而不实的品質，毫无事实的根据。总之，在欲望和希望的夹攻之下，索米斯已經愈来愈吃不消了，近来他的念头又轉到伊琳身上，想到她也許发覺有人在釘自己的梢。就因为这个緣故，他最后决定亲自上巴黎去看看；再一次設法破除她对自己的厌恶，破除她拒絕重新使自己和他的前途比較順当的决心。如果他再失敗了——那么，他就要看看她平时究竟怎样过的！

他在古馬丁街找到一家旅館，旅館里簡直沒有人講法文，对于福尔賽是再适合沒有了。他也沒有定下什么步驟；他不想惊动她；但要想个方法不給她机会避不見面。第二天早上，天气非常之好，他就出发了。

巴黎是一片欢乐的气象，五星形① 上面照着大太阳，索米斯看了簡直发恼。他庄重地在路上走着，鼻子抬得微微偏向一边，

① 这是指巴黎凱旋門一带。

显出眞正的好奇心。他現在也愿意懂得一点法国的风俗人情，安耐特不是法国人嗎？这一次旅行的确可以有不少收获，只要他有办法去取。在协和广場时他就是处在这样的健康心情下，有三次几乎被馬車撞倒。皇后道到了；伊琳的旅館就在这里；到得未免太快，因为他还沒有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呢。过河到了对岸，他从一片篠悬木叶子中間望見旅館的白房子，很是悅目，挂着綠色的遮阳帘。想想上旅館去找她太危險，还是在露天的場合不期而遇要好得多；索米斯就找了一条长凳坐下，从这里正好留意着旅館門口。时間还不到十一点，人不可能已經出去了。篠悬木的影子中間日光照在地上就象一滩滩的水，一些鴿子昂然走着，或者在剔羽修翮。一个穿藍上身的工人打从这里經过，从装午飯的紙包里扔些面包屑給鴿子吃。一个头上扎緞带的小女佣領着两个打辮子、穿縐边衬褲的小女孩过去了。一部馬車紆回地駛了过去，車夫穿一件藍上身，戴一頂又黑又亮的帽子。在索米斯眼中，这一切好象全都有一种做作神气，虽則入画，可是已經不入时了。法国人眞是一个戏剧性的民族！他想到自己被造化捉弄到异域来这样东飄西蕩，很覚得委屈，就点起一支自己的名貴的香烟来。这种外国生活敢說伊琳过得很开心呢；她从来就不是眞正的英国味儿——連外表也不象！他开始盘算起那些綠遮阳帘下面的窗子，不知道哪一扇会是她的窗子。这次来找她談話原是企图攻破她那道驕傲頑固的防綫的，这些話怎么样措辞呢？他把烟头向一只鴿子扔去，心里想，“这样永远坐在这里想空头心思总不成。还是不要等吧。下午再来看她。”可是他仍旧坐下去，听見敲十二点，敲十二点半。“旣然等了，”他想，“就等到一点鐘。”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惊得跳起来，又縮起头頸坐下去。旅館里出来一个穿奶油色衣服的女子，打了一頂淡褐

色的阳伞正要出門。偏偏就是伊琳！他等她走远了，不至于望得見是自己时，才起身跟在她后面走去。她就象沒有固定目标似地在路上閑蕩；要是他的記性沒有錯的話，她是朝着波隆森林的方向去的。至少有半小时他都是远远地在馬路对面尾随着她；后来望見她走进森林。难不成眞是跟人碰头嗎？也許是什么狗法国人——《漂亮的朋友》①之流，成天沒有事情做，就是纏着女人——原来那本小說他过去看过，看起来很困难，又厌恶，又覺得有趣。他沿着一条綠蔭小路紧紧跟在后面，有时候路轉弯时就会望不見她。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个晚上，自己对伊琳和小波辛尼含着火一样的妒意，在海德公园里从这棵树后面溜到那棵树后面，从这个座位窺視到那个座位，在那里盲目地、非常可笑地到处搜索。小路轉了一个大弯，他急忙赶上去，只見伊琳正坐在一处小噴泉前面——一座尼奥比②的綠銅象；长发一直遮到苗条的臀部，在凝視着她向着哭泣的一泓清泉。这样突然間和伊琳碰个正着，使他来不及轉身脫下帽子，就擦了过去。伊琳并沒吃惊。她永远是极端的鎭定——这一点最使他佩服，也最最使他不痛快，因为他永远猜不出她心里想些什么。她可覺察到有人尾随她呢？这样若无其事的派头使他非常生气；也不屑解釋自己怎样跑来的，只指指那座悲伤的小尼奥比說：

"这个象还不坏。"

这时候，他才看出她是竭力故作鎭定。

"剛才我不想吓倒你，所以沒有招呼；你常上这儿来嗎？"

---

① 莫泊桑的一本小說的名字，索米斯借用来指拆白党之流。

② 希腊神話，尼奥比由于自矜子女众多，引起阿波罗和亚第瑪的憤怒，用箭射死她的所有儿女，尼奥比自己也被天帝化为一座石象，一到夏天石象必滴泪。

"常来。"

"太冷清一点。"他話才說完，一位女太太逛过来，停下来看一会銅象，又走了。

伊琳眼睛望着那个女子的后影。

"不冷清，"她說，用阳伞搗搗地，"从来不冷清，总有个影子跟着你。"

索米斯懂得这話的意思；他狠狠望着她，叫道：

"哼，这是你自作自受，你要沒有影子跟你还不容易，伊琳，回家吧，影子就沒有了。"

伊琳大笑。

"不許笑！"索米斯大声跺着脚說："这是不人道的，你听我說！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出来的，只要你肯回家？如果我答应你单住——隔这么一个时候来看看你，行嗎？"

伊琳站起来，臉上和身上忽然射出憤怒。

"沒有条件！沒有！沒有！你可以一直追到我死，我也不回去。"

索米斯弄得又难堪又生气，反而畏縮起来：

"顧上一点面子！"他厉声說，两个人站着不动，望着小尼奥比，日光把尼奥比的綠色肌肤晒得通亮。

"那么，这是你最后的回答，"索米斯說，两只手紧紧勒着，"你把我們两个人都判了死刑了。"

伊琳头垂下来。"我沒法回去。再見！"

索米斯一股怨气从头頂上冒出来。

"住嘴！"他說；"你听我講几句話。你給我一个神圣的誓言——你給我一个辨士的妆奩也沒有。我能够买給你的东西你全有了。你毫沒来由就背弃你的誓言，你害得我被人家当作笑

話講；你連孩子都不給我生一个；你把我丢在泥坑里；你——你現在还使我不能忘情，所以我要你——我要你。你想想你自己成了怎样的人了？”

伊琳轉过身来，臉色雪白，眼睛里燃着怒意。

“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她說；“你要說坏，就說坏吧——可是还沒有坏到要把自己送給一个她仇恨的男人。”

她走开了，日光照得她头发閃閃的；而且好象把她那件紧腰身的奶油色衣服从头到脚都撫爱到了。

索米斯沒有說話，也沒有动。“仇恨！”这样不留余地。这样原始的两个字，使他的整个福尔賽性格都在发抖。他深深詛咒着，向着她走去的相反方向大踏步走去，那位女太太正逛回来，索米斯和她撞个滿怀——蠢貨，釘梢的蠢貨！

沒有一会，他在林中深处已經走得汗流浹背了。

“好吧！”他想，“現在她对我一点顧惜沒有，我对她也不用有所顧惜了。今天我就要給她顏色看，叫她知道她还是我的妻子。”

可是在回旅館的途中，他又不得不承認自己这些話講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間鬧起来；不能在大庭广众之間鬧起来，他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他簡直对自己的死皮賴臉着恼起来。本来就不該对她那么重視；可是他——唉！都是咎由自取。旅館里游覽的人川流不息地在他面前走过，手里拿着游覽指南，他坐在那里午飯也沒有吃，却感到一种极度的沮丧。捆得动彈不得！他的整个一生就这样糟蹋掉，所有的本性，所有正正經經的欲望都被封閉起来，束縛起来，所以弄到如此，全因为造化捉弄他在十七年前全心全意爱上了这个女人——眞是全心全意，弄得他到現在对任何女子都沒有一点眞心眞意！那

一天碰見她眞是倒楣；而且偏偏就看不出她是这样一个害人精的維納絲，眞是瞎枯了眼睛！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仍旧是日光照着的那件紧腰身的中国綢衣服；他发出一声呻吟，正好被一个經过他面前的游人听見；那人心里想，"这人病了！我来看看。啊呀，我今天午飯不知吃了些什么啊！"

下午，他在歌剧院附近一家咖啡店門口坐着，用一根麦管飲着面前的檸檬茶，忽然来了一个恶念头，决定到她旅館里去吃晚飯。她如果在場，就上去跟她說話；不在，就給她留个条子。他回到旅館里小心換上晚餐服，写了下面的条子：

你跟乔里恩那个家伙的风流逸事反正我已經知道了。你再搞下去的話，我就把什么事情都翻出来，叫他无地自容。

索·福。

他把便条封好，可是沒有写信封。她現在又用娘家姓了，眞是无耻；写她的娘家姓他不甘心，写福尔賽的姓又怕她信也不看就拿来撕掉。他随即出了旅館，穿过許多尽是寻欢作乐人的輝煌街道，到了她的旅館；在餐厅的一个远角落找到位子坐下，从这里所有的进口和出口都看得見。她沒有在。他晚飯吃得很少，吃得很快，而且一直留意着。她沒有来。他在客座里慢吞吞飲着咖啡，又喝了两杯白兰地。可是她还是沒有来。他走到旅客牌的地方看看上面的名字。十二号，就在二楼！他决定亲自把便条送上去。上了鋪紅地毯的楼梯，走过一間小客座；八号——十号——十二号！敲門呢，还是把便条从門底下塞进去，还是——？他鬼鬼祟祟向周圍看一下，就去轉門鈕。門开了，他在

門上敲敲——沒有人答应。門鎖着，而且紧贴地板，連便条都塞不进。他把便条揣在口袋里，立了一会，耳朵傾听着，肯定她大概不在家了。忽然拔起脚走了，經过小客座，下了楼梯，到了柜台面前站住。

"請你把这个条子交給海隆太太好嗎？"他說。

"海隆太太今天动身了——下午三点鐘忽然走的。家里有人病了。"

索米斯嘴嘟起来。"噢！"他說；"你們知道她的住址嗎？"

"不知道，先生。想是英国。"

索米斯把便条收回口袋，出了旅館，叫住一部过路的敞篷馬車。

"随便去哪儿！"

車夫显然不懂得他說的什么，笑了笑，就揚起鞭子。索米斯就这样坐在那部黃色輪子的小敞篷馬車里跑遍了星形的巴黎；馬車东停一下，西停一下，同时来一句"是这儿嗎，先生？""不是，再走！"終于車夫完全付之絕望，一任那部黃色輪子的馬車在那些平門面、百叶窗的高房屋和篠悬木的大街上飞馳着——就象荷兰人的鬼船① 一样。

"就象我的一生，"索米斯想，"沒有目的，尽是向前跑！"

---

① 傳說有荷兰水手因作恶多端受天罰，終身在大海里航行，凡是見到他的船的，都認为不祥。

第　二　章

蛛　　网

索米斯第二天就回英国，第三天早上包尔第得先生就来看他，衣服上插了一朵花，戴一頂褐色圓頂帽。索米斯邀他坐下。

“战事的消息还不算坏，可不是？”包尔第得說。“您身体好嗎，先生？”

“很好，多謝。”

包尔第得身子向前微傴，微笑一下，張开手掌，望着自己手掌輕声地說：

“我覚得您的事情我們总算替你办到了。”

“什么？”索米斯脫口而出問。

“19号忽然来了一个报告，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証据十足，”包尔第得講到这里停了一下。

“怎么样呢？”

“就在本月十号的中午，19先是看見17和一个男子晤談，到了晚上十点鐘光景，19还亲眼看見这人从17旅館的臥房里走出来。作証时只要当心一点就行，尤其是17已經离开巴黎——无疑是跟这个男人一同离开的。事实上，两个人就那样溜掉了，而且我們到現在还沒有找到他們，不过总会找到——总会找到。

19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费了很大的劲才达到目的，我眞替她高兴。”包尔第得取出一支香烟，在桌子上搗搗，看看索米斯，又把香烟放回去。他的当事人脸上的神情并不怎样好看。

“那个新男人是誰呢？”索米斯突兀地問。

“这个我們倒不知道。她可以宣誓这是事实，而且那人的相貌她也記下来了。”

包尔第得取出一封信，念起来。

“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下午穿一套藍的、晚上穿的晚礼服，蒼白的脸色，黑头发，黑上須，两頰瘦削，下巴长得很好，灰色眼睛，脚很小，贼头贼脑的——”

索米斯站起来到了窗口，站在那里又是生气、又是好笑，彻头彻尾的蠢貨——蜘蛛一样的彻头彻尾的蠢貨。七个月的工夫，每星期花上十五镑錢，落得个被人家認做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贼头贼脑的！他打开窗子。

“太热，”他說，又回到自己位子上。他蹺起大腿，低头向包尔第得傲慢地看了一眼。

“我認为这样証据还不够，”他說，把下面的話故意懶洋洋地說出来，“姓名、地址，都沒有。我覚得你不妨叫19休息一下，把我們的朋友47这一头抓起来。”包尔第得是否已經猜到是他，他也說不了；可是他想象中好象看見包尔第得在一班熟朋友中間尽情狂笑。“贼头贼脑”！他媽的！

包尔第得带着着急、簡直可怜的声音說：“我不瞞你說，我們有时候連这一点証据都不够，就对付过去了。你知道，这是巴黎呵！漂亮女人单身住着。你何妨冒一下險呢，先生？說不定把事情逼得紧一点。”

索米斯忽然看出了苗头。这个家伙的职业心鼓舞起来了。

"我一生事业的最大胜利；帮一个人鬧离婚，抓到他上自己妻子的卧房去，就这样离掉了！等我退休之后，这件事倒值得聊聊呢！"他忽然来了一刹那的狂想："为什么不可以？反正中等身材，脚很小，贼头贼脑的男人多着呢！"

"冒險的事情，不在我的委托之內，"他簡短地說。

包尔第得抬起头来。

"可惜，"他說，"实在可惜！另外那件事情好象很花錢呢？"

索米斯站起来。

"这个你别管了。你去留意47，不过小心些，不要扑个空。再見！"

包尔第得听見"扑个空"三个字，眼睛睒了起来。

"很好很好。有事情我就来告訴您。"

室內又剩下索米斯一个人了。这种生意經眞是害人，下流、可笑！他两条胳臂放在桌上，把額头抵在上面。足足有十分鐘他都这样憩着，后来还是一个管理員将他惊醒。管理員送进来一家新发行股票的說明書草稿，股票很不錯，是曼尼福德与托宾发行的。那天下午他很早就下班，一直向布里达尼飯店走来。只有拉摩特太太一个人在飯店里。先生跟她一起喝茶好不好？

索米斯鞠一下躬。

两个人在小房間里成一个直角地坐下来时，索米斯就率直地說：

"我要跟你談一件事情，太太。"

拉摩特太太明亮而褐色的眼睛迅速地抬了一下，看出她早就指望这样的談話了。

"我得先問你一件事情：那个年青医生——叫什么名字的？他跟安耐特有什么名目沒有？"

拉摩特太太的整个人格，就好象变成一块黑玉似的——輪廓分明、漆黑、坚硬、而且发光。

“安耐特年紀还輕，”她說；“医生先生年紀也很輕。年輕人中間的事情总是进行得很快的；可是安耐特是个孝順孩子。啊！脾气眞是太好了！”

索米斯嘴边形成一絲微笑。

“那么事情并沒有具体？”

“具体——当然不是！这个男孩子很不錯，可是——你怎么說呢？目前又沒有錢。”

拉摩特太太举起手里的柳叶花紋茶杯；索米斯也举起来。两个人的目光碰上了。

“我是个結了婚的人，”他說，“多年来都和我的妻子分开住。我正在設法和她离婚。”

拉摩特太太放下茶杯。眞的嗎？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她的話講得一点感情沒有，使索米斯不由而然产生一种鄙視。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又說，自己完全明白这句話不大得体。“目前多說也沒有用，不过我想你是懂得的。”

拉摩特太太眼睛睜得多大，連眼白也露出来了；她直視着索米斯。

“啊，这个——可是我們的时間是从容的！”她只講了这一句。“再来一杯茶？”索米斯拒絕了；和拉摩特太太告别，他就向西城走去。

这件事情算是放心了；她决不会讓安耐特跟那个高高兴兴的小傻瓜有什么花样，总要等他——可是他几时才能有机会說：“我自由了呢？”几时才有机会？前途茫茫，簡直不象是眞事，他覺得自己就象陷在蛛絲网里的一只蒼蝇一样，一双发愁的眼睛

在望着空中可欣羡的自由。

他覺得近来运动很少，所以一路漫步走到坎辛登公园，一直到女皇門，再向采尔西走去。也許她已經回到自己的公寓了。这一点他至少可以打听出来。原因是自从上回遭到那次可耻的严詞拒絕之后，他又重新向自己解說，認为她一定有个情人。他在吃晚飯的时間到了那座小公寓的前面。不用打听了！一位白发老太太正在她窗子口澆那只花草箱呢。他慢慢走过公寓，趁着夜色沿着河边走回去；夜色清静美丽，一切都那样的和諧，那样的舒适，只有他的心情完全两样。

第三章

里希蒙公园

就在索米斯渡海上巴黎去的那一天下午，乔里恩在罗宾山收到一封电报：

令郎染腸炎症，尚无生命危險，将續电。

琼的仓位已經定好了，第二天就要动身，一家上上下下本来就已經心緒不宁，又来了这个消息。电报送来时，琼正打算把伊立克·考柏莱的一家人托給自己父亲照应。

在乔里参軍的刺激下，琼去报名当紅十字会看护的决定，虽說是忠实履行了，却不免有点着恼和懊悔，这是福尔賽家人碰到剝夺他們个人自由时都会感覚到的。开头她还热心，满口說事情"有意思之极"，一个月后，就慢慢覚得由她自己訓練自己要比别人訓練自己好得多。如果不是因为好丽硬要学姊姊的样子，也要去受訓練，她准会"哭了回来"。四月間，乔里和法尔随部队出发之后，她这种三心二意的情况就更加稳定下来。可是現在就要离开了，一想到要丢下伊立克·考柏莱和一个妻子两个儿女在一个冰冷的、不懂艺术的世界上飘泊，心里非常难过，所以

会不会去，她自己都很难說。讀到那封令人焦灼的活生生的电报，她的事情才算敲定了。她想象自己已經看护乔里起来——他們当然会讓她看护自己兄弟的啊！乔里恩为人总是比較随便而且不大有信心，并不存这种希望！琼眞是糟糕！人生是多么的粗暴和殘酷啊！她这一代的福尔賽家人有沒有一个眞正懂得的？自从获悉儿子抵达开普敦之后，他一想起来就要不快个半天。他总沒法不使自己感到儿子經常处在危險之中。电报里面的情况虽則严重，他倒为之心情一寬。至少，枪彈是打不到乔里了。可是——腸炎确是个厉害病呢！《泰晤士报》上登滿了得这个病送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够讓他儿子安安稳稳耽在家里，他自己睡在那个接近大陆的医院里呢？的确，三个儿女的非福尔賽牺牲精神把乔里恩足足搞糊涂了。他自己巴不得能跟乔里换一换，因为他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种个人的动机他們却完全感覺不到。他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福尔賽的类型看上去已經日趋沒落了。

下午三四点鐘光景，好丽跑出来到那棵老橡树下面找他。最近几个月来，离开家在医院里訓練，她已經长出不少了。乔里恩看見好丽跑来，心里想："她比琼懂事，虽說还是个孩子；看事情淸楚得多。感謝上帝，她还不会出去。"好丽在秋千架上坐了下来，很是沉靜。"她跟我一样，"乔里恩想，"感到很难受呢。"他看見好丽的眼睛盯着他望，就說："不要老是放心不下来，孩子，他假如不生病的話，說不定还会碰上更大的危險呢。"

好丽从秋千架上下来。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爹。乔里是因为我的緣故才去从軍的。"

"怎么講？"

"你在巴黎的时候，法尔·达尔第和我，我們两个人要好起来。我們时常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我們訂了婚。乔里发現了，認为应当阻止我們；所以他就向法尔挑战，一同去参軍。这全是我的不好，爹；所以我也要出去。他們两个人只要有一个出了事情，我就活不了。而且，我跟琼受的是一样訓練。"

乔里恩呆呆看着女儿，惊异中微微有点好笑。原来自己一直問自己的那个疑团，解答就在这里；原来他的三个儿女終究还是福尔賽。好丽早就該把一切經过告訴他！可是这句带有諷刺味道的話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对年輕人的慈爱在他的所有信仰里面恐怕是最神圣的一条了。当然，这就是他慈爱的报应！訂婚了！怪不得他跟好丽近来沒有什么接触呢！而且是和小法尔·达尔第，索米斯的外甥訂了婚——属于敌人的陣营！这事簡直太叫人不开心了。他收起画架，把水彩画倚着树身放着。

"你告訴了琼沒有？"

"告訴了；她說她总有办法把我塞在她的房間里；她住的是单人仓；可是我們两个人得有一个睡地板。你答应的話，她馬上就进城去請求批准。"

"答应？"乔里恩想。"这个时候要我答应未免太迟了一点！"可是他仍旧止住自己沒有說。

"你年紀太小了，亲爱的；他們不会讓你看护他。"

"琼認識的几个人，就是她帮助着上开普敦去的。他們如果不讓我看护他，我可以跟她們待在一起，在那边受訓練。放我走吧，爹！"

乔里恩微笑了，原因是自己哭都哭得出来。

"我从来不阻擋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他說。

好丽張开胳臂摟着他的頸子。

“爹！你是世界上頂好的人。”

“这等于說我是頂坏的人，”乔里恩想。他对自己的容忍主义如果說有什么怀疑的話，那就是在这种时候。

“我跟法尔的家里人不好，”他說，“而且我也不知道法尔怎样，不过乔里是不喜欢他的。”

好丽眼睛茫然看着。

“可是我爱他，”她說。

“这就行了，”乔里恩淡淡地說了一句，后来瞥見好丽的神情，就吻了她，同时心里想：“年輕人的信念眞是再可怜不过了！”要末自己認眞不許她走，否則的話，他显然只能尽点人事，因此他就跟琼一同进城。是不是由于琼非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还是由于他們見到的那位长官是乔里恩旧日的一个老同学，他也說不出来；总之，好丽跟琼住一个房間算是批准了。第二天傍晚，乔里恩带着两个女儿上了塞必东車站，給她們身边带了錢，带了病人的营养食品，并且带了支款的介紹信——福尔賽家人不带这种介紹信是决不出門的——两个人就这样揚长而去。

他在夕阳灿烂的天空下面坐馬車回到罗宾山；晚飯吃得很迟；为了表示同情，那些佣人伺候晚飯时特别当心，乔里恩为了表示領会这种同情，也吃得特别仔細。一直到晚飯吃完，到了鋪着青石板的走廊上点起雪茄时，才算眞正松了一口气，走廊上那些石板的形状和顏色都是小波辛尼匠心独具地挑选来的。四圍的夜色漸深，景色眞美啊，树头一点风絲也沒有，而且香气是那么濃郁，使人聞到簡直有点惆悵。草地上滿是露水，所以他只在石板上来回走着；不久他就感覚到自己好象只是三个人里面的一个，每走到尽头时三个人并不一同兜过来，而是各人轉一个

身，所以他父亲总是最靠近房子的一边，他儿子总是最靠近走廊的边上。两个人都用一只胳臂輕輕挽着他的胳臂；他深怕惊动他們，連手都不敢抬起来，雪茄就这样燒光，烟灰落到自己身上，終于变得太燙了，从他嘴边落了下来。两个人这时都离开了他，他的两只胳臂忽然感到寒冷。剛才是三个乔里恩合在一个乔里恩身上在走啊！

他站着不动，在辨别耳朵里听到的那些声音——大路上一部过路的馬車，远远开着的火車，盖基农場上的那只狗，低語的丛树，小馬夫在吹他的便宜口笛。上面无数的繁星——明亮而沉寂，那样的辽远！月亮还沒有出来！那点光綫勉强使他能辨别出那些黑黝黝的石板和沿走廊边上的鳶尾花上面的黑旗和刺刀——这是他心爱的花，那些蜷曲皺折的花瓣，顏色就和夜晚的顏色一模一样。他轉身进了屋子。房子又大、又黑，这么大的地方除掉他住着之外，連个鬼都沒有。眞是寂寞得要死！这样孤单单在这儿住下去可不成。然而只要眼前是这样美，一个人又为什么要感到寂寞呢？回答是——就象回答一个白痴提出的問題一样——他就是感到寂寞。景色越美，人越是感到寂寞，因为美的本質是和諧，而和諧的本質是——結合。如果把灵魂剔掉，美就不能給人以安慰。夜色尽管这样美得令人发瘋，那些星光就象一簇簇葡萄开的花，而且傳来青草香和蜂蜜的味道，他也不覚得开心，原因是她已經和他隔开了，現在被尊貴的自爱完全隔开了；他覚得，她在他的眼中就是美的生命、美的化身和精华啊！

他想睡，但是沒有睡得好；他拚命想把事情看开，可是做不到；对于一向随心所欲，而且舒舒服服承受祖宗余蔭的福尔賽家人来說，要做到看得开是很难的。可是天快亮时，他总算睡去，而且接着就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見自己站在一座戏台上，台前挂着又高又厚的帘幕，高得跟那些星斗一样——沿着那一串脚灯拉成一个半圓。自己个子很小，就象个小黑点子在台上跑来跑去；最奇怪是台上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索米斯也在場。他自己的小个子和索米斯都在想法子从帘幕后面鉆出去，可是又重又黑的帘幕却始終擋着他。有好几次他都鉆到帘幕前面，可是，随即看見一条窄縫——一条非常之高的鳶尾花顏色的美丽縫隙，就象一刹那看見的天堂那样辽远，那样无法形容。看得他满心的喜悦。他赶快走前几步，鉆了进去，可是帘幕在他前面又抬了起来。在极端失望之余——是他还是索米斯——他又向前走，前面的帘幕又开了，一条縫、接着又很快抬起来了。就这样一直鉆下去，永远鉆下去，后来他醒了，嘴里喊着"伊琳"。这个梦使他覺得心神非常不宁，尤其納悶的是怎么弄得自己和索米斯变成一个人了。

那天早上，他覺得沒有心思作画，就騎上乔里的馬出去，騎了很长的时間，把自己騎累了才回来。第二天，他打定主意上倫敦去，看看有沒有法子請求批准他繼两个女儿之后上南非洲去。第三天早上，他才开始收拾行装时，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格林旅館，里希蒙

六月十三日

亲爱的乔里恩：

你想不到我会住得跟你这样近，巴黎住不下去了——所以我住到这里来，想就近能找你給我拿个主意。我很愿意能再看見你。自从你离开巴黎之后，我覺得就沒有碰見什么人可以眞正談得来的。你和你的儿子都好嗎？目前恐怕还沒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永远是你的朋友，

伊琳。

伊琳离开他三哩都不到！——而且仍旧是逃难！他站在那里，嘴边浮出一絲怪笑。連他想象的都沒有这么好！

快到中午时，他出門步行穿过里希蒙公园，一边走，一边想："里希蒙公园！对我們福尔賽眞是再合适沒有了！"并不是有福尔賽家人住在那边——公园里除了皇族、管园子的和馴鹿之外，什么人也不住在那里——可是，里希蒙公园里的大自然恰恰就是自然到那种程度，决不过份，表面装点得花团錦簇，就象大自然一样，那样子好象說："你們看我的本性表現——簡直說得上是热情奔放，几几乎控制不住，可是当然并不是把持不住自己啊！"对啊！便是在六月里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布谷鳥象飞矢一样从一棵树移到另一棵树叫喚着，林鳩宣布盛夏来临的时候，里希蒙公园还是把握得住自己的。

乔里恩在一点鐘进了格林旅館；这家旅館差不多就在那座更加有名的皇家酒店的紧对面；地方不算大，十足的上流气派，冷牛肉、醋栗果排，供应从来不缺，而且总住了一两位闊寡妇，所以門口經常停着一輛双馬馬車。

伊琳在一間房間里，正坐在鋼琴凳上用一本老乐譜彈着"汉塞尔与葛里鉄儿"，① 凳子上鋪的絨綫綉花；房間里挂的全是光滑滑的印花窗帘，一点喚不起什么情緒。房間的墻壁还沒有糊上莫理斯的那些花紙，② 就在伊琳头上挂了一張印刷品的女皇

① 汉勃尔丁克一八九三年所作的儿童歌剧。

② 威廉·莫理斯（一八三四——一八九六），英国詩人、社会主义者和室內装飾家；他創制的糊壁紙当时很受欢迎。

象，騎着一匹小駒，圍着許多猎犬、戴苏格兰帽子的人和杀死的牡鹿；在女皇象旁边的窗沿上放了一盆淡白和粉紅的耳环花。房間里的維多利亚时代气息簡直象活了一样；而伊琳穿了一件紧衣服在乔里恩眼中看来簡直象維納絲从已往世紀的蚌壳里鉆出来似的。

“如果旅館經理有眼睛的話，”他說，“他就会請你出去；你把他的陈設全破坏了。”他就这样輕輕对付掉一个情不自禁的場合。吃完冷牛肉、咸胡桃、醋栗果排，和石头瓶子装的姜啤酒之后，两个人就漫步进了公园，繼着适才輕松的談話是乔里恩所害怕的沉默。

“你还沒有告訴我巴黎的情形呢，”他終于說。

“我有好长一个时候都被人尾随着；弄得也习惯了。可是后来索米斯来了。就在那座小尼奥比銅象旁边——还是老話；問我肯不肯回家？”

“荒唐！”

她說話时眼睛本来垂着，这时才抬了起来。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比任何言語都說得清楚：“我已經走上末路了；你如果要我的話，我是現成的。”

单以感情的程度来說——尽管他活到这么大——这样一个場合他还沒有經驗过。

那句“伊琳，我真爱你！”几乎脫口而出。随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起来，清清楚楚看見乔里躺在那里，一張雪白的臉向着白墙。

“我的孩子在南非洲病得很厉害，”他靜靜地說。

伊琳拿胳臂和他挽上。

“我們再散步吧；我懂得。”

用不着愁眉苦脸地来一套解釋！她懂得！两人一直走到鳳尾草中間，草长已經及膝，他們就在那些兎穴和橡树中間談論着乔里。两小时后，他在里希蒙公园門口和她分手，轉身回家。

“那么，她已經知道我对她的心意了，”他想。“当然！这种事哪里能瞞得过这样的女子呢！”

第 四 章

河 那 边

乔里被那些梦纏死了，現在梦也不来了，因为人已經憔悴到連梦都做不动了；丢下他不死不活地躺着，隐隐約約回忆着辽远的事情；只有一双眼睛勉强能够轉动，从靠近自己小床的窗子口瞅着沙漠里流动着的一灣細水，瞅着那片大高原后面一片蔓生的白树丛。尽管还沒有看見过一个波尔人象兎子一样从上面滚下来，或者听見枪彈呼呼从上面飞过去，他現在也懂得什么是大高原了。他連火葯味还沒有聞到就被瘟疫偷偷找上。也許是渴了一天，見到水就随便喝下去的緣故，也許是吃了一只坏水果——誰知道？他无法知道，他連恼恨这个瘟病的胜利也沒有气力恨了——他病得仅仅知道有很多人都跟他一起躺在这里，仅仅知道自己被那些怪梦纏得很苦；仅仅知道瞅着那条小河，还有就是能隐隐約約回忆那些辽远的事情……

太阳快要下去了。过一会就会凉快些。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很想摸摸自己那只旧表，象牛油一样滑的面子，听听它打簧报时。那样就会覺得很亲切，就象家里一样。那只旧表还是他睡到这儿来的那一天开的，他病得連这个也記不起了。他脑子里的脉搏跳得非常微弱，連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臉，护士的、医生

的、勤务兵的，都分辨不出来，都是一式的一張臉；而且人家对他講的那些話也都是一式的話，几乎都沒有什么內容。那些他經常做的事情，虽則辽远而且隐約，还比較清楚些——在哈罗点名时从那些台阶下面走过去——“到！到！”——用《威士敏寺公报》包上皮靴，綠油油的紙，雪亮的靴子——爷爷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跑出来——泥土的气味——草菇房！罗宾山！把可怜的伯沙撒埋在树叶子下面！爹！家！……

他又恢复知覚了，发現那条河里面沒有水——还有人在講話。要什么？不要。有什么可要的？病得什么都不要了——只等他的表报时辰了……

“好丽！她扔不好的。啊呀！把球朝上扔！不要靠地……”“轉头，二号和头号！”他是二号呢！……他的知覚又回来了，看出外面淡紫的暮色，和一鈎血紅的新月升了起来，他的眼睛盯着月亮看，覚得很有趣；在头脑空洞无物的长长分秒中，那鈎新月逐漸升了起来……

“他要完了，医生！”再不能包皮靴了嗎？永远不能了嗎？“注意你的姿势，二号！”不要哭！安靜地走吧——就在河那边——睡吧！……黑嗎？有个人能——使——他的表——敲一下就……

第五章

索米斯发动

整整有两个鐘点，索米斯都集中精神办理新煤矿公司的事情；这家公司从老乔里恩辞退董事长的那天起，几乎就沒有起色过，到了最近簡直愈来愈維持不下去了，所以現在只好宣告歇业。在这两小时中，包尔第得先生亲笔写的一封盖了火漆的信，始終放在索米斯口袋里沒有拆开。中午他上城里自己的俱乐部去吃午飯时，这才把信掏了出来。在七十年代的早几年中，索米斯时常跟自己的父亲上这儿来吃飯；詹姆士当时总是喜欢他来，可以亲眼看看自己未来生命是怎样一个样子；就因为这个緣故，这个俱乐部对索米斯說来，頗有点象家庙一样。

这时他远远坐在飯厅的一个角落里，面前放了一盆燒羊肉和馬鈴薯泥，开始讀起信来：

索米斯先生：

我們遵照您的建議，当即在这一头注意起来，結果非常令人满意。我們由偵察47获知17就住在里希蒙的格林旅館。据悉两人在过去一星期中每天必在里希蒙公园会面。絕对有关的行为至今尙未見到。但与年初我們从巴黎所获得

的情报联系起来，敢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使法庭滿意了。当然，在未接到您的指示之前，我們当繼續进行偵查。

克劳德·包尔第得。

索米斯把信讀了两遍，就向侍役招招手。

"把这个拿走；菜冷了。"

"您还要什么嗎，先生？"

"不要了。給我送一杯咖啡到隔壁房間来。"

他把那盘沒有吃的菜帳付掉，就出了餐厅，走过两个熟人的面前都沒有招呼。

他坐在一張大理石的小圓桌面前，桌上放了咖啡。"使法庭滿意！"他想。"乔里恩这个家伙！"他把咖啡倒了出来，放了糖，喝掉。他要叫他当着自己儿女的面丢臉！当这个决心在心里变得愈来愈激动时，他才第一次发現自己做自己的律师实在不便。这件丑事沒法子交給他的事务所办。他得把私人尊严的灵魂交給一个陌生人，一个专門办理家庭风化案子的事务所去办。有哪一家能够找呢？柏基場的林克曼-莱佛事务所也許成——做事可靠，不太显眼，而且跟他們只有点头之交。可是去找他們之前，他得和包尔第得再碰一次头。一想到这里，索米斯簡直躊躇起来。把秘密告訴包尔第得嗎？怎么一个措辞呢？簡直是叫人家看不起，叫人家肚子里嘲笑他！可是，这个家伙反正早已知道——对啊，他早已知道了！他覺得这件事情立刻就得办掉，所以就叫了一部馬車上西城去。

天气很热，包尔第得先生房間的窗子老老实实地开着，室内唯一的防卫只是一块防蝇紗。有两三个蒼蝇打算飞进来，剛好被紗布粘住，弄得只能吊在那里眼看着自己不久就要被吃掉。包

尔第得先生順着他的当事人的眼睛望去，歉意地站起身来，把窗子关上。

"装模做样的狗蛋！"索米斯想。就跟所有基本上相信自己的人一样，在要紧关头时却会振作起来；他的脸微微偏过去一点，带着微笑說："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打算动手。我想你总知道你偵察的这位太太到底是誰吧？"

包尔第得先生这时候脸上的神情簡直称得上杰作。那意思說得很清楚："对了，你怎么看的呢？可是你請放心，不过是为了职业关系才知道的——你也不必介怀！"他一只手作了一个輕微的縹緲的动作，等于說："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們都会碰到的！"

"那么，很好，"索米斯說，舐一下自己的嘴唇。"不必多講了。我要委托柏基場的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务所代表我起訴。我不要听你的証据，可是請你在五点鐘的时候上他們那儿去講好了，同时要繼續絕对保守秘密。"

包尔第得眼睛半睜半閉，就好象立刻遵命似的。"我的好先生，"他說。

"你有沒有把握說証据够了嗎？"索米斯問，忽然变得起劲了。

包尔第得的肩膀极其輕微地动了一下。

"你只管放心好了，"他低声說；"有我們手里的这些材料，再加上人类的天性，你只管放心好了。"

索米斯站起来。"你去的时候找林克曼先生談。謝謝；不要站起来。"他不想包尔第得象往常一样，搶前穿到他和房門之間，实在受不了。在毕卡第里大街的阳光下面，他揩揩額上的汗。这是頂可恨的一刻——和那些陌生人談話要好受得多。他又回城里

去办理余下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回到公园巷，看着自己父亲吃晚飯时，索米斯盼望有个儿子的老心思又涌上来了；有个儿子当他一年年衰老下去时，能够看着他吃飯，能够抱来放在自己膝盖上玩，就象詹姆士当初有一个时期常抱着他玩一样；有个亲生的儿子，因为是自己的血肉，所以能够了解他——了解他，安慰他，而且因为基业比自己的还要好，将会变得更加有錢、更加有文化修养。象目前这样，哪一天自己老了，就象坐在对面的老父这样消瘦、这样白发蒼蒼，这样憔悴——而且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左右前后全堆的財产；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沒有前途，迟早要从他手中轉到那些他一点不喜欢的人的手里、嘴里和眼睛里！不来，不来！他現在要彻底解决，使自己获得自由，結婚，生一个儿子下来照应自己，等到自己老得象父亲这样一个老头儿时，也可以深思地一会儿看看面前的牛肝，一会儿看看儿子。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上楼去睡覺。可是当他温暖地睡进爱米丽給他鋪的那些細麻紗被单中間时，回忆和痛苦又襲来了。伊琳的影子，連她身体的那种实感，都在他脑子里縈繞着，惹得他心緒很乱。眞是傻瓜！为什么又去看她，弄得旧情在脑子里又涌起来，一想到她跟那个家伙，跟那个偸情的賊在一起，心里就难受！

第六章

夏日

乔里恩自从跟伊琳第一次在里希蒙公园散步之后，这些天来脑子里始終記挂着自己的儿子。后来并没有消息；向陆軍部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琼和好丽至少还要三个星期才会来信。这些日子，他覺得自己記得起来的乔里实在太少了，而且过去也不大象个父亲。他就記不起曾經跟儿子生过气；从来没有一次言归于好过，因为从来就没有决裂过；也没有一次知心的談話，連乔里的母亲去世时也没有这样談过。他最怕明白表示什么，那样不但会使他失掉自由，也会干涉到儿子的自由。

只有跟伊琳在一起时，他才感到慰藉，但因此愈来愈看出自己实在是一半心思在伊琳身上，一半在儿子身上，所以弄得心情非常复杂。想到乔里同时也就逗起自己年輕时期，后来又在中学和大学时期，被灌輸的嗣續观念和倫常观念——以及没有尽到父亲責任的感覺。想到伊琳同时逗起的是那种对美和对自然的喜悅。这两种感覺在他心里究竟哪一种占得多些，他好象愈来愈分不清了。可是有一天下午，他却从这种情感麻痹中被人突然喚醒了；当时他正起身上里希蒙公园去，一个騎自行車的小厮，面孔非常熟悉，隐隐含着笑意騎了过来。

"乔里恩·福尔賽先生嗎？您的信。"說时把一封信交在乔里恩手里，就踏着車子走了。乔里恩弄得莫名其妙，就把信拆开。

"遺产与离婚訴訟庭通告，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乔里恩先是一陣羞愧和厌恶，随即就想："怎么！这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么，你还要不高兴！"可是，伊琳一定也同样会收到，他非立刻去找她不可。他一面走，一面盘算。这事眞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圣經》上那些誅心之論①姑且不管，要說在法律上构成罪行，单是爱慕是不够的。他們可以振振有辞地打这場官司，至少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做。可是乔里恩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縱使不是她眞正的情人，至少心里是愿意的，而且她也随时会順从的。她臉上的神情看得出来。并不是說她对他爱得不得了。她曾經有过一次热恋；在他这样的年紀，他也不指望她会再来一次。可是她信任他，对他有感情；而且一定会覚得他是自己的一个归宿。他肯定她不会要他进行辯护，因为她知道他是对她傾心的！所幸的是她并沒有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自己幸福的瘋狂英国良心！十七年心如死灰——現在有这样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她一定会高兴。至于顧忌社会輿論，反正火已經放了！进行辯护仍旧挽救不了面子。乔里恩跟所有福尔賽家人的私生活受到威胁时的正常想法一样：如果法律非要判决你的死刑不可时，頂好就做个綿羊！而且，一想到要他站在証人席上、賭咒发誓說在他們两人中間一点爱情的表示沒有，甚至一句相爱的話都沒有过，在他看来这比默然承受奸夫的罪名来还要丟臉——从心

① 見《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凡看見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經犯奸淫了。"

里覺得眞正的丢臉，而且对他的儿女說来，还不是一样糟糕、一样痛苦？想到在法官和十二个陪审員面前尽量解釋他跟伊琳在巴黎的会晤和在里希蒙公园的散步，簡直是刑罰。这种整个审訊的过程就是非人性的、完全是虛伪的誅求；很可能他們講的話不会有人相信，而且单单看見伊琳——他眼中的这个自然和美的化身——站在那許多双疑忌兼色迷迷的眼睛面前，就使他感到极端丑恶。不行，不行！进行辯护只会鬧得全城着狂，报紙大銷特銷。还是接受索米斯和神明的恩賜要好得多，好得多多！

"再說，"他一本正經地想，"便是为了儿子的病，我也不能讓这个官司把我拖得太久，誰曉得会来个什么变化！反正她那种騎虎难下的境况总算結束了！"由于想得出神，他連天气那样酷热簡直都不覺得了。天色变得阴沉沉的，紫紅色的云，上面一条条白紋。走进公园时，一个大雨点落在路上泥土中間的小星形花床上。"唷！"他想，"雷来了！但愿她沒有来会我，那边有个躲雨的地方！"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看見伊琳向公园門口走来。"我們得赶回罗宾山才行，"他想。

* * *

雷雨在四点鐘时經过鷄鴨街那些事务所时，职員都乐得暫时打断一下工作。索米斯正在喝茶，就在这时候有人給他送来一封短柬：

索米斯先生：

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訴訟案

根据足下指示，敝所已亲自分别通知里希蒙及罗宾山之答辯人与第二答辯人，特此奉聞。

林克曼-萊佛法律事务所。

有这么几分鐘索米斯都在对着信呆看着。自从吩咐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一直都装作好象沒有事情似的。这样丢臉的事情，太有伤风化了。而且他听到的那些报告，作为証据也还不够；不知道怎样的，他愈来愈不相信这两个人会好到那种程度。不过，这样一告当然会成全他們，想到这里，他很不好受。自己沒有得到她的爱，反而被那个家伙得到了！是不是无法挽回呢？現在这張状子使他們猛然惊醒过来，这不正是一个逼着他們分开的借口嗎？"可是他們中間已經有这回事了，"他想，"如果不立刻动手的話，那就会来不及。我要去看看那个家伙；就下乡！"

他又急又气，神經非常不宁，所以叫了一部那种"新里新气"的汽車。要叫那个家伙断了念头也許要很長的时間，天曉得經过这次震动之后，他們会想出什么鬼主意来？"我要是一个拿腔做势的傻瓜的話，"他想，"恐怕就会带上一根馬鞭子或者手枪之类的东西去！"可是他却带了一束"馬劍蒂对威克訟案"的文件，預备在下乡的路上看。他連打开都沒有打开，只是一动不动坐在車子里，顛顛簸簸，风一直朝他頸子后面灌也不觉得，汽油味也不觉得。他得看那个家伙的顏色行事；最最要紧的是保持头脑冷静！

汽車快到普尼桥时，倫敦已經开始吐出那些做工的人；螻蟻似的人群正向城外涌去。这么一大堆螻蟻，全都为了衣食，全都在这个大逐鹿中死命抓着那一点点机会！索米斯一生中第一次在想："我要放手就可以放手！什么也碰不了我；我可以揮一揮手，照自己的心意过活，逍遥自在。不行！一个人就沒法子照他过去那样生活，然而随便放弃一切——在安乐窩里住下来，把自己掙来的錢財和名誉拿来花掉。一个人的生命就系在他所占有

的和他所企图占有的上面。只有傻子才有不同的想法——傻子，社会主义者，和縱情声色的人！

汽車这时正經过那些乡間别墅，开得非常之快。“恐怕每小时有十五哩呢！”他盘算着；“这一来，就会有些人搬到城外来住了！”他想到自己父亲有房地产的那一部分倫敦将会受到的影响——他自己对这种投資从来就不感兴趣，他的賭博天性在那些画上面已經足够他发揮了。汽車向山下疾疾开去，經过温波登草坪。这次会晤！一个五十二岁，儿女都已长大的人，而且有头面，决不会不顧一切。“他决不肯玷辱家声的，”他寻思着；“他爱自己父亲跟我爱我父亲一样，而且他們是弟兄啊。害人精的是那个女人——她究竟有什么好呢？我从来就不知道。”汽車轉到小路上，沿着一片树林的边緣开，他听見一只暮春的布谷鳥在叫，在他今年可以說还是第一次听見，这时候，迎面快要看見自己原来选擇造房子的那块地基了，当初都是被波辛尼非常无礼地拒絕了，偏要他挑的那块地基。他开始用手絹揩揩自己的臉跟手，一面深深透气稳着自己。“要冷靜！”他想，“要冷靜！”

汽車轉弯开到那条很可以是他自己的馳道上，迎面傳来音乐声。他把那个家伙的女儿都給忘記了。

“我也許馬上就出来，”他跟車夫說，“也許要多耽一个时候；”說完就去按鈴。

他随在女佣后面穿过帘幕进了后厅，一面想，这次会面有琼或者好丽——不管彈琴的是哪一个——在里面緩冲一下倒也不錯；所以看見伊琳在彈琴，而乔里恩坐在沙发上听着，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索米斯血全冲到头上来，什么顧虑这个、顧虑那个的心思全丢开了。他的那些农夫祖先——“杜薩特大老板”以上的那些住在海边的頑固的福尔賽——

的尊容在他脸上獰笑出来。

“眞美！”他說。

他听見那个家伙低声說：

“这个地方不好講話——我們到書房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两个人都掠过他从帘幕开着的地方走了。他随着他們进了那間小書房，伊琳站在窗子口，窗戶开着，那个“家伙”靠着她站在一張大圈椅旁边。索米斯砰地一声把身后的門关上；那声音使他想到多少年前那一天他把乔里恩砰地一声关在門外的事情——为了不許他管自己的閑事。

“你們自己还有什么話說？”他說。

那个家伙竟老脸厚皮地笑着。

“我們今天收到的通知已經使你失去质問的权利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脫身呢。”

“噢！”索米斯說，“你是这样想法嗎？我是来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从現在起賭咒互不来往的話，我就跟她离婚，教你們两个人丟尽了脸。”

他对自己这样口若悬河頗有一点意想不到，因为他心里正覺得訥訥不能出口，而且两只手正在沒处抓。那两个人都沒有答話；可是脸色却带有鄙視。

“怎么样，”他說，“伊琳——你怎么說？”

伊琳的嘴唇在动，可是乔里恩用手按着她的胳臂。

“你放开她！”索米斯憤怒地說。“伊琳，你肯发誓嗎？”

“不来。”

“哦！那么你呢？”

“更不来。”

“那么，你們都有罪，是不是？”

“对的，有罪。”是伊琳的声音，說得那样安詳，那样高不可攀的神气，过去时常就是这样使他发火；他一时忘其所以，就說：

“你是个魔鬼。”

“出去，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打你。”那个家伙竟敢喊打人！連死在目前都不知道呢。

“委托人，”他說，“盗窃委托的财产！一个窃贼，偸他堂兄弟的老婆。”

“随便你罵什么。你是自己找的，我們也是自己找的。出去！”

如果索米斯带了武器的話，这时候很可能用上。

“我要叫你付很大的代价！”他說。

“我非常之愿意出。”

这样恶毒地歪曲他說話的原意使索米斯想起这个家伙的父亲来，就是那个給他起“有产业的人”的綽号的人；他站在那里，臉色非常狰獰。眞是荒唐！

三个人站在这里，一股隐秘的力量使他們沒法动武。打既然打不了，又沒有适当的話好說；可是，他又沒法轉身就走，想不出来。他眼睛紧盯着伊琳的臉看——这是他最后一次看着这張害人的臉——肯定是最后的一次了！

“你，”他突然說，“我希望你待他跟你待我一样——就是如此。”

他看見她眼睛映了一下，就带着象胜利不象胜利，象輕松不象輕松的感覚，夺門而出，穿过厅堂，上了汽車。身子倚在靠墊上，閉上眼睛。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沒有这样粗暴得象要杀人过，从来沒有这样完全忘掉已經成为自己第二天性的矜持过。他有一种孑然无存的感覚，就好象自己所有的道德修养都丧失了似

的——生命变得没有意义，心灵在罢工。日光不断地射到他脸上来，可是他却觉得寒冷。刚才經过的一幕已經过去了，在他前面的还没有成形，他什么都把握不到；他觉得怕起来，就象挂在悬崖的边上，就象再紧一下自己就会神經失常似的。“我身体吃不消，”他想；“一定吃不消——我吃不消。”汽車疾疾开着，树木、房屋、人都机械地挨次扫了过去，可是一点没有意义。“我觉得很不对头！”他想；“我要去洗个土尔其浴。① 我——我几乎做出事情来。这可不行。”汽車呼呼地重又經过普尼桥，上了富尔汉路，沿着海德公园开来。

“上汉曼姆去。”

奇怪的是在这样热的夏天，人会热得这样舒服！穿过那間热屋子时，刚碰見乔治从里面出来，身体又紅又亮。

“你好！”乔治說；“你又不胖，你鍛炼的什么？”

小丑！索米斯带着侧面的微笑掠过他，他向后靠起，一面不自在地擦着皮肤看看出汗没有，一面寻思：“讓他們笑去！我什么都不去理会！发脾气我可受不了！对我不相宜！”

---

① 蒸汽浴。

第七章

夏　　夜

索米斯走后，小書房里一片寂然。

“多謝你那句好謊話，”乔里恩忽然說。“出去吧——屋內空气和剛才不同了！”

两个人沿着长长一堵朝南的高墙默默然来回走着，墙上栽的是一排修剪得很整齐的桃树。在这条草徑和长满毛莨花和牛眼菊的傾斜草地之間，老乔里恩曾經种了些疏疏落落的龙柏；十二年来，这些龙柏已經长得很茂盛了，那些深綠的螺旋形状望去簡直象意大利。着雨的灌木丛里小鳥輕飞，燕子掠空而过，迅疾的小身体閃出灰青的光彩；蝴蝶在相互追逐。經过适才痛苦的一幕，大自然的靜穆特别給人一种清新的感覚。墙上的日光似水，沿墙脚跟是一条窄窄的花床，满种的木犀草和三色堇，蜜蜂傳来一陣低微的嗡嗡声，杂着各种各样的其他声音——失去小犢的母牛嗥声，草地尽头那棵榆树上布谷鳥的叫喚。在这一切的后面，哪个会想到十哩之内就是倫敦的起点呢？——那个福尔賽的倫敦，有它的財富，有它的貧穷；有它的汚秽，有它的嘈杂；有乱石堆成的美丽島屿，也有可厌的磚头和灰泥塑成的灰色大海！这个倫敦曾經目击过伊琳的早年悲剧，目击过乔里恩自己的穷困

日子；一个蛛网似的倫敦；一个占有欲的华丽的貧民窟！

两个人散步时，乔里恩心里却在盘算着那句話："我希望你待他会象你待我一样。"这要看他自己。他信得过自己嗎？造化可会容許一个福尔賽不把自己爱慕的人当作奴隶呢？他有資格把美人托付給他嗎？还是讓她仅仅做个客人，高兴来就来，暫时占有她一下，接着就走开了，等到她自己愿意时再回来？"我們天生就是破坏者！"乔里恩想，"又深沉，又貪婪；生命的花朵交在我們手里是不妥当的。讓她愿意找我才找我，愿意的时候才来，不愿意的时候絲毫不要勉强。讓我只做她的一个支持者，她的落脚点——永远——永远不要做她的籠子！"

她就是他那个梦里的美丽縫隙。他現在要不要鉆到幕子外面捉着她呢？可是梦里的那个为无数占有欲所形成的厚帘幕，在他自己那个小黑点子和索米斯心里为占有天性所环堵的厚帘幕——是不是非要拉开才能使他进入光明境，并且找到一种不仅仅属于感官的东西呢？"啊，"他想，"世界上有些东西到手反而会毁掉，我只要能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

可是晚飯时，他們却得計划一下。今天晚上，她回旅館，可是明天他得带她上倫敦去。他得吩咐自己的律师——杰克·海林在起訴的过程中，一点不要有所留难。示儆性的赔偿、法律上的申訴、訟費，随便他們好了———开庭就赶快結束，讓她赶快脫离火坑！明天他就去看海林——两个人一同去看他。之后——就上国外去，这样当然在証据上不会留下任何困难，因为她的那句謊話将会成为眞話了。他轉身看看她；在他爱慕的眼中，坐在那里的好象不仅仅是个女子。她是宇宙間美的精气所聚，深邃而神秘，是那些老画家齐珊、乔奥裘尼、波蒂奇里都知道怎样去掌握着，并且借来表現在他們那些女子的臉上的——在他看来，

好象在她的額上、发上、唇上和眼睛里全刻划着这种縹緲的美。

“而这个将是我的了！”他想。“眞使我害怕！”

晚飯后，他們又到走廊上去吃咖啡；暮色太可爱了，两人在走廊上坐了好久，一面观賞夏夜徐徐降临。空气还很温暖，而且聞得出菩提花的香味——今年夏天菩提花开得早。两只蝙蝠带着微弱的神秘声音在飞翔。他把椅子就放在書房落地窗口上，許多蛾子都从他們身边飞过去，扑向書房里的暗淡灯光。沒有风，二十碼外的那棵老橡树一点声息沒有！月亮从小树林后面升起来，差不多快圓了；于是日光和月光交斗起来，終于月光战胜了，把园子里所有的顏色和气质全改变过来，沿着那些石板移动着，到了他們脚下，爬上来，把他們臉上顏色也改变了。

“啊！”乔里恩終于說，“你恐怕很倦了；我們还是动身吧。叫女佣带你到好丽房間里去一下，”他去拉一下鈴。女佣来时递給他一封电报。他眼望着女佣領伊琳走了，心里想：“这个电报一定早一个小时或者更早些就来了，可是她不送給我們！这还不清楚嗎！哼！反正事情不久就要鬧开了！”他拆开电报讀着：

罗宾山。乔里恩·福尔賽——令郎六月二十日逝世，幷无痛苦。敬致唁。一个不認識的人署名。

电报从他手里落下来，他轉一个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月光照在他身上；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臉。他天天都經常想着乔里，偏偏今天沒有想到他。他茫然向落地窗走进去，碰上那張旧圈椅——他父亲坐的——就在椅子靠手上坐下来；身子向前偃起，凝望着夜色。他的孩子！象烛焰一样忽然灭掉；离家万里，离开自己的亲人，孤孤零零地，在黑暗里！他的孩子！从那么小

的时候起一直就跟他那么好——那么亲热！二十岁了，象草一样割掉——一点生命都不剩！“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他想，“他也不了解我；然而我們相互爱着。只有爱是要紧的。”

一个人在那边死掉——孤孤零零的——想着他們——想着家！这在他福尔賽的心里好象比死还要痛苦，还要可怜。沒有躲避、沒有保护、最后連爱都沒有！这一想，他所有根深蒂固的部落天性、家族感情和舐犢之爱——过去老乔里恩身上最特出，在所有福尔賽家人身上也最特出——都因为儿子这样孤独地死去而激动起来，就象受了重創一样。在作战中陣亡要好得多，那样他就来不及盼望他們去，或者叫喚他們，就象儿子在昏迷状态时可能会做的那样！

月亮这时已經移到老橡树后面去了，給橡树添上一重怪誕的生命，那神气就象在遙望着他似的——他儿子过去就喜欢爬这棵橡树，而且有一次还从树上跌下来，跌伤了，可是沒有哭！

門吱呀一声。他看見伊琳走进来，从地上拾起电报看了一遍。① 他耳朵里傳来一陣輕微的窸窣声。看見伊琳挨着他跪着，他勉强向她一笑。她伸开胳臂摟着他的头貼着自己肩头，身上一陣温香将他裹了起来，慢慢占有了整个的他。

① 根据上文，电报应当落在走廊上，这是作者疏忽。

第八章

詹姆士在等

索米斯出了一身汗后，头脑恢复了平静，便去除旧俱乐部吃晚飯，然后向公园巷走去。他父亲近来身体不大好。这件事情可得瞞住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那种耽心詹姆士的老骨头忧伤而死的念头在他心里是多么的重要；跟他自己耽心出丑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他跟父亲的感情一直很深，近年来明白到詹姆士就是靠儿子撑着自己的衰年，这就更加深了。以一个一生謹愼，而且那样千方百計保持家声的人——人提到詹姆士·福尔賽时都說他是朴实、殷实的上流人士典型——会在自己最后只剩一口气时看見自己的姓氏在所有的报紙上都登了出来，实在有点可怜。这就象給死神帮凶，那个福尔賽的最后死敌。“我得告訴母亲，”他想，“等到事情鬧出来时，一定要想法子把报紙給他藏了起来。外人他是簡直不見的。”他用鑰匙开了大門进去，正要上楼梯，覺得楼梯口鬧吵吵的。他母亲的声音在說話：“你听我說，詹姆士，你要着凉的。为什么不能安靜地等着！”

他父亲的声音在回答：

“等？我一直在等？为什么他不回来？”

“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他談，用不着站在楼梯口这副鬼相。”

"我敢說，他会一直上楼去睡觉。我可睡不着。"

"回去睡觉吧，詹姆士。"

"嗯！你有把握說明天早上我不会死掉嗎？"

"你用不着等到明天早上；我下去找他上来。你不要鬧！"

"你去，你去，——总是这样得意揚揚的。他也許根本沒有回来呢。"

"好吧，他如果沒有回来的話，你穿着长袍站在这里也等不到他。"

索米斯繞过楼梯最后一个轉弯，看見父亲的高个子裹着一件褐色的絲棉长袍，从栏杆上面弯着腰朝下看。灯光照出他银色的須发，在他头上添上一圈神光。

"他来了！"他听見父亲带着伤心的声音說，和他母亲在臥室門口的安慰回答。

"行了。进来，我来給你篦头发。"詹姆士伸出一只瘦瘠而弯曲的指头，就象骷髏向人招手似的，随即进了自己的臥房。

"什么事情？"索米斯想。"他这一次抓到了什么呢？"

他父亲坐在梳妆台前面，偏着身体向着鏡子，爱米丽一面用两把銀托子刷子緩緩地把他头发梳了又梳。她一天总要这样梳好几次，这就象搔猫耳朵后面一样，有一种安定的效果。

"你来了！"他說。"我等你呢。"

索米斯在父亲肩膀上拍拍，就拿起一根鈕鉤，察看上面的痕子。

"你气色好些了，"他說。

詹姆士搖搖头。

"我有句話要跟你講。跟你母亲也沒講过。"他声明沒有跟爱米丽談过，就好象是带有宿怨似的。

“你爹今天晚上一直很激动。我完全不懂得是什么事情。”刷子的沙沙声紧接着她的声音进行着撫慰。

“你当然一点不懂得，”詹姆士說，“索米斯懂得。”这时他两只灰色眼珠盯着儿子，眼睛里的紧張神情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

“我老了，索米斯，”他說。“在我这样年紀，什么也沒有个准。我什么时候都会死。死后会留下一大笔錢。萊西尔和茜席丽都沒有儿女。法尔又出去了——他那个父亲是什么錢都要抓的。而且伊摩根总会有人看上，这也是意想得到的。”

索米斯馬馬虎虎听着——这些話过去全听过了。沙——沙——沙！刷子仍旧梳着。

“就是这些——！”爱米丽說。

“这些！”詹姆士叫出来。“这些都不是正文。我的話还在下面。”这时他的眼睛重又可怜相地紧紧望着索米斯。

“是你，孩子，”他突然說；“你应当想法子离婚。”

这句話不从别人嘴里，偏偏从自己父亲嘴里說出来，使索米斯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他的眼睛赶快重新盯着鈕鈎望，詹姆士就象是抱歉似的，連忙又說下去。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形——有人說出国了。你三叔斯悦辛从前总是夸她——眞是个可笑的家伙。（他总欢喜提到自己的孿生兄弟——人家总是称呼他們“胖子和瘦子”。）她不会一个人过的，我敢說。”詹姆士总結了这句美色对人性的影响之后，就不再做声，两只眼睛象小鳥一样疑惑地留神着儿子。索米斯也不做声。沙——沙——沙！刷子仍旧梳着。

“好了，詹姆士！索米斯完全懂得。这是他的事情。”

“哈！”詹姆士說，下面的話完全是从心里說出来的：“可是我那么多的錢，还有他的錢——这些錢归誰呢？而且他死了之后，

連福尔賽的姓氏也完了。”

索米斯把鈕鈎放回到梳妆台上，台面上鋪有一条淡紅色的綉絲台布。

“姓氏？”愛米丽說，“还有那么多的福尔賽呢。”

“好象这有什么用似的，”詹姆士喃喃說。“我不久就要死了，除非他再結婚，下面就沒有人了。”

“你說的很对，”索米斯靜靜地說；“我正在想法子离婚呢。”

詹姆士的眼睛几乎从脑袋里跳出来。

“什么？”他叫道，“原来这样！什么事都不告訴我。”

“哪个想到你会管到这些事情？”愛米丽說，“亲愛的孩子，这的确叫人意想不到。隔这么多年了。”

“丢人是要丢的，”詹姆士說，然后又自言自語，“可是我也沒有办法。不要梳得这样重。几时开庭？”

“歇夏之前，对方不打算辯护。”

詹姆士嘴唇动着，在暗自盘算。“孩子我是見不到了，”他說。

愛米丽停下刷子。“当然会見到，詹姆士。索米斯会很快就結婚的。”

长久的沉默，后来是詹姆士伸出胳臂来。

“来，把花露水拿来，”他把花露水放在鼻子上聞聞，額头向着儿子。索米斯弯下腰在他头发下面吻一下。詹姆士臉上来了一陣顫抖，人松了下来，就好象心里焦急的輪子忽然慢下来似的。

“我要睡了，”他說；“报紙上登出来时我也不想看。那些人都是瘋子；可是我也管不了他們，人太老了。”

索米斯带着莫名的感动，向門口走去；听見父亲的声音說：

"我倦了。在床上做祈禱吧。"

他母亲回答說:

"好的,詹姆士;床上做要舒服得多。"

第九章

出网

在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人从一批騎兵名单中获悉乔里的死訊时，心情很有一点說不出来。奇怪的是，看到了乔里恩·福尔赛（正支的第五代）在为国效劳中病死，却沒法感到一种私痛。已往对他父亲的那些不痛快又引起来了，誰叫他跟大家疏远的！在这些福尔赛家人的心里，老乔里恩的威信仍旧很高，所以他們永远不能如人們料想的那样，認識到为了老乔里恩的儿子行为不端而和他断絕来往的是他們自己。这个消息当然也使他們越发关心和耽心法尔起来；不过法尔究竟姓达尔第，就算他陣亡或者得到維多利亚十字勛章，也不能和一个福尔賽家人相提并論。連海曼家两个孩子的死亡或者荣誉也不够过瘾。的确，大家的家族自豪感都有点受伤似的。

那句"亲爱的，有件很糟糕的事情"要鬧出来了的謠言是怎样来，也因此沒有人說得出；尤其是从索米斯的嘴里，一句話也探听不出，他什么事都瞞住人。說不定哪一个在訴訟日程上看到"福尔賽对福尔賽与福尔賽"的案子；而且又加上了一句"伊琳在巴黎跟一个长了漂亮胡子的人在一起"的話，說不定是公园巷隔墙有耳。不管怎样，事情总是傳开了——老一輩子的相互耳

語，年輕一輩的公开討論——大家的家族自豪感不久非受到打击不可。

索米斯照常在星期天上悌摩西家来看望大家——心想等到官司打起来之后，他就絕迹不来了；一进門，就感到大家神色有异。当然，沒有一个人会当着他的面說出来，可是，在座的另外四个福尔賽，一个个都怀着戒心，知道裘丽姑太非使得大家不舒服决不罢休。她十分怜惜地望着索米斯，几次三番欲言又止，急得海絲特姑太只好借口替悌摩西洗眼睛——悌摩西要生偷針眼——溜了出去，索米斯始終装做不感覺得到，微带一点鄙夷的神情，不久就起身告辞；出門时一句詛咒的話到了带笑的蒼白嘴唇中間又被他咽了下去。

所幸的是，虽則想到未来的出丑时心里极端痛苦，他总算能够从百忙中获得一点心情的宁靜；他現在日夜都忙着安排自己退休的事情——他盘算的最后結果就是这样坚决。那些人一直認为他是个精明家伙，是个足智多謀的法律顧問；在这事之后还繼續跟那些人見面——决不来！和他迟鈍的財产意識糾纏在一起的是一种难以取悅的傲慢性格，这种性格現在起来反抗了。他要退休，过着燕居生活，繼續买他的画，做一个大收藏家——說到底，他一直就喜欢画，不大喜欢法律。主意打定，就要着手进行；他得人不知鬼不覺地把自己的事务所跟另一家事务所合并，原因是人家知道会覺得奇怪，而且会預先給自己罩上耻辱的影子。他挑上了克司考特、霍立代与金生法律事务所，里面两个都已去世。合并之后，事务所的全名将是克司考特、霍立代、金生、福尔賽、勃斯达、福尔賽法律事务所。可是，究竟死掉的人对活着的还有什么影响呢？經过一番辯論，双方都同意把名称縮成克司考特、金生、福尔賽法律事务所；金生实际負責，索米斯挂

名。这样仍旧留下自己的名字、号召和那些主顧下来，索米斯就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报酬。

有一天晚上，正如一个人在一生事业中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时常会做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财产計算了一下；因为战争的影响，不无有些貶値，但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他发現自己的财产还値到十三万鎊左右。他父亲死后——遺憾的是不会拖多久了——他至少还会再加上个五万鎊，而他目前每年的开支不过只有两千鎊。他站在自己藏画中間，仿佛看見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撈到許許多多的便宜貨，这都由于他訓練有素，眼光比人家高明，幷不是凭空得来的。一張画看跌就卖出去，看漲就留在手里，对未来的好尙所趋要看得准，不带絲毫偏見，这样他的收藏就会一时无两；等到他死后就以“福尔賽氏藏画”的名义捐贈給国家。

离婚解决之后，他决定跟拉摩特太太打一次交道。他知道她只有一个野心——靠近自己的孙男孙女在巴黎住下来，靠利息过日子。他要用一笔高价把布里达尼飯店盘下来。你太太靠利息就可以象个皇太后一样在巴黎住下来，至于怎样盘錢太太当然知道。(附带一句，索米斯有意任用一个有才干的經理来代替拉摩特太太，使这个飯店給他的錢搾一笔厚利息。苏荷区很有前途呢。)在安耐特身上，他預备贈与一万五千鎊(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和老乔里恩贈給“那个女人”的数目恰巧一样。

从乔里恩的委托律师給他的律师的信里，他发覚“那两个人”已經上意大利去了。而且剛巧有人看見他們先在倫敦的一家旅館住下来。事情已經昭然若揭了，大約半小时的光景就可以判决；可是，在这半小时里面受罪的却是他，索米斯；而且半小时之后，所有姓福尔賽的人都将有一种水流花謝之感。他沒

有莎士比亚的那种幻覺，認为玫瑰花不論叫什么名字都会一样香。姓氏也是一种財产，一件具体的，沒有毛病的古玩，这一来，价錢至少要打个八折。除掉罗杰有一次拒絕过竞选议会議員外，还有——哦，眞是个諷刺——乔里恩，在艺术界有点名气，福尔賽家人从来沒有什么出名的人过。可是，不出名正是这个姓氏最大的长处。它是一个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个非常独特的个性，是他自己的財产；它从来沒有牵涉上什么閑是閑非过。他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全部地、清醒地、隐秘地保有这个名字，除掉不可避免的生育、結婚、死亡之外，更沒有受到外界干涉过。多少星期以来，在他期待法律和准备放弃法律的过程中，他对于法律忽然感到极端厌恶，簡直痛恨法律即将对他姓氏加上的暴力，都为了要根据合法手續使自己的姓氏延續下去逼得他如此。这件事情整个儿就不合人道精神，使他成天都生着悶气。他不过想清清白白地过他的燕居生活，然而就为了这个，多年来弄得枉費心机，而且連个老婆都保不了——招致那些同行的可怜、好笑和鄙视。这簡直是黑白不分。受罪的应当是她跟那个家伙，然而他們——反而上意大利去了！多少星期来，他一直忠誠为它服务的、尊为一切財产保障的法律，現在看上去好象可怜得厉害。告訴一个人老婆是他的，可是当别人非法地把他的老婆拿走之后，却要懲罰他，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近乎瘋狂的呢？一个人的姓名就是他的眼珠子，而且被人看做烏龟比被人看做奸夫要难堪得多，試問法律可懂得这个嗎？人家会談說，索米斯沒有到手的，乔里恩反而到手了，想到这里他的确妒忌。还有賠偿的問題也弄得他很煩神。他要叫那个家伙感到肉痛，可是他想到那句“我非常之高兴出”的話，又局促不安起来，覺得要求賠偿不但不会使乔里恩肉痛，反而使自己痛苦。他有种怪里怪气的感

觉，乔里恩一定愿意出錢——这个家伙就是那么不爱惜錢財。再者，要求賠償也不大对头。誠然，賠償要求已經照例提了出来；可是日期愈近，索米斯愈加看出自己又上了一次当，那个麻木不仁、昏天黑地的法律将会使他变得非常可笑；人家会嗤笑說："对啊，他在她身上很弄到手一笔錢呢！"他关照自己的辯护士声明这笔錢将要捐助給济良所。他好久好久才选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慈善事业；可是决定之后，时常半夜里醒来想着："不行，太难看了；会引起人家注目的。要做得不露痕迹——得体一点。"他不喜欢狗，否則的話就会提出狗来；总算挖空心思——他对慈善事业的知識本来很有限——被他想到盲人院。这总不能算不得体了，而且这样一来，那些陪审員就会把賠償定得高些。

那一年夏天的离婚案子异乎寻常的少，而且有不少都撤回了，所以不到八月就可以輪到他的案子开审。日期快到时，他的唯一安慰就是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是过来人，所以对他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而且是一个"經济独立的女子"，他跟她講的那些話决不会拿去告訴达尔第。那个流氓知道的話准会开心死了！七月終，开庭的头一天下午，索米斯去看望維妮佛梨德。維妮佛梨德家里今年誰也沒有能出去度夏，原因是达尔第的暑期已經度过了，維妮佛梨德又不敢再向父亲要錢，因为詹姆士虽不想知道索米斯的事情，心里却在盼望着。

索米斯看見維妮佛梨德手上拿了一封信。

"法尔的信嗎？"他郁然問。"信上講的什么？"

"講他結婚了，"維妮佛梨德說。

"天哪，娶的什么人？"

維妮佛梨德抬头望望他。

"娶的好丽·福尔賽，乔里恩的女儿。"

“什么？”

“他有一次休假，就跟她結了婚。我連他認識她都不知道。尷尬事情，可不是？”

就这样淡淡的一句，完全是維妮佛梨德的为人，索米斯不由得发出一声短笑。

“尷尬！哼，我想他們回来之后才会知道有这件事情。他們頂好就在非洲住下来。那个家伙会給女儿錢的。”

“可是我想法尔回来呢，”維妮佛梨德說，簡直有点可怜相；“我想他，靠着他我才过得了。”

“我知道，”索米斯說。“达尔第近来怎么样？”

“还算好；不过总是要錢。明天要不要我陪你上法庭去，索米斯？”

索米斯伸手給她。这个姿态等于和盘托出他心里的寂寞，所以維妮佛梨德用两只手握着。

“不要紧，老兄。事情过去之后你人就好得多了。”

“我不懂得我作了什么孽，”索米斯嗄着声音說；“我从来沒有过。事情全不对头。我是喜欢她的；一直就喜欢她。”

維妮佛梨德看見他把嘴唇咬得血都出来，深深地打动了。

“当然，”她說，“一直都是她做事太不象話了！可是我把法尔这个婚事怎么办呢，索米斯？現在有了这件事情，我簡直不知道怎样給他写信了。你看見过那个孩子沒有？好看嗎？”

“好看的，”索米斯說。“黑黑的——倒是大家风范。”

“这听上去倒还不坏，”維妮佛梨德想，“乔里恩本来有派头。”

“这事情眞是麻煩，”她說。“爹不知道怎么說呢？”

“不能告訴他，”索米斯說。“这次战事眼看着就要結束了，

你頂好叫法尔就在非洲办农場罢。”

这等于說这个外甥算是丢了。

“我还沒有告訴蒙第呢，”維妮佛梨德抑然說。

索米斯的案子第二天不到中午就开了庭，半小时多一点全部結束。索米斯穿得整整齐齐的、臉色蒼白、一双愁眼站在証人席上——由于事前痛苦过甚，就象个死人一样回答一切問題。离婚判决一宣布，他就离开法庭。

还有四小时，他就会变成公共的財产！“律师离婚案啊！”一陣乖戾、頑梗的怒气代替了原来絕望的心情。“滚他媽的！”他想；“我决不溜。我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从佛里特街和罗得門山冒着炎暑一直走到城里的俱乐部，吃了午飯，再回事务所。整个下午都在事务所里木然工作着。

出事务所时，他看出那些职員都知道了；他对那些人的不由自主的眼光极端鄙視地回敬了一下，吓得那些眼光赶快避开去。在圣保罗教堂面前，他停下来买了一份最最上流的晚报。果然！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名律师离婚案。堂兄为第二被告。賠償費捐助盲人院。”——原来連这个也登出来了！看到每一張臉时，他都想：“不知道你們知道沒有！”忽然間，他覺得人很特別，就象脑子里有东西在轉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是心里摆脫不开呢？这样不行！要病倒的！决不能想！他要到河边住下，划划船，釣釣魚。“病倒我决不来，”他想。

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在出城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拉摩特太太！他得向她解釋法律規程。还要过六个月他才能眞正获得自由！不过，他不想跟安耐特見面！他用手摸摸自己的头頂心——头上很热。

他从古凡园穿过去。在七月下旬这样一个悶热的天气，旧菜市的那股垃圾臭聞上去非常难受，苏荷区比平时看上去更加露骨地象个匪类巢穴。只有布里达尼飯店是那样的整洁，粉刷得非常雅致，几只藍木箱子和里面的小树仍旧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和法国派的个人尊严。还沒有到上客时間，几个蒼白的瘦削女侍正在鋪那些小桌子准备晚飯。索米斯一直向住宅部分走去，敲敲門。开門的是安耐特，使他感到一陣失望。安耐特臉色也很蒼白，一副受不了热的样子。

“你是个稀客，”她懶洋洋地說。

索米斯笑了一下。

“我并不是故意不来；我很忙，你母亲呢，安耐特？我有个消息要告訴她。”

“媽不在家。”

索米斯覺得她看自己的神情有点古怪。她知道了什么呢？她母亲告訴她些什么呢？他想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可是才一煩神，头上就来了那种可怕的感覺；連忙抓着桌子边，昏昏然看見安耐特搶前几步，眼睛里显出詫异。他閉上眼睛說：

“不要紧。大約是太阳太大了，中了点暑！”太阳！他碰上的是黑暗啊！安耐特的法国声音非常鎮定地說：

“坐下来吧，是中暑一会儿就好了。”她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索米斯就在椅子上坐下来。等到那种黑暗的心情消失掉，他睁开眼睛时，安耐特正低头看他。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神情这样莫测高深，这样的古怪！

“你覺得好些嗎？”

“沒有关系，”索米斯說。他本能地感覺到，在她面前显得体力不济对自己很不利——不这样子自己的年紀已經够大了。在

安耐特眼睛里，毅力就是他的财产；近几个月来，他就是为了迟疑不决才吃亏的——可經不起再吃亏了。他站起来說道：

“我給你母亲写信好了。我預备下乡到我河边别墅那边过一个很长的假期。不久希望你們两人来玩，并且住上两天。現在正是頂好的时候。你来嗎？”

“頂高兴。”带着一点点卷舌音，只是热情不足。他則有点沮丧地說：

“你是不是也受不了热呢，安耐特？到河上来住对你很有益处。再見！”安耐特身子向前微傾一点。动作中好象带有一种悔意。

“你走得了嗎？要不要我給你来杯咖啡？”

“不要，”索米斯坚定地說。“来拉拉手。”

她伸出手，索米斯把手抬到嘴边碰一下。当他抬起头来时，她脸上又显出那个古怪的神情来。“我眞弄不懂，”他出去时心里想着；“可是我不能想——我不能煩神。”

可是向拜耳买尔大街走去时，他一路上仍旧煩着。他是英国人，又不信她的教，已經是中年人，家庭悲剧使他满心都是創伤，他有什么可取呢？只有财富、社会地位、悠閑的生活和人們的羡慕！这不算少，可是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說来，这样够嗎？他覺得自己对安耐特完全不了解。他而且对母女两个的法国人天性怀着莫名的恐惧。她們完全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簡直就是福尔賽。她們决不会把影子当做实物，扑个空的！

到了俱乐部之后，他写了一張便条給拉摩特太太，这样簡单的事情都使他感到非常吃力，使他越发警覺到自己已經是强弩之末了。

亲爱的太太——

你从信里附的剪报可以知道，我今天已經获得离婚判决。不过，根据英国法律，要等到六个月沒有人对判决提出异議之后，我才能有資格重新結婚。目前，我謹正式向令爱求婚。几天后，我再写信来請你們两位到我河边别墅来玩。

索米斯·福尔賽

他封好信寄掉就走进餐厅。三口湯下肚之后，他肯定自己吃不下去；就叫人雇一部馬車上了巴丁登車站，坐头班火車到了雷丁。到达别墅时，太阳刚好下山；他随便到草地上去走走。空气里充满那边一带花床上种的石竹和瞿麦的香气。从河上襲来一陣清凉。

休息吧——静下来吧！讓一个倒霉人儿休息吧！不要讓煩恼、羞耻和憤怒象不祥的夜禽一样在他脑子里追逐了！讓他摆脫一下自己——就象憩在鴿箱上的那些半醒半睡的鴿子，就象树林深处的走兽和草屋里的单純的人，就象在瞑色中迅速变白的树木和河流，就象星儿涌出来的蔚藍无际的暮天——休息吧！

第 十 章

一个时代的消逝

索米斯和安耐特的婚礼于一九〇一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巴黎举行，事前严守秘密，連爱米丽都是在婚礼举行之后才告訴她的。結婚后的第二天，索米斯带着安耐特在倫敦的一家清靜旅館住下，这里的費用比世界上哪儿都高，而得到的实惠却比哪儿都少。安耐特穿上巴黎最講究的服装越发美了，所以索米斯比买到一件完美的瓷器、或者一張精品的画还要躊躇滿志。他已經开始計算哪一天带她上公园巷、上格林街、上悌摩西家去展覽了。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問他，“說眞心話——你爱上这个女孩子嗎?”他就会回答:“爱上？什么是爱呢？如果你的意思是問，我对她的情意是不是和我当初第一次碰見伊琳，而且伊琳无意要我时我对伊琳的情意？是不是也会那样唉声叹气，如飢似渴地非要她順从就一分鐘也不能安靜?我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你的意思是問，我对她的青春和美丽是不是动心，或者看見她走动时有沒有那一点銷魂的感觉？我的回答是——会的！你假如問我，她会不会忠实于我，做一个賢妻良母？我的回答仍旧是——会的！此外我又何所求呢？而且女子嫁人，絕大部分从

娶她們的男子那里所得到的还不就是这些嗎?"如果問的人接着又問,"你旣然不敢說已經眞正打动这个女孩子的心,你引誘她把終身托付給你,这样做公平嗎?"他那时就会回答:"法国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我們不同,他們把婚姻看作是成家立业、生男育女;而且根据我的經驗,敢說他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这次結婚我也不存什么奢望,她能給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多年以后,如果跟她处得不好,我也不奇怪;可是那时候我已經快老了,儿女也有了。我就装聾作哑好了。我的热情已經过去;她的热情也許还沒有来,我也不認为那分热情会是給我的,我給了她很多,我也不指望多大的报酬,只想生几个儿女,或者至少給我生个儿子。可是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她非常懂事!"

再者,如果問的人还不滿足,繼續又問他,"那么,你这次結婚是并不指望什么灵魂結合了,对嗎?"这时索米斯就会抬头側过臉去笑一下,回答說:"也可以这样說。如果我能够感官上得到滿足,宗祧上得到延續,門庭雅洁,閨閣欢娛,在我这样年紀,所望也仅于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全凭感情用事的勾当看来我也不大会胡乱去搞了。"听了这些,那个問話的人如果是个雅士的話,一定不再追問下去。

女皇晏駕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灰溜溜的天气,就象噙着眼泪似的。在大出丧那天的早上,索米斯穿着皮大衣,戴着大禮帽,带着穿黑皮大衣的安耐特在身边,穿过公园巷,到了海德公园的鉄栏杆边上。虽說他对公共事件向来不关心,可是这件事情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总結了一个綿长的、富足的时代,因此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記得一八三七年她登极时,"杜薩特大老板"还是造那些使倫敦变得丑陋的房子,詹姆士那时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正在給自己的律师业务打根底。馬車到处駛着;

男人都戴皮領子，上唇剃得光光的，吃木箱里装来的生蠔；穿着漂亮的小馬夫站在大馬車后面搖搖晃晃的；女人开口就是“啦”，①而且沒有財产权；倒霉的小鬼犯一点点法就处絞刑，而狄更斯不过才开始写小說。两代人将近消逝了——这两代人亲眼看見了輪船、火車、电报、自行車、电灯、电話，眼前又有这些汽車——亲眼看見这么多的財富积累，看見八厘錢跌到三厘錢，和数以千計的福尔賽！社会风气变了，习尙变了，人变得跟猴子更疏远了，上帝变了財神爷——財神爷被人捧得連自己也搞糊涂了。六十四年的太平盛世，助长了財产，造就了中上层阶級；巩固了它，雕琢了它，教化了它，終于使这个阶級的举止、禮貌、言談、仪表、习慣、灵魂和那些貴族几几乎变得一模无二。这是一个給个人自由鍍了金的时代！一个人有錢，他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自由的；一个人沒有錢，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是不自由的。这是一个尊崇虛伪的时代，只要装得象个上流人士。这是一个偉大的时代，任何东西都逃不脫它的影响，都要变質，逃得过的只是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性质。

現在为了亲眼看着这个时代的消逝，倫敦——时代的寵儿和幻想——正把它的居民从各个入口驅进海德公园——那个維多利亚主义的中心和福尔賽的快乐的逐鹿場所。細雨才停，灰色天空下黑压压的人群都集合在这里看这一幕戏剧。这是他們年高德劭的老女皇最后一次从孤寂生活中②鉆出来給倫敦来一个假日。在死神就要經过的那些馬路上涌来了大街小巷的人，来自猪狗沟、阿克登、义林、汉普斯太、伊斯林登和比司諾場；来自

① 俚語“是啊”。

② 維多利亚女皇自一八六一年她的丈夫亚尔勃特亲王逝世后，即避免游宴。

海克尼、洪西、里頓司东、巴特西和富尔汉；来自福尔賽长得茂盛的那些綠草原——美菲亚和坎辛登，圣詹姆士和貝尔格莱維亚、灣水路和采尔西，和摄政公园；全都要瞻仰一下那种死沉沉的威仪和浮华。再不会有一个女皇在位这样久了，也再沒有机会看見那样多的历史为他們的金錢鞠躬尽瘁了。可惜是战爭还在拖着，沒有能在女皇的灵柩上放上胜利的花圈！其他的一切全都会在这里恭送如仪和悼念她——兵士、水手、外国王侯、半旗、丧鐘，特别是那一片波瀾壮闊的衣服深暗的人群，在規定的黑衣服里面，他們的心灵深处也許零零落落有那么一点单純的哀感。說到底話，这里安息了的并不仅仅是个女皇，而是一个排除了忧患，度过自己无咎的一生，苦心孤詣的一生的一个妇人啊！

索米斯杂在人群中間，跟安耐特勾着胳臂靠栏杆等着，是啊！这个时代是过去了。只要看这些工联主义，以及下議院里面那些工党家伙，以及大陆上的小說，① 和那种无法用言語形容的从各方面都感到的那种空气；世情的确是大变了；他想到馬法金解圍那天晚上的群众，和乔治·福尔賽的那句話："他們全是社会党人，他們要我們的东西呢！"和詹姆士一样，索米斯可不曉得，也說不出——爱德华登基之后是什么情形！决不会象老"維多利"朝那样的平安！他不自禁勒一下自己年輕妻子的胳臂。这一点点至少是眞眞实实属于自己的，在家庭关系上总算重新又确定了；財产因此才有了价值，成为一个眞实的东西。索米斯和她紧紧挨着，同时竭力避免和别人碰上，很是心滿意足。人群在他們周圍动蕩着，吃着三明治，落着面包屑；男孩子爬到篠悬树上面，吱吱喳喳象一群猴子，把树枝和橘子皮往下扔。时間已經过

---

① 指法国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小說。

了；应当就到了！忽然在他們身后左面不远的地方，索米斯看見一个高高的男子，戴一頂軟呢帽，留一撮蓬松的短下須，和一个高高的女子，戴一頂小小圓皮帽和面紗。就是乔里恩和伊琳，就象他跟安耐特一样，挨在一起，一面談，一面相視而笑。那两个并沒有看見他；索米斯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覚，偸眼看着这两个人，他們看上去很快乐！这两个上这儿来做什么——两个不法成性的家伙，維多利亚朝理想的叛徒。他們杂在人群里是什么意思？每一个都一再被礼教唾弃过——还要夸口什么爱情和浪漫。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他們；虽則自己的胳臂和安耐特的胳臂套在一起，心里却不得不承認她——伊琳——不！不要承認；他的眼睛望开去。不要看着他們，不要讓旧痛或者旧情在心里又引起来！后来是安耐特轉身向他說："索米斯，那两个人，我敢說，他們認識你呢。他們是誰？"

索米斯偏着脸看一下。

"什么人？"

"那里，你看他們；剛轉过身。他們認識你。"

"不認識，"索米斯回答；"搞錯了，亲爱的。"

"那張臉眞漂亮！走路多美！眞是个絕色女子！"

索米斯这时看了一下。她过去就是这样走进他的生命，又走出他的生命的——腰肢婀娜剛健，可望而不可即，不可捉摸，永远避免和他的灵魂碰上！他毅然掉过头，不去看那边正在走远了的旣往。

"你还是看热閙吧，"他說，"行列来了！"

可是当他抓着安耐特的胳臂时，站在那里，表面上象在注視仪仗的前列，心里却在发抖，带着若有所失的感覚，和从本性里发出的那种不能两全其美的惋惜。

音乐和仪仗队慢慢近了；在一片沉默中，那个长长的行列蜿蜒地进了公园大門。他听見安耐特低声說，“多么哀痛又多么美啊！”感到她踮起脚尖时紧紧抓着他。群众的感情也把他抓着了。那边——女皇的灵車，时代的灵柩在緩緩过去！在它經过的地方，从那些长长的观众行列中間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索米斯从来沒有听見过这样声音，那样的不自覚，那样的单純、原始，那样的深沉而粗獷，不論索米斯，不論哪一个人都弄不清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眞是怪声音！是一个时代对它自己的死亡的致敬……唉！唉！……生命終于撒手了……那个表面象是永恒的东西已經完了！上帝保佑女皇！

那片呻吟随着灵車向前移动，就象草原上一条細长的火焰一路燒过去；它保持着步伐，沿着多少哩密扎扎的人群前进。它是人声，然而又不象人声，就象潜意識里的兽性亲切認識到普遍的死亡和变化而发出的哀唤。誰也不能够——誰也不能够永远抓着不放啊！

殯葬的行列过后只留下短短的沉寂——很短的时間，接着就有人說起話来，急于想回味一下剛才的一幕戏。索米斯稍为逗留片刻，以滿足安耐特，就带她出了公园，上公园巷自己父亲家来吃午飯……

詹姆士一个上午都坐在自己臥室的窗口張望着。这将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戏——多少幕戏的最后一幕！她也死了！是啊，她已經是个老太婆了。斯悅辛跟自己曾經看她加冕——一个苗条的女孩子，还沒有伊摩根大！她近来养得很胖了。老乔里恩跟自己曾經看她跟那个德国家伙她的丈夫的大婚——那个家伙死前总还算不錯，① 而且給她留下那个宝貝儿子。② 那家伙年輕时很不懂事，記得自己跟那些弟兄和他們的知交有不少的晚上，都

是一面喝酒吃胡桃仁，一面談着搖头。現在他登位了。据說人安份些了——他也不知道——也說不了！敢說，錢还是会胡花一气的。外面的人眞多！記得自己跟斯悦辛杂在威士敏寺外面人群当中看她加冕的，那好象沒有好多年似的，后来斯悦辛还带他上克里蒙公园去——斯悦辛眞是个荒唐家伙；对了，的确沒有多久，就象那一年他跟罗杰在毕卡第里大街租了一家凉台看登极五十年大典同样在眼前似的。乔里恩、斯悦辛、罗杰全死了，他呢，八月里就是九十岁了！索米斯又討了个法国女孩子。法国人都很特别，不过听人說倒是賢妻良母。世事变了！說是那个德国皇帝也来参加殯礼，不过他打給老克魯格的电报未免太不象話。③ 敢說这个家伙有一天总要找麻煩。变了！哼！他死了之后，他們只好自己照顧自己了；他自己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爱米丽又請达尔第来吃午飯，跟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一同来，和索米斯的妻子見面——爱米丽总是欢喜出花样。还有伊琳，听說已經跟乔里恩那个家伙同居了，他恐怕要跟她結婚。

"我哥哥乔里恩活着时，"他想，"不知道他会怎样說？"这个生前他十分景仰的哥哥，現在却完全沒法知道他会怎样說，好象使詹姆士非常煩恼，所以他从窗口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緩步走动着。

"她而且长得很美，"詹姆士想；"我从前很喜欢她。也許跟索米斯不合适——我可不知道——也說不出来。我們的妻子，就从来沒有麻煩过。"女人也变了——什么都变了！現在女皇也死

① 亚尔勃特亲王因为是德国人，英国人对他总有点歧視。

② 即英皇爱德华七世。

③ 德皇威廉二世督电賀德兰士瓦总統克魯格击潰詹梅生的联合軍队。

了——你看吧！外面的人群搔动了一下，引得他在窗口一动也不动站着，鼻子頂着玻璃都冻白了。他們一直送她到三角場，——仪仗过去了！爱米丽为什么不上这里来看，忙着午飯做什么。这时候他很想她——想她！从篠悬木光秃的树枝中間他勉强看得見殯葬的行列，望得見人脫下帽子——敢說有不少人要冻得着凉呢！他身后一个声音說：

“你这儿看出去太妙了，詹姆士！”

“你来了！”詹姆士說；“为什么不早些来？几乎看不見！”

他默然向四周巡視。

“哪儿来的声音？”他忽然問。

“沒有声音，”爱米丽回答他；“你在想的什么——他們不会欢呼的。”

“我听得見呢。”

“胡說，詹姆士！”

屋內的双层玻璃窗并沒有声音傳来；詹姆士听見的只是他看見这个时代过去自己內心的呻吟罢了。

“你可不要告訴我葬在哪里，”他忽然說，“我就不想知道。”他从窗口轉过身子。她去了，老女皇；她一生經过不少忧患——敢說她很乐得这样脫身而去呢！

爱米丽拿起头发刷子。

“他們来之前，还来得及給你梳梳头，”爱米丽說。“你应当看上去很神气才是，詹姆士。”

“啊！”詹姆士喃喃說，“他們說她很美呢。”

跟新媳妇見面是安排在餐室里。詹姆士坐在火爐旁边的椅子上等她进門，然后手扶着椅子靠臂緩緩站起来。他傴着身子，一身大禮服穿得无疵可击，人瘦得象几何学上的一条綫，用手握

着安耐特的手；一張蒼白的滿是皺紋的臉、焦慮的眼睛怀疑地朝下看。大約是光綫的屈折作用，她的紅顏使他的眼睛温和了一点，两頰也紅潤一点起来。

“你好！”他說。“你看女皇出丧的吧，我想是？过海峽沒有风浪吧？”他以这种方式接待这个指望給他生个孙子的女子。

安耐特眼睛睁得多大地望着他，这样老，这样瘦，这样蒼白，这样的整洁，她咕噜了一句法文，詹姆士听不懂。

“对了，对了，”他說，“你們恐怕要吃飯了吧。索米斯，按一下鈴；我們不等达尔第那个家伙了。”可是就在这时，他們到了。达尔第决意不肯費那么大的事去看那个“老太婆”。他上了伊昔姆俱乐部，大清早叫了一杯鷄尾酒放在面前，从吸烟室的窗口就那么張了一眼，弄得維妮佛梨德和伊摩根从公园里出来还得上俱乐部去接他。他的一双棕色眼睛盯着安耐特看时簡直是又惊又喜。又被索米斯那家伙弄到一个美人儿！不知道女人看上他什么地方！嘿，她准会跟那一个一样出他的丑；可是眼前他总算艳福不淺！他把两撇小胡子朝上抹抹，格林街九个月的家庭生活总算使他的人差不多长得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索米斯覺得这頓午飯給他的新妇的印象并不怎么成功，尽管爱米丽那样竭力招待，維妮佛梨德那样庄重，伊摩根那样問长問短地表示要好，达尔第那样卖弄自己，詹姆士那样照应安耐特吃东西。飯后不久他就带她走了。

“那位达尔第先生，”安耐特在馬車里說，“我不喜欢那种派头！”

“当然！”索米斯說。

“你妹妹很温柔，女孩子也很美。你父亲太老了。恐怕給你母亲不少麻煩呢；我要是她，可吃不消。”

索米斯点点头，很佩服自己年輕妻子的精明，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这样准；可是自己却有点不安起来。也許他脑子里也掠过了这样的念头："等到我八十岁时，她不过五十五岁，那时候她也会嫌我麻煩了！"

"我还有一家亲戚要带你去跑一下，"他說："你会覺得很特别，可是我們只好对付一下；之后我們就去吃晚飯看戏去。"

他这样預先打好招呼，才带她上悌摩西家里来。可是悌摩西家里却大为两样。那些人好久沒有看見亲爱的索米斯，見面时高兴极了；原来这就是安耐特呀！

"你眞漂亮，亲爱的！太年輕，太美了，索米斯簡直不配，可不是？可是他人很殷勤，很小心——眞是个好丈夫，"——裘丽姑太停止不說，注意到安耐特两只眼睛的下眼皮——她后来形容这些下眼皮給佛兰茜听："淡藍的顏色，眞美，我簡直想上去亲一下。亲爱的索米斯眞不愧是个道地的收藏家。她那种法国派头，然而又不完全象法国派头，我覺得簡直跟——跟伊琳——一样美，不过沒有伊琳那样高貴，那样迷人。伊琳的确迷人，可不是？皮肤那样雪白，眼睛那样深褐色，还有头发的顏色，法文叫什么的？我总是記不起。"

"富伊摩特，"佛兰茜提她一下。

"对了，落叶色——眞特别。我記得我做女孩子时，那时候我們还沒有来倫敦，我們养了一只——当时叫做'散步'的小猎狗；头上有一块黃斑，胸口全是白毛，深褐色的眼睛非常漂亮，而且是个雌的。"

"是啊，姑姑，"佛兰茜說，"可是我不懂得提这个做什么。"

"哦！"裘丽姑太說，有点搞糊涂了，"它眞是迷人呀，你知道，它的眼睛和毛——"裘丽姑太忽然停下来，就好象看出这話太粗

鄙而吃惊似的。“富伊摩特，”她忽然又接上一句；“海絲特——你还記得吧！”……

两个老姊妹辯論了好半天，要不要請悌摩西出来和安耐特見面。

“不要麻煩了！”索米斯說。

“可是并不麻煩，要么，当然罗，他看見安耐特是法国人也許不大开心。他被那次伐苏达的事件① 可吓死了。我想我們还是不要冒險的好，海絲特。就只我們两个人招待这个美人儿，可眞开心呀。还有，索米斯你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經完全擺脫——”

海絲特赶快插进来：

“你覺得倫敦怎样，安耐特？”

索米斯捏着一把汗，等待安耐特回答。回答来得很得体，很鎮靜：“哦！倫敦我是熟的，从前也来过。”

他从来沒有敢跟她提到开飯店的事情。法国人对家世的看法完全和英国人不同，害怕人家知道开过飯店說不定在她看来非常可笑；所以，他要等到結婚之后再跟她提这件事；現在倒懊悔早不說了。

“倫敦哪个地方你頂熟呢？”裘丽姑太問。

“苏荷区，”安耐特簡单答道。

索米斯咬紧牙关。

“苏荷区！”裘丽姑太接了一句；“苏荷区嗎？”

“这要在族中傳开去了，”索米斯想。

“很富于法国情調，很有趣味，”他說。

---

① 伐苏达事件見110頁注②，由于是法国人挑衅，所以悌摩西不喜欢法国人。

“对了，”裘丽姑太喃喃說，“你罗杰叔叔从前还有些房产在那边；我記得，他总是弄得要把房客撵走。”

索米斯把話題轉到买波杜倫上来。

“当然啊，”裘丽姑太說，“你們不久就会下去住起来了，我們全都盼望有一天安耐特生个可爱的小——”

“裘丽！”海絲特姑太急得叫出来，“你按鈴叫送茶吧！”

索米斯沒有敢等吃茶，就带安耐特走了。

“我要是你的話，决不提苏荷区，”他在馬車里說。“在倫敦这是个相当不光彩的地方；而且你現在的身份已經完全不是开飯店的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又接上一句，“我要你認識一些上流人士，英国人都是势利鬼。”

安耐特清徹的眼睛睜大了一点；嘴边浮出微笑。

“是嗎？”她說。

“哼！”索米斯心里想，“这句話是对待我的！”他死命地把她看看。“她是很懂得生意經的，”他想。“我一定要叫她一下就懂得，省得以后再麻煩！”

“你听我說，安耐特！事情很簡单，不过要把話說清楚。我們这些职业界和有閑阶級仍旧自命比生意人高一等，除掉那些非常闊气的生意人。这也許很愚蠢，可是你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在英国，給人家知道你开过飯館子或者开过小店或者做过任何小生意，都是不大相宜的。其实做生意也可以是很尊貴的，不过它总給你加上一条罪名；你就玩得不会开心，也不会認識那些有意思的人——就是那样。”

“我懂了，”安耐特說；“在法国也是一样。”

“哦！”索米斯說，心虽則放了下来，同时又感到吃惊。“当然，一切都看阶級，的确。”

"对了，"安耐特說；"你眞聰明呢。"

"这也罢了，"索米斯想，留意看着她的嘴唇，"不过她未免太諷刺一点。"他的法文程度还不够使他为了她沒有用"tu"① 而感到不快。他伸出一只胳臂摟着她，勉强用法語說：

"你是我的美人儿。"

安耐特格格笑了起来。

"哦，不对！"她說。"哦，不对！不要講法文，索米斯。那位老太太，你那个姑母，盼望的什么？"

索米斯气起来，"天知道！"他說；"她总是話說个沒有完；"可是他比天知道得还清楚。

① 法文第二人称用 tu，表示亲热。

第十一章

疲沓的兴致

战事仍旧拖延下去，听説尼古拉已經发过这样牢骚，一个錢办得了的事情，叫他們做就要花上你三亿！所得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花了錢还有个南非洲，总还算痛快。而且虽則半夜里醒来时，人們的占有欲会感到非常沮丧，到了吃早飯时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花錢白得的事情。所以人們照旧做自己的事情，就好象完全沒有战争，沒有集中营，① 沒有神出鬼沒的德·威特，② 沒有大陆上的輿論，沒有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似的。的确，国人的态度就象悌摩西的那張地图，代表一种疲沓的兴致——那些小旗子悌摩西已經不再去移动，它們自己又移动不了，連应有的那些进进退退都看不出来了。

疲沓的兴致还不止表現在这里；它侵入了福尔賽交易所，产生一种弄不清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普遍空气。《泰晤士报》婚姻栏登出的"乔里恩·福尔賽与海隆教授独养女伊琳"的結婚消息，引起了一些疑問，覺得这样形容伊琳好象不大确切似的。不过，大体説来，报上沒有把伊琳説成"索米斯·福尔賽"之"前妻"或"离婚妻"，总算使大家松了口气。总而言之，这一家人对这个"事件"从开头就采取一种崇高的态度。正如詹姆士説的，"事情

就是如此！"閙也沒有用处！承認这件事情"不堪入耳"——当时的一句流行話——对你沒有一点好处。

可是現在索米斯和乔里恩都結婚了，下面还有什么戏可看呢？这的确是个繞人的事情。听說乔治跟欧斯代司六对四打賭，一定是小乔里恩在小索米斯的前头出世。乔治眞是滑稽！傳說他还跟达尔第打賭詹姆士能不能过得了九十岁，不过哪一个撑詹姆士腰，却沒有人說得了。

五月初，維妮佛梨德跑来說，法尔被流彈打伤了腿，退伍了。他的妻子在看护他。走起路来要有点跛脚——沒有什么大了不起。他要外公給他在南非洲买个农場，可以养馬。好丽的父亲給女儿八百鎊一年，两个人可以过得很舒服，因为法尔的外公說过給他五百鎊一年；不过講到农場，他可不曉得——也說不了；他不愿意法尔把自己的錢胡花掉。

"可是你們知道，"維妮佛梨德說，"法尔总得有点事情做。"

海絲特姑太認为法尔的亲爱的外公也許很有眼光，因为不买农場的話就不会弄得賠錢。

"可是法尔就是喜欢馬啊，"維妮佛梨德說。"这个职业对他太合适了。"

裘丽姑太認为养馬最沒有把握，"蒙达古不是上过当的嗎？"

"法尔不同，"維妮佛梨德說；"他象我。"

裘丽姑太肯定說亲爱的法尔为人一定很聪明。"我一直記得，"她說，"他怎样把坏辨士給叫化子的。他的外公非常高兴。

---

① 波尔战爭后期，罗伯兹将軍事交参謀长吉青納主持；为了对付波尔人的游击战术，吉青納采取了清乡政策，将所有和平居民都关在集中营里。

② 波尔人里面最勇敢的将軍，用兵如神；在南非战爭后期坚持游击战爭。

認为孩子很有脑筋。我記得他說这孩子应当进海軍。”

海絲特姑太插进来：“維妮佛梨德認不認为年輕人还是安稳些好，在这样年紀最好不要冒險。”

“是啊，”維妮佛梨德說，“他們要是在倫敦的話，也許这样好；在倫敦不做事情頂有意思了。可是在南非洲，可要把他悶死了。”

海絲特姑太認为，只要他有把握不会賠錢，做点事情也好。反正他們又不是沒有錢。悌摩西当然退休之后混得很好，裘丽姑太問蒙达古怎么說的。

維妮佛梨德沒有告訴她，原因是蒙达古只講了一句話：“等老头儿死了再說。”

这时佣人来通报佛兰茜到了。佛兰茜的眼睛里浮現着笑意。

“我說，”她开口就問，“你們怎样一个看法？”

“看什么，亲爱的？”

“今天早上的《泰晤士报》。”

“我們还沒有看报呢，总要到晚飯后才看。悌摩西一直要留到那个时候。”

佛兰茜眼睛骨碌碌地轉。

“你看应当不应当告訴我們呢？”裘丽姑太說。“什么事情？”

“伊琳在罗宾山生了一个儿子。”

裘丽姑太吸进一口气。“可是，”她說，“他們三月里才結婚的呀！”

“对了，姑姑；有趣吧？”

“我很高兴，”維妮佛梨德說。“我很替乔里恩死掉儿子难受。要是死掉的是法尔，我怎么样；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裘丽姑太好象沉入一种梦想。

“不知道，”她喃喃地說，“亲爱的索米斯听到会有什么感想！他极其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我一直就听見人家这样說。”

“啊！”維妮佛梨德說，“他快要有了——除非出事。”

裘丽姑太眼睛里流出快乐来。

“大喜事！”她說。“哪个月份呢？”

“十一月。”

十一月很吉利！可是她眞愿意能够早一点，这要詹姆士等得太长久了，偌大的年紀！

等！她們耽心詹姆士要等，可是她們自己却是一直等惯了的。的确，这是她們最大的消遣。等！等“泰晤士报”看；等这一个侄女或者那一个侄男来逗她們开心；等尼古拉健康的情况；等克里斯朵佛决定上台演戏；等馬坎德太太侄儿开矿的消息；等医生来診視海絲特姑太一清早就醒的毛病；等图書館里那些經常派人借出去的書；等悌摩西伤风；等哪一天天气非常温暖，然而不太热，她們就可以上坎辛登公园去轉一趟。等！两姊妹分头坐在客厅壁爐两边，等当中那架鐘报时，她們疲瘠的、滿是青筋和骨节的手拈弄着縫衣針和絨綫鈎子，她們的头发——就象克奴特[1]的风浪一样——永远不許再变顏色。穿着她們的黑綢子或者黑緞子的衣服在等，等宫里敕令海絲特可以穿她的深綠衣服，裘丽可以穿她更深的枣色衣服。[2]等！一面等，一面把她这个小家族世界里的小小欢乐、小小忧愁、小事情、小期望，在她們老头

---

① 十世紀时侵略英国的丹麦人、盎格魯人和挪威人之王，繼他的父亲被立为英王，傳說他曾命令海浪不要打到自己脚下。

② 指停止戴国孝。

脑里緩緩地翻过来、复过去，就象母牛在自己熟悉的田野里耐心嚙草一样。而且这件新事情的确是值得等的。索米斯一直就是她們的寵儿；他总喜欢送給她們画，过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看望她們，眞叫人想，而且他头一个亲事的不幸遭遇也的确需要她們的怜惜。这件新事情——索米斯生一个繼承人——对他說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对他亲爱的父亲說也实在太重要了，恐怕他不等到一个水落石出，决不会輕易就死。詹姆士就恨事情沒有把握；而且蒙达古又是那样，叫他除掉那些小达尔第之外，一个孙子都沒有，当然不会心滿意足的。說到底，自己的姓氏确是重要！所以詹姆士的九十岁生日快到时，姊妹两个很不放心他是怎样保重的。在福尔賽家人中間，他是第一个活到这样高龄，就好象給抓着生命不放的人树立了一个新的表率似的。两个人覺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她們一个是八十七，一个是八十五啊；不过她們并不想替自己打算，因为悌摩西还不到八十二，她們得替他打算打算。当然，还有更好的世界。裘丽姑太頂爱說的一句話就是："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許多住处，"——这句話总給她安慰，因为使人連带想起房产，而亲爱的罗杰就是在房产上发的財呢。《圣經》眞是个宝庫；而且星期天天气非常之好时，早上总有做祉拜的事情；有时候，裘丽姑太肯定悌摩西不在家时就会偸偸走进他的書房，在他那張小桌子上面的書籍中間随便放上一本翻开的《新約全書》——当然他是頂喜欢看書的，从前还办过出版事业。可是，事后她却看出悌摩西吃晚飯时总是生气。而且，史密賽儿不止一次地告訴她，打扫書房时在地板上拾到書。尽管如此，她仍旧覺得天堂未必有她們和悌摩西現在等着的、而且等得很久的那些房間舒适。海絲特姑太想到那么費事，尤其吃不消。任何改变，或者不如說任何改变的想法——因为从来就沒

有过——总使她非常烦恼。裘丽姑太兴致比較好，有时覺得一定很有玩头，那一年亲爱的苏珊去世，她上白里登的那一趟就玩得很开心。不过白里登是大家都知道好的，天堂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却很难說，所以整个說来，她并不是那样安心安意在等着。

八月五号，詹姆士过生日那天的早上，她們覺得特别兴奋，坐在床上吃早飯，就由史密賽儿給她們把些小紙条子在她們中間递来递去。史密賽儿一定得去跑一趟，把她們的祝賀和些水礼带了去，并且打听一下詹姆士先生身体可好，头一天夜里可曾开心得睡不着。回来时，史密賽儿可不可以上格林街去看一下——稍微要繞点路，不过出来时可以在証券街搭公共馬車；史密賽儿也可以散一下心——記着跟亲爱的达尔第太太說，在离开倫敦之前务必要来看望她們一下。

所有这一切史密賽儿全照做了——眞不愧是安姑太三十年前亲手訓練的，这种十全十美的佣人現在哪里去找。詹姆士先生，詹姆士太太这样說的，夜里睡得非常之好，叫我回来致意；詹姆士太太說他鬧脾气，埋怨說不懂得这样乱嘈嘈算什么。对了！还有达尔第太太也說問候，她下午来喝茶。

裘丽姑太和海絲特姑太听見沒有特别提起自己的那些水礼，一方面相当的不高兴——她們忘記年年詹姆士都吃不消人家送礼，总是說，"在他身上乱花錢，"——一方面又很开心；这說明詹姆士精神很不坏，这对他太要紧了。两个人开始等起維妮佛梨德来。四点鐘时，維妮佛梨德来了，带了伊摩根，还有毛第，剛从学校里回来，而且"也长成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了"，不过这一来要打听安耐特的消息就非常困难了。裘丽姑太仍旧鼓起勇气来，問維妮佛梨德可听到些什么，还有索米斯是不是很耽心。

"索米斯舅舅总是耽心的，"伊摩根打断她們；"他到了手就

开心不了。"

这些話在裘丽姑太的耳朵里听上去非常之熟。啊！对了；乔治的那張滑稽画呀，不肯給她們看的！可是伊摩根这話怎么講呢？是說自己的舅舅永远貪心不足嗎？这样看是完全不应該的。

伊摩根的声音又清晰，又斬截。

"你想想！安耐特不过比我大两岁；嫁給索米斯舅舅一定不是滋味。"

裘丽姑太駭异得两只手举了起来。

"亲爱的，"她說，"你不曉得你講的什么。你舅舅索米斯跟哪一个配不上？他非常聰明，而且漂亮，而且有錢，而且人非常体貼，非常謹愼，而且各方面加起来一点不算老。"

伊摩根明媚的眼光先把这个看看，又把那个看看——两个"老宝貝"，——只是微笑。

"我希望，"裘丽姑太相当严厉地說，"你能嫁到这样好的男人。"

"我不要嫁好男人，祖姑，"伊摩根說；"好男人都沒有趣。"

"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話，"裘丽姑太回答，仍旧很不痛快，"你就一世嫁不了人。我們还是不談这个；"她轉身向維妮佛梨德說："蒙达古好嗎？"

那天晚上，姊妹两个等着开晚飯时，裘丽姑太咕嚕說：

"海絲特，我告訴史密賽儿預备了半瓶甜香檳酒。我覚得我們应当为詹姆士的健康——和索米斯妻子的健康干一杯；不过要严守秘密。我只說这样一句，'你懂嗎，海絲特？'說完我們就喝酒。我怕悌摩西不好受。"①

"很可以使我們不好受呢，"海絲特姑太說。"可是眞应当庆祝一下，我覚得；难得碰見。"

“是啊，”裘丽姑太陶然說，“的确难得碰見！不过你想，如果他有个男孩子，能够傳宗接代就好了！現在伊琳都有了孩子，我覺得这件事非常重要。維妮佛梨德說乔治給乔里恩起个綽号，‘三送艦’，因为他有三房儿女，你知道！乔治眞是滑稽，还有，你想，伊琳弄到后来仍旧住进索米斯替他們两个人造的房子里去。这的确使索米斯太难堪了；而他一直是那样安分守己的。”

那天晚上，裘丽姑太睡在床上，晚飯时候的那杯酒和第二次举杯时的秘密心情仍旧使她感到兴奋和微醺；她躺在那里，一本祈禱書攤在面前，眼睛注視着被台灯照黃的天花板。小东西！对于他們全都太妙了！只要她能够看見亲爱的索米斯开心，她就太开心了。可是他現在当然开心呢，伊摩根講他的那些話未見得对。他要的全部都有了！財产，妻子，孩子！他而且会活到精神矍鑠的高年，就跟他亲爱的父亲一样，完全忘掉伊琳和这次头痛的离婚案子。她要是还能够活着，給他的孩子第一个买匹木馬就好了！史密賽儿将会給她从鋪子里挑来，又好看、又是滿身的花斑！当初罗杰就是喜欢搖她，一直搖到她睡覺的！呀，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的确！“在我父亲家里有許多住处——”一陣輕微的簌簌声傳进她耳朵——“可不是老鼠！”她机械地想着。声音大起来了。你听！眞是只老鼠呢！史密賽儿眞是淘气，硬說沒有老鼠！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就会把护壁板咬破，那就得把瓦匠找来才行了。老鼠是頂頂破坏的东西！于是她躺在那里，眼睛微微轉动着，脑子里留心着那个輕微的簌簌声，等待睡眠来将她救走。

---

① 譯者注——怕悌摩西不好受是因为他沒有子女。下面海絲特回答怕自己不好受，是怕吃醉了。

第十二章

一个福尔赛的誕生

索米斯走出园門，穿过草地，在河边的小路上站了一会，轉身又向园門走去，始終沒有覺得自己走动过。在馳道上馬車輪子隆隆的声音使他識得时間的过去，以及医生已經去远了。方才医生究竟講的什么呢？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賽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險——极大的危險。不管开刀不开刀，她总不会再生孩子了。她目前这种情形当然自己拿不了主意，可是我們又等不及她的母亲。現在要你打定主意，我現在去拿应用的器械。一个鐘点就回来。”

拿主意！在这种情形下拿主意！請个专門医生来会診一下都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

馬車輪子的声音消逝了，可是索米斯仍旧聚精会神站在那里；接着突然把耳朵堵起来，走回河边。这样沒有足月就要分娩，什么都来不及預防，連接她母亲都来不及！这个主意要她母亲来拿，可是她要到今天夜里才能从巴黎赶到！如果他能弄懂医生那些繞人的話，那些医学上的細节，也就好了，那样权衡开

刀不开刀的利害就比較有把握；可是医生講的那些道理，就跟外国話一样——跟外行听人家談法律問題一样。然而非要他拿主意不可！他的手从額上拿下来，空气虽則寒峭，手心已經沾上了汗。从她房間里傳来的这些声音！回房間只有使人更加沒有主意。他必須冷靜、清醒。一个情形是保全他年輕的妻子，差不多可以保全，可是孩子肯定保全不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另一个情形是他的妻子也許保全不了，可是孩子差不多有把握保全下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这两者选擇哪一个呢？两个星期来一直下雨——河水漲了；他的私人碇船就靠着自己修的小碼头停泊着，碇船四周飄着許多落叶，是一次寒訊从树上刮下的。树叶子落下来，生命随波逐流而去！这就是死！他要决定死！而且沒有人能帮他一下。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空人，就象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終于愈来愈空，連你自己也雕謝了，也落了下来。这时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忽然翻一个身；太阳正照在那扇窗格子上，窗子后面就睡着安耐特，可是他眼睛里看見的好象已經不是安耐特，而是十六年前的伊琳睡在她蒙特貝里尔方場房子的臥室里，就好象命运可能会安排她的那样。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会迟疑嗎？一下子也不会！开刀，开刀！保她活命！根本不要决定——只有一种发自天性的呼援，尽管是在那时候他已經知道伊琳不爱他！可是眼前这个！啊！他对安耐特的感情一点沒有那种叫人抵御不了的力量！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从她开始覺得害怕以后，他有好多次都弄不懂。她有自己的打算，她有她法国人的那种自私。然而——却是那样美！她愿意怎样呢——冒一下險？“我知道她要这个孩子，”他心里想。“如果生下来死掉，而且以后也不会

再生——她就会非常伤心。再没有什么指望！全变得一場空！一年年跟她过着結婚生活，而沒有一个孩子。沒有一件事情使她安定下来！她而且太年輕：弄得她什么指望也沒有——弄得我也！弄得我！”他双手捶胸！为什么他一想就要把自己牵进来——不能撇开自己，看自己該怎么办嗎？这念头使他很痛苦，后来变得象护胸鏡一样，不覺得有鋒刃了。撇开自己！不可能！等于进入一个无声、无臭、无色、无触的眞空！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可怕的，徒然的！这样探到现实的河底，也就是福尔賽精神的底蘊，索米斯的脑子就休息一下。当一个人停止时，世界也停止了；它也許繼續动着，可是里面已經什么都沒有了！

他看看表，半小时內医生就要回来。他非决定不可！如果他反对开刀，弄得她死掉，有什么臉去見她母亲，又有什么臉看見这位医生？自己良心又怎么說得过去？她生的究竟是他的孩子啊。如果贊成开刀——那就是罰他們两个人都沒有子嗣。可是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繼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还有他的父亲——死期迫在眉睫，还在那里等着消息！“太殘忍了，”他想；“实在不应当要一个人决定这种事情！太殘忍了！”他轉身向房子走去。想一个奥妙的、簡单的办法来决定！他掏出一个錢币，又放回去；轉出什么来他知道自己也不会照做！他走进餐室，这里离开傳出声音的那間房間最远。医生說过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这里这个可能性好象大了起来；这里河水不流，树叶也不落下来了。室內点了一个火。索米斯打开酒柜。他从来不飲烈酒，可是現在却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飲而尽，期望血液流得快些。“乔里恩那个家伙，”他想；“他已經有儿有女了。他有了我心爱的女人；而且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呢——我却逼得非要毁灭我唯一的孩子不可！安耐特不会死的；不可能。她

身体很强壮呢！”

他站在酒柜旁边正在侘傺不安的时候，听見医生的馬車到了，就出来会他。他得等医生从楼上下来才能問他。

“怎么样，医生？”

“情形还是一样。你决定了沒有？”

“决定了，”索米斯說；“不要开刀！”

“不开刀？危險很大——你知道嗎？”

索米斯板着一副脸，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說可能性还是有的嗎？”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說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嗎？”

“是啊。”

“你仍旧認为她不可能再生一个嗎？”

“要說絕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米斯說。“我們冒一下險。”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負責的，”他說；“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索米斯的下巴朝上一抬，就象吃了人家一拳似的。

“上面能派我什么用場嗎？”他問。

“沒有。你不要来。”

“那么我在画廊里等着；你知道那个地方。”

医生点点头，上楼去了。

索米斯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凝神在听。“明天这个时候，”他想，“我手上也許沾滿了她的血呢。不！这不公平——說得太可怕了！”方才的侘傺心情又来了；他上楼进了画廊，在窗口站着。外面刮的是北风；空气很冷，很清彻；天色碧藍，一片片厚重

的白云追逐过去，从颜色开始金黄的列树中望出去，河水也是藍的；树林全染上富丽的色彩，象燒着的火，象擦亮的銅——一片早秋景色啊！如果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肯冒这样的危險嗎？“可是她宁可丧失我，”他想，“也不肯丧失孩子！她并不眞正爱我啊！”一个女孩子，又是法国人——你能指望什么？对他們两个人来說，对他們的婚姻、对他們的前途来說，最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孩子！“我为这件事情吃的苦头可多了，”他想，“我决不放手——决不放手。有可能两个都保得了——有可能的！”人总是不肯放手的，一直抓到从他手里拿走时才——人是天生不肯放手的！他在画廊里开始兜起来。最近他买了一張画，在他看可算是一笔小財气，所以在这張画前站着——画的是一个女孩子，暗金的头发看上去就象一头金属絲，眼睛凝視着手里拿着的一个金黄的小怪物。便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微微感到这是天大的便宜貨——还能够欣賞画上面的桌子、地板、椅子、女孩子的身条、臉上专注的神情、暗金絲的头发、小怪物的鮮明金黃色；眞是妙手！收藏油画；人愈来愈发財！这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猛然轉身，背对着画，走到窗口，他养的鴿子有几只已經从鴿房四周的鴿塒上飞了起来，正在北风中展翅飞翔。雪白的羽毛在明彻的日光里簡直耀眼。鴿子飞远了，在天上划着字。这些鴿子是安耐特亲自喂的；她喂鴿子时看上去眞美。鴿子都在她手上吃食；它們都知道她是个直心眼儿。他喉嚨管忽然覺得堵着。她不会死——不能够死！她太——太懂事了；而她很强壮，的确强壮，跟她母亲一样，尽管那样白晰、美丽！

等到他开門，站在那里傾听的时候，天已經快黑了。一点声音沒有！乳白的黃昏踊进楼梯和下面的楼梯口。他才要轉身，耳朵里听見一点声音；朝下望时，他看見一个黑影在走动。心拎了

起来。这是什么？是死神嗎？从她房間里出来的死神的形状？不是！只是一个沒有戴帽子、沒有束圍裙的女佣。女佣走到楼梯下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医生要見您，老爷。”

他飞步下楼。女佣身体貼着墙讓他过去；她說：

“老爷！事情完了。”

“完了！？”索米斯說，語气中带有威胁；“你是什么意思？”

“生下来了，老爷。”

他三脚两步上了楼梯，① 在阴暗的过道里忽然和医生碰上。医生正在揩額头。

“怎么样？”他說；“快！”

“大小都活着；我想，沒有事情了。”

索米斯站着不动，手蒙着眼睛。

“恭喜你，”他听見医生說；“只差一点儿就完了。”

索米斯一只蒙着眼睛的手放了下来。

“多謝，”他說；“多謝多謝。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幸亏好；要是儿子，就会断送了她——头出不来啊！”

女的？

“多多当心大人和小的，”他听見医生說，“就行了，她母亲几时来？”

“我想大概是今天晚上九、十点鐘。”

“那么，我等到她来才走，你要看她們母女俩嗎？”

---

① 楼梯在半中間分向二楼和三楼，所以索米斯从三楼下来一半，还要走上几步才到达二楼。

"我現在不去，"索米斯說；"你走之前，我叫人把晚飯送上来。"說完就下楼去了。

說不出的輕松心情，然而——是一个女儿！他覺得太不公平了。冒了这么大的危險——經过这样的痛苦蹂躪！——只落得一个女儿！穿堂里木柴生的火很旺，他站在火前，用脚尖碰一下火，想使自己重新适应一下眼前的情况，"我父亲啊！"他想。对他不用說，将是极度的失望！人生在世决不会样样满足的！而且下面又不会再生了——就是有，也无济于事，至少！

他站在穿堂里，佣人送上一封电报。

急来。父病危。母字。

他看了电报涌起一陣嗚咽。經过适才的几个鐘点的痛苦，人会以为他什么都不会动心，可是这事使他动心了。現在是七点半，九点鐘有一班火車从雷丁开出，拉摩特太太要是赶得及的話，将在八点四十分到达——他去接了火車再走。他吩咐备好馬車，木木然吃了一点晚飯，就上楼来。医生出来見他。

"两个都睡了。"

"我不进去，"索米斯說，心放了下来。"我父亲病重；我得上倫敦去。沒有关系吧？"

医生脸上显出一种又象是疑惑，又象是佩服的神情。那意思好象是說："如果他們全象你一样冷的話。"

"行，我看你放心去吧。你就回来嗎？"

"明天，"索米斯說。"这是我倫敦的地址。"

医生好象徘徊在同情的边緣上。

"再見！"索米斯沒头沒脑說了一句，就轉身走了。他穿上皮

大衣。死！眞是冷酷的事情！他在馬車里点一支香烟抽起来——他的那种名貴香烟。夜晚风很大，就象鼓着漆黑的翅膀；馬車的灯光探索着前进。他的父亲！那样老的老人！却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晚上——去世！

他到达車站时，倫敦开来的列車剛好进站，拉摩特太太肥碩的身軀，穿一身黑衣服，灯光下照得人黃黃的，拎一只小手提箱向出口走来。

“你就是这一点行李嗎？”索米斯問。

“可不是；我哪里来得及呢。我的小宝貝怎么样？”

“都好。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大喜，大喜！过海峽过得糟透了！”

拉摩特太太黑黑胖胖的身材——虽則过海峽过得糟透了，可是一点沒有瘦減——爬上馬車。

“你不上来，亲爱的？”

“我父亲病重，”索米斯忍痛說。“我要上倫敦去。替我吻安耐特。”

“眞的嗎！”拉摩特太太說；“太不幸了！”

索米斯除一下帽子，向自已的火車走去。“这些法国人！”他心里想。

第 十 三 章

告訴了詹姆士

在他那个有双层窗子的房間里着了点凉，詹姆士就弄得狼狽不堪；平时房間的空气和看望他的人可以說都要濾过才能进来，而且从九月中旬起他就沒有出过房門。就是着了点凉，他的一点点体力，撑持不住，迅速就进入他的肺部。医生曾經关照过他，“切不能着凉，”可是他偏偏就着了凉。开头时他感到喉嚨不舒服，就跟看护說——他現在用看护了——“你看，我早知道坏事，哪有这样透空气的！”一整天他都在疑神疑鬼，而且一切的預防和治疗全用到了；呼吸极端小心，每一小时都要量一下热度。爱米丽幷不慌。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进房时，看护小声气說：“他不肯量热度。”

爱米丽走到他躺着的床边，輕声說：“你覺得好些嗎，詹姆士？”把温度表送到他嘴边，詹姆士抬头看看她。

“量了有什么用？”他嗄声說；“我不想知道。”

爱米丽这才慌了起来。他呼吸很困难，一張臉看上去非常消瘦、蒼白、隐隐有几块紅斑。他过去也跟她鬧过“别扭”，天曉得；可是他究竟是詹姆士，差不多五十年一直是詹姆士；她无法

回忆或者想象什么生活里沒有詹姆士的——詹姆士虽則表面上那样的嘮叨，那样的悲观，那样的頑固，可是家里个个人他都疼爱，待他們的确很慈祥，很寬厚！

整整那一天和第二天他簡直不說話，可是从眼睛里看出，人家服侍他，他也知道，而且臉上的神情显出他是在挣扎着；所以爱米丽仍旧存着希望。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以及那种儲备一切零星力量的派头，說明他正在頑强搏斗。爱米丽看了深为感动；虽則在病室里时她臉上神色很鎮定，很給人安慰，出了房門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

第三天吃茶时分，她剛給他換了衣服，而且，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眼睛，为了怕他惊慌，臉色装得很自如；在这时候，她看出情形大变。那張蒼白的臉上說得很清楚："沒有用；我不行了；"她走到他跟前时，他說："叫索米斯来。"

"好的，詹姆士，"她温和地回答；"好的——立刻去叫。"她吻了他的額头。一滴眼泪落在他額头上，她揩掉时看見他眼睛里显出感激。爱米丽这时心乱如麻，而且已經沒有指望，就打給索米斯那个电报。

索米斯从刮着狂风的黑夜里鉆出来，进了門；一所大房子正象坟墓一样靜。瓦姆生的一張闊臉看上去簡直变得又狭又长了；他加倍小心地接过皮大衣，一面說：

"你要不要来杯葡萄酒，少爷？"

索米斯搖搖头，抬起眉毛詢問地望着他。

瓦姆生的嘴唇顫动了一下。"他要找你呢，少爷；"忽然擤起鼻子来。"我服侍福尔賽先生多年了；少爷，"他說，"——多年了。"

索米斯丢下他折自己的大衣，走上楼梯。这所他出生和居

住过的房子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这一次他最后朝拜他父亲房間时显得这样温暖、富丽、舒适过。房子并不合他的胃口；可是单就它本身的那种坚固的油布板壁风格而言，这房子却称得上百分之百的安适。而夜晚是这样黑，风这样大；坟墓里又是那样冷，那样孤寂啊！

他在房門外面逗留了一下。里面一点声音没有。他輕輕轉动門鈕，在沒有人觉察下走进房間。灯上加了罩子。他母亲和維妮佛梨德都坐在床对面；看护正从床这边走开去，讓出一張空椅子来。"給我坐的！"索米斯想。他母亲和妹妹看見他进来都站起来，可是他做了个手势，两个人又坐下去。他走到椅子面前，站着望他父亲。詹姆士的呼吸就象有人扼着脖子似的，眼睛閉着。索米斯看見自己父亲这样消瘦、蒼白、憔悴，听見他呼吸这样困难，心里不禁对造化涌起一陣激烈的憤怒，殘酷而无情的造化，跪在这样一个瘦条子身体的胸口，緩緩地把他的呼吸挤出来，把他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的生命挤出来。在所有的人类中間，他父亲是一个一生最最小心謹愼、处世中和、食用有节的人，然而这就是他的报酬——要把他的生命緩緩地、痛苦地挤掉！他連自己也不知道就喊了出来："太殘忍了！"

他看見母亲两手蒙上眼睛，維妮佛梨德头朝着床低了下来。女人！她們处这类事情比男子要好得多。他向父亲靠近一步。詹姆士已經有三天沒有刮臉，嘴唇上、下巴上长满了胡子，簡直跟額上的白发一样白。胡子使他的臉变得柔和，已經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古怪神情。詹姆士的眼睛睜开。索米斯攏近床边，弯下身子。嘴唇动了一下：

"我来了，爹。"

"哼——有什么——什么消息？他們从不告訴——"声音沒

有了，一陣悲痛的心情使索米斯苦着一副臉簡直說不出話来。告訴他？——对了。可是告訴他什么呢？他使勁忍着悲伤，合攏嘴唇，說道：

“好消息，亲爱的，好的——安耐特，生了个儿子。”

“啊！”极其古怪的一声，又丑陋，又輕快，又可怜，又得意——就象个嬰儿满足自己愿望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詹姆士眼睛閉上，窒息的呼吸又开始了。索米斯退到椅子跟前，木然坐下。这句使他父亲死后也不会知道眞相的謊言就好象发自他天性的最深处似的；这話一說完，他所有的感情力量一时都消耗尽了。他的胳臂扫过一样东西。原来是他父亲的一只光脚。在掙扎着呼吸时，詹姆士把脚从被里蹬了出来。索米斯把脚握在手里，一只冰冷的脚，又輕、又瘦、又白，冷得厉害。这只脚不久就要变得更冷，所以又何必送进被里，把它盖起来呢！他机械地用自己的手使它暖一点；心里不由得又涌起一陣悲痛。維妮佛梨德发出了一声嗚咽，赶快又忍住，可是他母亲坐着一下不动，眼睛紧盯着詹姆士望。索米斯向看护招招手。

“医生呢？”他低声說。

“去請了。”

“有什么办法使他的呼吸好一点呢？”

“只有打針；可是他恐怕受不了。医生說，他在掙扎时——”

“他不在掙扎，”索米斯低声說，“他是慢慢阻塞起来。太难受了。”

詹姆士不安地动一下，就象知道他們說的什么。索米斯站起来，弯下腰看他。詹姆士无力地举起双手，索米斯握着。

“他要拉了坐起来，”看护輕声說。

索米斯就拉他起来；自己以为拉得很輕，可是，詹姆士臉上

显出一种几乎是愤怒的神情。看护拍拍枕头。索米斯把两手放下来，弯腰在父亲額上吻了一下。当他直起身子时，詹姆士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那种神情就好象是把他全身剩下的力量全部使用出来似的。那意思象說：“我不行了，孩子，你要照应他們，照应自己，照应——我全留給你了。”

“是的，是的，”索米斯低声說，“是的，是的。”

看护在他身后不知做些什么，使他父亲来了一个微弱的抗拒动作，就象厌恶她扰乱似的；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他的呼吸松下来，变得平静了；人躺着一动不动；臉上的紧張神情消失了，变为一种古怪的蒼白的靜謐；眼皮抖动一下，就不动了，整个的脸也不动了，安靜的神气。只有唇間輕微呼气声音使人知道他还在呼吸。索米斯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又去弄暖那只脚；听見看护靠火坐着在輕輕啜泣；奇怪的是她这样一个外人，会是他們之間唯一哭出来的一个！他听到爐火的輕輕毕剝声。福尔賽老一輩子里又有一个要永远安息了——他們眞了不起——他这样撑着眞了不起！他母亲和維妮佛梨德正偃着身子看詹姆士的嘴唇。可是索米斯却斜靠着床摸两只脚，使它們暖一点；这样使他覺得舒服，虽則脚上变得愈来愈冷了。忽然他站了起来；他父亲的唇間发出一声，一种他从来沒有听見过的可怕的声音，就象一顆心遭到暴力而破裂时发出的长长呻吟。好一个坚强的心，道出这样的告别！它停止了。索米斯看看那張臉。沒有动作了；沒有呼吸！死了！他在額上吻一下，轉身出了房間；上楼跑进自己臥室，那間仍旧給他留着的臥室；伏在床上嗚咽起来，一面用枕头堵着自己……

过了一会，他下楼又进了父亲的房間。詹姆士一个人躺着，神情极其安詳，看不出一点忧伤和焦慮，一張毁灭的臉上带着高

年的庄严，就象古錢币上被岁月消磨了的美丽庄严。

索米斯紧紧盯着那張臉看，又盯着爐火看，盯着室內的一切看；室內窗子已經完全打开来，向着倫敦的深夜。

“永別了！”他低低說了一声，就走出屋子。

第十四章

他的

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整整一天，索米斯都忙着办許多事情。早飯时接到一个电报，使他很放心得下安耐特的健康，后来总算搭到最后一班火車回雷丁，額上还带着爱米丽的一吻和耳朵里的那句：

“亲爱的孩子，要是沒有你，我眞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半夜到达自己的房子，天气已經变得暖和起来，就好象办完了事情，把一个福尔賽最后一笔帳算淸之后，可以輕松一下了。晚飯的时候，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更加証实了安耐特的健康情况很好，所以他幷沒有进大房子，反而趁着月光穿过花园到了河边碇船上。船上很可以睡得了。他已經疲倦不堪，所以穿着皮大衣躺在长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經亮了，他走到甲板上，凭栏向西面望去。这一面的河流沿着岸上一带树林拐了一个大弯。古怪的是，索米斯对自然美的欣賞頗有点象他的那些农夫祖先，如果找不到美的話，就会感到一种埋怨，而且这种埋怨感覺，无疑的，又因他在风景画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敏銳，变得开化了。可是黎明有一种力量能使最最平凡的眼光肥沃起来，所以連索米斯也心动了。在那种悠悠的、淸凉的光綫下面，眼前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平日熟悉的那条河完全不象；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沒有进入的世界，一个不眞的世界，就象探險者远远了望到的一些陌生海岸似的。它的顏色和常見的顏色全不同，簡直不象顏色；万物都在沉吟，然而又很清晰；它的岑寂使人发呆；而且沒有气味。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会使他心动，索米斯也說不出来，要么是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极端的寂寞，自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財产全被剝夺了。他父亲說不定就是起程向这个世界去的，尽管它和他离开的世界还有許多相似之处。索米斯寻思，不知道哪个画家有本領画出它，想借此避免和它接触到。那片灰白的水就象——就象个魚肚子！哪个敢說他眼前眺望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私人財产呢？除非是这片河水——然而連河水也有人抽出去！树木、林丛、一根草、一只鳥儿、一头走兽，甚至一条魚，都沒有一个沒有主儿的。然而从前有个时候，这一切都是丛莽、沼澤和水，許多奇形怪狀的动物在这里遨游，玩耍，也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給它們取上名字；在那片一直伸到水边的小心經营的高树林的地方过去，可能遍地是葱蘢和腐烂的丛莽，对岸的那片草原，过去可能长满了沼霧籠罩着的蘆葦。是啊！人把它一把捉着，关在籠子里面，貼上签条，送到律师事务所里归档了。而且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可是不时的，就象眼前这样，过去的阴魂却会跑出来，找上一个碰巧清醒的人纏着他，向他沉吟，并且悄声說："你們全都是从我的无主的孤寂里出来的，有一天你們全都要回去。"

对于索米斯，这是一个新的然而又非常之老的世界；是一个无主的世界在回溯自己的过去；他感到有点不寒而栗，就下了甲板在酒精灯上燒一杯茶吃。喝完茶，他取出紙笔，写了下面两段：

本月二十日詹姆士·福尔赛卒于公园巷本寓，享年九十一岁。葬礼于二十四日在高門山公墓举行。鮮花謹辞。①

本月二十日索米斯·福尔賽之妻安耐特在买波杜倫栖园誕生一女。

在吸墨紙上面索米斯隐隐看出一个“儿子”。②

当他穿过草地向大房子走去时，已經是一个平凡的秋天世界的早晨八点鐘了。对河的丛树聳立在四周圍，被乳白的朝霞衬得非常鮮明；木柴烟升起来又青又直；他的那些鴿子在咕咕叫喚，在阳光中剔着羽毛。

他悄悄进了自己的更衣室，洗澡、修面、換上干淨衬衣和一套黑衣服。

索米斯下楼时，拉摩特太太正开始吃早飯。

她看一下他的衣服，就說，“不要告訴我了！”說时按一下他的手。“安耐特很好。可是医生說她不能再生孩子了。你知道嗎？”索米斯点点头。“可惜。不过小的眞惹人爱啊。你要咖啡嗎？”

索米斯尽快地躲开她。她使人感到厌恶——人又大、又庸俗、头脑又快、又清楚——眞是法国人。他受不了她那些母音，那些喉音；他而且恨她看着他的样子，就好象安耐特不能生儿子

① 索米斯于晚上九点鐘离开雷丁，詹姆士在二十号十二时前逝世，实在有点牵强。

② 这是指吸墨紙上的水印；这种水印往往是造紙公司的牌号，而在这里，公司的牌号是—— son(即儿子)。

是他的过失似的！他的过失！他甚至于恨她对自己还沒有見过面的女儿那样下作地疼爱。

奇怪的是，他总是害怕看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人会以为他一有空子还不立刻赶上去看她們。相反地，他却从心里感到一种畏怯——尽管他是那样一个貪得无饜的占有者。他深怕安耐特对他有什么不滿，怪他使自己吃那許多痛苦，怕看見孩子的模样，怕显出自己对目前——以及将来的失望。

他在客厅里来回总走了一个鐘点，最后才鼓起勇气上楼，敲敲她們的房門。

拉摩特太太来开門。

“啊！你总算来了！她等着你呢！”她掠过他出去了，索米斯輕步走进屋子，咬紧牙关，眼睛偷看着。

安耐特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可是很美。孩子不知藏在哪里，他沒有看見。他走到床前，忽然感动起来，俯身在她額上吻了一下。

“你来了，索米斯，”她說。“現在我好得多了。可是之前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很高兴不会再有孩子。噢！真痛苦啊！”

索米斯站着不做声，輕輕拍着她的手；什么亲爱的話、同情的話，全都沒法出口；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一个英国女孩子决不会講这种話！”这时間，他完全知道自己在精神和理智上永远沒法和她接近，她也沒法和他接近了。他不过象收了一張画一样收藏了她——如是而已！他忽然想起乔里恩的那句話来：“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脱身呢。”是啊，他是出来了！他是不是又陷了进去呢？

“我們非給你弄好东西吃不可，”他說，“不久你就强壮了。”

“你要不要看看孩子，索米斯？她睡着了。”

“当然，”索米斯説，“当然要看。”

他繞过床脚头到了床那边，站在那里望着。才一上来看見的也不过如他料想的那祥——一个嬰儿。可是就在他一边看着，嬰儿一边呼吸，一边小手小脚做着睡梦的动作时，他好象看見她变成个有个性的东西，慢慢变得象一張画，使他看了还想再看；一点不討厌，非常嬌艳而且动人。头发是黑的，他拿指头碰一下头发，想看看嬰儿的眼睛。眼睛睁开了，深顏色的眼珠——是藍色还是褐色还説不出来。眼睛睞了一下，瞠視着，好象藏着深深的睡意似的。忽然間，他的心覚得很特別，很温暖，就象是加进生命一样。

“我的小芙蕾[①]呀！”安耐特柔声説。

“芙蕾，”索米斯接了一句；“芙蕾！我們就叫她这个名字。”

胜利和重新占有的感覚又在他心里涌起了。

天哪！这个——这个东西才是他的！

---

① 芙蕾，法文为花。

插　曲

覚　醒

觉　醒

下午五点鐘时分，七月的阳光从罗宾山厅堂那扇大天窗里一直照进来，剛好落在寬大楼梯轉弯的地方，小乔恩·福尔賽穿一身青麻紗衣服；就站在那道耀眼的光綫里。他的头发梳得很亮，眉头皺着，一双眼睛在閃閃发光，原来他在盘算怎样一个下楼的法子；这是他过去无数次这样盘算的最后一次，因为一会儿他父亲和母亲的汽車就要开回家了。四步一跨，以及最后五步一跨呢？乏味！从扶手上滑下去，可是怎样滑法？臉朝下，脚先下去？更乏味！肚子貼在上面，横着下去？毫无意思！仰着下去，两只胳臂分垂着？不許做的！还是臉朝下，头先下去呢？这个方法除了他誰也不知道。小乔恩被阳光照亮的臉上所以皺眉头就是这个原因……

在一九〇九年的夏天，那些在当时便想使英語簡单化[①]的头脑簡单的人，当然不知道有小乔恩这个人，否則的話，他們說不定会認他做一个信徒。可是人生在世有些事情就会做得过分簡单，就象他的眞正名字原是乔里恩，可是他过世的兄长和在世的父亲老早就把"乔"，"乔里"那些簡称搶掉，所以他只好叫乔恩了。事实上，小乔恩根据习慣把自己的名字拼来拼去总是拼不对，一直等到他父亲向他解釋为什么要这样叫时，他才算明白。

一直到現在，他这个父亲在小乔恩的心里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部分都被那个拉手风琴的馬夫保布和他的保姆“大”占去了；“大”每逢星期天都要穿紫衣服，而且在家庭佣工所能偶尔享受的一点私人生活中，也喜欢人称呼她史白拉金。他母亲在他心目中只象梦里面那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人，气味很好聞，在自己快要入睡的时候撫摸他的前額，有时候給他剪头发，他的金褐色的头发。碰到他在自己卧室里爐栏上跌破头时，她就会来为他难受；碰到他做了噩梦，她就会坐在床边上用脖子偎着他的头。她很亲爱，但是很远，因为“大”非常之近，而且男人的心里在一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女人啊！至于跟他的父亲，当然，他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誼；因为小乔恩大起来也想当一个画家——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父亲画的是画，而小乔恩打算画的却是天花板和墙壁，两只撑梯中間放一条板，自己站在上面，束一条肮脏的白圍裙，滿身都是石灰水的可爱气味。他父亲还带他上里希蒙公园去騎馬，他騎的小馬名叫“老鼠”，因为毛色就象老鼠。

小乔恩就是俗語說的嘴里含了銀匙生的，②而且那張嘴生得又巧又大。他从沒有听見自己父母說过生气話，不論相互之間，或者对他，或者对任何人。馬夫保布、厨娘劍因，蓓拉和其余的佣人，跟小乔恩講話时，声音都特别亲热，連唯一管束他所作所为的“大”講話时也是这样。所以他覺得这个世界是一个万年不变的、十足的高尚而自由的地方。

他是一九〇一年出世的，到他有了知識时，他的国家剛生过一場厉害的猩紅热——波尔战爭——剛才害好，現在正准备着

① 指当时的英語拼音簡化运动。

② 謂生于富貴之家。

一九〇六年的自由主义复兴。[1]压制是最不吃香的事情，做父母的都兴高采烈地要讓自己的儿女开心一下。他們慣坏了戒尺，爱惜了孩子，[2]而且热烈期望有好結果。还有，小乔恩投胎投到这样的父母也真算他聪明，父亲已經五十二岁，性情温和，一个独养儿子早已去世了；母亲是三十八岁，而他又是她的头生子和唯一的孩子。他很可能长成一个介乎嬌养的小狗和狂妄的小畜生之間的混合种，所以沒有如此全由于他父亲十分爱他的母亲，連小乔恩都看得出来她并不仅仅就是他的母亲，而且自己在父亲的心里他不过占第二位。他在母亲心里占什么地位，还沒法知道。至于琼"姑"，他的异母姊姊（可是太老，做他姊姊已經不相称了），当然也爱他，不过太莽撞一点。他心爱的"大"也有一点斯巴达人味道。給他洗冷水澡，膝盖都是光着；从来不鼓励他为自己难受。他的教育問題使他很伤脑筋，小乔恩的意見跟某些人一样，認为最好不要强迫孩子念書。那位法国小姐每天早上来两个鐘点教他法文，另外还教他历史、地理和加法，他倒还欢喜；他母亲給他上的鋼琴課也不討厌；她有办法逗他把一个一个調子彈过来，不喜欢的从来不要他練习，所以他始終彈得很起劲，非把指头練得灵活不可。他跟他父亲学画小猪和其他动物。拿年紀說，他受的教育不能算多，可是大体說来，富貴还算沒有嬌慣了他，不过"大"有时候却說有别的孩子一起玩对他有很大好处。

有这些原因，所以当他快长到七岁，"大"忽然按着他的脊背叫他伏着，不許他做一件她不贊成的事情时，对于他簡直是当头

---

① 英国自由党自一八八六年分裂后至一九〇五年方重新执政。

② 西諺：爱惜了戒尺，慣坏了孩子。

一棒。这是对一个福尔賽的个人自由主义第一次干涉，气得他簡直要发瘋。那种完全无可如何的状态，以及拿不准几时才会結束的感覚，想起来簡直可怕。試想她从此不放自己起来呢，那怎么办！他受了五十秒鐘的罪，一面大声叫喚。頂頂糟糕的是，他看出“大”經过这么长的时間才明白到把他吓倒了。这件事情使他初次看到人类那样的缺乏想象力，眞是糟糕的事情。便是放他起来之后，他仍旧坚决認为“大”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虽則不想抓着她这个把柄，可是深怕她再来，逼得只好找到他母亲說：“媽，不要再讓‘大’把我按得伏下来。”

他母亲两只手举过头，手里拿着两条发辮——小乔恩的法文还不懂得称她的头发是落叶的顏色——当时眼睛把他看一下，眼睛就象他穿的絲絨外衣那样褐黃，回答說：“好的，乖乖，我不讓她。”

小乔恩很满意，因为她就象一个有灵驗的女神；尤其满意的是，有一天早飯时他藏在餐桌下面，碰巧在等待一只鮮菌，① 被他窃听到他母亲对他父亲說：

“那么，亲爱的，你去跟‘大’說呢，还是我去？她非常之疼他；”当时他父亲回答說：

“总之，她不应当这样管他，我完全懂得被人按得伏着的那种滋味。福尔賽家人一刻也不能忍受，沒有一个。”

小乔恩知道他們并沒有发覚自己藏在桌子下面，所以弄得很尷尬，这在他完全是一种新感覚；他只好仍旧耽在那里，苦念着那只鮮菌。

---

① 菌类长得最快，小乔恩因此想看它长出来，当然事实上是不会那样快的，不过小乔恩可能在童話里讀到过，所以也想找。

他第一次跌进人生黑暗深渊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事以后，一直都沒有什么新的經驗；后来有一天，他上牛房喝加拉特挤下的新鮮牛奶，被他撞見苜蓿的小牛死掉了。他弄得心情很不宁静，就去找“大”，加拉特垂头丧气跟在他后面；忽然間他发覺“大”并不是他要找的人，就奔去找他父亲，却一头撞見母亲被她抱住。

“苜蓿的小牛死了！唉！唉！样子多么的沒劲！”

他母亲摟着他，說了一句：“是啊，乖乖，好了，好了！”总算止着他的嗚咽。可是如果苜蓿的小牛会死，什么东西也可以死——不仅是蜜蜂、蒼蝇、甲虫、小鷄——而且样子也是那样的沒劲！这眞可怕啊——可是不久就忘了！

底下的一件事情是坐在一只大蜂上面，这倒是新鮮經驗，她母亲对这个比“大”懂得多；这事以后，一直到年底都沒有什么眞正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了年，有一天，人过得簡直不好受到了透頂，第二天他就患上开心的痲疹，睡在床上，用小匙吃蜂蜜，还吃了許多但几亚橘子。一直到这时候世界才算开了花。这次开花可要感激琼“姑”；琼才听見他成了个可怜虫，立刻就从倫敦赶下来，带来許多書，原来她这个在有名的一八六九年①出生的人就是靠这些書养成她的侠客精神的。这些書都很旧了，而且顏色种种不同，里面却装满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先是琼讀給他听，后来就容許他自己去讀；这时候，她匆匆又回倫敦去了，丢給他的書有那么一大堆。这些書燃起他的幻想，終于白天脑子里想的，晚上梦見的全是些海軍准尉、販奴船、海盜、木筏、檀木商船、火車、鯊魚、战爭、韃靼人、紅印第安人、汽球、北极，以及其他匪夷

① 一八六九是苏伊士运河开航的一年。

所思的趣事。等到放他起床时，他立刻就把自己的小床当作大船，从船头到船尾装上索具，再从大船上了小船——那是一只小澡盆，这样划过地毯的綠色海洋，靠了桃花心木抽屜的骨轆，爬上一座岩石，用自己喝水的玻璃杯紧抵着眼睛了望天边，搜寻救应的船只。他用手巾架、茶盘和枕头做了一只日用的木筏；把法国李子的甜汁省下不吃，放在一只空葯水瓶里，当作甜酒装上木筏；还装了有印第安人吃的碎肉干，这是省下来的碎鷄肉，先把来坐扁了，再在火上烘干；还有治坏血病的菩提果汁；是用橘子皮和一点沒有挤净的橘汁榨出来的。有一天早上，他把床上所有的被褥（只有长枕头除外）堆成北极的样子，自己坐了一只樺木小艇（私生活里的爐栏）划过去，在到达之前还和一只北极熊——就是长枕头加上四只滚球戏柱子，再穿上“大”的睡衣——大大厮杀了一陣。这次以后，他父亲想使他的想象力稳定下来，就給了他《撒克逊劫后英雄略》，[①]《比威斯》，[②]一本亚瑟王[③]的故事和《湯姆·白朗的求学时代》。[④]他先讀了《劫后英雄略》，这就整整三天工夫都在造佛隆德·白夫[⑤]的宫堡，保卫宫堡、攻打宫堡，除掉丽必卡和罗文納[⑥]住的那一部分外，全打得唏里嘩啦，同时还尖声尖气地喊“冲呀，德·布拉西！”[⑦]以及类似的話。讀了亚

---

① 英国史各特的著名历史小說。

② 英国十四世紀韵文騎士傳奇。

③ 英国克尔特族反抗撒克逊民族侵略之賢王。

④ 英国湯姆士·休士（一八二二——一八九六）的一本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說。

⑤ 里金諾尔爵士，《劫后英雄略》中的人物。

⑥ 《劫后英雄略》中两个女角色。

⑦ 《劫后英雄略》中莫里斯爵士。

瑟王的書之后，他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拉摩納克·德·加里斯① 爵士，原因是虽則書里談到他的地方很少，他覺得这个名字比别的武士的名字都好；他还騎在自己的木馬上，手里拿一根长竹竿，把那匹木馬騎得都快要死了。《比威斯》他覺得不够勁；而且玩起来要有树林和野兽，这些在他的臥室里全沒有，只有两头猫儿，費茲·福尔賽和拍克·福尔賽，可是都不好惹。《湯姆·白朗》他还不够年紀看。总之，到了第四个星期，放他下楼出去玩时，一家人全都如釋重負。

时間正是三月，树木看上去特别象船上的桅杆；在小乔恩的眼中，这簡直是大好春光，可是对于他的膝盖、衣服、和"大"来說，簡直是折磨够了，因为又要給他洗衣服，又要补衣服。天天早上，只要早飯一吃完，就会看見他从書房里出来——他父亲和母亲的窗子恰巧朝着这边开着——穿过走廊，爬上那棵老橡树，脸上一副坚决的神情，头发閃閃发光。清早这样子玩是因为讀書之前的时間有限，来不及跑出去多远。那棵老树的花式眞多，使人从来玩不厌，主檣、前檣、上檣，而且他总可以借升旗的轆轤——或者秋千索滑下来。十一点鐘念完書之后，他会上厨房去要一块薄干酪，一片餅干，两只法国李子——作为小划子上的粮食至少够了——自己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吃掉；然后带着长手枪和刺刀，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認認眞眞开始上午的爬山，一路上遇見了无数的販奴船、印第安人、海盜、野豹和大熊。一天里只要在这个时候碰見他，嘴里大都咬着一把弯刀（就象狄克·尼但姆一样），杂在一大堆迅速爆炸开来的瓶盖子中間。不少的园丁都被他小枪里射出来的黄豆打倒了。他过的就是这种

① 亚瑟王的三个最勇猛的騎士之一。

行为最最粗暴的生活。

有一天，他父亲坐在橡树下面对他母亲說，“乔恩太不象話了。恐怕总有一天去干水手，或者其他沒出息的行当。你可曾看見他有什么欣賞美的地方呢？”

“一点看不出。”

“謝天謝地，他对于輪子或者机器还沒有兴趣！别的我都还可以，就是这个最受不了。不过，我眞希望他能够对大自然稍稍感到一点兴趣。”

“他有想象力的，乔里恩。”

“是啊，不过火性太大了。他現在可爱哪一个人呢。”

“沒有；只是人人都爱。世界上再沒有一个人比乔恩更爱别人，或者更可爱的了。”

“因为是你的孩子，伊琳。”

就在这时候，小乔恩就躺在他們头上一个高枝上，用两粒黄豆把他們的談話打断了；可是談話的片断却深深盘据在他的小头脑里面。爱情，恋爱，想象力，火性！

树叶子現在已經长得快密了，他的生日也快到了；这是每年的五月十二，他总記得有一頓好晚飯吃，肝脏、蘑菇、杏仁餅和姜汁啤酒。

可是在他的八岁生日和他站在楼梯轉弯地方七月阳光里那一天之間，却发生了几件重要事情。

“大”不知道是替他洗膝盖洗厌了，还是发自那种神秘天性，逼使保姆們有时也要抛下自己撫育的孩子，都很难說；总之，就在他的生日的第二天哭哭啼啼走了，說是要“嫁一个男人”——眞是想不到的事情。“大”要走本来一直瞞着小乔恩，可是那天他有一个下午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事就不应該瞞他呀！两大盒的鉛

兵和一些大炮，再加上一本《年青的号角手》[1]——这些都是他收到的生日礼——和他的悲哀携起手来要改变他的信仰；他不再去亲自鋌而走險，冒生命的危險了，而玩起想象的游戏来，叫許許多多的鉛兵、彈子、石子和豆子去冒生命的危險。他收集了一大堆这类的“炮灰”，替換着使用来打半島之战，[2]七年战爭，[3]三十年战爭，[4]和其他的战役，这些都是他最近从祖父过去的那本大《欧洲史》里讀来的。这些战爭全按照他的天才随意更动，就在他白天游息室的地板上打了起来，弄得誰也走不进房間，怕打攪了瑞典王古斯达佛司·阿道尔佛司，[5]或者踏上奥地利的軍队。他最最热爱奥地利人，因为声音听上去好听，可是当他发現奥地利人很少有什么仗打胜时，自己只好編一套来玩。他最喜欢的大将是尤金王子，[6]查理大公[7]和华倫司丁；悌里[8]和馬克[9]尽管是奥地利人，实在叫人沒法喜欢（有一天他听見他父亲說这些称呼是“音乐厅的玩意儿”，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为了好听的理由，他还喜欢杜林。[10]

---

① 英国汉第(G. A. Henty，一八三二——一九〇二)写的一本儿童讀物。

② 英国一八〇八——一八一四年与西班牙、葡萄牙联盟对法兰西的战役。

③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英国、普魯士、汉諾佛对法、奥、俄、瑞典、撒克逊尼和西班牙的战爭。

④ 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欧洲战爭。

⑤ 在三十年战爭中支持新教徒的一方。

⑥ 奥地利将領，一六六三——一七三六。

⑦ 奥地利将領，一七七一——一八四七，曾参加法国革命战役和拿破侖战爭。

⑧ 悌里·約翰，三十年战爭率領天主教联軍的名将。

⑨ 馬克·卡尔，奥地利将領，一八〇五年降法。

⑩ 法国将領，一六一一——一六七五，以战略出名。

这个阶段很使他父母着急，因为这使他成天耽在室內，連应当到室外来玩的时候也不出来了。整个的五月一直到六月中都是这样，后来他父亲带了«湯姆・莎耶历險記»和«哈克貝里・芬历險記»[1]給他，才算断掉。讀了这两本書之后，他又来了一个念头，跑到外面一股勁儿要找小河。罗宾山园子里哪儿来的小河，他逼得只好把小池子当做小河，所幸是池子里还有蜻蜓、蛟蚋、灯心草和三棵小柳树。他父亲和加拉特把池子测量了一下，发現池底很平，而且沒有一个地方有两呎深的，就給了他一条可以折迭的小艇；他就成天坐在小艇里划着，平躺着身子避免被印第安人老約[2]和其他仇人看見。他在池子边上还用旧餅干罐子造了一間印第安人的草房，約莫四呎見方，上面复着树枝。他在草房里升一个小火，把树林和田里沒有打到的鳥儿，池子里沒有釣到的魚儿——因为池子里就沒有魚——都在这里燒起来。六月的下半月和七月都这样过掉。他父母在七月里上爱尔兰去了；这五个星期的长夏他都是跟他的枪、草房、河水和小艇过着一种寂寞的"空想"生活；而且不管他的活跃小头脑怎样竭力把美感揮走，她不时还是会在这么一刹那偸偸找上他，或者憩在蜻蜓的翅膀上，或者在睡蓮上面閃映着，或者当他仰面躺着装做埋伏时，用她的蔚藍在他的眼睛里扫这么一下。

他父母走后，房子是由琼"姑"来照料的；她带了一个"成年人"来住，老是咳嗽，还带来一大块石膏用来雕成人臉；有这个原因，所以琼"姑"簡直不到池子这边来看他。可是，有一次，她又带来了两个"成年人"。小乔恩剛好用他父亲水彩盒子里的顏色

---

[1] 都是馬克吐溫的小説。

[2] «哈克貝里・芬历險記»里面的人物約・哈普。

在自己身子上画了許多鮮明的藍条子、黃条子；这时看見她們来了，就埋伏在柳树后面。果然不出他所料，她們一直就走到草房那儿，跪下来朝草房里面看，所以他就大吼一声，那一声眞是吓得人魂飞魄散，簡直把琼“姑”和那个女“成年人”的天灵盖完全取到手了；① 之后，她們就吻了他。两个成年人一个是好丽“姑”，一个是法尔“叔叔”，他生了一張黃臉，脚有点跛，向他笑得厉害。他对好丽“姑”很中意，好象也是他的姊姊；可是当天下午两个人都走了，后来就沒有見过。在父母回来的前三天，琼“姑”也急急忙忙带了那个咳嗽的“成年人”和那一大块石膏走了。走后，法国小姐說：“可怜的人儿，他病得很重呢。乔恩，我不許你进他的屋子。”小乔恩很少因为人家叫他不要做什么事情而偏要去做的，所以幷不进那間屋子，不过覺得人又厌煩、又冷淸。說实在話，那个池子的阶段已經过去了，他的小头脑里这时正充满了一种无所适从和想望的感覚——幷不是期望一棵树、一支枪——而且想一点温柔的东西。这最后的两天过得就象几个月似的，尽管还有一本《大海流浪記》② 可看，里面看到李嬷嬷的事情和她升起的引誘船舶的野火。③ 在这两天里面，他上楼梯、下楼梯总有上百次，而且时常从他現在睡覚的游息室里偸偸跑进他母亲的房間去，把什么东西都看看，幷不用手去碰，然后又到了她的更衣室；一只脚站在浴缸旁边，就象史林斯比④ 一样，低着声音神秘地說：

① 印第安人作战，杀死对方时不取首級而取脑骨为胜利品。

② 英国倍克作(S. White Baker 一八二一——一八九三)。

③ 这是用野火引誘风暴中的船舶誤会是灯塔，在向灯光駛来时触礁，是海盜慣用的伎倆。

④ 爱德华·李耳《荒唐言》一書中的青年角色。

"呵，呵，呵！死瘟的猫，"① 这在他算是吉利話。后来，又回到母亲臥房間，打开她的衣橱，深深嗅一下，这样好象使他更加接近些——接近什么，他也不知道。

这时他正从母亲房間里出来，站在那道阳光里，反复盘算着几种滑下楼梯栏杆的办法。这些全好象很愚蠢，忽然覺得意兴闌珊，就一步一步走了下楼。下楼的时候，他能記得自己的父亲很清楚——短短的花白胡子，睞睞的深眼睛，两眼之間的皺紋，怪样的笑，瘦瘦的身材，在小乔恩眼中一直显得非常之高；可是他母亲他就完全記不起，只記得是裊裊娜娜那样一个人，两只深褐色眼睛回头望着他；还有就是她衣橱里的那种香味。

蓓拉就在厅堂里，正把大帘幕拉开，去开前門。小乔恩用好話求她。

"蓓拉！"

"哎，乔恩少爷。"

"他們回来的时候，讓我們在橡树下面吃茶好吧？我知道他們最喜欢这样。"

"你是說你頂喜欢这样。"

小乔恩想了一下。

"不是，他們会喜欢的，为了使我高兴。"

蓓拉笑了，"好的，只要你在他們回来之前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不要頑皮，我就把茶摆在外面去。"

小乔恩在楼梯的最下一层坐下，点点头。蓓拉走近些，低头看看他。

"起来！"她說。

---

① 原为詛咒語。

小乔恩站起来。她从后面把他上下打量一下。他并不象有病容，而且膝盖好象也很干净。

"好的！"她說。"哎呀！你晒得多黑啊！給我亲一下！"

小乔恩的头发被她嘬了一声。

"什么果酱？"他問。"我等得都厌气了。"

"醋栗酱和草莓酱。"

妙啊！这些都是他欢喜吃的！

蓓拉走后，他有这么一分鐘坐着不动。大厅堂里很静，东面的窗子完全开着，从这里可以看得見他玩的那些树里的一棵，就象一条双檣帆船緩緩地駛过那片高草地。外厅地下横着許多柱子影子。小乔恩站起来，跳过一道柱影子；把厅堂中間灰白大理石池子里栽的一簇鳶尾花繞了一圈。这些花很美，可是不大香。他站在門口向外看。假如！——假如他們不回来呢！他覺得自己一定受不了，因为等得太久了，可是他的心思立刻又从这类最后的肯定移到照进来的淡靑日光的尘点上去。他举起手来，想要抓点灰尘。蓓拉应当把这片空气打扫打扫才是！可是也許不是灰尘——只是一点点太阳光罢了，他看看外面的阳光是不是一样的。幷不。方才說过，他要安安靜靜地耽在厅堂里，可是他簡直耽不下去；他穿过駛道上面的石子路，在駛道外面的草地上躺下；在草里摘了六朵延寿菊，一个个小心給它們取上名字，拉摩納克爵士、特里斯特拉姆爵士、郎斯劳特爵士、巴里朱第斯爵士、包尔斯爵士、加温爵士，① 一对一对地拿来斗，最后只剩下拉摩納克爵士的脑袋还沒有丢掉，因为他給他挑了一根梗子特别粗的，不过三次交鋒之后，連拉摩納克爵士也显得乏力而且搖搖

---

① 都是亚瑟王手下的武士。

晃晃了。草里一只甲壳虫慢慢在爬，这草差不多快要剪了。每一株草都是一棵小树，甲壳虫得把那些树干一棵棵繞过去。小乔恩把拉摩納克爵士的脚伸了出去，撥撥那个小东西。小东西痛苦地溜走了。小乔恩大笑，意兴索然，叹了一口气。他覺得心里空空的。他身子仰面躺着。菩提树正开花，聞上去又香又甜，天上的青顏色眞美，几片白云望上去就象檸檬冰淇淋，也許味道也一样呢。远远能听得見保布拉手风琴；«順着斯王尼河而下呀»，①使他听了又喜欢又难受。他又翻个身，拿耳朵貼着地——印第安人能够听見老远老远的声音——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見——只听見手风琴！可是几乎是一刹那間，他眞的听見一陣沙沙的声音，和隐隐的嗚嗚声。对了！是汽車——来了——来了！他一跃而起。在門口等呢，还是溜上楼去，当他們进門时，喊一声："看哪！"就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来，而且是头先下来？怎么办呢？汽車轉弯开上馳道。已經来不及了！他只好等着，一面兴奋地跳来跳去。汽車来得眞快！呼的一声，就停住了。他父亲从車上下来，完全跟活的一样。一个弯下腰，一个朝上蹦——两个人撞上了。他父亲說：

"天哪！呀，小家伙，你晒得眞黑呢！"跟他平时說話一样；小乔恩一肚皮的想望——指望的那一点东西——尽在翻泡泡，并没有平息下去。他靦覥地看了母亲一眼，她穿了一件青衣服，一条青絲巾裹着便帽和头发，在那里微笑。小乔恩使劲一跳，两条腿鈎着她背后，和她摟了起来。他听見母亲抽进一口气，覺得她也在摟还自己；一双照得深藍的小眼睛盯着她的深褐色眼睛看，后来她的嘴唇貼上他的眉毛，他用足力气摟她，听見她咯咯笑起

① 著名的黑人歌曲。

来：

“你力气眞大呢，乔恩！”

听到这話，他就滑下来，拉着她的手进了厅堂。

在橡树下吃着果酱时，他注意到自己母亲有些地方好象是从来沒有見到过的，比如說，两頰很滋潤，暗金色的头发夹些銀絲，喉頸間不象蓓拉那样长了一个結，而且臉上高高低低的地方都很柔和，他还看出她眼角上带有几条小皺紋，眼睛下面有点黑暈，看上去很好看。她长得眞美，比“大”和法国小姐或者琼“姑”，甚至他一度喜欢过的好丽“姑”都美；甚至比蓓拉都美，蓓拉两頰紅紅的，可是有些地方鼓出来太突兀了。这种新发現的他母亲的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吃得都比預料的少了。

吃完了茶，他父亲要他到园子里去溜溜。他跟父亲談了大半天的話，談的是一般事情，自己的私生活方面——象拉摩納克爵士、奥地利人，以及最近三天来那种心里空空的感覺，不过現在忽然装滿了——都避而不談。他父亲告訴他，他們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格兰苏芬特里姆；① 夜靜的时候就有許多小人从地下鉆出来。小乔恩忽然站住，两只脚后跟分开。

“爹，你眞的相信有小人从地下鉆出来嗎？”

“不，乔恩，不过我想你可能会相信。”

“为什么？”

“你比我年紀輕；这些小人都是仙人。”

小乔恩把下巴的小酒渦一嘟。

“我不相信有仙人？我从来就沒有見过。”

“哈！”他父亲說。

---

① 恩特里姆谷，小乔恩記錯，便讀成这样。

“媽相信嗎？”

他父亲笑起来，就是他那种古怪的笑。

“不相信；她只看見潘。”

“潘是什么？”

“一种山羊神，在野外和美丽地方到处跳跳蹦蹦的。”

“他就在格兰苏芬特里姆嗎？”

“媽这样說。”

小乔恩拔起脚又向前走。

“你看見沒有？”

“沒有；我只看見維納絲·安娜第娥米尼。”

小乔恩寻思一下；維納絲在那本講希腊和特劳埃人战爭中的書里有的。那么安娜一定是她的名字，第娥米尼一定是她的姓了。可是再一問时，原来这是一个字，意思是說从浪花里升起来。

“那么她是不是在格兰苏芬特里姆的浪花里升起来呢？”

“对了；每天都出来。”

“她是什么样子，爹？”

“就象媽。”

“哦！那么她一定——”可是他沒有往下說，就向一座墙奔去，爬上墙头，随即又爬下来。这件发現他母亲美丽的事情必須絕对不能告訴人呀。他父亲的雪茄抽的时間可真长，終于他弄得只好說：

“我想去看看媽带回来些什么，你不怪我吧，爹？”

他把自己的动机說得很低，为了免得被人說他沒有男人气，可是他父亲一眼就把他看透了，象煞有介事地叹一口气，回答說：

"好吧，小家伙，你去爱她吧。"

这話說得他很有点窘，可是走的时候还故意走得很慢，后来脚下快起来，补偿剛才損失的时間。他自己房間通往母亲臥室的門剛好开着，他走了进去。她正跪在一只箱子面前，他挨着她站着，非常之安靜。

她直起上半截身子，說：

"怎么样，乔恩？"

"我想到就这样跑来看看。"

两个人相互又摟了一下之后，他就爬上窗前的长凳，把腿盘在身子下面，望着她把箱子里的东西順出来。这种事情他从来就不懂，可是看着很开心，一半因为她拿出来的东西看上去叫人摸不着头脑，一半因为他很喜欢这样看她。她走动起来跟别的人都不象，跟蓓拉尤其不象。她准是他生平所見过的一个最优雅的人。她把箱子总算理完了，就走到他面前在地上坐下。

"你想我們嗎，乔恩？"

小乔恩点点头，这样供認了自己的心情之后，就連着点下去。

"可是你不是有琼'姑'嗎？"

"噢！她带来一个咳嗽的男人来。"

他母亲的臉色变了，带有怒容。他赶快又接着說：

"他是个可怜的人，媽；咳得眞厉害；我——我欢喜他。"

他母亲两只手兜着他的腰。

"你什么人都喜欢嗎，乔恩？"

小乔恩想了一下。

"到一个限度，"他說；"琼'姑'有一个星期天带我去做礼拜。"

“做礼拜？哦唷！”

“她想看看我会不会感动。”

“你感动沒有呢？”

“感动，我渾身怪难受的，所以她赶快就带我回家了。我总算沒有生病。睡上床，喝了一杯开水冲白兰地，看《白樺林的孩子們》。眞有味道。”

他母亲咬着嘴唇。

“那是几时的事情？”

“哦！差不多——有好久了——我还要她带我去，可是她不肯。你跟爹不是从不去做礼拜嗎？”

“我們不去。”

“为什么不去？”

他母亲笑了。

“是啊，亲爱的，我們小时候都去做过。也許我們去做礼拜的时候年紀太小了。”

“我懂了，”小乔恩說，“这是很危險的。”

“这类事情你大起来，自己会弄清楚的。”

小乔恩带着盘算的神情回答說：

“我不想大起来，不想太大。我也不想进学校。”他感到一陣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想要多說一点，說他眞正心里話，把臉都漲紅了。

“我——我要跟你在一起，做你的爱人，媽。”

随即出于本性要掩盖一下这种局面，他赶快又接下去說：

“今天晚上我也不想睡覚。我睡覚簡直都睡厌了，天天晚上这样。”

“你还做噩梦嗎？”

“好象只有一次。媽，今天晚上我可以把通你房間的門开着嗎？”

“可以，开一点点。”

小乔恩满意地叹口气。

“你在格兰苏芬特里姆看見些什么？”

“就是看見美呀，乖乖。”

“究竟什么是美呢？”

“究竟什么是——唉！乔恩，这倒是个难題呢。”

“比如說，我能够看見嗎？”

他母亲站起来，坐在他身边。

“你能，天天都能。天就美，星星，有月亮的夜晚，还有鳥儿、花儿、树儿——这些全都美。你向窗外看看——美就在你的眼前呢，乔恩。”

“哦，对了，那是景致。就是这些嗎？”

“就是这些？不是的。海就非常之美，那些海浪带着浪花飞起来也美。”

“你是不是天天从海里升起来，媽？”

他母亲笑了。“是啊，我們洗海水浴呢。”

小乔恩忽然伸出手来摟着她的頸子。

“我懂了，”他神秘地說，“你就是美，的确，其余的全是假話。”

她叹口气，大笑起来，又說：

“唉！乔恩！”

小乔恩带着批判口吻說：

“比如說，你覺得蓓拉美嗎？我簡直不覺得。”

“蓓拉年紀輕；这总不錯。”

"可是你样子比她还要年輕，媽。你跟蓓拉撞一下，她就要叫痛。現在想起来，'大'我也不認为美。法国小姐簡直丑。"

"法国小姐臉生得不錯呀，"

"噢，对了；不錯。我爱你那些小光綫，媽。"

"光綫？"

小乔恩用指头指指她的外眼角。

"噢，这些皺紋嗎？可是这是說明人老了。"

"你笑的时候就看得見。"

"可是从前幷沒有啊。"

"噢！反正我喜欢这些皺紋。你爱我嗎，媽？"

"爱你——眞的爱你，乖乖。"

"你永远爱嗎？"

"永远爱！"

"比我想象你爱我的还要多？"

"还要多——多得多。"

"我也一样；所以这就扯平了。"

他覺得自己有生以来从沒有这样吐露眞心过，忽然想起要模仿一下拉摩納克爵士、狄克·尼但姆、哈克·芬和其他英雄的丈夫气概。

"要不要我显点本領給你看？"他說；就从她胳臂里滑出来，竪了一个蜻蜓。看出母亲显然甚为称賞，随即上了床，来了一个"吊毛"。这样連来了几次。

那天晚上，他把父母带回来的东西都檢視过之后，就留下来吃晚飯；晚飯开在他父母平时单独用飯的那張小圓桌子上，他坐在父母之間。人感到极端兴奋。他母亲穿了一件淡紫灰衣服，領子四周鑲了一道一朵朵不規則形玫瑰花綴成的奶油色花边，頸

子的颜色比花边还要黄。他尽是朝她看，后来是他父亲的怪笑才使他忽然注意到面前的一片波罗蜜。那天晚上睡覺从沒有那样的晏过。他母亲陪他上楼；脫衣服时他故意脫得很慢，好使她留在房里。等到脫了只剩一件睡衣时，他就說：

“你答应我，等我做了祈禱再走！”

“我答应你。”

小乔恩在床边跪下来，臉复在床上，低着声气赶快祈禱起来，不时睜一只眼睛，看見她站着一动不动，臉上带着笑容。“主啊”——他就这样念着他的晚禱，“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媽为圣，愿你的国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媽今日賜給我們，并饒恕我們地上的过犯，如在天上对我們的过犯，因为罪恶、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媽。小心着！”①他跳了起来，讓自己抱在她怀里有好长的一分鐘。上了床，他仍旧抓着她的手不放。

“那扇門你可不要再关小了，可以嗎？你不会太久嗎，媽？”

“我得下楼彈鋼琴給爹听呢。”

“噢！那么，我可以听你彈。”

“我看不可以，你应該睡覺了。”

“睡覺我随便哪个晚上都可以。”

“那么，今天晚上也跟随便哪个晚上一样。”

“哎！不一样——今天是特殊的例外。”

“在特殊例外的晚上，人总是睡得最沉的。”

“可是如果我睡着了，媽，我就听不見你上来了。”

---

① 这段晚禱的原文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被小乔恩胡乱念成这个样子，可以說是面目全非了。

“那么这样，我上来时亲你一下，那时你如果醒着的話，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睡着的話，你还是会知道的。”

小乔恩叹了口气，“好吧！”他説；“我想我只好这样凑合一下了。媽。”

“呃？”

“爹相信的那个女神的名字叫什么？安娜·第娥米第斯？”

“是我的天使啊！安娜第娥米尼？”

“对了！不过我給你起的名字我覺得要好得多呢。”

“你起的名字是什么，乔恩？”

小乔恩不好意思的样子回答：

“姬尼菲雅！① 是圓桌故事里面的——我不过才想起来，不过她的头发当然是披下来的。”

他母亲的眼光掠过他看出去，就象在蕩漾不定。

“你不要忘記来，媽。”

“你要是睡覺，我就不忘記。”

“那么就这样談定。”小乔恩眯上眼睛。

他覺得她嘴唇碰一下自己額头，听見她的足声，睜开眼睛时看見她正从門里出去，叹口气，又把眼睛眯上。

长长的时間开始了。

有这么十分鐘，他是誠心誠意想要睡覺，把一大堆薊茸摆成一排数着，这是“大”用来催眠的老方法。他好象数了总有几个鐘点似的；心里想，現在总快到她上来的时候了。他掀开被。“我热呢！”他説，黑暗中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古怪，就象别人的声音似的。她怎么还不来呢？他坐起来。想自己去看一下！就下床

① 亚瑟王之妻。

到了窗口，把窗帘拉开一点。窗子外面并不黑，可是說不出是日光还是月亮。① 月亮很大，一張刁鉆而古怪的脸，就象在笑他，弄得他不想去看。接着想起母亲說过月夜很美，又繼續随便向外面望出去。树木都投出濃厚的影子，草地看上去象一滩牛奶；他可以看出去很远很远，眞远呀！世界就在他的眼底，而且縹縹緲緲的，跟平时完全不同。开着的窗戶还傳来一陣香气，很好聞。

"我希望有只挪亚② 的鴿子！"他心里想。

月亮呀月亮，又圓又亮，
它照了又照，到处是光。

这两句詩几乎是突然到他脑子里来的，接着他仿佛听見琴声——很柔和——很美！媽在彈琴呢！他想起自己有一块杏仁餅放在五斗橱里，就取了出来，又到了窗口；把头伸出窗外，一会儿吃餅子，一会儿支頤傾听琴声。"大"常說天使在天上彈竪琴；可是跟媽在月夜彈的，自己吃着杏仁餅听的琴一半也够不上。一个大甲虫呼呼飞过去，一只蛾子扑上他的脸，琴声停了，小乔恩把头縮进来。她一定来了！可不能讓她看見自己醒着。他又上了床，把被拉得几乎蒙着头；可是留下一道月光照了进来。月光落在地板上，就靠近他的床脚，他留心看着月光緩緩向他移过来，就好象有生命一样。琴声又起了，可是他現在只能勉强听見了；瞌睡的琴声——美——瞌睡——琴声——瞌睡——瞌——.

---

① 这是因为英国夏季天黑得很迟。

② «旧約»：挪亚在地球上洪水退后，首先从方舟里放一只鴿子去探测世界情况。

时間悄悄地过去，琴声由悠揚而低沉，終于停止了；月光爬上了他的脸。小乔恩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仰面躺起，一只晒黑的小拳头仍旧紧抓着被。眼角抽搐了一下——他已經开始做梦了。他梦見月亮是只罐子，他正在喝罐子里的牛奶，对面一头黑猫看着他，带着他父亲的那种怪笑。他听見黑猫悄声說："不要喝得太多啊！"当然这是猫吃的牛奶，所以他伸出手来和藹地拍拍这个家伙；可是猫已經不在了；罐子变成一張床，他就躺在床上；他想下床，可是摸不着边；摸不着边——他——他——下不了床！眞糟糕！

他在梦里叫喊起来。床也开始轉起来；床在他外面，又在他里面，轉了又轉，轉了又轉，愈轉火愈大，《大海流浪記》里面的李嬷嬷还在攪它！啊呀！她的样子多可怕啊！越来越快了！——最后自己、床、李嬷嬷、月亮、黑猫全变成一只大輪子在轉啊，轉啊，朝上升！朝上升！可怕——可怕——可怕——可怕！

他叫了一声。

一个声音說："乖乖，乖乖！"輪子冲破了，他醒过来，站在床上，眼睛睁得多大。

是他的母亲，头发披着，就象姬尼菲雅；他紧紧抱着她，头埋在她头发里：

"唉！唉！"

"不要紧的，宝貝。你現在醒了。不要哭，不要哭！这不算什么！"

可是小乔恩仍旧叫着："唉！唉！"

她的声音繼續說着，在他耳朵里非常温柔。

"是月光照在你脸上呀，心肝。"

小乔恩向着她的睡衣呼气：

“是你說月光美的。唉！”

“不是在月光下面睡覚的，乔恩。哪个放进来的？你拉过窗帘嗎？”

“我要看看时間，我——我望了外面，我——我听見你彈琴呢，媽；我把杏仁餅吃了。”心神慢慢定下来，一种掩飾自己害怕的本能又引起了。

“李嬷嬷在我肚子里攪，燒得好凶啊，”他囁嚅說。

“怎么，乔恩，上床之后吃杏仁餅还怕不做噩梦嗎？”

“只吃了一个，媽；杏仁餅使琴声更好听了。我是在等你——我几乎当作已經是明天了。”

“我的小鳥儿，現在才不过十一点呢。”

小乔恩不做声，用鼻子擦她的頸項。

“媽，爹在你房間里嗎？”

“今天晚上不在。”

“我能去嗎？”

“你要，可以的，宝貝。”

小乔恩神智已經恢复了一半，这时朝后退一点。

“媽，你的样子变了；年輕得多呢。”

“是我的头发披下来的緣故，乖乖。”

小乔恩把头发拿在手里，头发又密、又黄，夹了几根銀絲。

“我喜欢这样，”他說；“我頂頂喜欢你把头发这样披着。”

他抓着母亲的手，拉她向那扇門走去。进門立刻把門关上，放心地叹了口气。

“你喜欢睡哪一边，媽？”

“左边。”

“好的。”

小乔恩再不耽擱时間，免得她一下改变主意。他上了床；这床好象比自己的床要軟得多。他又叹口气，头向枕头里鉆鉆，就躺在那里察看毛毯外面許多战車、刺刀和长矛的战争，都是被那些竪起的羊毛迎光照出来的。

“实在沒有什么，是不是？”他說。

他母亲从鏡子里看着他回答：

“完全是月光和你自己升起来的幻想。你不要这么紧張呢，乔恩。”

小乔恩的惊魂还沒有完全安定下来，但是要說大話：

“当然，我并不眞正害怕！”他說；于是又躺着看那些长矛和战車了。时間好象很长。

“唉！媽，快一点呢！”

“乖乖，我得打好辮子。”

“唉！今天晚上不要打了。打了明天早上你又得拆。我已經瞌睡了；你再不来的話，一会儿我就不瞌睡了。”

他母亲站了起来，在那三折鏡子里看上去那样的白，又那样的花枝招展；他能看見三个她，頸子回过来，头发在灯光下面照得非常鮮艳，深褐色的眼睛含着笑。实在用不着，所以他說：

“来嗎，媽；我等着呢。”

“好的，心肝，我就来。”

小乔恩閉上眼睛。一切都非常称心如意，就是她得快一点！他覚得床动了一下，她上床了。他仍旧閉上眼睛，带着瞌睡說：

“妙啊，是不是？”

他听見母亲的声音說了两句，覚得她的嘴唇碰一下自己的鼻子，就紧紧偎在她身边；她母亲躺在床上醒着，滿脑子都是对他的爱。他睡着了，睡得非常之沉，好象把过去的岁月全补足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３２　福尔赛世家（第二部）骑虎　［英］高尔斯华绥　周煦良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３７５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ｇｄｏ／ｇｄｏ８２／１７／！００００１．ｐｄｇ